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亚森·罗平探索全集 (8)

亚森·罗平的巨大财富



Maurice Leblanc  
Arsène Lupin

---

本书根据巴黎 Robert Laffont 出版公司 1992 年版译出

亚森·罗平探案全集（八）——亚森·罗平的巨大财富

回浪湾  
武静 译  
— 深夜探访

晚上看完戏，拉乌尔·达韦纳克回到家，在前厅的镜子前停了片刻，不无得意地打量着镜中的自己：他穿着做工考究的衣服，身材匀称、优雅，肩宽背阔，强健结实的胸肌在衣襟下高高隆起。

前厅不大，但布置得体，表明这是一套陈设豪华、起居舒适的居室，只能供一个习惯于优裕生活，又有能力满足自己爱好的高雅男人居住。拉乌尔每天晚上都喜欢陷在宽大的皮椅里，抽一支烟，好好休息一下。他把这种休息称之为睡前开胃酒。每当这时，他的脑子抛开了一切讨厌的想法，一边随意遐想，回忆白天的经过，构思第二天的尚未清晰的计划，一边昏昏入睡。

拉乌尔正要推门，忽然又犹豫起来，因为他这时突然想起，前厅的灯并不是他开的。他回来的时候，吊灯上的三个灯泡就是亮的。

“怪事，”他寻思道，“我出门以后，不可能有谁来过呀，因为仆人们都请假走了。难道，我出门的时候没有关灯？”

达韦纳克是个事事留心的人，不过他不愿浪费时间，去弄清偶然遇到的鸡毛蒜皮的小事。到一定时候，各种事物的谜几乎总会自然而然地解开的。

“神秘都是我们自己造成的。”他常说，“生活远没有我们认为的这么复杂。它本身就可以从看似一团乱麻的局面中理出头绪来。”

可是，当他闯进对面的房门，发现房间里，靠着一张独腿小圆桌，站着一个青年女子时，不觉大吃一惊。

“天哪！”他叫道，“好一个漂亮的女子。”

和在前厅一样，这位漂亮女子也把房里的灯全打开了。看来她喜欢灯火通明。这一来，他倒可以尽情欣赏这位美女了。只见她一头金色的鬃发，衬着一张俏丽的脸，身材高挑、苗条，四肢匀称，穿着一袭稍嫌过时的连衣裙。只是她的面色紧张，眼神不安。

拉乌尔向来很讨女人喜欢，所以自视颇高。这时他以为好事又送上门来了，于是像过去接受那不请自来的好事一样，坦然地接受下来。

“夫人，我们不相识，是吧？”他微笑着说，“我从没见过您吧？”

女人做了个手势，表示肯定。他又说：

“那您是怎么进来的呢？”

女人摸出一把钥匙。拉乌尔惊叫起来：

“真的，您有我房间的钥匙！这可有意思呀！”

他越来越以为，他不知不觉迷住了这位美女，使她找上门来了。看来这女人像一只容易捕获的猎物，渴望那难得的感受，随时准备让男人征服。

因此，他带着在类似的场合素有的信心，朝少妇走过去：机会这么好，决不可放过。可出乎预料，那女子后退一步，惊恐地伸直手臂：

“别过来！我不许您靠近我……您无权……”

女子脸上的惊恐表情让他大惑不解。接着，她几乎同时哭笑起来，全身猛烈地抽搐，极为不安。拉乌尔只好轻声安慰她：

“您别怕……我不会伤害您的。您不是来偷我东西的，也不是来枪杀我的，是吧？那我为什么要伤害您呢？好了，请回答我的话……您想让我帮您什么忙呢？”

女子尽力镇定下来，轻轻说：

“求您救我。”

“可我不是干这行的。”

“您似乎是干这行的吧……再说，不管什么事儿，您只要想干，就没有干不成的。”

“天哪！这可是您赐予我的特权。我要是想把您抱在怀里，能干成吗？您想一想，半夜一点，一个女人，又是这么漂亮……迷人，在一位男士家里……您也明白，我虽不把自己看得如何聪明，可我能够想象……”

他又走过去。这一次女人没有抗议。他抓起她的手，紧紧握在自己手中。接着，他抚摸她的手腕和裸露的前臂，突然觉得，要是把她拉到怀里，她大概不会推拒，因为她惊恐过度，没有一丝力气。

想到这，他有点兴奋了，便悄悄地用手揽住女子的后腰，轻轻拉了一下。这时，他发现女人惊恐的眼睛和不安的面容充满忧伤和求救的神色，便停止动作，说道：

“对不起，夫人。”

女人轻轻地说：

“不，不是夫人……是小姐……”

她立即又接着说下去：

“是的，我明白，在这种时刻，闯进男人家里，人家会怎样看！……您闹出误会，也是很自然的事。”

“对啊，完全误会了。”他打趣道，“一过午夜，我对女人的看法就完全变了，开始想象一些荒谬事情，行事也变得粗鄙……我再次请您原谅。我做得不对。这下算完了吧？您不再恨我了吧？”

“不了。”她说。

他叹息一声，又道：

“天哪，您真美啊！真可惜，您来这里，不是为我以为的那种事！这么说，您来找我，就像许多人到贝克街找歇洛克·福尔摩斯一样，是为了什么案子？好吧，小姐，您说吧，把必不可少的情况都告诉我。您已经赢得了我的忠诚。我准备听您说了。”

他让小姐坐下。她见拉乌尔心平气和，殷勤有礼，放下心来，可是脸色仍然十分苍白。她的嘴唇形状优美，像孩子的嘴唇一样鲜润，只是不时地抽搐。不过她的眼睛里透出了信任的神色。

“请原谅，”她声音嘶哑地说，“也许我的脑子还不是十分清醒……不过我清楚我的状况，知道发生了一些事情……一些不可理解的事情……还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我很怕……是啊，也不知为什么，我有预感，我怕……尽管没有任何证据表明那些事情会发生。天呐！天呐！……真可怕呀……我多么难受呀！……”

她厌倦地伸手在额前挥了一下，像是要驱走那些折磨得她心力交瘁的念头。拉乌尔对她的痛苦确实生出怜悯之情，笑起来，想使她放松一点。

“您似乎太紧张了！不要这样，这没有任何好处。勇敢点，小姐，没什么可怕的。就是我，您一求我帮忙，也就无须怕了。您是从外省来的吧？”

“是的。我今天早晨从家里动身，晚上到巴黎，马上坐汽车到这里。门房以为您在家，我按铃，可是没人。”

“的确，仆人们都休假去了，我是在饭馆吃的晚饭。”

“于是，”她说，“我只好用这把钥匙……”

“您是从谁手里拿到的？”

“不是拿的。是从一个人那里偷来的。”

“谁？”“我会告诉您的。”

“别太晚了，”他说，“我多想快点知道啊！但是，等一会儿……小姐，我相信，您从早上起还没吃过东西，一定饿坏了！”“不，我在这桌上找到了巧克力。”

“太好了！可是，还有其它吃的，我给您拿来吃了，我们再谈，好吗？说实话，您样子这么年轻……还是孩子！我怎么就把您当成妇人了呢！”

他笑了，也想逗她笑。他打开一个柜子，拿出饼干和甜葡萄酒。

“您叫什么名字？因为终究我必须知道……”

“等会儿……我都告诉您。”

“好。其实，我也不需要知道您的名字，才给您拿吃的。也许，要点果酱？或者来点蜂蜜？对了，您的漂亮嘴唇一定喜欢蜂蜜。我的配膳室里有上等蜂蜜，我就去拿……”

他正要离开套房，电话铃响了。

“怪了，”他低声说，“这个时候……小姐，我能接一下吗？”他拿起听筒，轻轻地变了变语调，说：

“喂……喂……”

一个遥远的声音对他说：

“是你吗？”

“是我……”他肯定道。

“总算有运气，把你找到了。”

“请原谅，亲爱的朋友，我晚上看戏去了。”

“回家了？”

“好像是的。”

“我很高兴。”

“我也一样！”拉乌尔说，“不过，老朋友，你能不能告诉我一件事，一件小事？”“快说吧！”

“你是谁？”

“怎么，你还没有想起来？”

“我承认，老伙计，直到现在……”

“贝舒……泰奥多尔·贝舒……”

达韦纳克压住自己的情绪说：

“我不认识。”

对方抗议道：

“认识！……贝舒，警察……贝舒，保安局的队长……”“啊！久闻大名，但从来没有荣幸认识你啊……”

“你开玩笑吧！我们一起办过许多案子！巴卡拉玻璃案，金牙人案，十二张非洲矿业股票案……一起获得那么多的成功。”“你搞错了吧。你认为你是和谁打电话呢？”

“当然是和你！”

“谁，我？”

“拉乌尔·达韦纳克子爵。”

“这确实是我的名字。但是我向你肯定，拉乌尔·达韦纳克不认识你。”

“也许是的。但是，如果拉乌尔·达韦纳克用其它名字，就会认识我的。”

“天哪！请讲明确一些。”

“好吧。比如吉姆·巴尔内特，巴尔内特私家侦探事务所的那个巴尔内特。还有让·德内里斯，《神秘住宅》里的那个德内里斯。还要我说出你的真名实姓吗？”

“说吧。我不会脸红的。恰恰相反。”

“亚森·罗平。”

“好极了！我们一致了，事情说明白了。确实，我这个名字最光彩最为人所知。那么，老朋友，你想要我干什么呢？” “求你帮忙，而且是马上。”

“求我帮忙？你也要我帮忙？”

“你这是什么意思？”

“没有意思，我听你的吩咐。你在哪儿？”

“勒阿弗尔。”

“干什么？做棉花投机？”

“不是，我在这里是为了给你打电话。”

“这，可太客气了。你离开巴黎就是为了从勒阿弗尔给我打电话吗？”

拉乌尔说出这城市的名字，姑娘听了显得心慌意乱，嗫嚅道：“勒阿弗尔……有人从勒阿弗尔给您打电话？真奇怪，是谁给您打电话呢？让我听听。”

拉乌尔不大愿意，但她还是抓起另一只听筒，和他一起听贝舒说话：

“不是专门为此来的。我刚才在郊外，没有夜间电话，就开车到勒阿弗尔来。现在准备回去了。”

“回哪儿？”达韦纳克问道。

“你知道拉迪卡代尔吗？”

“当然知道！塞纳河中间的一个沙洲，离河口不太远。” “对。在里尔波内和汤卡维尔之间，离勒阿弗尔三十公里。” “你想我对那里多么了解！塞纳河的小港湾！科城地区！我一辈子都是在那里过的，这是近代史了。这么说，你是睡在长凳上了？”

“你瞎扯什么呀？”

“我是说你住在沙洲上！”

“在沙洲对面，有一个秀丽的小村庄，拉迪卡代尔就是这么叫出来的。我在那里租了一所茅屋，休息几个月……”

“和心肝宝贝在一起吗？”

“不。但我给你留了一间客房。”

“为什么要这样费心呢？”

“出了一起奇案，怪复杂的，我想和你一起来破它。”

“因为你一个人破不了，对吧，胖子？”

拉乌尔瞧着姑娘，只见她越来越慌张，拉乌尔开始不安起来。他想把听筒要过来，但她紧握不放，贝舒还在说：

“很紧急。另外，有一个姑娘今天失踪了……”

“这是常事，用不着大惊小怪。”

“是的，但有些细节叫人不放心，还有……”

“还有什么？”拉乌尔忍不住叫起来。

“下午两点，发生了一起凶杀案：姑娘的姐夫去河边花园找她，被人用手枪打死了。好吧，你坐早上八点的快车……”

听到出了凶杀案，姑娘站起来，听筒从手上滑下去。她想说话，叹了口气，摇摇晃晃，倒在长沙发扶手上。

拉乌尔·达韦纳克刚来得及朝贝舒吼道：

“你真是个笨蛋！就这样通报情况吗？怎么？！你什么也没察觉？白痴！”

他立即挂上电话，扶姑娘平躺在长沙发上，并让她闻嗅盐。

“小姐，哪儿不舒服？贝舒的话没有什么要紧的，只是谈到您，说您失踪了。另外，您也了解他，知道他不是个聪明人。请您冷静一点，和我一起把情况搞清楚。”

但是，拉乌尔很快发现，在这时候，再努力也别想把情况搞清楚。姑娘本就受了沉重打击，又意外听到贝舒笨拙通报的这起凶杀案，一时还不能镇静下来。他只好耐心等她冷静再说。

他思索片刻，打定主意，匆匆对着镜子在脸上抹了一些混合油膏，与其说改了容，不如说改了表情。他到隔壁房间换了衣服，抓起壁橱里时刻备着的箱子，跑到车库。

拉乌尔很快把车开出来，又回到自己房里。姑娘虽然苏醒了，但浑身乏力，无法行动，顺从地让他抱进汽车，尽可能躺在位子上。

他附在她耳边低声说：

“照贝舒说来，您也住在拉迪卡代尔，对吧？”

“对。在拉迪卡代尔。”

“我们就去那里。”

她恐惧地动了一下。他感到她浑身发抖。他轻轻地安抚她，声音温柔。她没有再表示抗议，但失声哭了起来……

从首都到诺曼底的拉迪卡代尔村，只有四十五法里，拉乌尔只用三小时就跑到了。他没有和姑娘说一句话。再说姑娘终于睡着了，把头靠到他的肩上。他轻轻地把她扶正。她额头发烫，嘴里含含糊糊地吐出一些话。

到达一座秀丽的小教堂对面时，天开始亮了。那小教堂坐落在峡谷脚下的新绿丛中，濒临一条弯曲的注入塞纳河的小河。峡谷顺科城地区的悬崖而上。后面，在广阔的草场那边，在绕着基尔伯夫的大河上面，细长的云霞由玫瑰色渐次变成鲜红色，预示着太阳快要升起来了。

村子还在沉睡，不见一个人，没有一点声音。

“您家离这儿远吗？”他问。

“很近……那儿……对面……”

沿河有一条由四排老橡树夹道的幽径，通到栅栏铁棍间显露的一座小城堡。小河在这里拐弯，从土堤下面流到插着铁矛的护城壕里，而后又一个转弯，流进一堵由砖加固的高大石墙围着的庄园里。

这时，姑娘又害怕起来。拉乌尔觉察到，她宁愿逃走，也不愿回到她受过苦的地方。不过，她还是忍住了。

“别让人看见我回来。”她说，“这附近有一道矮门，我有钥匙，这是



谁都不知道的。”

“您能走吗？”拉乌尔问她。

“能……等一会儿……”

“暖和一些了，您不会觉得冷吧？”

“不会。”

土堤右边，有一条小径，横跨护城河尽头，在围墙和果园中间延伸进去。拉乌尔搀着姑娘的胳膊，她好像没有一丝气力。

到了门口，他对她说：

“我认为不必再提问题来烦您了。贝舒会告诉我的。何况我们还会见面的。我只问一句话，您是从他那里拿到我的房门钥匙的，对吗？”

“又是，又不是。他常对我谈起您。因此我知道您的钥匙放在他房间的座钟下面。几天前，我把它偷了出来。”

“把它还给我好吗？我把它放回去，他不会知道的。另外，不要叫他和任何人知道您去过巴黎，被我带回来了，也不要让他们知道我们认识。”

“谁也不会知道的。”

“还有一句话。我们素不相识，是案件使我们偶然相遇的。请接受我的忠告，别背着我擅自行动。同意吗？”

“同意。”

“那就请在这张纸上签个字。”

拉乌尔从包里抽出一张白纸，用钢笔写上：

“兹授予拉乌尔·达韦纳克先生调查案情并作出符合我利益的决定的权力。”

她签了字。

“好。”拉乌尔说，“您有救了。”

他瞧了瞧签字。

“卡特琳娜……您叫卡特琳娜……我很高兴。我喜欢这个名字。再见。去休息吧。”

她进屋去了。

他听到墙那边她沉闷的脚步声，然后是一片寂静。天越来越亮。她先前给他指出了贝舒住的茅屋的屋顶，因此，拉乌尔顺着林荫道，出了村子，把车停在一间棚子下面。旁边，有一个种满果树、围着荆棘篱笆的小院子，里面有一座旧木屋，屋前铺着一条石子路，有一把磨得发亮的长椅子。

在翘起的屋檐下，一扇窗户半开着。拉乌尔爬上去，没有惊醒床上熟睡的人，把钥匙塞到座钟下面，察看了房间，搜了壁橱，确信没有给他设下任何陷阱，因为这并不是不可能的，然后下来了。

茅屋门没有关。底层一个大间，既当厨房又当餐厅，里面还有一个凹室。

他打开箱子，把衣服叠好放在椅子上，然后钉上一张纸，上面写着：请勿吵醒我。他穿上豪华的睡衣，这时一座大挂钟敲响五点。

“再过三分钟我就睡着了。”他寻思道，“只能提出问题，没时间找答案：命运女神会给我带来什么样的新鲜热烈的奇遇呢？”

现在，对他来说，命运女神有一头金发、两只慌乱的眼睛和一张孩子般的嘴。

## 二 泰奥多尔·贝舒介绍的案情

拉乌尔·达韦纳克从床上跳下来，一把卡住贝舒的脖子，吼道：

“我吩咐不要吵我，可你竟敢把我吵醒！”

贝舒回嘴说：

“不是，不是……我看到有人睡觉，可没认出是你，你黑了……晒成古铜色，像个南方人。”

“这几天，确实是这样。既然是佩里古丁的古老世家，就该晒成旧砖头的颜色。”

他们亲热地握手，对再次见面感到高兴。他们一起破了多少案，干了多少次了不起的冒险事啊！

“喂，记得吗？”拉乌尔·达韦纳克说，“记得吗？我那会儿叫吉姆·巴尔内特，领导一个事务所。有一天我偷了你所有的不记名证券，……和你老婆进行浪漫的旅行！顺便问一句，她身体好吗？你们还没有复婚吗？”

“没有。”

“啊！那时多美好啊！”

“那是黄金时代！”贝舒赞同道，也动了感情。“那所神秘住宅还记得吗？”

“当然记得！我从你眼皮底下把钻石偷了出来！……”

“这事才过去不到两年。”贝舒说着有些伤感。

“可你是怎么找到我的？你怎么知道我改了名，叫拉乌尔·达韦纳克？”

“是偶然知道的……”贝舒说，“……你一个同伙把你告发了。材料到了署里，被我扣下来了。”

达韦纳克情不自禁地抱住贝舒。

“你真是我的兄弟，泰奥多尔·贝舒！你可以叫我拉乌尔……是的，兄弟。我会报答你的。瞧，我马上把三千法郎还给你，我是从你公文包的暗袋里拿的。”

贝舒一把揪住他朋友的脖子，气得浑身打颤。

“小偷！骗子！昨夜你到我房间去了！把我的公文包掏光了！你还有没有药救？”

拉乌尔疯子似地大笑起来。

“你要我怎么办，老朋友？不能开窗睡觉的……我想提醒你开窗睡有危险……公文包是从你枕头下拿的……你得承认，这很有趣！”

贝舒表示同意。他突然被拉乌尔的快乐感染了，也笑起来。他开始还有点气，以后就是由衷地觉得开心，毫不做作：

“该死的罗平！你真是贼性不改！为两个小钱去做小偷，太不值得！你这么大了，不害臊吗？”

“去告我吧！”

“我不告，”贝舒叹口气说，“你又会逃的。拿你真是没法……再说，这样做太卑鄙。你帮过我不少忙。”

“我还要帮你的。你瞧，你一召唤，我就睡到你的床上，把你的早餐吃了。”

果然，为贝舒料理家务的一个女邻居端来了咖啡、面包和黄油。拉乌尔把面包抹上黄油，美美地吃了，又把咖啡喝光。然后，他刮了胡子，在室外

木桶里洗了个冷水脸，恢复元气，又精神起来，在贝舒肚子上重重地打了一拳。

“你谈谈吧，泰奥多尔。简要、生动点，各方面都谈到，但要有条理。别漏了任何细节，可也别讲废话……好，先让我瞧瞧你！……”

他抓住贝舒的双肩仔细端详：

“还是老样子……一点也没有变……手臂太长了……脸又憨又粗……一副自负挑剔的神气……咖啡馆伙计的风度……真的，你有点风度。现在，说起来吧。我一次也不会打断你的话。”

贝舒想了一下，开始介绍。

“邻宅……”

“问一句，”拉乌尔说，“你是以什么身份介入这起案子的？保安局的队长吗？”

“不是。是以认识两个月的熟人身份。我从四月份起到拉迪卡代尔来疗养。肺炎发了，差一点……”

“这与案子无关。讲下去，我不打断你了。”

“我是说回浪湾这地方……”

“真是怪名字！”达韦纳克叫了起来，“和柯德白克海边小教堂的名字一样。塞纳河一天涨两次潮，尤其是春分和秋分两天。潮水一直涌到柯德白克。浪一直涌到那里，确切地说，潮水一直涨到那地方，尽管地势很高。是不是这样，嗯？”

“是的。但是，确切地说，塞纳河涨潮并不涨到村子里，这里是奥莱尔河，你也许注意到了。它是塞纳河的支流。涨潮时，它或凶或缓地倒流回来，溢出堤岸。”

“天啊，你真罗嗦！”拉乌尔打着哈欠说。

“昨天中午十二点，有人从小城堡来找我……”

“什么小城堡？”

“就是回浪湾小城堡。”

“小城堡？”

“当然。一个小城堡，住着两姐妹。”

“什么会的？”

“嗯？”

“你不是说修女吗？是穷人会的，还是圣母往见会的？说呀。”

“唉！没法说明白……”

“那好。你想听我说你的故事吗？说错了，你就打断。但我是不会错的，这是屡试不爽的。听着！从前，回浪湾小城堡是巴斯姆领地的一部分，十九世纪中期被勒阿弗尔一个船主买了下来。船主的儿子米歇尔·蒙泰西厄在这里长大，结婚，但他妻子女儿相继在这里逝去。他与两个孙女，就是贝尔特朗德和卡特琳娜两姐妹住在一起。他后来搬到巴黎居住，但每年还来两次：复活节来住一个月，狩猎季节来住一个月。姐姐贝尔特朗德很早就嫁给一个叫格尔森先生的巴黎工业家，那人在美国拥有几家大企业。我说的对不对？”

“对。”

“小卡特琳娜就和米歇尔·蒙泰西厄及一个年纪还轻的仆人住在一起。”

仆人叫阿诺尔德，大家都叫他阿诺尔德先生，对主人忠心耿耿。卡特琳娜长大成人，马马虎虎受了教育。她无拘无束，有点任性，热情洋溢，想入非非，酷爱体育和读书；她喜欢回浪湾，经常跳入奥莱尔河冰冷的水中游泳，在草地上两腿朝天，靠着一棵老苹果树晒太阳。祖父非常喜欢她，可据说老头子脾气怪僻，沉默寡言，醉心于秘术、化学、炼金术。你说我说得对吧？”

“对！”

“可是，二十个月前，前年九月底，他们离开诺曼底回巴黎的那天晚上，蒙泰西厄突然在巴黎的寓所死去。当时，贝尔特朗德和她丈夫在波尔多。她急忙赶回来。姐妹俩就生活在一起了。祖父留下的财产比她们想象的要少，而且没有任何遗嘱。于是，回浪湾庄园也就荒弃了。小城堡的栅栏和大门都上了锁，谁也进不去。”

“谁也进不去。”贝舒说。

“到今年，姐妹俩才决定来这里避暑。贝尔特朗德的丈夫格尔森先生回了国，后来又回来，大概和她们住在一起。她们带来了阿诺尔德先生和一个一直为贝尔特朗德干活的女仆兼厨师，又在村里临时雇了两个女孩。大家一起干活，收拾小城堡，清理荒芜的花园。好了，老朋友，我这些话你同意吗？”

贝舒听得目瞪口呆。他听出来，这都是他所收集的，由他概括地记在笔记本上的那些材料。他把笔记本塞在卧室壁橱里，夹在旧案卷中间。难道拉乌尔·达韦纳克昨夜发现了这个本子，读了这些材料？

“同意。”他嘟哝着说，无力表示不满了。

“那好，你接着讲！”拉乌尔说，“你的保密本对昨天的事只字未提……卡特琳娜·蒙泰西厄的失踪……某个人被暗杀……把事情说完吧，老朋友。”

“好吧。”贝舒说。他心潮起伏，很难镇静下来。“这些惨事都是在昨天几个小时内发生的……你得先知道，贝尔特朗德的丈夫格尔森先生是前一天到的。这位格尔森为人随和，是个商人，健康结实，神采奕奕……那天举行的晚会我参加了。大家都兴高采烈。虽说卡特琳娜为近来一些麻烦事搞得不安，有些发愁，但还是开心地笑了。我十点半回屋睡觉。一夜平安，没有任何可疑的动静。到第二天中午，钟敲十二点时，贝尔特朗德·格尔森的女仆夏尔洛特才急忙跑到我的住处，喊道：

“小姐失踪了……可能在河里淹死了……”

拉乌尔·达韦纳克打断了贝舒的话，说：

“这不太可能，泰奥多尔，你对我说过，她是游泳的好手。”

“可谁知道呢？……也可能因为虚弱，或者被什么东西缠上了……我赶到小城堡，发现她姐姐像疯了似的，她姐夫和佣人阿诺尔德也非常不安，指着两块石头之间的她的游泳衣给我看。她平常在那里下水。”

“可这不能说明……”

“这还是能说明一些问题的。还有，我对你说过，几个星期以来，她惶惶不安，心事重重……于是，我们就想到……”

“想到她自杀了？”拉乌尔平静地问。

“这起码是她那可怜的姐姐所担心的。”

“那么，她有自杀的动机？”

“可能。她已经订婚，婚礼……”

拉乌尔忘情地叫起来：

“什么？订婚……她热恋着什么人吗？”

“对。冬天在巴黎认识的一个小伙子，这也是姐妹俩回小城堡隐居的一个原因。皮埃尔·德·巴斯姆伯爵和母亲就住在巴斯姆城堡里面，那个小城堡过去是巴斯姆城堡的一部分。巴斯姆城堡就在高地上……喏！从这里看得见。”

“那，结婚遇到了阻力吧？”

“当妈妈的不愿意儿子娶一个没有财产、没有贵族头衔的姑娘。昨天上午，皮埃尔·德·巴斯姆让人给卡特琳娜送了一封信，信里说他马上就要动身。她母亲要求他出外旅行半年……他很失望，要卡特琳娜别忘了他，等他回来。过了一小时，就是说十点钟，卡特琳娜就失踪了，谁也没有再见到她。”

“她可能悄悄地出走了。”

“不可能。”

“那么你认为她是自杀？”

贝舒明确回答：

“不，我不这么想。我认为他杀。”

“见鬼！为什么？”

“因为在搜查中，我们得到了显而易见的物证：在庄园，也就是围墙里，可能有个歹徒曾经，也许现在还在转游，杀人。”

“你们见到他了？”

“没有。但他又出现了一次。”

“他杀了人吗？”

“对，杀了人。我昨天给你的电话中就说过，他杀了人。昨天，三点钟，我看见格尔森先生顺河，穿过了虫蛀的古桥……”

“行了！”

“怎么，我才开头呢！”

“别讲了。”

“真荒唐！我要给你讲一出悲剧，这出悲剧我们有确证，掌握了一些情况。你不了解，想怎么样呢？……”

“我不是不想了解，但我不想连听两遍。你想，等一会儿检察院的就会来的，你一定要在现场介绍情况，还带上你的看法，所以现在就不必多费一番气力了。”

“可……”

“不，老朋友，你讲事情时总让人心烦。你就让我喘口气吧！”

“那？”

“带我去看看庄园吧。要特别当心，在看的过程中，一句话也不要说。你有一个大毛病，知道吗，贝舒，你太饶舌了。学学你的老朋友罗平，他一贯谨慎，守口如瓶，不像喜鹊那样叽叽喳喳。只有沉下心来，才能缜密思考，不致被粗率的肤浅看法所干扰，才能思考成熟。”

贝舒很清楚，这席话是针对他说的，他确是心直口快，多嘴多舌。但由于他们是亲密无间、互相尊敬的老搭档，他要求罗平允许他最后提一个问题，仅仅一个问题。

“提吧！”

“你能认真回答吗？”

“能。”

“那好，总的来说，你对这起双重疑案有什么看法？”

“不是双重的。”

“是双重的。首先是卡特琳娜失踪，而后是格尔森先生被害。”

“这么说格尔森先生被人谋杀了？”

“是的。”

“好吧！这算一重。另一重呢？”

“我重复一遍，卡特琳娜的失踪。”

“卡特娜琳没有失踪。”

“她在哪里呢？”

“在她房间里，正在睡觉。”贝舒斜眼瞧了瞧老朋友，叹了口气。这家伙从来都正经不起来。这时他们走近了栅门，看见一个高个子棕发女人站在园里。栅门边守着一个警察，她出不来，便示意他们快一点。贝舒立刻又担心起来。

“这是贝尔特朗德·格尔森的女仆，”他低声说，“昨天她来告诉我卡特琳娜失踪时正是这样。又出什么事了？”

他向前奔去，拉乌尔跟在后面。

“喂，夏尔洛特，出了什么事？”他把她拉到一边，问，“但愿没有再出什么事吧？”

“卡特琳娜小姐，”女仆结结巴巴地说，“是夫人叫我来通知您的。”

“说呀！出事了吧？”

“没有。小姐在昨夜回来了。”

“回来了，昨夜？”

“对。夫人在先生的床头祷告，看见小姐哭着走进来。小姐精疲力竭，我们扶她躺下，照料她休息。”

“现在呢？”

“在她卧室里，睡了。”

“见鬼！”贝舒说，又看了拉乌尔一眼。“见鬼！……活见鬼！……她在自己房里，睡觉！见鬼！”

拉乌尔·达韦纳克做了个手势，意思是：

“我交代你什么来着？你什么时候才承认我总是对的呢？”“真见鬼！”贝舒翻来覆去地说，想不出别的词来表达惊异和钦佩之情了。

### 三 谋 杀

回浪湾庄园呈狭长的长方形，占地约五公顷。奥莱尔河把它分成一大一小两部分。河水从墙外流进来，纵贯园子。

右边地势平坦；近处是本堂神甫的小花园，杂乱地生长着五颜六色的多年生植物；接着是小城堡和一片漂亮的英国式草坪。左边是一块起伏不平、越远越荒凉的土地，上面耸立着一道道长满冷杉的石山。入口处，有一个打猎用的小亭子。庄园有一道围墙，但站在附近山冈的高处，可以看到庄园里的情景。

河中心，有一个小岛，由一座木桥与两岸相连，桥板几乎全朽了，过桥危险。岛上有一个塔楼状已成废墟的旧鸽楼。

拉乌尔到处转游，但并不像猎犬似的东闻西嗅，寻找蛛丝马迹，而是像一个散步者，随意观赏风景，熟悉大小道路。

“你有看法了？”贝舒最后问。

“对。这是个美丽的庄园，我很喜欢。”

“我问的不是这个。”

“那是什么？”

“你对格尔森先生被杀的看法。”

“你真缠人！到时候再说吧。”

“时候已经到了。”

“那就进小城堡去吧！”

这座小城堡并没有什么特色，简陋、低矮，两边厢房抹了灰白的泥层，屋顶非常小。

两个警察在门窗前来回走动。

宽大的前厅有一道锻铁扶手的楼梯，饭厅与两间客厅和弹子房隔开。谋杀案一发生，尸体就被包在裹尸布里抬到一间客厅停放，尸体周围点着大蜡烛，由村里两个女人守护。贝尔特朗德·格尔森穿着孝服跪在那里做祈祷。

贝舒在贝尔特朗德耳边说了几句，陪她走到另一间客厅，向他介绍拉乌尔·达韦纳克。

“我的朋友……最好的朋友……我常对你们说起他……他将帮助我们破案。”

贝尔特朗德和卡特琳娜相像，也许还漂亮一点，但是一脸悲痛，眼神非常哀伤，看得出凶杀案使她感到极为恐怖。

拉乌尔向她鞠躬致意。

“请节哀，夫人。放心吧，一定会查出凶手，严惩不贷。”

“我就全指望这点了。”她低声说，“我将为此尽我所能。我周围的人也会这样做的，对不对，夏尔洛特？”她问女仆。

“夫人可以相信我。”夏尔洛特庄严地回答，同时举起胳膊，像作神圣的宣誓。

这时，传来马达的轰鸣。栅门开了，驶进两辆汽车。

男仆阿诺尔德快步进来。他五十上下，瘦削，褐皮肤，衣着与其说像仆人，不如说像卫兵。

“法官来了，先生。”他对贝舒说，“还有两个医生，一个是昨天从里尔波内来的，另一个是法医。夫人在这里见他们吗？”

拉乌尔明确果断地回答：

“等一等。有两个问题要考虑，首先，格尔森先生被害一案，给法院以一切自由，该怎么调查就怎么调查。至于您妹妹的事，夫人，要十分谨慎。昨天她失踪的消息报告了警察吗？”

“是的。”贝舒说，“我们觉得她的失踪是一桩凶杀案的结果。我们指望查出杀她与格尔森先生的凶手。”

“她今早回家时没有给值勤的撞见？”

“没有。”贝尔特朗德肯定地说，“没有。卡特琳娜跟我讲，她是从花园的一个小门溜进来的，她有钥匙。她从底层一个窗户爬进屋，谁也没有看见。”

“那么，她回来的事跟警察说了吗？”

“说了。”仆人阿诺尔德说，“我刚才跟警察总队队长说了，说我们虚惊一场，昨天小姐身体不舒服，在放衣服的屋子里睡着了。到晚上才找到她。”

“好。”拉乌尔说，“就这么说。我还要求您，夫人，和您妹妹明白，她白天干了什么，现在怎么样，都与法院无关。只谈一件事，就是凶杀案。别让调查越出我们划定的这个范围。同意吗，贝舒？”

“你我所见略同。”贝舒神气地说。

在两位医生验尸的时候，小城堡的主人和法官在饭厅里初次见面。一个警察读了报告，预审法官（他叫韦尔蒂耶）和代理检察长提了几个问题。但是，调查的全部兴趣都集中在贝舒的介绍上。法官们认识他，他不像警察，倒像目击案件的证人。

贝舒介绍了他的朋友拉乌尔·达韦纳克。他说拉乌尔碰巧来他这里小住。他慢条斯理、字斟句酌，不时插入一些评论；他操着知道什么讲什么，该讲什么讲什么的人的语调，说明自己的看法：

“我应该说明，昨天，在小城堡里，我们——我说我们，因为女士们两个月来很乐意地把我看成她们的常客——特别不安，可是又没有什么缘由。由于一些用不着说明的原因，我们以为蒙泰西厄小姐出了什么事。我承认，我的脑子有点反常，我的职业经验本应使我警觉可是我疏忽了，因此第一个着急，其实完全不必要，因为卡特琳娜·蒙泰西厄下河游泳之后，可能累了，加上心情不好，就去一间房里睡了，没有人看见她——当时我不在，她把浴衣丢在那里，我们就以为……”

贝舒对自己滔滔不绝有些尴尬，就停住话，向拉乌尔使了个眼色，似乎说：“怎么样，把卡特琳娜解脱了吧。”然后又继续说：

“简短地说，当时是三点钟。我急急忙忙赶到小城堡，作了些侦查，但没有结果，我们吃了中饭，十分着急，但还是怀着一丝希望。我说：‘既然什么也没找到，我们应该想到，有些假设的事情日后会不查自明的。’格尔森夫人比别人要冷静一些，回自己房间去了。阿诺尔德和夏尔洛特在厨房吃午饭——你们都知道，厨房在右边顶头，门朝正面墙——格尔森先生和我谈着这件事，尽力看得轻一点。格尔森先生对我说：‘还没去小岛找哩。’‘找什么？’我说。——我提醒您，预审法官先生，格尔森先生只是前两天才到的，他好几年没有进过庄园，因此，并不了解我们所掌握的一些细节，因为我们在这里呆了两个多月。——‘找什么？’我对他说，‘桥朽得差不多了，只有在紧急情况下才有人走。’格尔森先生又说：‘可是怎样才能过河呢？’我回答说：‘没人过河。另外，卡特琳娜小姐游泳之后，也没有到岛上或河



对岸去散步。’ ‘是这样……是这样……’他嘟哝着说，‘但不管怎么样，我要到那里转一圈。’”

贝舒又停下来，走到门槛边，请韦尔蒂耶先生和代理检察长跟他一起走到沿房子底层铺的一条狭窄的水泥路上。

“我们就在这里说的话，预审法官先生。我没有离开那张铁椅子，格尔森先生走远了。你们知道地点和距离了吧？我估计这里到桥头直线距离最多八十米。我是说——你们自己看好了——一个人站在这儿，可以清楚地看见第一座桥拱和跨过那边水流的第二个桥拱上所发生的一切事情，也可以清楚地看见岛上的事情。岛上没有树，连小灌木也没有，唯一能挡住视线的东西，是旧鸽楼。但是在惨事发生的地方，也就是鸽楼前面，我们可以肯定，是光秃秃的，藏不了人……藏不了人，我强调这一点。”

“除了鸽楼里头。”韦尔蒂耶指出。

“除了鸽楼里面。”贝舒表示同意，“但是，这件事我们以后再谈。在这期间，格尔森先生顺着左手草地边的小道，走上荒芜的几乎无人行走的小道，把脚踩到桥上的第一块木板上，不放心地试了试，一只手紧抓摇摇晃晃的栏杆，摸索着向前走，后来越走越快，最后上了小岛。这时，我才明白他去小岛的目的地。格尔森先生一直走到鸽楼门口。”

“我们可以去看看吗？”韦尔蒂耶先生问。

“不，不。”贝舒大声叫道，“我们应该从这里观察惨事。预审法官先生，您应该从同一位置，同一视角，像我看见的那样重新再看一下。同一视角。”他重复一遍，对自己的表达十分得意。“另外，我还要补充一点，我不是这出悲剧的唯一见证人。阿诺尔德先生吃完午饭也站在我们这土台上吸烟，您可以量一下，在我们右边二十米处，他也一直注视着格尔森先生。您清楚了吧，预审法官先生？”

“讲下去，贝舒先生。”

贝舒接着讲：

“岛上长满荆棘、荨麻、绊脚的乱草。这样，我就有时间寻思格尔森先生为什么去鸽楼。卡特琳娜小姐没有理由藏在那里，他去干什么呢？好奇吗？需要了解什么事吗？格尔森先生一直在离大门三四步远的地方徘徊。你们能清楚地看见那个门，对吧？它正对着我们，低矮，拱形的，开在砾石砌成的底层。上面是圆形的塔楼。门上有一把锁，还有两根大门闩。格尔森先生弯下腰，很快就把锁弄掉了。事情很简单，过一会儿你们就能看到：有一个吊环螺钉从石头墙里脱了出来。这样就只剩两根门闩了。格尔森先生先抽开上面那根，再抽开下面那根。他抓住门闩，正要拉开门，突然间，悲剧发生了！只听见一声枪响，他还没有来得及用手挡一挡或后退一步，甚至没有明白有人要暗杀他，就倒下了。”

贝舒住口了。他叙述很详细，带着吁吁喘气声，显出昨天的恐惧，产生了效果，格尔森夫人哭了，法官们十分惊愕，等着进一步说明，拉乌尔静静地听着。大家都沉默不语，贝舒说：

“毫无疑问，预审法官先生，枪是从里面开的。有二十点证据可以证明。我只举两点。首先，鸽楼外面无法藏人，其次，枪烟是从里面出来的，顺着墙从门缝里飘上去。当然我立即去证实我的看法。我奔了过去，阿诺尔德先生跟着去了，后面还有女仆，我寻思说：‘凶手在那里，在门后边……他有枪，我可能遭他枪击……’我没有看见他，因为门是关着的，看不见里面，

但没有任何疑点来动摇我的绝对信心。我和阿诺尔德先生过了桥——我敢发誓，预审法官先生，他和我都是冲过桥的，并没有看见拿枪的凶手……什么人也沒有！”

“显然，凶手藏在塔上。” 韦尔蒂耶先生急忙说。

“我也这样想。” 贝舒说，“我命令阿诺尔德先生和夏尔洛特看看塔楼后面有没有窗户或出口。我在格尔森先生身边跪下来，他奄奄一息，只能断断续续说些话。我解开他的领带和衣领，扯开他沾满鲜血的衬衫。这时，格尔森夫人听到枪声也赶到了，她丈夫就在她怀里咽了气。”

冷了一会儿场，两个法官低声交谈几句。拉乌尔还在思索。

“现在，” 贝舒说，“如果您愿意，预审法官先生，我到现场再给您补充说明一些情况。”

韦尔蒂耶先生表示同意。贝舒越发神气了，严肃、庄重地指了指路。一行人走到桥头，匆匆检查一遍，发现它比想象的要结实。事实上，桥虽然有些摇晃，但是有些桥板，尤其是横梁，还是相当好的，可以放心大胆地走过去。

旧塔式鸽楼不高，用黑白石子砌着棋盘式的图案，用小红砖勾出线条。鸽子窝用水泥堵起来了，楼顶塌了一部分，墙脊已开始风化。

他们走了进去。光线从顶梁之间射进来。几乎片瓦不存，地上满是泥泞和残砖碎瓦，还有一滩滩黑水。

“您搜查过了吧，贝舒先生？” 韦尔蒂耶先生问。

“是的，预审法官先生。” 警察队长回敬一句。他那口气，听起来似乎这样的侦查搜索只有他才能做到。“是的，先生，对我来说这很简单，我一眼就发现凶手不在我们眼前这块明处。问过格尔森夫人，她才记起下面还有一层，她小时候和祖父顺着一道楼梯下去过。我不愿让别人知道机密，马上命令阿诺尔德先生赶快骑车去里尔波内请一个医生，报告警察，趁格尔森夫人在她丈夫身边祈祷，夏尔洛特去找格尔森先生的被子被单时，我开始搜查。”

“您一个人？”

“一个人。” 贝舒说。这句话从他嘴里说出来特别自豪，似乎他代表着——多威风啊！——全部警察和司法力量。

“时间长吗？”

“不长，预审法官先生。我先在地上，在这一滩水里，发现了凶犯使用的武器。一支七响勃朗宁。您看它就在原处。然后，我在这堆石头底下，找到一个翻板活门，掀开来，只见一架木转梯通到格尔森夫人回忆起来的底层。下面空空的。预审法官先生，劳驾您陪我走一趟好吗？”

贝舒亮起电筒，领着两位法官下去，拉乌尔跟在后面。

底层是个方厅，是在鸽楼的圆筒里隔成的，拱顶很低，高度和长度都在五米左右。上层的水从拱顶的裂缝渗下来，积了半尺深。正像贝舒说的那样，这个地下室原来装着电灯，电线和开关灯头都还可见。底层充满潮湿和霉烂的气味，使人透不过气来。

“贝舒先生，凶犯没躲吧？” 韦尔蒂耶先生问。

“没有。”

“再没有其它可躲藏的地方吗？”

“我后来又和一个警察来过一次，确信没有人躲在这里。何况，比这个

还深的地下室怎么透气呀？在这里透气的问题就很难解决了。”

“那么您解决了没有？”

“解决了。有一条气道穿过拱顶和塔基，出口露出水面，哪怕涨大潮时也淹不了。我可以在外面，从鸽楼后面指给你们看。可是出口有一半给堵上了。”

“那么，贝舒先生，您得出什么结论呢？”

“没有，预审法官先生。我不好意思承认，我没有得出结论。我只知道格尔森先生被躲在鸽楼里的人杀害了，但我不知道这人是从什么地方出去的。他为什么要杀害格尔森先生？是因为格尔森先生在监视他，或者撞见他干坏事？还是为了报仇，为了钱财，或者出于偶然？我不知道。我重复一遍，有人躲在这个鸽楼时，在门后面开了一枪……在新的命案发生之前，我能说的只有这些，预审法官先生。这就是我的侦查结果。警察后来的搜查也一样，没有更接近事实的发现。”

贝舒说得很肯定，好像这是永远也不能解开的谜。韦尔蒂耶先生带着嘲弄的口气指出：

“可是，凶手总得呆在某个地方。除非他上天入地。像您说的那样，我们只好认为他不翼而飞了。但这是说不通的。”

“那就请您来吧，预审法官先生。”贝舒话中带刺说。

“当然，我们是要调查的，警长。我相信，我们合作会产生满意的结果。对付犯罪方面是没有奇迹的，有的只是或巧或笨的办法。我们会想出办法的。”

贝舒觉得大家不再需要他了，他扮演的角色暂时结束了，就抓住拉乌尔的胳膊，把他拉过来。

“你有什么高见？”

“我？没有。”

“一点想法也没有吗？”

“哪方面？”

“凶手……他怎么逃跑的？……”

“有好多想法。”

“我可一直注意着你，你好像心不在焉，挺无聊似的。”

“你的话我听不下去，贝舒。天哪！你可真啰唆！”

贝舒不服气。“我的话可是简洁明了的样板。该说的我都说了，没有一句废话，正如我只做该做的事。”

“你没做该做的事，因为你没有破案。”

“那你呢？你得承认，你并没超过我。”

“超出许多。”

“哪一方面？你亲口对我说，你什么也不知道。”

“我是一无所知，但我无所不通。”

“讲明白。”

“我知道事情是怎么发生的。”

“嗯？”

“你得承认，了解事情发生的经过，是了不起的事。”“了不起……了不起……”贝舒结结巴巴地说。他突然呆住了，像往常一样瞪大眼睛瞧着他。

“你能说说吗？……”“啊！这可不行！”

“为什么？”

“你不会明白的。”

## 四 攻 击

贝舒没有抗议，甚至没有想到抱怨。他知道在这种场合，一如在其它场合，拉乌尔能看出别人看不到的东西。那么拉乌尔对他和预审法官或者代理检察长的态度一般，并不特别尊重，他又凭什么生气呢？

他紧紧抓着朋友的胳膊，领他穿过庄园。一路上他大谈案情，装出思索的样子，提出一些问题，希望得到拉乌尔的回答。“不管怎么说，谜太多了！有多少疑点要澄清啊！用不着给你举了，对吧？你和我一样清楚，譬如说，潜伏在鸽楼里的人，犯罪以后呆着不走是说不通的，我们没有找到他；可是，说他逃掉了也不通，因为我们没有看见他逃跑……那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犯罪的原因是什么？怎么！格尔森先生昨天才来，凶犯就要摆脱他——杀人就是为了把人摆脱——可是凶手怎么能猜到格尔森先生会过桥，开鸽楼门呢？这太难叫人相信了！”

贝舒停了一下，看着同伴的脸，拉乌尔没有表示厌烦，贝舒又接着说：

“我知道……你会反驳我说，这次凶杀也许纯属偶然，因为格尔森先生闯进了歹徒窝。可这是荒谬的！（贝舒轻蔑地重复这句话，似乎拉乌尔已经作了这种假设。）是的，这是十分荒谬的，因为格尔森先生足足花了两三分钟才把锁撬开，所以那个家伙有足够的时间躲藏到底层去。你一定承认我的推论是驳不倒的，要反驳就得用别的理由。”

拉乌尔没有驳他，始终不说话。

于是贝舒改变了策略，选择另一个问题来打破缺口。

“卡特琳娜·蒙泰西厄的事也一样，整个一团迷雾。昨天白天她干什么去了？她去了哪里？怎么回来的？几点钟回来的？真是个谜。这个谜对你来说更为神秘，因为你对这姑娘的过去，对她那些有或者没有根据的恐惧，她的怪念头，总之一切都不了解。”

“一切都不了解。”

“再说我也一样。但不管怎么说，有些基本情况我可以告诉你。”

“我现在没有兴趣。”

贝舒恼火了。

“妈的！你对什么都不感兴趣吗？那你在想什么？”

“想你。”

“想我？”

“对。”

“想我什么？”“跟平常一样。”

“就是说，想我是笨蛋。”

“岂敢，想你是个很有逻辑头脑的人，做事慎重。”“因此……？”

“因此，我早上起来就寻思，你为什么到拉迪卡代尔来？”“我跟你说了，是来治肺炎后遗症的。”

“你想休养，当然是对的，但你可以到别处去，到班丹，到夏朗东都可以。为什么偏要选择这个地方？这里是童年生活的地方吗？”

“不是。”贝舒尴尬地说，“但这茅屋是我一个朋友的，所以……”

“你撒谎。”

“看你说的！……”

“让我看看你的表，有趣的贝舒。”

警长从背心口袋里掏出那只旧银壳怀表给拉乌尔看。“好。”拉乌尔说，“要不要我告诉你表壳里装着什么东西？”“什么也没有。”贝舒说，越来越尴尬。

“有的，有一张小纸片，是你情人的照片。”

“我的情人？”

“对，就是那位厨娘。”

“你胡说什么？”

“你是厨娘夏尔洛特的情人。”

“夏尔洛特不是厨娘，是女伴。”

“女伴兼厨娘，又是你的情妇。”

“你疯了。”

“不管怎么说，你爱她。”

“我并不爱她。”

“那你为什么把她的照片放在胸口呢？”

“你怎么知道的？”

“我昨天夜里，从你枕头底下拿出来看过。”

贝舒低声骂道：

“混蛋！……”

他气得发狂，他又上了一次当，而且被拉乌尔当做嘲笑的对象，实在气不过。哼，厨娘的情人！

“我再再说一遍，”他一字一顿地说，“夏尔洛特不是厨娘，是格尔森夫人的女伴，帮她处理信件，几乎跟朋友一样。格尔森夫人很喜欢她。她心肠好，人又聪明，我有幸在巴黎认识她，是她向我谈起这座出租的茅屋，劝我来这里疗养，说在拉迪卡代尔能呼吸到新鲜空气。我一到这里，她就叫女主人家里招待我，她们当即愿意把我看做密友。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她是个贞洁女人，我尊重她，绝不会要求做她的情人。”

“那么她丈夫呢？”

“这与我有关吗？”

“当然有。一个心肠又好、人又聪明的女伴，怎么会愿意和仆人来往呢？”

“阿诺尔德先生不是仆人，是管家，我们大家都尊重他，他知道该干什么。”

“贝舒，”拉乌尔高兴地叫起来，“你是个聪明人，走运的家伙，将来贝舒夫人给你做美味佳肴，我就到你们家搭伙。再说，我觉得你的未婚妻很不错……又有风度……又有魅力……丰满漂亮……不，不，我是里手，你知道……”

贝舒紧闭嘴唇，他很不喜欢这类玩笑，拉乌尔那种居高临下的戏谑神气，常常使他不快。

他打断了玩笑。

“够了。蒙泰西厄小姐就在那里，这些问题跟她毫无关系。”

他们又回到小城堡。卡特琳娜出来了，在一个小时以前格尔森夫人呆过的那间房里，她畏畏缩缩，脸色苍白。贝舒正准备向她介绍拉乌尔，拉乌尔已经躬身吻了姑娘的手，亲热地说：

“您好，卡特琳娜。身体好吗？”

贝舒惊讶地问：

“怎么！这可能吗？你认识小姐？”

“不认识。可她的事，你跟我谈了那么多，我当然熟悉她了！”

贝舒注视着他们两人，陷入沉思。这意味着什么呢？拉乌尔与蒙泰西厄小姐是不是预先有过接触呢？他是否为了她的利益卷进来了？是不是又耍弄自己？可是，这一切很复杂，很难弄清。要弄清事情，他缺乏许多材料。他很恼火，转过身去，背朝拉乌尔，气冲冲地走开了。

拉乌尔又鞠了一躬，请小姐原谅。

“小姐，请原谅。我太随便。我直率地告诉您，为了保持我对贝舒的优势，我总是捉弄他，有时也有点淘气，使他紧张。在他看来，这些事是不可思议。我在他眼里是一个巫师，一个魔鬼。他气走了，也让我安静了。我确实需要沉下心来，才能破这个案。”

他觉得，他已经干的，将来可能干的事情，都能得到姑娘的同意。从第一个钟头开始，她就成了他的俘虏，顺从他那充满温情的权威。

她把手伸给他。

“您可随意行动，先生。”

他见她太疲倦，就劝她不要卷入，尽量避开预审法官的讯问。

“您在卧室里别动，小姐。在我把事情弄得更清楚以前，要谨防不测。”

“您害怕，先生？”她犹豫地说。

“一点不怕，但我总是提防暗中看不见的东西。”

他请求她，并通过她请求格尔森夫人允许他把小城堡从底到顶彻底查看一遍。阿诺尔德先生陪他，检查了地下室和一楼，然后上到二楼，这里的房门都对着一一条长长的走廊。房间矮小，里处凹进去，角落充当卫生间，非常复杂。墙上贴着十八世纪的细木护壁板，挂着画，陈设着椅子和铺着旧手工挂毯的扶手椅。在贝尔特朗德和卡特琳娜住的套房之间，有一个楼梯间。

这道楼梯通向三楼。三楼正中是一间宽大的仓室，塞满了不用的器具，左右两边都是给仆人住的阁楼间，现在几乎无人居住，也几乎没有家具。夏尔洛特睡在右边卡特琳娜的上面，阿诺尔德先生睡在左边贝尔特朗德上面。这两层的窗户都对着花园。

检查结束之后，拉乌尔来到室外。法官们由贝舒陪着继续侦查。他们回来时，拉乌尔瞥了一下开着小门的那堵墙，早上，卡特琳娜就是通过这道门进来的。灌木丛和爬满长春藤的暖房废墟，把花园这一部分堵塞了。他手上有钥匙，就背着大家走了出去。

外边，沿墙有一条小径，蜿蜒攀上山边的小坡。他离开回浪湾，上了山，从果园和林边穿过去，到达第一个高地。那里有二十来所茅舍房屋，巴斯姆城堡超然耸立于这些房舍之中。

城堡带有四个小塔，外形与小城堡一模一样（后者好像是缩小了的复制品）。德·巴斯姆伯爵夫人就住在里面，她反对儿子皮埃尔和卡特琳娜结婚，拆散了这对情人。拉乌尔转了一圈，走到村中一家小饭店用午餐，同一些农民闲聊。两位年轻人受到反对的恋情，本地人都知道。他们常常碰见他俩手拉手坐在附近的树林里幽会。可是最近几天没有见到他们。

“一切都清楚了。”拉乌尔想，“伯爵夫人叫儿子外出旅行，约会就停了。昨天早上，小伙子给卡特琳娜写信，告诉她出门的事，她看信后十分伤心，溜出回浪湾，跑到平时相会的地方。可是皮埃尔·德·巴斯姆伯爵却不

在那儿。”

拉乌尔朝小树林走去——他上来时也是沿着这片林子走的——钻进一片茂密的丛林。矮林中已经辟出一条小路。他到了一块空地边上，空地周围生长着参天大树，对面，放着一条粗糙的凳子。无疑，这对未婚夫妻就是坐在这条凳子上幽会的。他在凳子上坐下，可是只过了几分钟，就惊奇地发现，离他十到十五米远的地方，一条野兽行走的小道尽头，一堆枯叶被什么异常的东西拱起。有东西在动。

他悄悄走过去。骚动越来越明显，还夹着呻吟。他走到那里，只见一个怪模怪样的老太婆的头露了出来，头发乱蓬蓬的，沾满树枝和青苔。同时，一个瘦骨嶙峋、衣衫褴褛的女人从裹尸布似的树叶下面钻出来。

她脸色苍白，惊恐不安，目光慌乱，无力地倒了下去，抱着脑袋呻吟，像被人打了一棍，非常痛苦似的。

拉乌尔问她，她总是哼哼唧唧地不回答。他不知道该怎么对待，就回到巴斯姆村，把饭店老板请来。老板告诉他：

“肯定是沃什尔大娘，一个啰啰唆唆的老太婆，儿子死后就完全疯了。她儿子是伐木工，被砍倒的一棵橡树压死了。蒙泰西厄先生在世时，她常到小城堡去干活，给小路除草。”

老板果然认出那是沃什尔大娘。老板和拉乌尔一起把她扶到树林边，她那间破窝棚里，让她平躺在床上。她还在嘟嘟囔囔。未了，拉乌尔才听出几句翻来覆去的老话：

“三棵溜，我告诉您，美丽的小姐……三棵溜……是那位先生……我告诉您……他恨您……要杀死您，美丽的小姐……当心呀……”

“她看错人了。”老板冷笑着走开了。“再见，沃什尔大娘，好好睡！”

她轻轻地哭着，双手仍紧捧着头不放，脸上显得很痛苦。拉乌尔弯下腰，发现她银色的头发丝中，有凝固的血块。她把手帕放在水罐里浸湿，帮她把血止住。她安静一点，睡着后，拉乌尔又回到空地，只一弯腰就在枯叶旁边，发现一节刚砍下来的狼牙棒似的粗树根。

“明白了。”他寻思，“有人打了沃什尔大娘，拖她到这里用树叶盖好，让她死掉。可这是谁打的呢？为什么打她呢？是否就是那杀人凶手干的？”

沃什尔大娘的话让拉乌尔担心……“美丽的小姐”是不是指卡特琳娜呢？二十四小时以前卡特琳娜在这片树林里转来转去，找未婚夫，被疯子碰上了。疯子对她说：“他要杀死您，美丽的小姐……他要杀死您……”她一定吓坏了，就逃到巴黎向他拉乌尔求救。

从这方面看，推断好像很站得住脚。至于老太婆翻来覆去说的“三棵溜”这句胡言乱语，拉乌尔就不想在上面耽搁时间了。照习惯，他认为这些谜时间一到就会不解自明。

夜色降临时他才回小城堡，法官和医生早就走了。一个警察在栅门口站岗。

“一个警察不够。”他对贝舒说。

“为什么？”贝舒急忙问道。“有新情况？你担心吗？”

“你呢，贝舒，你不担心吗？”拉乌尔说。

“担什么心呢？只要把过去的事情弄清楚就行了。不会发生什么新的事情。”

“你多傻呀，可怜的贝舒！”



“究竟有什么事呢？”

“卡特琳娜受到严重威胁。”

“好家伙，她口口声声这么说，你也跟着说起来了。”

“杰出的贝舒，你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去吃晚饭，抽你的烟斗，到贝舒大宾馆睡觉吧。我守在这儿。”

“你是说我们睡在这里。”队长耸耸肩膀大声嚷道。

“对，就在这间客厅里，睡在这两把舒服的扶手椅上。你要是冷，我给你做一个暖脚筒，要是饿了，我给你一块涂上果酱的面包片，要是打呼噜，我就叫你尝尝我脚的滋味，要是你……”

“别说了！”贝舒笑道，“我睡觉只闭一只眼睛。”

“我闭另一只。合起来正好一双。”

仆人侍候他们吃过晚饭。他们抽着烟，亲密地聊天，回忆共同的经历，讲述一些故事。他们围着小城堡转了两次，一直走到鸽楼，还叫醒了在栅栏边打盹的站岗的警察。

半夜，他们才躺下来。

“你闭哪只眼，贝舒？”

“右眼。”

“那我就闭左眼。但我把两只耳朵都张着。”

屋里屋外，一片静寂。贝舒并不相信有危险，睡得沉沉的，两次打起了呼噜，腿肚子上挨了拉乌尔一脚。后来，拉乌尔也睡着了。过了一小时，他一惊而起，从什么地方传来一声喊叫。

“不像人喊，”贝舒结结巴巴地说。“是猫头鹰。”

突然，又是一声喊叫。

拉乌尔扑向楼梯，大叫：

“在上面，在妹妹房里……他妈的，看谁敢碰她！……”

“我到外面守着。”贝舒说，“这个家伙要是从窗口跳出来，就抓住他。”

“如果他把卡特琳娜杀了呢？”

贝舒退回来。拉乌尔跑到最后一级，放了一枪，吓唬歹徒，并向仆人们报警。他用拳头使劲撞门，砸开一块门板，贝舒伸手拉开门闩，开了锁，他们冲进去。

房间里点着盏暗暗的小灯。窗户开着。卡特琳娜一个人躺在床上，呼吸困难地呻吟着，好像发了哮喘。

“贝舒，你快去花园，我来照料卡特琳娜。”拉乌尔吩咐道。这时，贝尔特朗德也来了。他们俯身观察姑娘，立即觉得事情不要紧。她还在呼吸。尽管还在气喘，她还是低声说：“他掐我脖子……没来得及把我掐死。”

“他掐您脖子。”拉乌尔惊叫道，“啊！他从哪里进来的？”“我不知道……窗户……我想……”

“窗户原来是关着的吗？”

“不……从来不关……”

“是谁？”

“我只看见一个影子。”

她没有再说下去。恐惧和痛苦使她心力交瘁，她又晕了过去。

## 五 三棵“溜”

贝尔特朗德照料妹妹的时候，拉乌尔跑到窗口，看到贝舒抓着阳台的铁栏杆，悬在突饰上方。

“喂，这是干什么！快下来，白痴？”他说。

“下来以后怎么办？夜色墨黑。到下面，能做什么？”“在这里又能做什么？”

“从这里可以看见……”

他掏出电筒，直射花园。拉乌尔也打开电筒。两只手电筒电很足，强烈的光束投射在小路和树丛上。

“看，那里……一个影子……”拉乌尔说。

“对，在暖房废墟那边……”

那影子像一只疯狂的野兽一样乱蹦乱跳，无疑想混淆视线，不让别人认出他来。

“照着他，”拉乌尔吩咐道，“我去抓他。”

但是，他还没来得及跨过阳台，上面，上一层，就传来一声枪响。一定是仆人阿诺尔德开的枪。花园那边一声惨叫，黑影转了几下，倒下去，又站起来，又倒下去，最后，缩成一团不动了。

这一次，拉乌尔欢呼着跳下去。

“打中了！好极了！贝舒，照着野兽。给我照路！”

可惜，贝舒一心想参加战斗，没有服从命令。他也同样跳下去，当他们再次开亮手电，奔到暖房附近野兽躺着的——按拉乌尔的说法——地方时，看到的只是一块被踩过、压过的草坪，而没有找到尸体。

“傻瓜！蠢东西！”拉乌尔吼道，“你犯了错误，他利用你给他的几秒钟黑暗溜掉了。”

“可他死了呀！”贝舒可怜巴巴地抱怨说。

“活得跟你我一样。装死的。”

“不要紧，我们顺着他在草地上留下的足迹追下去。”

警察跑来了。在他们帮助下，拉乌尔和贝舒躬着腰在草上搜索了四五分钟，但是，在几米远的地方，足迹出了草坪，消失在一条砾石小路上。拉乌尔没有再搜下去，回到了小城堡。阿诺尔德拿着枪从楼梯上走下来。

阿诺尔德被拉乌尔的枪声惊醒了，以为是警察和杀害格尔森先生的凶手在搏斗，便打开窗户，探出身子，隐约看见一个影子从蒙泰西厄小姐的房间里跳出来。他仔细盯着，当手电照到那影子时，他就瞄准开了枪。

“可惜，您把电筒灭了。”他说，“要不，就打死了。但是不要紧，让他再捱几天。他负了重伤，会像狐狸那样死在某个小树丛中的，我们一定能找到他。”

什么也没找到。拉乌尔得知卡特琳娜在姐姐贝尔特朗德和夏夏洛待照看下安静地睡着了，便和贝舒一起小寐一会儿，到黎明时分，又开始搜索起来，但他很快就明白，这次搜索的结果比上次好不到哪里去。

“一无所获！”贝舒最后说，“杀害格尔森先生，又企图杀害卡特琳娜的凶手一定躲在墙内某处进不去的地方，在嘲笑我们无能哩。就算他受了伤，把伤养好后，又会来的。”

“下一次要是我们比昨天晚上笨一点，他就会把卡特琳娜害了。”拉乌

尔说，他没有忘记沃什尔大娘的话。“贝舒，贝舒，我们守着她。不让她伤着一根毫毛。”

第二天，在拉迪卡代尔教堂举行葬礼之后，贝尔特朗德就送格尔森先生的遗体到巴黎去安葬。在她出门的那段时间里，卡特琳娜全身发烧，虚弱不堪，一直躺在床上。夏尔洛特睡在她旁边。拉乌尔和贝舒睡在与她的房间相通的两间房子里，轮流值班。

调查仍在继续，但只限于格尔森先生被害一事，拉乌尔不想让检察院和警察知道有人企图谋害蒙泰西厄小姐。他们只是简单地以为夜里虚惊一场，朝一个模模糊糊的影子开了一枪。这样就把卡特琳娜排除在调查之外了。卡特琳娜很痛苦，检察官问了她几句，只是走走过场，她回答说这些事情她一无所知。

贝舒则很起劲。由于拉乌尔对案子，至少对搜查似乎不感兴趣，贝舒就从巴黎请来两位也在度假的同伴，一起进行——按拉乌尔的说法——最周密的侦查。花园被划成许多块，每一块又分成若干小块。三人先分开，后会和，从大块走到小块，对每一块土坷垃，每一块石头，每一根小草都细细查看。然而这又是白费功夫，既没有发现什么洞穴，也没有发现什么隧道，连一个可疑的小坑都没有发现。

“连一个老鼠洞都没有发现。”无所事事，靠钓鱼打发时间的拉乌尔开玩笑说，“你想到树了没有，贝舒？谁知道呢？也许树上藏着一个杀人的类人猿呢？”

“够了！”贝舒恼怒地抗议，“你什么都不在乎？”

“是的，什么都不在乎……除了美丽的卡特琳娜，我得守护她。”

“我把你从巴黎请来，不是叫你欣赏卡特琳娜美丽的眼睛，更不是请你到河里钓鱼的。因为你瞧着浮子浮上浮下，是浪费时间。你以为在河里能找到谜底吗？”

“当然。”拉乌尔冷笑着说，“谜底就在线头上。喏，就在那小漩涡里……再远一点，在把根扎在水里的那棵树下面。你真是个瞎子！”

贝舒的脸一下子亮起来。

“你知道什么东西？那凶手藏在水底下？”

“这可是你说的！他在河床上睡觉、吃饭、喝水，根本不把你放在眼里，贝舒。”

贝舒朝天挥挥手，拉乌尔不久发现他在厨房周围转来转去，溜到夏尔洛特的身边，向她展示自己的行动计划。

过了一个星期，卡特琳娜好多了，可以在躺椅上见拉乌尔了。从此，他每天下午都来，用他的开朗性格和热情兴致使她高兴。

“您不再害怕了吧。嗯？算不了什么。”他又轻松又认真地说，“您遭受的那种事件没有一天不发生，这是平常事。关键是不能让这种事发生在您身上。因此，我留在这里，我知道我们那个或那些对手想干什么。我担保您没事。”

姑娘一直防备不懈，然而她被拉乌尔无忧无虑的样子和开的玩笑逗乐了，也放了心，但当他向她打听一些情况的时候，她却一声不吭。他花了很长时间，等了好久，才巧妙地使她吐出了心中的秘密。有一天，他觉得她感情比较外露，就大声说：

“好哇！说吧，卡特琳娜——他们自然而然地彼此直呼其名——就像您

到巴黎向我求救时那样说吧。您当时的话我还记得：‘我知道身边有些不可思议的事情……也许会发生别的事，我很害怕。’那好，让您预先感到并害怕的事情，您还没明确说出来，有些就发生了。如果您想摆脱新的威胁，那就讲出来吧。”

她还在犹豫。他抓住她的手，用极其温柔的目光望着她。姑娘脸红了，为了掩饰窘态，马上讲起来。

“我同意您的看法。”她说，“但是我保留了我孤独的童年养成的习惯，不是故弄玄虚，而是谨慎和沉默。我儿时很快乐，但只是在心里，只为我自己快乐。失去祖父以后，我更沉默寡言了。我很爱姐姐，可是她结了婚，出外旅行了。她回来以后，我很高兴，和她一起来这里住，我觉得极快乐。然而，尽管我们相亲相爱，但在我们之间过去和现在都不十分亲密，都不觉得和美幸福。这是我的错。您知道我订了婚，真心实意地爱皮埃尔·德·巴斯姆，他也深深地爱我。可是在我和他之间，还有障碍，这又是我的性格所造成的。我不轻易相信别人，不相信任何过于强烈、过于冲动的感情。”

停了一会儿，她接着说：

“涉及女性的感情和秘密时，过于谨慎还是可以接受的，但一涉及日常生活，尤其是不同一般的事情，这就变成荒谬的了。可我到回浪湾以来，事情就是这样发展的。我本应该把我遇到的某些怪事的真相说出来，然而我没有这样做，我保持沉默，别人就把我当作怪僻的、精神失常的人。我受到恫吓，为了一些只有我一个人知道的事，因此，我变得焦虑、紧张，几乎失去理智，我无力承受这些痛苦，可我又不愿意让周围的人分忧。”

她沉默了很久。拉乌尔忽然说：

“可您还在犹豫呢！”

“我不犹豫了。”

“那您愿意把您没对别人讲过的事情告诉我了？”

“对。”

“为什么？”

“我不知道。”

卡特琳娜严肃地说了，又重复一遍：

“我不知道。但我不能不这样做。我只好服从您的要求，同时，我也明白这样做是对的。也许您觉得，我的话有点孩子气，我的担心也非常幼稚，但我相信，您会明白的，您会明白的。”

她立刻顺从地讲起来：

“姐姐和我于四月二十五日晚上来回浪湾，住进这座冷冰冰的、祖父死后十八个多月来一直无人居住的房子。凑凑合合过了一夜。第二天早晨，我打开窗户，看见童年玩耍的花园，高兴极了。它是那样破败，长着一片野草，道路也被野草覆盖，草坪上堆满了腐烂的枝丫。这就是我亲爱的花园，我在这里度过了多么幸福的童年。过去的一切好东西，又在这高墙围着无人来过的空间找到了。它们还活着，在我看来，还是老样子。我只有一个念头，就是找回这些回忆，使我认为已经消失的东西复活。”

“我穿好衣服，赤脚踏上从前的木鞋，激动得全身哆嗦地去探望老朋友——树，大朋友——小河，古老的石头和祖父撒到矮林中的塑像碎片。那是我的新天地。似乎它们在等着我，热烈地欢迎我回来。我也热烈地朝它们走去。但是，有一个地方在我的记忆中占据着神圣的位置，我在巴黎的时候，

没有一天不想念它，对我来说，它代表着孤独的童年和浪漫的少女时期的梦想。在其它任何地方，我都是任凭本能驱使玩耍、消遣，而在这里，我什么也不干，只是遐想。我无缘无故地哭，心不在焉地瞧着蚂蚁争斗，苍蝇飞来飞去。我可以自由地呼吸。如果幸福可以是无所事事的，可以用麻木不仁不思不想来表现，那么，在那里，在三棵孤立的柳树之间，当我躺在它们的枝条上，躺到挂在两棵柳树之间的吊床上摆动时，我是幸福的。

“我朝柳树走去，像朝圣一般，心里一团火热，脚步却缓慢庄严，心思专一，太阳穴却发烧似地跳动。我在荆棘和荨麻丛中分出一条路，这些草木把通向旧桥的路给堵住了。我以前在这座虫蛀的桥上跳过舞。别人禁止我在这里冒险，我就故意跳给他们看看。我过了桥，穿过小岛，沿着河边小径往高处走，到了花园里怪石林立的地方，我离家之后长出来的草木把我要去的地方遮住了。我钻进浓密的矮林，拨开树枝走了出去，马上惊叫起来，那三棵柳树都不在了。我怀着没有等到情人来赴约的怅然心情，不解地环顾四周。突然，我看到百米外，峭壁另一边，河流转弯处后面，那三棵失踪的树……就是那三棵树，我向您保证，就是它们，和过去一样组成扇形，朝着小城堡。从前，我经常从小城堡出神地眺望它们。”

卡特琳娜停住话，有几分不安地观察着拉乌尔。确实，拉乌尔没有笑。不，他没有嘲笑的神气，恰恰相反，卡特琳娜对她发现的情况如此重视，他认为是合情合理的。

“您肯定祖父去世后谁也没有进过回浪湾庄园吗？”

“也许有人越墙进来，但是全部钥匙都在巴黎，我们到这里以后，没有发现有人砸过锁。”

“这样，就只能解释，您可能记错了地方，三棵柳树本来就在那个地方。”

卡特琳娜浑身一颤，忿忿地抗议。

“不要这么说！不，不要这样假设！我没有记错！我不可能记错！”

她把他拉到外面，一起顺着她指的路走去，他们往河上行走。小河笔直地从小城堡的左角切过，然后，他们穿过草地，走上通向小山冈的缓坡，草地上的矮树已经由姑娘派人清除了。山丘上没有任何树被拔掉或挪位的痕迹。

“您仔细瞧瞧眼前的视野，然后从我那时站的地方瞧瞧花园。这里要比花园高出十二到十五米，对吗？我们可以看到整个花园，也可以看到小城堡和教堂的钟楼，最后，您做一下比较。”

小径越来越陡，从峭壁上面越过。峭壁缝里长着几棵冷杉，针叶堆积在岩石上面。河流在这里猛地转了个弯，向隘道的低洼处流去。河对面，在茂密的长春藤的下面，有一个坟丘似的土堆，叫做罗马人坟山。

接下来，他们一直走到河岸，到了隘道的起点。卡特琳娜指着三棵排成扇形的柳树，——两边的和中间的那棵距离相等——说：

“三棵柳树都在这里。我记错了吗？这里地势低凹，视野极窄，只能看到峭壁和罗马人坟山。勉强可见山上一块小小的林中空地。我对这三棵树原先的位置记得一清二楚，可是现在它们却到了这个地方，而这个地方我也是非常熟悉的，过去我常来游泳，那时它们并不在这里。您敢说我记错了吗？”

“为什么，”拉乌尔没有直接回答她的问题，“为什么您提出这个问题？我觉得您有点惶恐。”

“没有，没有。”她急忙分辩。

“有，我感觉到了。有人跟您说过吗？您问过别人吗？”

“是的，可是我装出随意说说的样子，我不愿意暴露自己的不安。我先问姐姐，但是她离开回浪湾的时间比我长，记不起来了。然而……”

“什么？”

“她认为这三棵树一直在这里。”

“阿诺尔德呢？”

“阿诺尔德，他的回答不同。他什么也不敢肯定，尽管他觉得这些树原来不在这里。”

“您没有机会去问别的人吗？”

“问了。”她犹豫了一下说，“我找到一位老大娘，我小时候，她在花园里干过活。”

“是沃什尔大娘？”拉乌尔问。

卡特琳娜突然激动地叫起来：

“您认识她？”

“我遇到过她。现在我明白她那‘三棵溜’的意思了。她的发音不准。”

“对！”卡特琳娜越来越激动了，“就是三棵柳。可怜的女人本来有点精神失常，但多少是由于这三棵柳树才变疯的。”

## 六 沃什尔大娘

拉乌尔见她如此激动，就把她带回小城堡。这是姑娘受惊后第一次出外，不能过分消耗体力。

两天来，拉乌尔用自己的影响，使她平静，告诉她说事情并不那么严重。她在拉乌尔的注视下安静下来。她感到舒服、轻松、无力抗拒拉乌尔的好意和友爱。拉乌尔要她把故事讲下去，她便又开始讲，语气平稳多了。

“显然，开始我觉得这一切都不算什么严重的事儿。但既然我不承认我记错了，既然姐姐和阿诺尔德都没有肯定我错了，那么树就是移过了。但是为什么要移呢？怎么移的呢？为了什么目的呢？不久，我就更为这事情苦恼，困惑了。我出于好奇，并为了唤起美好的回忆，搜查了小城堡，在祖父放着桌子、煤油炉、蒸馏甑等实验仪器的阁楼角落里，发现了一个夹着图纸的画夹，乱七八糟的几张纸中，有一张花园地形图。

“我突然记起，在四五年前，我参加过绘制这张图。我和祖父一起测量，标出高度。我对祖父分配给我的任务非常骄傲，我拿测链的一头量长度，扛三脚瞄准器或其它需用的工具测高度。这张图就是我们共同劳动的成果。我亲眼看着祖父画的，他还上面签了名。我站在这张用蓝色表示小河、红点表示鸽楼的图纸前兴奋极了。您看，就是这张。”

她在桌上把图打开，用四颗别针把图钉住。拉乌尔弯下腰来。

长蛇似的蓝色的河流从入口处的瞭望台下面通过，又向上蜿蜒，几乎碰到小城堡的屋角，在小岛那里变宽一点后，猛地拐到峭壁和罗马人坟山之间。草坪、小城堡和狩猎亭的轮廓在图上也都标出来了。红点表示鸽楼，叉子表示树的位置，还标上树名：做酒桶用的栎树……红山毛榉……最大的榆树等等。

卡特琳娜把手指放在花园左边、蓝色河流边上，指着三把叉子和她用墨水写的字：三棵柳树。

“三棵柳树。”她低沉地说，“是的，在峭壁和罗马人坟山后边……就是说，在它们现在的地方……”

她又激动起来，继续低沉而继续地说：

“难道我疯了？三棵柳树一直在山丘上，两年前我还见到过，在这五年前我和祖父绘的图上，却早挪了位置，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是不是我精神错乱了呢？我和明显的事实过不去。我更愿意相信，这些柳树是由于我不知道的原因挪走的。但是图纸却和我亲眼目睹的事实及深信不疑的记忆相反，我只好承认我错了，我烦恼不安，恹恹无力。我的一生好像是一种幻觉，我的过去好似一场恶梦，所经受的只是错觉和虚假的现实。”

拉乌尔越听越有兴趣。姑娘在黑暗中挣扎，而他尽管有几丝光明使他确信能达到目的，但所看到的，还只是一团混乱和互不连贯的事实。

他对卡特琳娜说：

“这些事您都没有对姐姐谈过吗？”

“我对姐姐和其它人都没有谈过。”

“对贝舒呢？”

“更没有。我始终不明白他为什么到拉迪卡代尔来。我只是在他谈你们一起干的冒险事时才去听听。再说，我变得忧郁不安。别人看到我性格孤僻和精神失常都很吃惊。”

“那么，您订婚了吗？”

她脸一红。

“是的，我曾经是，我现在是订了婚的。这也是折磨我的一个原因，因为德·巴斯姆伯爵夫人不同意她儿子娶我。”

“您爱他吗？”

“我觉得我是爱他的。”卡特琳娜低声说，“但我也不信任他，我谁也不信任。我试图独自搬掉压在心头的这块沉甸甸的石头，就想找从前清扫花园的那位老农妇打听。我知道她住在花园上面的莫里洛小树林里。”

“您常去的一片小树林吧？”

她的脸又一红。

“是的。皮埃尔·德·巴斯姆想到回浪湾来，但不能来，我就到莫里洛小树林去见他。有一天，我和他分手以后，就到沃什尔大娘家里。那时，她儿子还活着，在坦卡维尔树林里当伐木工人。她本人也没有疯，但是脑子有点毛病。她一看见我，没等我问她，也没等我说出名字，就低声说：

“‘卡特琳娜小姐……小城堡的小姐……’”

“她好长时间没有说话，努力思索，然后，从坐着剥豆子的椅子上站起来，俯在我耳边，低声说：

“‘三棵柳……三棵柳……当心，漂亮小姐……’”

“我一时糊涂了。她一开口就对我谈三棵柳，这正是我要解开的谜。平时，她思想混乱，但对这个问题却非常清醒，她又补充一句：‘千万要当心！’这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认为这三棵柳树和我可能碰到的危险有关？我问她，她努力想回答，但是话到嘴边总是有头无尾，不成句子。我最多只能听清她儿子的名字。

“‘多米尼克……多米尼克……’”

我马上接着她的话说：

“‘对……多米尼克……您儿子。他知道三棵柳树的事儿，对吗？您是说我应该去见他……？好，我明天见他……明天……傍晚，等他下工回来，我到这里来。应该通知他，对吧？叫他明天等我……和今天一样，明天，晚七点。明天。’我特别强调了明天这个词，她好像听懂了，我也带着一线希望走了。这时，天几乎黑了，我好像在夜色中隐约看见一个男人的身影，一见我就闪到屋后。这印象一闪就过去了，我没有去看个究竟，实在是犯了个大错误。但您想想，当时我是多么惊惶，甚至动不动就感到恐惧。我承认我很怕，很快从小径跑了下来。”

第二天，我去得比约定的时间早得多，想趁天没黑时早点赶回来。多米尼克还没到家，我在沃什尔大娘身边等了很久很久，她一直沉默，很是不安。

“突然走进来一个农民，说后面两个同伴抬着受了伤的多米尼克来了，他们是在多米尼克砍倒的一棵橡树底下找到他的。看他说话为难的样子，我知道一定发生了不幸。事实上，他们抬来的是一具尸体，停放在沃什尔大娘的破屋前面。于是可怜的女人完全疯了。”

卡特琳娜越来越不安，仿佛往事又在她眼前出现。拉乌尔感到不可能让她镇定，就催她赶快讲完。

“行，行。”她说，“这样更好，但是您知道，我觉得多米尼克的死亡非常可疑。他就要说出事情真相了，却死了。难道我不应该怀疑，他是被人杀害，为的是不让他和我接触吗？这次凶杀，我没有物证，但是里尔波内的



大夫宣称多米尼克死于事故，是被树砸倒的，对我指出某些令人不解的异常现象，如在死者头上发现了一个伤口。他感到吃惊。但他没有加以注意就签署了检查记录。我到了出事地点，在不远的地方找到了一根粗木棍。”

“是谁干的呢？”拉乌尔打断她的话，“显然，就是您碰上的，藏在沃什尔大娘破房子后面的那个影子，他知道您第二天要去打听三棵柳树的秘密。”

“我也是这么想的。”卡特琳娜说，“受害者可怜的母亲无意中发现了这个秘密，要不断引起我注意。我每次和未婚夫相会，都遇见她。她并不找我，但总是碰巧站在我经过的路上。她停留几秒钟仔细回忆，而后摇着头有节奏地说：‘三棵柳，当心，美丽小姐，三棵柳。’

“从此，我就在惶恐中生活。有时，我以为自己也疯了，有时又相信我和回浪湾的居住者都面临可怕的危险。我始终没有把想法说出来，但我的恐惧和所谓的怪念头，别人怎么可能不发觉呢？可怜的姐姐越来越担心了，就恳求我离开拉迪卡代尔。她甚至几次准备和我一起动身，但我不愿意。我已经订了婚，虽然，确切地说，我的性情使我和皮埃尔·德·巴斯姆之间的关系稍有改变，但我仍和原来一样爱他。我承认，我只需要一个指路人，一个能给我指点的人。我对单枪匹马争斗已经厌了。谁来给我指路呢？巴斯姆？贝舒？姐姐？我对您说过，我不信任他们，显然是为一些孩子气的事。这时，我想起了您。我知道贝舒有一把您套房的钥匙，放在座钟底下。有一天，趁他不在，我把钥匙偷了出来。”

“那么，”拉乌尔大声说，“您应该来找我，或者简单点，给我写信。”

“格尔森先生的到来把我找你的计划推迟了。我和姐夫素来相处很好。他讨人喜欢，乐于助人，也很疼我。我也许会决定把事情告诉他，然而不幸，您知道以后发生了什么事。第三天，我收到了皮埃尔·德·巴斯姆的信，得知他母亲的无情决定和他动身的消息，走出花园想跟他见最后一面。我在约会的老地方等他，可是他没有来。就在这天晚上，我进了您的套房。”

“但是，”拉乌尔说，“大概还发生了一件更不寻常的事，您才下决心去找我吧？”

“对。”她说，“当我在树林里等皮埃尔的时候，沃什尔大娘走过来。比平时更加不安，一个劲地呼我，抓住我的胳膊来回摇晃，很凶很凶地对我说话，那模样我从没见过，好像要在我身上为她儿子报仇似的。她说：‘三棵溜，漂亮小姐……他恨您，那个……先生，他要杀您……小心，他要杀您……他要杀您……’。”

她傻笑着走开了。我慌了神，在野外到处转，大约下午五点，我到了里尔波内。一辆火车正在启动，我就跳了上去。”

“这样说，”拉乌尔问，“您乘车的时候，格尔森先生正好被杀，您当时不知道？”

“那天晚上，我在您家从贝舒的电话里才知道。您一定记得我是多么惊慌。”

拉乌尔想了想，说：

“最后一个问题，卡特琳娜。您有没有认出，那天夜里去您房间害您的歹徒和您隐约看到的藏在沃什尔大娘屋后的那家伙是同一个人？”

“没有。当时我睡着了，窗户敞开着，没有听到任何响声。我觉得喉咙被人卡住了，我挣扎，叫喊，那家伙就跑了。我连他的影子都没有看清。可

是，怎么不是同一个人呢？这家伙杀死了多米尼克·沃什尔和格尔森先生，据沃什尔大娘说，还想杀我。”

她声音都变了。拉乌尔温柔地瞧着她。

“您好像在笑。”她吃惊地说，“笑什么？”

“我想给您信心。您看，您平静多了，样子也没那么紧张了。我这么一笑，您就觉得整个故事不可怕了吧？”

“这事可怕哩。”她坚定地说。

“不像你想的那样可怕。”

“两次凶杀……”

“您肯定多米尼克·沃什尔也是被杀的吗？”

“那根木棍？……死者头上的伤口……”

“后来的事我说给您听，可能会使您更加恐惧哩。告诉您，沃什尔大娘也被击过。我到这里的第二天，在一堆树叶下面发现了她，她头部受伤，也是被一根木棍打的。可是我不能肯定这是凶杀。”

“那我姐夫呢？……”卡特琳娜提高了嗓门，“您不能否定……”

“我不否定，也不肯定，但是我怀疑。不管怎么说，卡特琳娜，这应该让您高兴：我认为您完全没有失去理智，您没有记错，三棵柳树本来种在几年前您荡过吊床的地方。问题是这三棵柳树被人移了位置。这个问题一解决，其它事情也就清楚了。现在，卡特琳娜朋友……”

“现在？”

“笑一笑吧。”

她笑了。

她这样很可爱。拉乌尔心里一动，情不自禁地说：

“天哪，您真美！……真动人！您不会相信，亲爱的小朋友，我能为您效劳，是多么高兴呀！您只要看我一眼，我就心满意足了……”

拉乌尔没有把话说完。他认为话说得太放肆，是对卡特琳娜的冒犯。

法院进行的调查几乎没有进展。经过几天的调查和讯问，法官不来了。他听任事情自然发展，而不相信警察和贝舒的侦查。三星期后，贝舒打发了两个助手，显然泄了气，对拉乌尔发火道：

“你有什么用？你在干什么？”

“抽烟。”拉乌尔回答。

“你的目的是什么？”

“我的和你的不同。你走的是卖死力气的路。你把庄园分成大块、小块，做好些蠢事，我呢，我走的是动脑筋的路，我更相信自己的感觉。”

“可就在你动脑筋的时候，凶手跑掉了。”

“不对，我深入了现场，抓住了关键，正在理清头绪，贝舒。”“什么？”

“你记得爱伦·坡的短篇小说《金龟子》吗？”

“记得。”

“主角爬到一棵树上，掏出一个骷髅。他把金龟子当做铅锤，让它穿过骷髅的右眼吊下来。”

“别说了，我知道那故事。你到底想怎么样？”

“陪我到三棵柳树那里去。”

他们到了那里，拉乌尔爬上中间那棵柳树，坐在树干上。“贝舒？”

“什么事？”

“你顺着河岸那条沟望过去，峭壁背面坡上，有一个小丘……百步左右……”

“我看见了。”

“你上那里去。”

拉乌尔的口气不可拒绝。贝舒越过峭壁，下到小丘上，从那里看见拉乌尔伏在一条主枝上四下里张望。

“站直，”他喊道，“尽可能站直。”

贝舒挺直身子，像一尊塑像。

“举起手。”拉乌尔命令道，“举起手，食指向天，手指点星星的样子。好！别动。实验非常有趣，完全符合我的假设。”他从树上跳下来，点燃一支烟，从从容容地像一个悠闲的散步者，走到贝舒那里。贝舒一动不动，手指头仍指着一颗看不见的星星。

“你开什么玩笑呀？”拉乌尔装着吃惊的样子问，“摆姿势照像吗？”

“什么？！”贝舒低声地抱怨说，“我都是按你的吩咐做的。”“我的吩咐？”

“对，金龟子试验……”

“你有点神经病了。”

拉乌尔走到贝舒身边，俯身凑在他的耳朵上说：

“她在瞧你呢！”

“谁？”

“厨娘呀！你瞧，她在自己房里。天哪，她看到你这个土丘上的阿波罗，一定觉得你很美，线条……轮廓……”

贝舒勃然变色。拉乌尔大笑着跑开了，在远处转过身来说：

“别干了……一切正常……金龟子实验成功了……我有了线索……”

在贝舒配合下作的这次实验真为拉乌尔提供了线索吗？或者他希望用别的手段来发现事实真相？不管怎么样，他还是常和卡特琳娜一起到沃什尔大娘家里去。他又和气，又有耐心，终于使可怜的疯女人变得容易接近，也不怕见生人了。他带来糖果和钱，她一把抓在手里。他向她提一些问题，始终是那几句话，不厌其烦地重复。

“三棵柳树，嗯，有人移过吗？……谁移的？您儿子知道，对不对？也许是他移的？回答我！”

老女人的眼睛有时忽地一亮，记忆似乎恢复了。她会开口的，会说出她所知道的事。只要她说几句话，就能使秘密大白于天下；时机一到，这几句关键的话就会在她脑子里形成，溜到她嘴边的。拉乌尔和卡特琳娜对此深信不疑，却又有点担心。

“她明天会开口的。”有一天拉乌尔肯定地说，“请您相信，她明天会开口的。”

第二天，当他们走到破房子前面时，看见老妇人躺在地上，倒在人字梯旁边。她想修剪一棵小灌木，可是一边梯子脚滑了。于是可怜的疯女人倒在地上，死了。

## 七 公证处的办事员

沃什尔大娘的死，无论在当地，还是在检察院，都没有引起任何怀疑。和她儿子一样，她死于事故。她虽然疯了，干点小农活还可以，她就是干活时死的。村民们叹息她母子都死于非命，把她埋了，再没有人想起她。

但是，拉乌尔发现，撑开两边梯脚的角铁螺丝被人卸掉了，一边梯脚比另一边短，也是最近被人锯的。这么一来，事故当然不可避免。

卡特琳娜也发现了这一点，又陷入恐惧不安之中。

“您很清楚，”她说，“我们的敌人疯狂出击。这又是一起谋杀。”

“我还不能肯定，必须有杀人的意图才算谋杀。”

“是啊，杀人意图是显而易见的。”

“我不能肯定。”他重复说。

这一次，他没有竭力安抚姑娘。由于一些尚不清楚的原因，姑娘和小城堡的居民受到这么多的威胁恐吓，就是他，也感到恐惧和不安。

又接连发生了两起无法解释的事件：阿诺尔德在过桥的时候，桥断了，他掉到河里，幸好没有什么别的后果，只是伤风鼻塞而已；第二天，夏尔洛特从存放木料的旧棚子里出来的时候，棚子倒塌了，她没有被瓦砾埋住，真是一桩奇迹。

卡特琳娜有一次神经质发作，晕倒两次，终于对姐姐和贝舒讲了她所知道的一切。她是在饭厅讲的，饭厅门通厨房，阿诺尔德先生和夏尔洛特都看得见。

她把一切都说了出来：三棵柳树肯定移动了，沃什尔大娘的预言，不容置疑。她被人谋害，桩桩罪行铁证如山。

她对自己的巴黎之行、与拉乌尔的初次见面只字不提，但反过来，出于她对拉乌尔的影响出乎意料反应，她直截了当地说出了他们共同调查的结果，他们的谈话和拉乌尔个人对沃什尔母子的调查及结论。最后她哭了。她为背弃了拉乌尔而伤心，因此发烧，卧床休息了两天。

贝尔特朗德受卡特琳娜的恐惧感染，只觉得处处都有危险，都会被人攻击。阿诺尔德先生和夏尔洛特也一样，认为敌人在墙垣间，在庄园周围到处转，从门口进进出出，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一会儿突然发现了，一会儿又消失了，这阴险大胆的家伙选准时机动手，始终躲在暗处，干着只有他自己才知道目的的罪恶勾当，别人却无法认识他。

贝舒很兴奋。他觉得，他的挫折被拉乌尔的失败抹去了，他可不放过嘲笑拉乌尔的机会。

“我们都陷入困境了，老朋友，”他无情地嘲笑说，“你和我一样，甚至更糟。你明白，拉乌尔，碰上下大雨，是不能硬淋的，要去躲一躲……危险过了再回来。”

“这么说，她们要走了？”

“如果听我的，她们早走了。可是……”

“卡特琳娜还在犹豫？”

“是的。她之所以犹豫，是因为她还受你的影响。”

“希望我能让她下决心走。”

“我也是这么希望的，但愿还来得及。”

就在这次谈话的那天晚上，姐妹俩在她们喜欢呆的底层那间客厅干活。

过去两个房间，拉乌尔在读书，贝舒则心不在焉地在一张旧台上打台球。他们没说话。平时，到了十点钟，他们各自回房休息。村里的钟先敲起来，接着，小城堡的一座钟也敲了十下。

第二座钟开始敲的时候，在很近的地方传来一声枪响，并且伴有玻璃打碎的声音和两声尖叫。

“是她们那里。”贝舒大叫着直奔客厅。

拉乌尔想切断凶手的退路，便跑向窗户。两块护窗板像平时一样关着，他拔掉插销，但是有人从外面锁上了，他猛摇一阵，也没有打开。于是他立刻放弃这种做法，从隔壁冲了出去。但是他失去的时间太多了，在花园里没有发现任何可疑迹象。他一眼就看出弹子房护窗板外面插了两个插销，一定是有人头天夜里干的。这使他白费气力，也为凶手逃跑提供了方便。

拉乌尔回到小客厅，只见卡特琳娜、贝舒和两个仆人正围着贝尔特朗德·格尔森忙碌。这一次，凶手是冲她来的。子弹穿过玻璃，从她耳边呼啸而过，碰着对面的墙壁，幸好没有伤着她。

贝舒捡起弹头，沉着地说：

“这是一颗手枪子弹。要是往右偏十厘米，就打穿太阳穴了。”

接着又严肃地补上一句：

“你说呢，拉乌尔？”

“我想，贝舒，”拉乌尔没精打采地说，“蒙泰西厄小姐会打定主意动身了。”

“我不会再犹豫了。”她说。

这是一个惊慌恐怖的夜晚。除了拉乌尔躺在床上，安然入梦，其它人都彻夜不眠，竖着耳朵，神经极为紧张。稍有响动就让他们心惊肉跳。

仆人们整理好行李，坐马车到利尔博纳，从那里坐火车去勒阿弗尔。

贝舒回到他的茅屋，以便监视回浪湾庄园。

九点钟，拉乌尔把两姐妹送到勒阿弗尔，安排她们在一家家庭公寓食宿。他认识公寓的老板娘。

分手之际，卡特琳娜情绪已经完全松弛了。她请求拉乌尔原谅。

“原谅什么呢？”

“我曾经不信任您。”

“这是很自然的。表面上看，这件案子我还没获得任何成果。”

“那以后呢？”

“别问了，休息吧。”他说，“您需要恢复体力。最迟半个月，我来接你们两姐妹。”

“去哪儿？”

“回浪湾。”

她身体一颤。拉乌尔补上一句：

“在那儿住四个钟头，还是住四个星期，都由你们决定。”

“您要我住多久，我就住多久。”卡特琳娜说，向他伸出手来。他深情地在他上面印上一吻。

十点半钟，拉乌尔回到利尔博纳，打听区里两个公证人的事务所在哪儿。十一点钟，他到了贝尔纳先生的事务所。贝尔纳是个圆滚滚的胖子，待人热忱，两眼炯炯有神。他立即接待了拉乌尔。

“贝尔纳先生，”拉乌尔道，“我是格尔森夫人和蒙泰西厄小姐派来的。”

格尔森先生被害一案，您已经知道了，也知道法院调查遇到许多困难。我和贝舒警长很熟，所以参与了调查。蒙泰西厄小姐让我来拜访您，因为您曾是她祖父的公证人，并让我把一个尚不清楚的事情了解清楚。这是我的委托书，请过目。”

这是一份全权委托书，是他们从巴黎到达拉迪卡代尔那天早上他让卡特琳娜写好交给他的。全文如下：

兹授予拉乌尔·达韦纳克先生调查案情，并作出符合我利益的决定的权力。

拉乌尔只用在上面写上日期。

“先生，我能为您效什么劳呢？”公证人看过委托书后，问道。

“贝尔纳先生，我觉得凶杀案和随后发生的好几个无法解释的事件——跟您详说也许无益——或许与一个主要原因有关，那就是蒙泰西厄先生的遗产。因此，我要冒昧向您提几个问题。”

“请问吧。”

“购买回浪湾的合同是在您的事务所签的吗？”

“对的，是在我的前任和蒙泰西厄的父亲那个时代，有半个多世纪了。”

“您了解这份合同吗？”

“应蒙泰西厄先生的请求，以及一些次要的理由，我曾多次研究过它。它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您也当过蒙泰西厄的公证人吗？”

“当过。他对我很友好，愿意向我咨询。”

“您和他谈过遗嘱上的条款吗？”

“谈过。我说出来不算泄密，因为我已经告诉了格尔森夫妇和蒙泰西厄小姐。”

“这些规定对哪个孙女更有利呢？”

“说不上对谁有利。他更喜爱卡特琳娜。他并不隐瞒。因为她和他住在一起。他希望把庄园遗给卡特琳娜，她喜欢那个庄园。但他肯定知道如何让两姐妹平衡。再说，他最后并没留下遗嘱。”

“我知道。并且我承认，对此觉得奇怪。”拉乌尔道。

“我也一样。格尔森先生也觉得奇怪。在巴黎下葬那天早上我见到他，他本来准备来我这里了解……对，我约他次日来，谁知头天他被害了。他写信通知我要来，这可怜的父亲。”

“蒙泰西厄先生这个疏忽，您怎样解释呢？”

“我想他还没把遗嘱条款写下来，就突然死了。他是个相当古怪的人，专心于他的实验室里的工作，埋头搞化学实验。”

“确切地说，是钻研炼金术吧。”拉乌尔纠正说。

“是的。”贝尔纳先生微笑道，“他甚至声称发现了重大秘密。有一天，我发现他激动异常，把一个装满金沙的信封给我看，兴奋得声音直颤抖，说：‘亲爱的朋友，瞧，这就是我辛劳的成果。了不起，对吧？’”

“真是金粉？”拉乌尔问。

“不容置疑。他给了我一撮。我觉得好奇，请人检验，确实是金子。”

拉乌尔听了并不吃惊。

“我一直认为，”他说，“这个案子是围绕这个发现而发生的。”

他站起来，又说：

“我再问一句，贝尔纳先生。在您的事务所，从没有发生过泄露秘密的事？”

“从没有。”

“可是，当事人找上门来，与您交谈，他们家庭的悲剧，您那些合作者都了解，因为他们要读契约，抄合同。”

“他们都是靠得住的人。”贝尔纳先生道，“事务所里发生的事，他们出于习惯，也出于本能，向来守口如瓶。”

“可是他们的生活并不富裕。”

“但他们的要求也不高。再说，”贝尔纳先生笑着指出，“他们有时也碰上好运。喏，我的一个办事员，一个勤勉的老职员，节俭到了吝啬的地步，把钱一个铜板一个铜板攒起来，买了一小块地，一幢退休后住的破房子。有一天早上，他来找我，说要辞职。他告诉我，他买了有奖债券，赚了两万法郎。”

“天哪！很久了吗？”

“几星期以前……五月八号……我记得这个日子，因为格尔森先生就是那天下午被杀的……”

“两万法郎！”拉乌尔说，没有注意到这两个日期重合，“对他来说，这可是一笔横财！”

“一笔供他挥霍的横财。对呀！他好像住在鲁昂一家小旅馆里，过着逍遥日子哩。”

拉乌尔喜欢寻求冒险的乐趣，他问了那人的名字，就向贝尔纳先生告辞了。

晚上九点，拉乌尔在鲁昂作了一次快速调查，很快在夏雷特街一家旅馆里，找到了公证所的办事员法默龙先生。这是个瘦高个，有一张哭丧脸，穿一件黑呢衣，戴一顶大礼帽。半夜，拉乌尔邀他到一家小酒馆喝酒。喝了酒就跳舞，和一个乱叫乱嚷的大块头姑娘面对面跳起康康舞，兴奋极了。

第二天又是吃喝玩乐，接下来的日子天天如此。成堆的人围着法默龙这个慷慨大方的人转，他的钱都花在请这些人喝开胃酒和香槟上面了。不过在这帮人中间，他最喜欢拉乌尔。每天清晨，酒尽人散，踉踉跄跄走回旅馆时，他就拉着拉乌尔的手臂，抑制不住兴奋，跟他吐露真情：

“算我走运，拉乌尔老兄，天上掉下两万法郎……哼，我发誓要把它花得干干净净，我没有付出吹灰之力，就捡了这么个大便宜。不过，这笔意外之财，我无权保留。这钱不干净。我要和像你拉乌尔老兄这样懂生活的人一起把它吃光喝光。”

他的真情吐露到这里为止。拉乌尔要想再问下去，他就干脆不说话，抽泣起来。

不过，两星期后，拉乌尔还是把这个心事重重，容易被人操纵的人哄住了，用了一桌丰盛的酒席，掏出了他心里的秘密。法默龙先生的身体瘫软下去，跪在大礼帽前，像是对它作忏悔似的，一边哭，一边结结巴巴地道出了真情：

“一个恶棍……是的，我是个恶棍。有奖债券？那是鬼话！有个家伙跟我相识，一天夜里，他来利尔博纳找我，给我一封信，要我塞在蒙泰西厄的卷宗里。我不愿意，对他说：‘不行，不行，我不能干这种事。你可以从头到尾查查我的经历……我清清白白，这样的事，一件也没干过。’后来，后

来……我也不知道是怎么搞的……他给我一万……一万五……两万……我就失去理智了……第二天，我把信塞在蒙泰西厄的卷宗里。不过，我发誓不让这笔钱把我弄脏。我要把它吃光喝光……可我不能在新买下的屋子里花这笔钱……啊！不能，决不能，我不愿把这肮脏的钱带到家里……先生，您明白吗？我不愿……”

拉乌尔还想掏出更多的情况，可是法默龙又哭起来，绝望地抽着气，渐渐睡着了。

“没什么可干了，”拉乌尔寻思，“再在他身上下功夫有什么用呢？我掌握的情况够多了，完全可以自由行动了。这家伙还有五千法郎要花，要过半个月才会回利尔博纳。”

三天后，拉乌尔来到勒阿弗尔那家庭公寓，卡特琳娜告诉他，她们两姊妹当天上午收到了贝尔纳先生的一封信，请她们次日下午回回浪湾。“有要事相告。”公证人说。

拉乌尔说：“是我让他这么办的。我也是为此来接你们的。我还是恪守诺言了吧。你们回去不害怕吧？”

“不怕。”卡特琳娜肯定地说。

确实，她看上去心情平静，面带微笑，又恢复了自信、从容的神态。

“您有什么新情况吗？”她问。

拉乌尔答道：

“我不清楚我们会了解什么情况。不过，案情无疑更明朗了。你们应该决定，要不要在回浪湾多住几天，要不要通知阿诺尔德和夏尔洛特。”

姐妹俩和拉乌尔准时回到小城堡。贝舒看见他们，叉起双手，恼火地叫道：

“真不可理解。发生了这么可怕的事情，还要回来！”

“和公证人有约。”拉乌尔说，“一次家庭会议。我也请你出席。你不是家庭一员吗？”

“要是有人再袭击她们呢？”

“没有什么可担心的。”

“为什么？”

“已经和回浪湾的幽灵说定了，他要来就先通知我们。”

“怎么通知？”

“朝你开枪。”

拉乌尔扳住警长的肩头，把他拉到一边，说：

“贝舒，张着耳朵好生听，等会儿我破案的天才办法，你要努力理解，并且好好欣赏。家庭会议会很长，可能要开一个钟头。但我相信结果会很可贵……我有这个直觉。张着耳朵好生听，贝舒。”



## 八 遗 嘱

贝尔纳先生走进客厅。他的客户蒙泰西厄先生在世时，他常来这里。他向贝尔特朗德和卡特琳娜致意，请她们坐下，然后把手伸给拉乌尔。

“谢谢您给我寄来两位女士的地址。可是能不能解释一下……”

拉乌尔打断他的话。

“我认为，这个解释尤其应该由您来作……当然，我是说，如果我们那次谈话以后，又发生了新情况的话。”

拉乌尔用询问的眼光看着公证人。公证人答道：

“这么说，新情况您已经知道了。”

“亲爱的先生，我有充分的理由假设，我在您的事务所向您提的问题，已经有了答案。”

“这当然是多亏您，”公证人说，“我才找到了答案。可我也不清楚是怎么回事。蒙泰西厄先生留下一份遗嘱，内容完全符合他经常向我表示的意愿。可我们拿到这份遗嘱一看，大吃一惊。”

“因此，我推断在遗嘱条文和围绕格尔森先生被害这一神秘案件所发生的一连串事件之间，一定有某种联系，大概没错吧？”

“我不清楚。我所知道的，就是您以蒙泰西厄小姐的名义去找我是做对了。几天前我收到您寄给我的那封叫人困惑的信以后，就决定好好核查一下，虽说我认为您的假设毫无根据。”

“这不是假设。”拉乌尔说。

“可我认为。而且是完全不能接受的。这就是您那封信：‘贝尔纳先生，蒙泰西厄先生的遗嘱收在您事务所他名下那份卷宗里。请您把此事通知您那两位女客户。她们现在的地址如下……’换了别的时候，我早把这封信烧了，可这一次我没烧，我翻了卷宗……”

“结果呢？”

贝尔纳先生从提包里取出一个相当大的信封。信封是牙白色的，由于年代久远，经常触摸，已经变得脏污。卡特琳娜立即叫道：

“我祖父一直用的是这种信封！”

“的确是。”贝尔纳先生说，“我本人也保留了好几个，都是他寄给我的。您念念上面横写的几行字。”

卡特琳娜大声念道：

“这是我的遗嘱。我死后八天，由我的公证人贝尔纳先生在我的回浪湾小城堡拆开，向我的两个孙女宣读，并保证使我的遗愿得到尊重。”

卡特琳娜极为肯定地说：

“这是祖父的笔迹。我可以举出二十个证据。”

“我也这样认为。”公证人说，“我极为谨慎，昨天去鲁昂请教了一位专家。他的看法与我们的完全一致。因此用不着犹疑了。但拆开之前我应该说明，蒙泰西厄先生生前一直委托我开发他的农场，这份文件对于开发农场是必不可少的，同时，我也需要找到他的遗嘱，才能安心。两年来，为了这两个原因，我找了不下十次，翻遍了蒙泰西厄的卷宗。我以职业名誉声明，当时卷宗里没有这份遗嘱。”

“可是，贝尔纳先生……”贝舒提出异议。

“先生，我只说事实。卷宗里没有这份文件。”

“那么，贝尔纳先生，是有人把它塞进去的？”

“我没这样说，我什么也不知道。”公证人说，“我只说出这无可争辩的事实。再说我的记忆久经考验，从未出错。任何人将遗嘱交给我，我都不放到客户卷宗里。我把它们按字母顺序，放到保险柜里。因此，我如果保管了遗嘱，要给你们读的，就是保险柜的，而不是在蒙泰西厄先生卷宗里发现的这份。”

他正要拆开信封，贝舒作了个手势，让他停止。

“等一等，请把这信封给我看看。”

他把信接过来，细心检查一遍，下结论道：

“五块封蜡没有动过。这方面没有什么可疑的。可是信封被人打开过了。”

“您说什么？”

“它被人拆开了……用刀片把叠缝剔开，然后又巧妙地粘上。”

贝舒拿一把刀子，用刀尖在他指出的地方把粘缝再次剔开，这样，他不用刮掉封蜡，就从信封里抽出一张对折的信纸，上面写着几行字。

“信纸和信封，用的是一种纸。”贝舒道，“笔迹也相同，对吧？”

公证人和卡特琳娜表示同意。这确实是蒙泰西厄的笔迹。

接下来的事就只是开读遗嘱了。客厅里一片沉默，大家都为贝舒的发现而不安。只听见贝尔纳先生道：

“我最后说一句。亲爱的客户，你们同意我当贝舒和拉乌尔两位先生的面开读吗？”

“同意。”两姐妹说。

“那我就读了。”

贝尔纳先生展开信纸。

我，米歇尔·蒙泰西厄，六十八岁，身心健康，行为经过深思熟虑，根据我合乎法律和道义的权利，我把回浪湾庄园周围的土地遗给我的两个孙女。唉，庄园从前那样兴旺，如今可是大大缩小了（请两个孙女保留土地的完整，每人分享土地的一半收入）。

至于这个庄园，我基本按照河流的走向，把它分成大小不等的两份。右边一块，包括小城堡和我逝世时上面的一切建筑，遗给卡特琳娜。我相信，她会住在那里，并像我和她向来所作的那样，把它维护保养好。另一半遗给贝尔特朗德，她已出嫁，并且经常外出，拥有昔日的狩猎阁，作为落脚地方，应该会满意的。为了修葺狩猎阁，配置家具，同时也为了弥补两份遗产的不平等，将在我的遗产中预先提取三万五千法郎交给贝尔特朗德。这笔钱由我成功提炼的金沙作价支付。我将在追加遗嘱里说出收藏金沙的确切位置。同时，时机一到，我将说出这独一无二的发现的秘密。目前，只有贝尔纳先生一人可以证明此事的真实性，因为我拿几克金沙给他看了。

我对两个孙女十分了解，知道她们遵守我的遗愿不会有任何阻碍。可是她们一个已嫁人，一个将结婚，为使她们免于错误理解遗嘱，从而引起痛苦的误会，我特意绘制了一张庄园地形图，放在书桌右边抽屉里。我以最明确的方式表述上述划分：庄园内两块地产的分界线由一道直线表示，起自卡特琳娜从前喜欢躲在那儿玩耍的三棵柳树中间的一棵，终至花园大门口四根栅门立柱中最西边那根。此外，我还打算用女贞树篱笆或栅栏标出分界线。各人一边，互不相碍。这是我明确提出的一条规则。

贝尔纳先生很快念完了遗嘱。再说遗嘱也没有提到那些次要的利益分

配。念到三棵柳树时，卡特琳娜和拉乌尔对视一眼。对他们来说，这才是这份遗嘱的关键所在。但是其它人的注意力被金粉那一条吸引住了。只听见贝舒武断地说：

“应该把这份文件交给专家鉴定，看它的真实性有没有问题，但是有一个试验会立即证明是值得做的。照我看来，最能说明问题的，就是在小城堡，或者在花园里，找出价值三万五千法郎的几公斤金沙。”

贝舒说最后几句话时，显出嘲弄的样子。拉乌尔问卡特琳娜：

“小姐，对这个意见您没有什么话要说吗？”

好像卡特琳娜就等拉乌尔这一问似的，好像她只有得到拉乌尔的赞同与鼓励才愿意开口似的。只听她马上说：

“对啊，我可以提交一份个人的证词，并且提供贝舒先生所要求的，表明我祖父为人真诚可靠的具体的证据。我们住到这里三个月以来，我到处翻遍了，想找出我从前快乐岁月的痕迹，在祖父从前经常工作的地方，找到了我和他一起绘制的地形图。喏，就是这一张。一个偶然的机，使我……”

她又看着拉乌尔，得到他的鼓励，便把话说完：

“……看到了金沙。”

“怎么？”贝舒叫起来，“你看到了……可你什么也没说？……”

“这是祖父的秘密。没有他的吩咐，我不能透露。”

她请所有人跟她上顶层去。他们穿过仆人住的阁楼间，进了中间那间高敞房间。那里由厚木板撑着屋顶最高的部分。她立即指着上面一堆坛坛罐罐给他们看。那些东西陈旧不堪，有的开了裂，有的缺了口，盖满了灰尘，布满了蛛网，像报废的器皿，扔在角落里免得碍事。谁也不曾想到，也不可能想到要把它们搬出来看看。其中三只陶罐上面，堆着一些玻璃渣和瓷碗碎片。

贝舒拖过一条摇摇晃晃的梯凳，站上去，搬了一只罐子，递给贝尔纳先生。贝尔纳先生一眼就看出灰尘覆盖下金子那黄灿灿的亮光。他把手指插进去，像插进沙子中一样，低声说：

“是金沙……和从前的样品一模一样，就是说，颗粒相当粗。”

另外几个坛罐里，装着同样多的金沙。蒙泰西厄先生宣布的重量大概没有错。

贝舒惊呆了，说道：

“什么……这么说，他真是提制了金子？这可能吗？也许有五六公斤哩……真是奇迹！”

又补充道：

“但愿秘方不要丢失！”

“我不清楚秘方是否丢失，”贝尔纳先生说，“不管怎么说，遗嘱里没有附带任何有关这点的追加条款，信封里也没有多的纸。要是没有蒙泰西厄小姐指引，也许永远都不会有人想到要检查这些藏着财宝的破坛坛罐罐。”

“连我的朋友，伟大的预言家和巫师也不会想到。”贝舒说，言语间不无讥讽。

“这就错了。”拉乌尔回击道，“我到这里的第三天就来看过了。”

“算了吧！”贝舒怀疑地叫道。

“上梯凳！”拉乌尔命令道，“把第四个罐子搬下来。好。罐子里面，有一张小卡片，插在金粉里，对吗？好吧，你读读卡片上蒙泰西厄先生写的字、年份，还有旁边那个日期：九月十三日。显然，这是金沙装罐的日期。”

两个星期以后，蒙泰西厄先生离开回浪湾庄园，到达巴黎的当天晚上，就突然去世了。”

贝舒听得目瞪口呆，结结巴巴地说：

“你原来知道……？你原来知道……？”

“我的职业就是掌握情况。”拉乌尔冷笑道。

公证人把所有的坛坛罐罐都搬下来，锁在二楼一个房间的壁柜里，拿了房间钥匙。

“这些金沙应该交给您的。”他对贝尔特朗德说，“只是目前情况复杂，还不能完全确定遗嘱是真实可靠的，因此我应该谨慎行事，对不对？”

贝尔纳先生正要告退，拉乌尔叫住他：

“我还能要求您给我一分钟吗？”

“当然可以。”

“刚才，您念遗嘱的时候，我发现背面有几个数字。”

“的确，”公证人回答，把那一面给他看，“不过这些数字是偶然写上去的。蒙泰西厄当时一定在想着别的事情。显然，这些数字与他遗嘱上的条款毫无关系。……我仔细研究这些数字之后，确信是这样的。您可以看一看，它们写在签名下方很远的地方，写得很快，很潦草，像是有什么东西要记下来，手头上又没有别的纸，只好写在这里。”

“您也许说得有理，贝尔纳先生。”拉乌尔说，“不过，您能不能让我抄下这些数字呢？”

拉乌尔抄下这行数字：

3141516913141531011129121314

“谢谢您。”他说，“有时候，一个偶然的東西可以给人意料不到的启示，所以不能忽视。这行数字，尽管十分难懂，却可能是那个数目哩。”

家庭会议结束了。贝舒希望表达一定的敬意，以突出自己与众不同，一直把公证人送到栅门口。他回到小城堡，发现拉乌尔和两个女人待在底层的小客厅里，一声不吭，就轻快地嚷道：

“喂！你刚才说什么？那些数字？我觉得，好像是随便排列的，嗯？”

“可能是吧。”拉乌尔说，“我给你抄一份，你也动脑子想一想。”

“其余的呢？”

“说真的，收获不坏。”

他漫不经心地说出这句短话以后，大家一片沉默。拉乌尔说这话，准是有正经理由的。大家觉得又不安又好奇，都扭过头去望着他。

他又说一遍：

“收获不坏。事情没完……戏还在演。”

“你在这一团乱麻中又发现情况了？”贝舒问。

“发现了许多哩。”拉乌尔回答道。“一切情况，都把我们引向案件的核心。”

“就是说……？”

“三棵柳树移位的事。”

“还是你那固执念头，或者不如说，是蒙泰西厄小姐的固执念头。”

“可是蒙泰西厄先生的遗嘱明确地说明了这一点。”

“见鬼！蒙泰西厄先生的图纸不是画得清清楚楚，那三棵柳树就在现在的位置上吗？”

“是啊，可你好好去检查一下图纸吧，就像刚才我做的那样。你会发现，在地面上的事，有人在图纸上也干了。你看，在小丘这里，表示三棵柳树的三把叉子，已经被人刮去了。尽管做得很巧妙，用放大镜还是不难看出来。”

“那么……？”贝舒说，他受到了震动。

“那么你回想一下，不久前的一天，我伏在柳树枝上，让你像阿波罗那样站在小丘上。那会儿，我漫无目的、在各个方向寻找的，就是我们将在这儿，在这图纸上以数学的精确找到的东西。你拿着这把尺和这枝铅笔，按蒙泰西厄先生的说明划一条线，从他指定的那根门柱划到中间那棵柳树。”

贝舒照办不误。拉乌尔继续道：

“好。现在，把尺子下端按在门柱那儿别动，把上端转向左上方，挨到小丘。很好。现在把尺抽走。这样，你就画出了一个锐角。两条线从柱子出发，左边一条通向三棵柳树原先的位置，右边一条通向现在的位置。在这两条线之间，是一块狭长地带，你要愿意，也可说是一块纺锤形的地。按照蒙泰西厄先生最初的地形图，或者按照被人暗中修改的地形图，这块地或者属于第一块，即属于小城堡的所有者，或者属于第二块，即属于狩猎阁的所有者。明白吗？”

“明白了。”贝舒说，似乎猛一下为拉乌尔的论据所折服。

“那好，”拉乌尔又说，“第一点清楚了。我们来看第二点。这块纺锤形地有什么？”

“峭壁。”贝舒说，“半座罗马人坟山，河流经过的峡谷部分，小岛，等等。”

“这就是说，”拉乌尔说，“被盗去的纺锤（因为这是不折不扣的盗窃行为）大致包括了流经庄园的整段河流。也就是说，从根本上讲，蒙泰西厄先生希望把整段河流留给小城堡的继承人。把它留给狩猎阁的继承人是违背他的意愿的。”

“这么说，”贝舒道，“你断定有人策划这个阴谋目的在于偷盗这段河流，把它从一个人手里夺过来，转给另外一个人？”

“一点不错。蒙泰西厄先生去世后，有人截取了遗嘱，过后又来到这里，和同谋一起移走了三棵柳树。”

“可是，这份遗嘱并不能让人预先看出移走三棵柳树有什么好处。而且也没有任何东西告诉你有什么好处。”

“是没有。不过，请你回想蒙泰西厄先生那句话：‘时机一到，我会说出提制金子的秘方。’也许他没有说出秘方，但偷走遗嘱的人一定猜出来了，因此他就先下手为强，把那三棵柳树移动了。”

贝舒虽然已经心悦诚服，但嘴里仍在试图反驳：

“这假设倒挺诱人的。不过，照你看来，是谁干的呢？”

“你知道那句拉丁谚语：罪犯乃是得益人。”

“不可能！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从这种行动中得益的，就是格尔森夫人。那偷去的部分加进了她继承的遗产。你这么说，我们是不会相信的。”

拉乌尔没有马上答话。他一边思索，一边偷眼观察在场各位的脸色，似乎想看看他每句话产生了什么效果。

最后，他朝贝尔特朗德转过身，说：

“原谅我，太太。我根本不想像贝舒先生说的那样，让别人相信。我只是想把各个事件串起来，并使我的演绎尽可能严密有逻辑性。”

“事情肯定是如您所推断的那样发生的。”贝尔特朗德说，“但人家为我的利益做那些手脚，只是表面现象。其实，那块地偷不偷走，我和卡特琳娜得不到好处。我们姐妹之间没有什么树篱栅栏。因此实施这无法解释的阴谋的人，是为他自己的利益干的。”

“这点是毫无疑问的。”拉乌尔说。

贝舒插话道：

“你就没有一点想法吗？……可是你知道遗嘱是被人塞进蒙泰西厄先生的卷宗的。”

“是的，我知道。”

“是从谁那里得知的呢？”

“就是塞的人。”

“那么，通过他，我们不是可以抓住案子的核心问题吗？”

“对。”

“他叫什么名字？”

拉乌尔并不急于说出来，似乎想通过缄默和迟疑，尽可能造成紧张气氛。然而贝舒执意问下去。两姐妹也在等他回答。

“不管怎么说，贝舒，”他说，“我们的调查，还是由你我做下去吧，嗯？你可别把警察朋友叫来，拖住我们的手脚！”

“不会的。”

“你发誓吗？”

“我发誓。”

“那好。这背弃客户的事，就是公证人事务所里的人干的。”

“你能肯定吗？”

“绝对肯定。”

“那你为什么不告诉贝尔纳先生？”

“因为他可能会莽撞行事，把事情搞糟。”

“那我们可以讯问他身边的人，譬如他的某个办事员。这事我负责。”

“那些办事员我都认识。”卡特琳娜说，“几星期以前，有一个还来过这儿，来看你丈夫，贝尔特朗德。喏，我一下想起来了（她放低声音），就是他被杀那天早上……八点钟的时候。我在等我那未婚夫送信来，就在前厅碰见贝尔纳事务所那个办事员。他似乎很慌乱。这时你丈夫下来了。他们一起去了花园。”

“这么说，”贝舒问，“你知道他怎么称呼？”

“哦！我早就知道。是个二等办事员，瘦长瘦长的，一脸苦相……法默龙老爹。”

拉乌尔料到她会说出这个名字，所以连眉头都没皱一下。过了一会儿，他问：

“太太，向您了解一个细节。被杀的头天夜里，格尔森先生出过小城堡吗？”

“也许出去过。”贝尔特朗德回答，“我记不清楚了。”

“我记得，”贝舒说，“而且很清楚。他头有点疼，他把我送到村子里，自己继续往利尔博纳方向散步……那时是晚上十点。”

拉乌尔站起来，来回踱了两三分钟步，又坐下去，不急不慢地说：

“怪。有些巧合确实奇怪。把遗嘱塞进蒙泰西厄卷宗的人叫做法默龙。”

那天晚上十点钟左右，在利尔博纳方向，他碰到显然是偷了遗嘱的那个人。那人让他把遗嘱塞进卷宗。法默龙老爹开始犹豫，后来得到两万法郎酬金，就接受了。”

## 九 两名罪犯

室内一片沉重的静默。大家各有各的想法。拉乌尔的话在大家心头回响。贝尔特朗德一手遮住眼睛，动着脑子。她对拉乌尔说：

“我还不明白。您的话里多少含有一种指控，是吗？……”

“指控谁，太太？”

“我丈夫？”

“我的话里不含任何指控。”拉乌尔说，“但我承认，在我不折不扣按我所思考的说出各个事实时，我很吃惊地看到，它们对格尔森先生是不利的。”

贝尔特朗德并不显得十分吃惊。她解释道：

“使我和罗贝尔结合的爱情，在我们结婚时并没有经受过考验。他出外旅行，我大多跟着他，因为他是我的丈夫，我们有共同利益。可是他在我之外的私生活，我一无所知。所以如果案情的进展迫使我们审查他的行为，我是不会十分气恼的。您到底是怎么想的？请告诉我，不要保留。”

“我可以问您几件事吗？”

“当然可以。”

“蒙泰西厄先生死时，格尔森先生在巴黎吗？”“不在。我们在波尔多。卡特琳娜拍电报通知我们。我们是第三天早上赶到巴黎的。”

“住在哪儿？”

“我父亲的房子里。”

“你丈夫的房间离蒙泰西厄的远不远？”

“挨得很近。”

“您丈夫守了灵吗？”

“最后一夜与我轮着守的。”

“他一个人呆在房间里？”

“对。”

“房里有没有蒙泰西厄先生可以用来存放文件的大柜、保险箱呢？”

“有一只大柜。”

“锁了吗？”

“记不清了。”

“我记得，”卡特琳娜说，“祖父突然去世时，柜子是开着的。我把它锁好，抽了钥匙，放在壁炉上。下葬那天，贝尔纳先生拿了钥匙开柜子。”

拉乌尔做了个干脆的手势，说：

“因此，可以认定，格尔森先生在那天夜里偷走了遗嘱。”贝尔特朗德立即反驳：

“您说什么？这太可鄙了！您有什么权利一开始就认定是他偷的？”

“肯定是他偷的。”拉乌尔说，“因为他买通法默龙先生，叫他把遗嘱塞进蒙泰西厄卷宗的。”

“他为什么要偷呢？”

“为了先读到，看有没有对您，也就是对他不利的条款。”“可是没有任何对我有利的条款呀！”

“乍一看去，是没有。您和妹妹各得一份房地产。她那份比您的大，您就得到一笔用金子作抵的补偿。可是金子是怎么来的？您觉得这事不明白，



格尔森先生也为此事不解。不管怎样，他把遗嘱装进口袋，留着慢慢琢磨，并想法搞到附加遗嘱，得到提取金子的秘方。可是他什么也没有找到。不过，我们读了遗嘱，可以猜出他的步骤。他经过反复琢磨，两个月后，到了拉迪卡代尔，在周围查看。”

“先生，您知道些什么？他没有离开我，我一直和他在一起旅行。”

“并不总是这样。那阵子他假称去德国旅行（我暗暗问过您妹妹，知道他这次外出），其实就住在塞纳河对岸的基尔伯夫。晚上，他到附近的林子里，藏在沃什尔大娘母子俩的破屋后面，夜里，他翻过峭壁后面的围墙，来查看小城堡。我认出了他翻墙的地方。其实他来小城堡一无所获，既没找到金沙，也没得到提取金沙的秘方。不过，细细领会已经拟定的遗嘱，有一条狭长的地带，似乎与发现和掌握金沙的秘方大有关系，于是他就让人移栽了三棵柳树，这样一来，就把峭壁地段，罗马人坟山和那段河流划到您继承的那一部分了。”

贝尔特朗德越来越气恼。

“证据呢？证据呢？”

“移树的活儿，是伐木工沃什尔干的。他是沃什尔大娘的儿子。他母亲知道这件事。沃什尔大娘还没有完全变疯的时候，把这事到处乱说。我问过村里一些大嫂，她们的回答让我得出了上面的结论。”

“可，那人是我丈夫吗？”

“是。本地人都认识他。他从前和您一起在小城堡住过。再说，我在基尔伯夫他住过的旅馆发现了痕迹。他用了一个假名登记住宿，却没有改换笔迹。我从登记簿上把这一页扯下来了，就在我的包里。此外，登记簿上还有一个人的签名。那人在他要离开那里时去找过他。”

“还有一个人？”

“对，一个女的。”

贝尔特朗德一下火了。

“撒谎！我丈夫从未有过情妇。这一切是恶意中伤，是谎话！您为什么要抓着我丈夫不放？”

“这话您已经问过我了。”

“后来呢？后来呢？”她极力克制自己，问道，“说下去，我想知道人家有多么无耻，要……”

拉乌尔平静地说下去：

“后来，格尔森先生停止了活动。柳树移栽活了。挖出柳树的土丘慢慢恢复了天然状态。可是问题尚未解决，提取金子的秘方还未找到。你们两姐妹住到这里来的时候，他怀着再干一场的欲望来到这里。

“利用遗嘱，住到蒙泰西厄先生住过的地方，到现场查看夺到手的地块，研究提取金子条件的时刻到了。第二天晚上，他把法默龙拉下水，用两万法郎收买了那家伙的良心。次日早上，法默龙来这里找他——无非是最后有了顾虑啦，听他作什么吩咐啦，反正是这类事情，我也说不清楚。吃过午饭，格尔森先生去花园散步，过了河，一直走到鸽楼，推开门……”

“……当胸挨了一枪，顿时就毙了命。”贝舒站起身，交抱双臂，摆出一副挑衅姿态，大声打断他的话，“因为，说到底，你的一切推证就是要得出这个结论。”

“你这是什么意思？”

“……当胸挨了一枪，顿时就毙了命！”贝舒用同样激动和得意的声音重复道，“因此，格尔森先生也许是这个阴谋的主谋，是他偷了遗嘱，是他移动了三棵柳树，是他偷了花园里一公顷的土地；他搅得天翻地覆，不但为完善自己的杰作，设下巧妙的圈套，而且亲自充当这个圈套的受害者！你要跟我们说的，无非就是这些。你想让我贝舒，警长贝舒相信这一套！相信这些谎言！老朋友，去哄别人吧！”

贝舒，队长贝舒站在拉乌尔·达韦纳克对面，仍然交抱着双臂，脸上气乎乎的，充满神圣的怒火。在他旁边，贝尔特朗德也站起身，准备挺身捍卫丈夫。卡特琳娜坐着，低着头，脸上不显任何表情，似乎在流泪。

拉乌尔久久地瞪着贝舒，带着难以描述的鄙视，似乎在想：“这个蠢东西，永远启不开窍！”接着他耸耸肩，走出门去。

屋里人从窗子里望着他。只见他在屋前那块狭窄的平台上大步踱着，叼着烟卷，背着双手，眼睛盯着平台上铺的石板，正在动着脑子。有一次，他朝小河走去，一直走到桥边，停下步子，又折回来。又过了几分钟。

他再进客厅时，两姐妹和贝舒都未作声。贝尔特朗德坐在卡特琳娜身旁，似乎十分沮丧。至于贝舒，老老实实，那种抵抗、挑衅和咄咄逼人的傲慢，一丝一毫也没有显露。似乎拉乌尔鄙视的目光让他泄了气。他一心想的，就是以低眉顺眼、恭恭敬敬，来让老师原谅他的顶撞。

再说，这位老师也懒得劳神费力，去展开他的论证，解释论据中不一致的地方。

他只是问卡特琳娜：

“为了得到您的信任，我应该回答贝舒的问题吗？”

“不必。”姑娘回答。

“太太，您也这样认为？”他问贝尔特朗德。

“是的。”

“你们完全信任我？”

“对。”

他又问：

“你们希望留在小城堡，还是回勒阿弗尔，或者去巴黎呢？”

卡特琳娜猛地站起来，直视他的眼睛，说：

“您让我们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我姐姐和我。”

“既是这样，那就留在小城堡吧。不过，好好过日子就行了，不要为将来可能发生的事情去折磨自己。不管你们觉得周围的威胁恫吓表面上如何凶险，贝舒的预言是多么可怕，你们一秒钟都不要担心害怕。只有一件事要做：准备行装，过几个星期离开小城堡，并要大肆放风，说九月十日，最晚十二日动身，要赶到巴黎处理一些事务。”

“我们该对谁说呢？”

“对遇到的村民。”

“我们难得出门。”

“那就对你们的仆人说。我去勒阿弗尔把他们接回来。让贝尔纳先生，他事务所的办事员、夏尔洛特、阿诺尔德、预审法官等人都知道你们的打算。九月十二日，小城堡就要关闭，你们打算明年春上再回来。”

贝舒插话道：

“我还不太明白。”

“你要是明白，我就吃惊了。”拉乌尔说。

家庭会议结束了。正如拉乌尔所预见的，开了很长时间。

贝舒把他拉到一边，问道：

“事儿办完了？”

“没有全部完。今天的事并没到此结束。不过余下的与你无关。”

当晚，夏尔洛特和阿诺尔德回到小城堡。拉乌尔决定，他和贝舒两人第二天就搬到狩猎阁去住，由贝舒的女佣照料他们的饮食起居。这是他同意采取的最大的防备措施。他说两姐妹单独住，过去从来没有，现在也不会有什么危险，还说出于不便明说的原因，他还是愿意搬开另住。尽管这种说法不正常，她们还是忍受了，谁也没有表示抗议，这就是他对她们的影响。

卡特琳娜有一会儿与他单独相处，没有正眼瞧他，只是低声说：

“拉乌尔，不管会发生什么事，我都听您的。我觉得您的意愿，我不可能不服从。”

他激动得几乎晕过去。她也一直含着微笑。

这最后一顿晚餐，大家是在一块吃的。桌上的气氛很沉闷，没人开口说话。拉乌尔的指控使大家都感到局促不安。晚上，一如平常，两姐妹待在小客厅里。到了十点钟，先是卡特琳娜，接着是贝舒走了。但是当拉乌尔要离开台球房时，贝尔特朗德走过来，对他说：

“我有话跟您说。”

她一脸惨白。并且拉乌尔看见她的嘴唇在颤抖。

“我认为并不十分必要。”

“可我觉得必要！完全必要！”她赶忙说，“您不清楚我要跟您说什么，也不知道我说的事严不严重。”

他反复问她：

“您肯定我不清楚？您肯定我不清楚？”

贝尔特朗德的声音稍稍变了。

“您怎么这么回答我呢？好像您对我怀有敌意似的。”

“啊！我发誓，对您没有半点敌意。”

“有的，有的。不然，您为什么不告诉我，那个到基尔伯夫找我丈夫的女人是谁？这给我造成了不必要的痛苦。”

“您有权不信这个细节。”

“这不是细节。”她嗫嚅道，“这不是细节。”

她的眼睛紧盯着拉乌尔不放。停了片刻，她迟疑而不安地问：“那么，登记簿那一页，您拿了？”

“对。”

“给我看看。”

他从公文包里抽出一页小心裁下的纸。纸上印了六格，每格都有铅印的问题，和旅客手写的回答。

“我丈夫的签名在哪儿？”

“这里。”他说，“格尔西尼先生。你明白，这是伪造的名字。您认出笔迹了吧？”

她点点头，没有回答，然后她又问话，眼睛始终仰视着他：“在这一页上，我没有发现女人的签名。”

“是没有。那女人是过了几天才来的。那一页我也裁下来了。这就是她

的签名：昂德雷阿尔夫人。自巴黎来。”

贝尔特朗德轻轻念着：

“昂德雷阿尔夫人。昂德雷阿尔夫人……”

“您不熟悉这名字？”

“不熟悉。”

“也认不出笔迹？”

“认不出。”

“其实很明显，是故意乱写的。不过细细研究，还是可以找出某些独有的，很有个性的特征，比如大写A，又比如i那上面一点，就太靠右了。”

过了一会儿，她结结巴巴道：

“为什么您说是独有的特征？难道你有作比较的对象了？”“对。”

“您掌握了她的笔迹？”

“对。”

“但是……那么……您知道这几行字是谁写的？”

“知道。”

“如果您弄错了呢？”她猛一下站起来，嚷道，“因为，终究……您也是可能弄错的……两种笔迹可以非常相似，却不是同一个人写的。您好好想想吧，这样一种指控是那样严重！”

她不说话了。她一会儿乞求似地望着拉乌尔，一会儿又对抗似地瞪着他。末了，她终于顶不住了，突然一下倒在扶手椅上，抽泣起来。

拉乌尔让她慢慢地恢复理智。俯下身子，双手扶着她的肩膀，轻轻说：

“别哭了。我答应您，把一切都安排好。但请您告诉我，所有这些假设准不准确，我应不应该继续干下去。”

“是准确的……”她的声音几乎听不见，“是的……完全符合事实。”

她抓起拉乌尔的手，用双手紧紧握着，她的眼泪浸湿了这只手。

“事情是怎么发生的？”他问，“只要简略地说几句就行了，好让我知道……以后，如果有必要，我们再详细说它。”

她声音嘶哑地说：

“我丈夫并不完全像您认定的那样有罪……祖父生前交给他一封信。这封信本应在祖父死后，当着公证人的面打开。可我丈夫私自打开了，发现里面是遗嘱。”

“这是您丈夫跟您说的吧。”

“是的。”

“这不大像真话。您丈夫与蒙泰西厄先生关系好吗？”

“不好。”

“那您祖父怎么会把遗嘱交给他呢？”

“确实……确实。可是，我跟您说的，是他过了几个星期……才告诉我的。”

“您对蒙泰西厄先生的遗愿不尽力维护，而是默不作声，实际上成了您丈夫的同谋！……”

“这我知道……因此我十分痛苦。可是，我们为钱的事十分苦恼。而且我们觉得，我们吃了亏，卡特琳娜占了便宜。正是金沙这件事让我丈夫失去了理智。我们不由自主地相信，祖父发现了制取黄金的秘密，他把小城堡和小河右边的土地留给卡特琳娜，是想借此把无限的财富交给她一个人。”

“但是，她肯定会与你们分享的。”

“我完全相信。可是我为丈夫所左右，而且我软弱，怯懦……有时候，甚至有点疯狂。是那样不公正……那样令人反感……！”

“可是，既然遗嘱被拿掉了，财产就归您和妹妹共有了。”

“是的。但是她可能嫁人……正如现在发生的那样——这样，我们就不能再随心所欲地寻找秘密了。再说，我丈夫知道的事可能还要多，没有全部告诉我。”

“从谁那儿知道的？”

“从前在这里干活的沃什尔大娘。她在要疯不疯的状态下，告诉我丈夫很多有关祖父的事情，尤其说到峭壁、罗马人坟山和小河。这就与祖父把柳树作为两份遗产分界线的意愿正相符合。”

“所以，格尔森先生改变了这条界线？”

“是的，我赶到基尔伯夫，您从我的签名里知道我去过。我丈夫告诉我……”

“后来呢？”

“他什么也不再告诉我。他不信任我。”

“为什么？”

“因为我恢复了理智，我威胁他，要把一切都告诉卡特琳娜。此外，我们两人也越来越疏远。我今年和卡特琳娜来这里，是为了给她办婚事，同时也想最终与他分手。两个月以后，我丈夫来了，让我大吃一惊。他和法默龙的交易，什么也没跟我说。我不清楚是谁杀了他，为什么杀他。”

她全身发抖。对罪行的回忆又使她惊慌不安。她感到恐惧，绝望，又向拉乌尔求助：

“请您……请您……”她央求说，“帮帮我……保护我……”

“对付谁？”

“不对付人……是对付事件……对付过去……我丈夫干的事情，我不愿意让别人知道，也不想让人家知道我是他的同谋……您既然都知道了，就能阻止大家……您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在您身边，我感到是这样的安全！保护我吧！”

她把拉乌尔的手按在她泪水盈盈的眼睛上，贴在她泪水浸湿的面颊上。

拉乌尔慌乱起来。他扶贝尔特朗德站起来。她那张姣好的面庞挨着他的面庞，那是一张悲伤的，因为激动而变了形的脸。

“什么也不要怕。”他低声道，“我会保护您的。”

“另外，您会把案情弄个水落石出的，对吧？这整个秘密都压在我心头。是谁杀了我丈夫？为什么要杀他？”

他注视着贝尔特朗德颤抖的嘴唇，轻轻地说：

“您长这张嘴可不是用来绝望的……应该微笑……微笑，而不是害怕……我们一起来查吧。”

“好，一起查。”她热烈地说，“在您身边，我一点也不担惊受怕。我只信任您一个人……除了您，谁也不可能帮我……我不知道心里发生了变化……可我不再有别人，只有您了……不再有别人，只有您了……您千万别抛弃我……”

## 十 戴大礼帽的男人

法默龙先生从鲁昂回来比拉乌尔预计的要早得多。他被一个酒肉朋友搞得一钱不剩，就回到利尔博纳到拉迪卡代尔路旁那所小房子，当起了房主。这是他在漫长而清廉的生活中为自己准备的养老之所。这天晚上，他坦然地上床睡觉，因为他口袋里已经没有一文不义之财。

深更半夜，他突然被一个不速之客弄醒，觉得很惊惑不解。那人用一束光照着他的眼睛，并提起他那花天酒地的生活中某些令人尴尬的插曲。

“怎么，法默龙，鲁昂的老朋友拉乌尔，就不认识了？”

他惊慌失措，目瞪口呆地坐起来，嘟嘟囔囔道：

“您要我干什么？……拉乌尔？……我不认识叫这个名字的人。”

“怎么？记不起来啦，我们那些盛宴——按你的说法，还有，有一夜，您在鲁昂对我倾吐的心里话？”

“什么心里话？”

“你清楚，法默龙……那两万法郎？那走上来找你搭讪的先生？……塞在蒙泰西厄卷宗里的信封？”

“您别说了！……别说了！”法默龙声音哽塞地哀求道。

“好。那你回答我的问题。如果答得痛快，我就不把你的事告诉保安局的贝舒队长。他是我朋友，我和他一起调查格尔森先生谋杀案。”

法默龙老头极为恐慌，一个劲地翻白眼，似乎就要昏厥了。

“格尔森？……格尔森先生？……我向您发誓，我什么也不知道。”

“这我相信，法默龙……你没有杀人犯的理智……我想知道的，是别的事情……一件芝麻大的事……说完了，你就可以像个乖女孩，安安静静睡觉了。”

“什么事？”

“你从前认识格尔森先生吗？”

“认识。我在事务所见过他，他是客户。”“以后呢？”

“再没有见过。”

“除了他走过来找你搭话那次，还有案发当天早上，你去拉迪卡代尔见他那次，是吗？”

“是的。”

“那好，现在我要问的是：那天夜里，他是独自一人吗？”“是……或不如说，不是。”

“确切地说。”

“他是一个人来跟我说话的。不过，十米外的树丛里——我们是在大路上说的话，就在这附近——我隐约看见有个人躲在暗处。”

“是跟他一起来的，还是暗中监视他的？”

“我不知道……我告诉他：‘有个人……’他答道：‘我才不在乎哩。’”

“那人什么模样？”

“我不知道。我只看见他的影子。”

“那影子是什么样子？”

“我也说不上来。不过我看清那人戴一顶大礼帽。”“很大吗？”

“很大，帽檐很宽，帽筒很高。”

“你没有什么特别的话要说？”

“没有。”

“你对格尔森先生谋杀案没有一点看法？”

“没有。不过我认为凶手和我看到的人影之间可能有某种关系。”

“可能吧。”拉乌尔说，“不过这事你就别操心了，法默龙。再别想这事了，睡吧。”

他轻轻把法默龙一推，让他躺下，把毯子拉到他下巴底下，塞好，叮嘱他乖乖睡一觉，就踮着脚尖走出去了。

后来，亚森·罗平在讲述他在回浪湾一案中，以拉乌尔的名字所起的作用时，稍稍离了题说了些有关精神状态的话：

“我一直注意到，在完全处于行为危机之中时，人的精神状态常常难以判断。人们用观察所有人类行为的标准去判断他们，但他们内心的想法，以及他们的感情、爱好、计划，却为我们所不了解。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贝特朗德和卡特琳娜是什么精神状态，我完全看不出来。我甚至没有想到，有些事情与案情无关，应该区分出来，她们姐妹脾气说变就变，一会儿对我十分信任，一会儿又疑心重重，一会儿担心害怕，一会儿又无忧无虑，一会儿快快活活，一会儿又愁眉苦脸。我在这方面完全走入了歧途。我只注意她们与案情有关的思想活动，只询问她们与案子有关的事情。其它大部分时间里，她们的思想完全与案子无关。我一直为犯罪问题所困扰，不久将提出自己的看法。我的错误，就在于没有发现，犯罪问题部分是由感情引发的。这样，案子的侦破就拖延了一些时间。”

不过，反过来说，破案虽然推迟了，拉乌尔却得到了如此大的补偿！作为两姐妹的日常生活顾问，他不得不维护她们的精神状态，不时给她们打气，一会儿要给姐姐做工作，一会儿又要安慰妹妹，因此与她们一起度过了愉快的几个星期。他让人在左边柱子上系了一条小船，在船上垂钓，这是他最喜欢的消遣。每天上午，午饭前，姐妹俩去船上找他。

有时，遇上涨潮，他们随波逐流，听任倒流的河水把他们推向上游。他们从桥下穿过，驶过罗马人坟山，到了通达三棵柳树的峡谷深处。然后又随着退潮的水流慢慢漂下来。

每天下午，他们都去周围散散步，不是朝利尔博纳，就是朝唐卡维尔方向，有时也朝巴斯姆村庄走走。拉乌尔常和农民天南海北地聊一阵。虽说诺曼底人对陌生人，对他们称为外乡佬的人怀有戒心，拉乌尔却善于打开他们的话匣子，因此了解了近几年城堡主人和富裕的庄户人家遭到的几次盗窃。窃贼翻墙爬坡，潜入室内，于是家传的古老首饰和金银餐具便不翼而飞。

为此进行的侦查没有得出结果。甚至格尔森谋杀案发生时法院也没有想起这些偷盗案。但是本地人都知道，好几起偷盗案都是一个戴大礼帽的家伙干的。有人甚至说，隐约见过那顶大礼帽，颜色好像很深，大概是黑色的吧。那人瘦瘦的，比中等身材的人高出许多。

他们三次采集到他的脚印：脚印又深又大，显然是一双特大的农民穿的木屐踩出来的。

但使人费解的是，有一次，这位窃贼竟从一条非常狭窄、仅能容一个小孩通过的旧管道钻进了一座城堡。而在城堡内院，有人看见了他那顶大礼帽的巨大影子，而且发现了他那双特大木屐的印迹。这一切巨大的东西，都是从一条旧管道里通过的！

因此，戴大礼帽的人的传说，就像食人猛兽的传说一样，在四乡传开了。

那些饶嘴饶舌的大嫂大娘认为，肯定是这人杀害了格尔森先生。这种推测很可能是符合事实的。

贝舒听了这种传说，认为可以肯定，卡特琳娜在房里遭到袭击那一夜，他在花园追捕歹徒，在茫茫夜色之中，依稀看见那是个戴大礼帽的男子。那人影当时一瞬间就消逝了，可是现在他发现已经深深地印在他脑子里了。

于是，这个穿靴戴帽十分怪异的神秘人物，便引来了种种推测。庄园里他想进就进得来，想出就走得出；他在庄园周围转游，左边瞧一瞧，右边看一看，这里走一走，那里停一停，确实像个十足的地痞流氓。

拉乌尔受本能的驱使，常到沃什尔大娘的破屋子去看看。一天下午，他叫上两姐妹一块去。仔细打量那一大堆斜靠在一棵树干上的木板，发现有一块门板，破旧不堪，到处开裂，抽出来一看，只见上面笨拙地用粉笔画着一幅粗略的图像。

“瞧，”他说，“这就是我们要找的那家伙。这是他的帽子的线条……像是巴黎中央菜市场搬运工戴的那种宽边毡帽。”

“这倒有意思。”卡特琳娜低声说，“是谁画的？”

“沃什尔大娘的儿子。他喜欢在木板上纸片上写写画画。谈不上什么艺术性，甚至很拙劣。现在情况都一致了。沃什尔家的破屋子处于阴谋活动的中心。我们要找的那家伙也许和格尔森先生在这里见过面。小沃什尔也许就是在这里雇了一两个过路伐木工，把三棵柳树移走的。半疯半癫的沃什尔大娘听到了他们的密谋，她弄不明白，只是用她那可怜的脑瓜子去琢磨、回想、想象这一切，想猜出他们想搞什么名堂，后来她在您卡特琳娜面前东一句西一句，没头没尾说的话，就是这些事情。那些话里包含着那些威胁，使您恐惧万分。”

第二天，拉乌尔发现了六张草图，三棵柳树、峭壁、鸽楼的简图，两张帽子的外型图，还有一张线条杂乱，但看得出手枪形状的图。

卡特琳娜回忆起小沃什尔那个人。他一双手很灵巧，和他母亲一样，常来小城堡，在蒙泰西厄先生指点下，干一些木匠和锁匠的下手活。

“我们刚才提到的五个人，”拉乌尔开口说，“有四个已经死了：蒙泰西厄先生、格尔森先生，沃什尔母子俩。只有那戴帽子的家伙活着。只有逮住他，才能把案情搞个水落石出。”

确实，这个阴森的人物操纵着整个惨剧。似乎他随时都可能从树丛中，从地下、河底突然冒出来。你隐约看见一个幽灵在弯道、在草地、在树梢上游荡，可是定睛细细一瞧，他立刻就消失了。

卡特琳娜和贝尔特朗德精神紧张，都挨紧拉乌尔，似乎这样就能得到保护。他感到她们之间有时意见不合，有时难堪地沉默，有时突然抱在一起，有时十分恐惧。这时，他说上几句温柔的话，做出几个含情脉脉的手势，她们就平静下来了。可是不久，这样的事情又无缘无故，再次发生。这种精神失常是怎么造成的呢？光是因为害怕那幽灵吗？是否还受到他所不知道的事情影响呢？她们是不是在和暗藏的力量作斗争呢？莫非她们了解秘密但又不愿揭露？

动身的日子临近了。八月底，好天气一天接一天。每天吃过晚饭，他们喜欢留在屋外平台上纳凉。看不见贝舒的人影。不过他们知道，他离房子不远，正抽着烟，和漂亮的夏尔洛特待在一起。阿诺尔德先生手脚勤快地收拾杯盘碗盏。



将近十一点的时候，大家各自回房。拉乌尔在花园里悄悄巡视一圈，然后驾起小船，逆流而上，张着耳朵，注意庄园里的动静。

有一晚，天气晴朗，夜色清朗，姐妹俩想和他一起划船。船儿静静地从水面滑过；桨儿轻轻地划，滴下颗颗水珠，溅起轻微的脆响。满天星斗，洒下朦胧的光辉；一弯新月，从天边的薄雾中冉冉升起，渐渐地变得明晰。

他们都不作声，保持静默。

行到狭窄处，船桨施展不开。小船几乎停住不动了。然后，一股潮水涌来，轻轻地推着小船，在两岸之间摇晃。

拉乌尔两只手握住两姐妹的手，轻声道：

“听。”

可是她们什么也没有听见。但她们感到一种压力，就像是在大自然的静寂之中，在清风的徐徐吹拂之下，一种没有显露任何迹象的危险在朝她们逼过来。拉乌尔握紧她们的手。他一定听见了她们听不见的声音，知道静寂之中潜藏着危险。敌人如果潜伏在暗处，就能看见他们，而他们却看不见两边山坡上的动静，因为上面有那么多看不见的洞穴凹处。

“快离开！”他说，忙把一支桨插进河岸的陡坡。

可是太晚了。峭壁顶上，有什么东西轰隆隆地滚下来，滚了三四秒钟，一下砸进河水里。要是拉乌尔没有紧紧抓住桨，急中生智，把小船掉过来，船头就会被一块巨石砸烂。而现在，他们和小船都安然无恙，最多不过是溅了一身水。

拉乌尔跳上陡坡。他目光犀利，看见峭壁顶上，石头和松树之间，有一顶特大帽子的影子。那脑袋只闪了一下就不见了。大概那人认为自己潜伏的凹处很安全。拉乌尔飞身一跃，抠着凸处的石头角，扯着蕨草藤蔓，飞快爬上笔陡的峭壁。对手仅在最后一刻才听见拉乌尔的声音，因为他刚要站起又马上伏倒。拉乌尔只能看见树影罩着的隆突的地面。

他辨了辨方向，迟疑片刻，然后飞身跃起，落在一团土堆似的，一动不动的黑影上。正是他。他抓住对手了。

他拖住那人的腰，朝他吼道：

“该死的，我的宝贝！落在我手里放老实点。啊！坏蛋，想跟我捉迷藏！”

那人像趴在地沟里似的，在地上爬行了几米，但拉乌尔死死地抱住他的髌骨，嘴里嘲骂不停。不过他觉得，他手中的猎物在浓浓的暗影中渐渐消失，可说是在他手中融化了。那家伙钻进了两块大石之间。拉乌尔手上擦破了皮，两只胳膊越挤越拢，使不上劲，抓得松了一点。

是的，是的，猎物钻进去了！好像他遁了地，身体一秒钟一秒钟缩小，小得抓不住了。拉乌尔大为恼火，放肆咆哮，破口大骂。可是那人变得细长细长，从他紧抠的指头之间溜掉了。他两手空空，那家伙消失了。这是靠了什么奇迹？躲到什么常人无法进入的地方去了？他侧耳谛听。除了两姐妹的声声呼唤，没有别的声音。那两个女人在船边等他，惶恐不安，一身发抖。

他回到她们身边。“没有人。”他说，不说出自己的失败。

“可您看见他了？”

“我以为看见了。可是在树下，黑影幢幢的，谁能肯定呢？……”

他匆匆把她们送回小城堡，自己跑进花园。

他怒气冲冲，恨那个家伙，也恨自己。他顺围墙走了一圈，监视几个出口，他知道歹徒可能从那些地方逃跑。突然，他加快步子，朝温室废墟跑去。

那里有条黑影在动，好像跪着……甚至有两条影子。

他朝那两条影子扑过去。第二条跑了。拉乌尔一把抱住第一条，和他一起滚到荆棘丛里。他喊着：

“啊！这一次，可逮住你了！逮住你了！”

一个微弱的声音哀求道：

“唉！你这是干什么呀？松开手好不好？”

是贝舒的声音。

拉乌尔气炸了。

“鬼东西！深更半夜，你还不睡觉？十足的白痴！你刚才和谁在一起？”

贝舒也火了，猛地站起来，扭着拉乌尔，使劲地摇，咬牙切齿地说：

“你才是白痴呢！你为什么要把插进来？为什么要搅我们的事？”“谁？你们？”

“当然是‘她’啦！我正要吻她。她头一次晕了头，没有拒绝……我正要吻她，你就搅好事来了！滚吧，你这个白痴！”

拉乌尔虽说受了挫折，一肚子气没处发，但想起贝舒引诱厨娘被他冲散的一幕，还是忍不住笑了，笑弯了腰。

“厨娘！……厨娘！……贝舒正要吻厨娘！被我搅了……天哪，真有意思！贝舒正要吻厨娘！你这堂璜，滚吧！”

## 十一 落入陷阱

拉乌尔睡了几小时，从床上一跃而起，穿好衣服，便去了峡谷处的峭壁。昨夜，为了以后辨认方便，他把一块手帕留在搏斗现场。

他在原来的地方没有找到手帕。但在不远的地方，它打了两个结（他可以肯定没有给手帕打结），被一把匕首钉在一棵杉树上。

“好哇！”他寻思道，“那家伙向我宣战了。这说明他怕我。很好！不过，不管怎样，这位先生还是有点胆量……他能像泥鳅一样从我手里溜掉，本事不小啊！”

手帕挪了地方，达韦纳克特别感兴趣。对昨夜打斗现场作了一番观察以后，更是来了兴致。对手从他手中溜脱的出口是一条天然的裂缝，一个断口，在花岗岩的山冈上，这类断口多的是。这个缺口在两块大石头之间，有六十到八十厘米深，狭长狭长的，极窄。下方出口处，有一段极窄极窄，像个瓶颈，简直不能想像，那人怎么过得去，而且还戴着那顶比肩宽的帽子，穿着木屐一样粗笨的大鞋子。然而，他确实是从那里溜走的。除了这道裂缝，再没有其它出口。

那家伙溜走时，能把身子扯长变细的本事，与拉乌尔觉得他在自己双手之间变细，消融的感觉是一致的。

卡特琳娜和贝尔特朗德找上来了。两姐妹仍为昨晚的事件惶惶不安，一夜失眠，脸色憔悴，都来请求拉乌尔提早动身。

“为什么？”他叫道，“……因为那块大石头？”

“显然，”贝尔特朗德说，“那是一起谋杀未遂的罪行。”

“哪有这种事！我跟你们发誓，我刚才检查了这块地方，肯定那块石头是自己掉下去的。只是个不幸的偶然事件。仅此而已。”

“可是，既然您冲到顶上，肯定是看到了……”

“我认为没有看到什么东西。”他肯定道，“我想搞清楚上面有没有人，大石头是不是被人推下来的，但是经过昨夜和今早的搜查，我对这件事已没有任何怀疑。再说，要滚下那么大一块石头，没有时间是不行的。可谁又能料到你们会深更半夜出来划船兜风呢？你们知道，你们是临时决定的。”

“确实没有人能料到。不过人家知道您好几天来，夜里都划着船在河上徜徉。人家攻击的已经不是我们，而是您拉乌尔了。”

“你们别为我担忧。”拉乌尔笑着说。

“可我们要！要！您没有权利冒险。我们也不愿让您冒险。”

拉乌尔在花园里散步。两姐妹惊恐不安，抓着他的胳膊，央求道：

“我们离开这里吧！我们跟您发誓，我们没有半点兴致留在这儿。我们害怕。我们身边处处都是陷阱……走吧。您为什么不愿走呢？”

他最后回答道：

“为什么？因为案子马上就要破了，因为日期一经确定，就不能更改，因为你们必须弄清格尔森先生是怎么死的，你们祖父的金子是从哪儿来的。你们难道不想搞清楚？”

“当然想。”贝尔特朗德说，“不过并不是只有在这里才搞得清呀。”

“只有在这里，而且是在确定的日子，九月十二，十三，或者十四才能搞清。”

“谁定的日子？您，……还是别人？”

“不是我，也不是他。”

“那是谁呢？”

“命运。甚至命运本身也不能改变这些日子。”

“您这样自信，怎么案子还是一团漆黑呢？”

“不再是一团漆黑了。”他带着令人吃惊的自信加重语气说，“除了几个小地方尚不清楚，整个案情已经很明朗了。”

“既是这样，为什么不动手呢？”

“我只能等到确定的日期才能动手。也只有在那些日子，我才能把不知身份的先生揪出来，把大量的金沙还给你们。”

他像个喜欢故弄玄虚，让人惊讶、困惑的巫师，操着轻松的语调，说出上述预言。完了他向她们建议：

“今天是九月四号。再过六七天就可走了。耐心等一等，好吗？别为这些恼人的事烦心。在乡间这最后一个星期，好好度过吧。”

她们耐心住了下来，有时十分兴奋，有时惶惶不安，有时无缘无故争吵。在拉乌尔看来，她们反复无常，不可理解，也正因为这样，变得更有魅力。但是，她们谁也离不开谁，尤其离不开拉乌尔。

因此，这几天过得非常愉快。在等待战斗到来之际，她们尽力猜测会有些什么样的情况，寻思会在她们走前还是走后爆发。在拉乌尔影响下，她们终于放松了神经，尽情享受生活的乐趣。拉乌尔说的事情，她们都加以嘲笑。她们又庄重又轻佻，又热烈又懒散，对他表露出一腔热烈的爱情。拉乌尔觉得这是发自内心的爱情。

有时，在她们情不自禁地吐露心曲时，拉乌尔快乐地扪心自问：

“天哪，这两个漂亮女友，我越来越爱她们了。只是，她们当中，我更爱哪一个呢？起初是卡特琳娜，她让我动心，我努力为她效忠，根本不考虑会有什么后果。后来我更爱贝尔特朗德，她更有女人味，更有风情，搅得我心旌摇荡。说实在的，我都失去了理智。”

其实，他也许两个都爱。两姐妹一个是那样纯朴天真，一个是那样痛苦抑郁。但是，他爱她们俩，也许爱的只是一个女人，就是他费尽心思与气力要查个水落石出的案中的女人，虽说这女人表现为两个不同的模样。

九月五日、六日、七日、八日和九日就这样过去了。动身的日子越是临近，贝尔特朗德和卡特琳娜就越是克制自己的情绪，做到与拉乌尔一样平静。她们忙着打点行李，阿诺尔德先生和夏尔洛特小姐则整理小城堡里的东西。

贝舒十分殷勤，帮夏尔洛特干这干那，不觉得有失身份。夏尔洛特要回家住一星期。贝舒想陪她去，声称说他要坐火车回巴黎。拉乌尔已经说服两姐妹与他坐汽车，在布列塔尼兜一圈再回巴黎，这样，阿诺尔德可以趁这段时间把巴黎那套房间收拾好。

九月十日，午饭后，贝尔特朗德出了小城堡，去村里与供应商结账。回来时，她先是看见拉乌尔坐在小船上垂钓，接着看见小船过去二十米，卡特琳娜坐在桥头，出神地注视着他。

贝尔特朗德在离小船二十米的地方坐下来，也像妹妹一样，注视着拉乌尔。他俯身朝着水面，似乎并未注意浮子摆动。他是在欣赏水底的什么景色？抑或在思考什么问题？

拉乌尔大概感到有人在观察他，因为他转身朝卡特琳娜笑笑，又朝贝尔特朗德笑了笑。她们俩一齐上了小船。

“您在想我们，是吧？”两人中的一个笑着问道。

“是啊。”他说。

“到底想谁呢？”

“两个都想。我真不可能把你们两个拆开。没有你们两个，我怎么活呀？”

“我们还是明天动身吗？”

“对，明天，九月十一日上午。在布列塔尼兜一圈，对我是个补偿。”

“我们走了……可是什么问题也没解决。”贝尔特朗德道。

“一切问题都解决了。”拉乌尔说。

他们之间一阵长久的沉默。拉乌尔没有钓到鱼，也不指望能钓到什么鱼，因为河里此时连一条小小的游鱼也没有。可是他们三人还是紧紧盯着左右摇摆的软木浮子。偶尔，他们也说上几句话。他们陶醉在这种亲密幸福的感觉之中，直到暮色苍茫，才猛然发现天色不早了。

“我去检查一下汽车。”拉乌尔说，“你们跟我去吗？”

他们到了离教堂不远的车库。拉乌尔的汽车存在这里。一切正常。发动机均匀地运转，发出低沉的嗡嗡声。

七点钟，拉乌尔离开贝尔特朗德和卡特琳娜，说好第二天上午十点半左右来接她们，一起乘基尔伯夫的渡船过塞纳河。接着他去了贝舒的茅屋。为了方便，他们一起在这里度过这临行前的最后一夜。

晚饭后，两人回到各自的房间。贝舒很快就呼呼地打起鼾来。

这时拉乌尔走出茅屋，从檐下取下挂在两个钩子上的梯子，扛在肩上，踏上右边沿回浪湾庄园围墙展开的小径。到了上面，他转向左边，攀上围墙，蹲在墙头。墙边有一株树，枝叶茂密，团团簇簇围着他，把他掩藏在浓厚的暗影之中。他用一根绳子，把梯子放倒在墙外的荆棘丛中。

拉乌尔在树影里蹲了半个小时。皓月当空，撒下漫天清幽的银辉，似乎要一寸一寸把黑暗逼走，要在银波闪闪的河水里洗濯。他就借着月光，观察着庄园的动静。

远处，小城堡的灯火，一盏接一盏熄了。拉迪卡代尔的钟敲响了十点。

拉乌尔聚精会神地警戒着。他认为两个女人不会有什么危险，但他不愿掉以轻心。敌人只要推测没有布下陷阱，就会出来转游，继续做他的准备活动，接近他认为已经达到的目的，并且确信自己没有受到监视。

突然，拉乌尔打了个寒噤。事情的发展，能说明他埋伏在这儿是对的吗？他能当场破获什么阴谋吗？

围墙里头，距头天早上卡特琳娜经过的小门不远，离他现在的墙头有五十几步远的地方，他发现有一团黑影，一动不动，紧紧地贴着一株树。不过和树又不是浑然一体。因为这影子稍稍晃了几下，又矮了下去，最后平躺在地上。如果拉乌尔没有看到这难以觉察的动作，恐怕别想把这条长影子从一棵大紫杉的黑暗里分辨出来。这时那条黑影开始在黑暗中爬行起来。

那黑影爬到了温室废墟那残砖断瓦、野草和灌木丛形成的小丘上。那里显露出一条白朦朦的弯曲小道。黑影在地上拖起身子，慢慢立起来，消失在灌木丛中。

拉乌尔确信没有被人看见，立即从树上跳下来，专拣那些月亮没有照到的地方，迈开腿跑起来。他两眼紧盯着废墟最高的地方，没有多久就来到了

废墟下面。在那儿，他不再小心谨慎地藏起身子，就踏着废墟中间踩出的通道，走上弯弯曲曲的小道。

他觉得情况不对，就把枪提在手上，走到小丘顶，四下里扫了一眼，没有发现可疑之处。他认为敌人从山丘那边下去了，就又往前走了三步。

他迟疑了一两秒钟，有些时候，那极度的寂静，草木树叶过于静止不动，反让你觉得危机四伏。他还是往前走，不过每根神经都绷得紧紧的。突然，他觉得脚下咔嚓一响，一根树枝断了。接着，瓦砾中间裂开了一道口子。

他落入陷阱。而且他落下去的时候，上身被一个羊角撞锤狠狠地击了一下，使得身体没有笔直地落下去，而是失去了平衡，像一堆软乎乎的肉跌了下去，还没来得及弄清是怎么回事，更谈不上稍微作一点反抗，就立即被一种被子似的東西卷起来，捆住了。

这一切都是以非同一般的速度完成的。而且正合他的判断，是袭击他的人一个人干的。以后的几下也一样快。另外几根绳子也绑好了。它们大概拴在非常牢固的物体，如木桩、铁桩，或者混凝土块上。接下来，上面又铲下很多卵石沙子，全堆在他身上。

以后，就什么也没有了，有的只是静寂，黑暗，和一块墓石的重量。拉乌尔被埋住了。

男子汉大丈夫，是不能灰心失望，认为自己完了的。不管是什么情况，哪怕是极其严重的形势，他首先看到的也是给人以希望的方面。他很快就想，那家伙完全可以杀死他，可是却没有这样做。其实要杀他真是太容易了！只要捅一刀，就可把他这个在某种意义上不可克服的障碍除掉。对手之所以没把他除掉，是因为没有除他的必要，只要在几天之内让他办不成事就行了。而这几天，正是拉乌尔破案必需的时间。

这个假设与拉乌尔确切了解的情况是一致的。

不过，敌人并没有在罪恶的了结办法上后退。他把事情交给命运决定。如果拉乌尔撑不住，死了，那只该他倒楣。

“我不会死的。”拉乌尔寻思，“因为我再不必担心遭受别的攻击了。”

一开始，他出于本能，尽可能采取了最有利的姿势。他使出浑身力气，把膝盖稍许弯一弯，让手臂伸直，同时让胸脯鼓起来。这样，他就给自己留下了一定的活动空间和呼吸的间隙。另外，他还弄清了所在的确切位置。他曾经好几次钻进温室废墟，搜寻戴大礼帽的人可能藏身的地方，当时就注意到这个空洞离从前的门口不远。

因此他现在有了两条求生的出路。一条在上面，要穿过砖、石、沙子和所有坍塌下来的破铜烂铁出去；一条在下面，从以前温室的地面上出去。只是手脚必须能动弹，才能试着逃出去。可这也许是他无法克服的困难。因为绳子绑得很紧，越动勒得越疼。

不过，他想方设法转动身子，扩大活动空间。同时，思绪滚滚而来。他想象出这次落入陷阱的每一个步骤，对手先是监视他的每个行动，发现他蹲在墙头上，藏在树枝下，就巧妙地把他们诱进陷阱。

奇怪的是，尽管他被被子包得严严实实，尽管砂石瓦砾在他周围筑起了壁垒，他竟听见了外面的声音。这声音并不是隐隐约约的，而是令人难以置信地清晰，肯定是来自塞纳河方向，不过也只是这个方向而已。大概这声音是从瓦砾堆中某个空隙进来的。这空隙贴着地面，构成了一条朝向塞纳河的，类似于烟囱烟道的水平通道。

因此，他听见了河上船的汽笛声，路上汽车的喇叭声；听见拉迪卡代尔教堂敲响了十一点的钟声，不过最后一响还没敲响，他就听见汽车发动机的轰鸣。那是他的汽车。他听得出自己汽车的声音，哪怕混在一千辆汽车当中，他也辨得出来。

这确实是他的汽车，它开动了，绕村子驶了一圈，上了大路，加快速度朝利尔博纳驶去。

但利尔博纳是目的地吗？对手——开车的只可能是那个对手——不会把车一直开到鲁昂，一直开到巴黎？他去干什么呢？

他使劲挣扎，有些累了，便停下来休息，动脑子想一想。实际上，眼下是这样一种形势：第二天，九月十一日，上午十点半钟，他应该去小城堡，把卡特琳娜和贝尔特朗德带走。因此，在十点半，甚至十一点以前，卡特琳娜和贝尔特朗德会觉得一切正常，不会担心，也不会去找他。可是，过了这个时辰呢？她们发现他失踪，如此明显地失踪了，会不会四下里寻找，从而救出他呢？

无论如何，对手一定预料到两个年轻女人会留在回浪湾等他。这样一来，他的整个阴谋就会落空，因为它是以行动绝对自由为前提的。总之，必须让两个女人动身。办法呢？只有一个，就是把她们召回巴黎。如果写信，人家会看出笔迹。因此，只有发电报……发一封电报，署名拉乌尔，告诉她们，他因故不得不突然离开，并命令她们接到电报后坐火车去巴黎。

“她们又怎么可能不服从呢？”拉乌尔想，“她们觉得命令是那样符合逻辑！再说，没有我的保护，她们决不愿留在回浪湾。”

夜里他又挣扎了好一阵，然后睡了好久，尽管呼吸有些困难。醒来后又接着干。虽说没有把握，但他相信是在朝出口前进。然而，他身体扭来扭去，费了这么大的力气，究竟前进了几厘米呢？

绑着他的绳子丝毫没有松动。只有那几根像缆绳一样结在木桩铁桩上的绳子也许松了几分。

约摸早上六点光景，他认为又听见了他的汽车那熟悉的发动机声音。也许听错了。声音离拉迪卡代尔很远就停了。再说，对手何必要把这辆汽车开回来呢？汽车停在这里，电报就起不了作用了。

上午过去了。中午，他尽管没有听到任何汽车的声音，还是推测两姐妹接到电报，已经离开拉迪卡代尔，去利尔博纳坐火车回巴黎了。

可是，与他想的相反，将近一点钟的时候（教堂的钟继续给他报时），他听到有个声音在不远的地方喊他：

“拉乌尔！拉乌尔！”

是卡特琳娜的声音。

贝尔特朗德的声音也在喊：

“拉乌尔！拉乌尔！”

他放声大喊她们的名字，可是没有回应。

两个女人还在呼唤他，可是喊声渐渐远去。

天地间复又归于寂静。

## 十二 报 复

“我错了。”拉乌尔想，“她们没有收到让她们去巴黎与我会合的电报。她们对我的失踪觉得意外，正在找我。”

他立刻想到，她们的寻找是不会徒劳的。尤其贝舒，是这方面的专家，会轻而易举地找到他的。毕竟庄园地方有限，能够埋藏他的地方——假定大家以为他死了或者伤了——不多；峡谷的峭壁，罗马人坟山、温室废墟，也许还有两四处地方，他们都熟悉，他和贝舒多次察看过。除了这些地方，除了小河、狩猎阁和小城堡，还有什么地方可以隐藏一具尸体呢？

可是，时间在一小时一小时逝去，拉乌尔的希望越来越小。

他寻思：“贝舒现在状态不佳。尽管他会拚命找我，可是爱情让他变傻，夺去了他一些才华。另外他没准和那两姐妹，两个仆人弄错了方向，找到花园外边，往附近的山冈、小树林和塞纳河方面去找……而且……而且……谁知道呢？他们也许根本没有假设我遇害，以为我有什么急事走了，来不及通知他们，以为我是去办一件回巴黎之前必须办好的事……因而还在等着我！”

确实，白天过去了，再没有听见新的呼唤。除了轮船和汽车声，再没有传来任何声音。

钟继续报时。晚上，钟敲十点的时候，他心想，卡特琳娜和贝尔特朗德失去了他的保护，夜幕一降临，一定会怕得发抖。

他加劲挣扎。绑住他的绳子稍稍松动了一些。绑绳子的桩子最后也松开了。这样，他就能更快地朝他想象的出口移动，也能透过松活的被子更舒畅地呼吸。可是他此时已是饥肠辘辘，虽然还没饿到难受的地步，却使移动更为艰巨，收效更为轻微。

他睡着了，但是在睡眠时也焦躁不安，不时为恶梦所惊醒……他不知为什么，突然一惊而起，惶恐不安地叫起来。

“嗨！嗨！”他高声说，以使自己镇静下来，“才累了饿了两天，脑子就出毛病了？”

时钟敲了七点。这是九月十二日早上，他宣布的决定命运的第一天。现在，一切迹象都让人感到，敌人已胜券在握。

想到这里，他就觉得痛苦万分，仿佛有一条皮鞭在猛烈地抽他。如果敌人获胜，两姐妹就会失败，就会破产，那重要的秘密就会被人窃取，罪犯就会逍遥法外……他自己就会灭亡。他如果不想完蛋，不想失败，就必须掀掉墓碑，逃出去。

他吸到了清新空气，意识到出口已经不远。一旦出了陷阱，他就要呼喊，就会把人唤来，就可以得救了。

他使出吃奶的力气。也许他就要出去了，可突然之间他觉得周围一阵大乱，好像地壳发生了激变。他头、肩、肘，膝头和脚并用，在小土丘扩大藏身的小洞，可是小丘塌陷下来。这是他的努力造成的？还是敌人在监视他，发现他朝出口移动，就一镐头捣毁了这稀松的建筑？拉乌尔觉得胸前背后被压得紧紧的，透不过气来，眼看就要完了。

他努力顶着。弓起身子，憋足气，节省着剩下的一点空气。但是他只能勉强鼓起胸脯，在重压下呼吸。

他又想：

“我还有十五分钟…如果十五分钟后……”



他一秒一秒地数着。但很快他的太阳穴开始搏动，他也出现了谵妄，思绪纷乱，以后的事情就不知道了。

.....

他躺在原先住过的小城堡那间卧室的床上，睁开眼睛，发现自己穿着日间的衣服，卡特琳娜和贝尔特朗德不安地望着他。挂钟指着七点三刻。他低声问：

“十五分钟.....没有超过嘛，嗯？不然.....”

他听见贝舒的声音在吩咐：

“快，阿诺尔德，跑去狩猎阁，把他的箱子拿来。夏尔洛特，端杯茶和面包干来，快点，好不好？”

接着，贝舒回到床边，对他说：

“老朋友，你得吃点东西.....不能太多.....但要吃一点.....啊！该死的！你可没让我们少担心！到底出了什么事儿？”

卡特琳娜和贝尔特朗德嘤嘤哭泣着，脸都变了模样。两姐妹一人握住他一只手。

贝尔特朗德轻声说：

“别答话.....别开口.....您大概气力都耗尽了。啊！我们真是恐慌呀！我们不明白您为什么会失踪。告诉我们.....不，不，什么也别，.....好好休息.....”

她们不说话了。可是两姐妹都极为兴奋，克制不住，又问了一些事，可是话一出口马上又不让他回答。贝舒也是这样。拉乌尔遭遇的危险似乎使他完全乱了套。他说出一些没头没脑的话，还不时停下来，喊出几道荒谬的命令。

拉乌尔喝了茶，吃了面包干，稍稍恢复了一点气力，轻声问：

“有人从巴黎给你们发来一封电报，对吧？”

“对。”贝舒说，“你要我们搭头班火车去与你会合，在你家见面。”

“那你们为什么没走？”

“我想走。可她们不愿意。”

“为什么？”

“她们不相信。”贝舒说，“她们不相信你会这样离开她们。于是我们去找你.....尤其在外面，小树林里。后来我们慌了神。你到底走没走，大家不清楚。时间一个钟头一个钟头过去。大家急得睡不着觉。”

“你没通知警察吧？”

“没有。”

“好。你们是怎么找到我的呢？”

“亏了夏尔洛特。今早，她在屋里喊：‘旧温室那边，有什么东西在动.....我从窗户里看见了。’于是我们跑过去，掏了一个洞.....”

拉乌尔低声道：

“谢谢，夏尔洛特。”

接下来，他们问他有何打算，他用毅然决然的口气，明确地说：

“先睡一觉，醒来后就出发.....去勒阿弗尔.....住几天.....海洋空气会让我恢复。”

大家走了出去。百叶窗和门都关起来了。他睡着了。

将近下午两点。他按铃叫人。贝尔特朗德走进房间，发现他倚靠在扶手

椅上，气色很好，刮了脸，换了一身干净众服。她注视他好一阵，眼睛里流露出喜悦之情。然后她走过去，大大方方地在他额头印上一吻，又吻了他的双手。这些亲吻掺和着热泪。

夏洛特把饭菜送到拉乌尔的房间，服侍大家在这里用饭。拉乌尔吃得不多，好像很厌倦，要急着离开小城堡，似乎那痛苦的回忆在纠缠他，搅得他惶恐不安。

贝舒不得不扶着他，几乎是把他架到了汽车里。他们让他坐在后座。贝舒坐在方向盘前，勉强开着车子走起来。阿诺尔德和夏洛特另外坐晚班火车回巴黎。

在勒阿弗尔，拉乌尔出于没有说出的原因，不愿意卸下行李，去哪间旅馆下榻。他让人把他送到圣阿德勒斯沙滩，在沙子上躺了一整天，一句话不说，只是大口大口吸着渐渐刮起来的清新的海风。

当夕阳西沉，隐入海上那一缕缕长长的玫瑰色晚霞中间时，当最后一抹阳光在地平线上消失时，两姐妹和贝舒目睹了最出人意料的一幕，只见拉乌尔突然从空荡荡的、就他们四人待着的沙滩角落里站起来，狂乱地跳起舞来，两只脚古怪地踩着步子，两只手疯狂地摆着，嘴里发出一声声尖叫，像是水面上飞来掠去的海鸥的鸣叫。

“怎么，你疯了！”贝舒叫道。

拉乌尔搂住他的腰，带着他旋转，然后把他抱离地面，平放在举起的双臂上。

卡特琳娜和贝尔特朗德开心地笑着，都很惊奇；他哪来的这股爆发力？从早上以来，他不是好像被苦难折磨得精疲力竭了吗？

“嗨！”他拖着她们说，“你们还以为我会一连几天昏迷不醒吧？我早恢复了。还在小城堡，喝过茶，睡了两个钟头，我就恢复过来了。真没想到，你们这些漂亮朋友，竟以为我会浪费时间，像年轻产妇一样坐月子哩！还是干正事吧！先吃了饭再说，我可饿坏了！”

他把他们三人领到一家有名的餐馆，吃了一顿丰盛的酒席。两姐妹从没见过他这样兴致勃勃，谈笑风生。连贝舒也大惑不解。

“你埋在那坟墓里倒变年轻了！”他大声道。

“贝舒老伙计，你智力衰退，真该好好补偿。”拉乌尔说，“真的，在这场危机中，你真可怜。就像开汽车那样，你多笨呀！我一路上都提心吊胆呢。喂，要不要我给你上一堂课？”

他们回到汽车上时，黑夜已经降临。这一次，拉乌尔掌握方向盘，让贝舒坐在他旁边，两姐妹坐在后座。

“喂，你们尤其别害怕！”他说，“我需要活动活动。我越早恢复灵活越好。”

果然，汽车似乎往前一蹿，就冲上了石板铺的街面，驶上开往勒阿弗尔的公路。一条长而平坦的大道在他们眼前展开。汽车在科城高原上驶过，恰似龙卷风扫过，卷起漫天尘土。他们驶过神圣罗马人镇，上了去利尔博纳的公路。

拉乌尔时而唱上几句凯歌，时而责备贝舒。

“嗯，老朋友，吃惊吧？对一个快死的人来说，我的身体还不坏吧。瞧，贝舒，一个绅士就是这样开车的。不过，你也许害怕了？卡特琳娜！贝尔特朗德！贝舒害怕了。既然如此，还不如把车停着不开哩，你们说呢？”

他朝右边拐弯，没有开上通往利尔博纳的长长的下坡路，而是朝一座教堂驶去。教堂钟楼在月光下耸现在云絮之中。

“圣—让—德—福尔维尔……贝尔特朗德、卡特琳娜，你们熟悉这村子吗？从回浪湾到这里走路只要二十分钟。我更愿意出其不意，从盘山公路回来，这样，人家就听不到我们从塞纳河沿河公路回来的声音了。”

“人家指谁？”贝舒问。

“你就会见到的，胖子。”

他把车停在农场的一道斜坡边。几个人走上通往巴斯姆城堡和村庄、沃什尔大娘的小树林和拉迪卡代尔山谷的道路。他们轻轻地小心翼翼地走着。风徐徐地吹着。稀薄的云絮给月亮罩上一层面纱。

他们就这样走到了围墙上方，离拉乌尔前天晚上放倒了梯子的荆棘丛不远。拉乌尔找到梯子，架在墙上，登上墙头，观察庄园里的动静。然后，他召唤同伴。

“他们两个正在忙乎哩。”他轻声说，“我并不觉得太意外。”

其它人渴望看看，轮流爬上梯子，探头观望。

果然，小河两边，各站着一个人影。一个在岛上，另一个在花园陡坡上，都与鸽楼在一条线上。两个影子一动不动，不像在躲藏。他们在干什么呢？在从事什么神秘勾当？

云絮之间拉扯着淡淡的雾霭，就算他们认得这两个人，此刻也认不出来。他们的身影似乎越来越弯向河面，大概是盯着河里什么东西。不过他们又没点灯笼打手电。似乎这是两个偷偷打鱼下网的人。

拉乌尔把梯子送回贝舒的茅房。然后他们去小城堡。大门紧闭，还加了两道链锁。拉乌尔早已叫人把所有的钥匙配了两把，自然有开后门的钥匙。他们悄悄地行走，没有遇到任何危险。那两个人正在小城堡前面园子里忙活，不可能听到他们的脚步声。他们用一个光线微弱的电筒照路。

拉乌尔走进台球室，在一大堆废置的旧武器中间，取出一支预先放在那儿的枪。

“上了子弹的。”他说，“贝舒，你得承认，这枪藏得十分巧妙，你想都没有想到。”

“您别杀他们。”卡特琳娜吓坏了，低声说道。

“好的，但我会开枪的。”

“啊，求求您，别杀他们。”

他熄了手电，轻轻打开一扇窗户，推开百叶窗。

天空越来越灰暗。然而，他们看见七八十米外，那两个影子一直在那里，一动不动，宛如两座雕像。风变强了一些。几分钟过去了。有个影子慢慢打了个手势，在岛上的那一个更加把身子弯到河面上。

拉乌尔举起枪。

卡特琳娜流着泪，哀求道：

“求求您……求求您……”

“您让我怎么办？”拉乌尔问。

“跑过去，把他们抓住。”

“要是他们逃跑呢？要是他们溜掉呢？”

“不可能。”

“我更愿意十拿十稳。”

他瞄准。

两个女人的心揪紧了。她们希望惨事已经发生，她们害怕听见枪响。

岛上的人还把身子弯了弯。接着走开了。这是不是撤离的信号？

砰砰两响，拉乌尔开了枪。那边，两个家伙呻吟着，倒在草上打滚。

“你们在这里别动。”拉乌尔吩咐贝尔特朗德和卡特琳娜，“别动！”

可是她们执意要跟着他。

“不行！不行！”他说，“那两个家伙会怎么反抗，谁也不知道。你们等着我们，做些准备，必须给他们包扎。不过伤不会重。我是朝他们大腿开的枪，用的是小铅弹。贝舒，你去前厅箱子里拿几根皮带和两根绳子来。”

他顺手带上一把可以充作担架的折叠帆布躺椅，不急不忙地朝河边走去。那两个受伤的家伙一动不动地躺在小河两边岸上。

贝舒按照拉乌尔的命令，提着一把手枪，拉乌尔向最近的那对手说：

“伙计，别耍花招，嗯！你只要有了这个意思，警长就要打死你，就像打死一只臭狐狸。再说，反抗又有什么用呢？”

他蹲下来，拿电筒一照，冷笑道：

“阿诺尔德先生，我早疑心是你。可你的活儿干得巧妙，我总是打消了怀疑。直到今天早上才肯定是你。怎么，老伙计，你在这儿干什么呢？在河里捞金沙，是吧？你会说个明白的，是吧，嗯？贝舒，把这个伤员捆到担架上。用两条皮带绑住手腕就行了。另外，手放轻一点儿，对吧？他腿受了伤，确切地说，屁股上受了伤，跑不了啦。”

他们小心地把他抬到主客厅。两姐妹已经开亮了灯。拉乌尔对她们说：

“这是一号包裹，阿诺尔德先生。好家伙，是啊……他是蒙泰西厄公公的仆人，忠仆，他信任的人。另一个，你们想不到是谁吧，嗯？现在，去拿二号包裹吧！”

十分钟后，拉乌尔和贝舒逮住了那个同谋，她已经爬到了鸽楼前面，她哭哭啼啼、结结巴巴地说：

“是我啊……对呀，是我……夏尔洛特……可是我什么也没干……我没有在里面插手……”

“夏尔洛特，”拉乌尔扑哧一声笑起来，嚷道，“原来是那个漂亮的厨娘呀！”怎么这样一身打扮呢？工作服、帆布裤！喂！贝舒，恭喜恭喜……她这个样子可迷人哩，你的心上人！可是，夏尔洛特是阿诺尔德的同谋，这可叫人难以相信，我就从没想过这一点。可怜的夏尔洛特，你肥嘟嘟的身上最有肉的地方，没叫我的铅弹打坏吧？贝舒，你来照料她，好吗？啊！拿几块纱布，抹上消炎药膏，轻轻贴上去，经常换一换……”

拉乌尔在河边查看一遍，捞起一块用两条床单拼接起来的细布。布拦腰浸在河水里，两头固定在两边岸上。

下边翻卷起来，形成一排宽宽的口袋。

“哈！哈！”他快活地叫道，“这就是我们的渔网了。哈哈！贝舒，金鱼归我们了。”

### 十三 指 控

两个俘虏躺在客厅的两张长沙发上。阿诺尔德屁股受伤，相当严重，咕咕啾啾，怨声不绝。夏尔洛特的伤势轻一点，只有几粒铅弹击中了她的小腿肚子。

贝尔特朗德和卡特琳娜惊愕地注视着他们，不相信自己的眼睛。阿诺尔德和夏尔洛特两个仆人一贯无限忠诚，是主人的心腹，几乎算得上朋友……怎么会是罪犯呢？难道整个阴谋是他们策划的吗？他们背叛了主人吗？那偷盗、杀人的事是他们干的吗？

贝舒的脸都变了形，始终一副被最不幸的事情压得喘不过气来的神气。他弯下身子，低声对厨娘说话，一边打着充满威胁、责备和失望的手势。

夏尔洛特耸耸肩，似乎用一句轻蔑的辱骂回答他，这使他气炸了。拉乌尔让他平静下来。

“解开她的绳子，贝舒，你可怜的女朋友好像不大舒服。”

贝舒解开绑在她手腕上的两条皮带，但是刚一松绑，夏尔洛特就跪倒在贝尔特朗德面前，叫起屈来。

“我没有参与，夫人。请原谅……夫人知道，拉乌尔是我救的……”

贝舒突然站起来。他心乱如麻，听了夏尔洛特的话，觉得不可辩驳，顿时来了精神，鼓起勇气道：

“确实！有什么权利说夏尔洛特是罪犯？她犯了什么罪？你指控她有什么证据？还有，你指控阿诺尔德又有什么证据？他们干了什么事？你凭什么指控他们？”

贝舒像人说的那样，得理不饶人，越说越来劲。他气势汹汹，咄咄逼人，得寸进尺向拉乌尔转过身来，面对面地进攻。

“对，我问你，这可怜的女人，你说她犯了什么罪？还有，阿诺尔德犯了什么罪？你发现他们没有坐在去巴黎的火车上，而是在回浪湾河边上……这说明了什么呢？他们迟一天动身，难道就犯罪了吗？”

贝尔特朗德点点头，觉得贝舒的话合乎逻辑。卡特琳娜低声说：

“我一向了解阿诺尔德……祖父对他完全信任……怎么能想象，这个人会枪杀贝尔特朗德的丈夫，祖父的孙女婿呢？他为什么要这样干呢？”

拉乌尔极为平静地说：

“我从来没有说格尔森先生是他杀的。”

“那么？”

“我们来弄明白。”拉乌尔下决心道。“这个案子扑朔迷离，非常复杂，我们一起来弄清楚吧！我想阿诺尔德先生会帮我们忙的，对不对，阿诺尔德先生？”

贝舒把仆人解开，阿诺尔德艰难地在一张扶手椅上坐下。他那张脸平时漠无表情，或者尽力不露声色，现在显出挑衅和傲慢的神情，大概这才是他的真面目。

他回答说：

“我啥也不怕。”

“警察也不怕吗？”

“不怕。”

“如果把你交出去呢？”

“你们不会的。”

“这就是你的招供！”

“我什么也不承认，什么也不否认。我根本不把你们，还有你们可能说的当一回事。”

“您呢，讨人喜欢的夏尔洛特？”

厨娘听到阿诺尔德的话，好像恢复了勇气。她肯定地回答：

“先生，我也一样，什么也不怕。”

“太好了。你们的态度已经明确了。我们来看看这是不是符合事实。很快就会弄清楚的。”

拉乌尔背着手，踱着步子，开始道：

“事情很快就会弄清楚的，尽管我们不得不从头说起。但我只能简要地概述一下，把各个事件发生的时间和本身的意义说一说。七年前，就是蒙泰西厄先生去世前五年，他雇用了当时年方四十的阿诺尔德先生作仆人。这是一个供应商向他介绍来的。那供应商在干了一次很不正大光明的投机后，悬梁自尽。阿诺尔德聪明、机灵、野心勃勃，大概很快就明白，在这个神秘、怪异的老头家里迟早会干点什么事情的。他尽心照顾他，迎合他的习惯和怪癖，取得了他的信任，成了他的心腹，身兼仆人、实验室杂役和管家三任，一句话，成了老板一刻也离不了的人。我是根据您，卡特琳娜，给我讲述的情况来描述这一段历史的。当然，您跟我讲这些情况时，并不明白我是在问您，您只是在回忆往事中信口说出来的。然而，这些回忆常常使人觉得，您的祖父对阿诺尔德，甚至对您，他最喜欢的人不大信任。其实您不可能想到他有什么秘密，也不可能想到了解这秘密会有什么用处。”

拉乌尔停下来，看到大家正全神贯注地听他讲话，又接着说：

“这些秘密，或确切地说，这个秘密，就是金子是怎么产生的。我们今天已经知道了。但是，完全可以肯定，仆人阿诺尔德当时就知道了，因为蒙泰西厄先生没有把事完全隐瞒起来，他甚至给公证人贝尔纳先生出示了他的研究成果。他所隐瞒的只是他的方法。阿诺尔德先生不惜一切代价想知道的正是这一点。制造金子的秘密究竟在哪里呢？蒙泰西厄先生在阁楼有一个实验室，在鸽楼地下室有一个更为秘密的实验室，这也是您对我讲的，卡特琳娜。蒙泰西厄先生叫人在那个实验室里装了电线，把电接过来，这条电线我们已经找到了。但是蒙泰西厄先生真会造出金子吗？实验室难道不是遮人耳目？其主要目的难道不是让人相信金子是造出来的吗？阿诺尔德先生大概产生了这些疑问，为了找到答案，就长期不懈地监视主人……当然并没有什么收获。

“我相信，蒙泰西厄先生去世时，阿诺尔德对这件事，并不比开读遗嘱之前的我知道得多。其实，事情可以简化为根据某些推断来假定回浪湾的金沙与穿过庄园的那段河流有关系。我从一开始就注意到奥莱尔河水清澈见底，也从一开始，我就记下了河的名字，它的词源很有意义，奥莱尔，就是金河，对不对？因此，我在船上消磨时间，在岸边钓鱼，想发现有什么金属碎片在河底滚动或在水上漂浮。

“主人带着卡特琳娜在复活节和夏季到这里度假的时候，阿诺尔德大约也像我这样干过。此外，他一面作这种探索，一面在四周乡里打家劫舍，最后本地人都称他为戴大礼帽的人。我相信，贝舒，如果我们调查一下案发时间，当然我还没有对您谈起过，我相信，这些日期与阿诺尔德呆在回浪湾的

日子是一致的。

“后来，蒙泰西厄先生突然去世，接着又发生了盗走遗嘱的事，我倾向于认为阿诺尔德应对偷窃负责。是他通知格尔森先生的。他表示愿为格尔森先生效劳，并向他透露了有关主人的一些细节，最后，阿诺尔德提出了行动计划。这事的結果，是格尔森先生到回浪湾，和伐木工沃什尔一起雇人移栽了三棵柳树。以后哪一天，河流将成为格尔森夫人继承的遗产的一部分。

“这两个人就这样实施阴谋，只是进展缓慢，因为他们不了解真实的情况。小河是他们未来行动的中心目标。金子就在河里某个地方。但是，阿诺尔德和格尔森先生没有得到蒙泰西厄先生应许的附加遗嘱，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

“只有一个情况……如果这也算一个情况，并与此事有关的话：蒙泰西厄先生在遗嘱最后写下的一组数字。这很不好看，格尔森先生没有明白数字的意义，甚至不予重视。但是，又必须行动。卡特琳娜可能结婚，这就加速了事情的进程。两姐妹决定住在这里。太好了！阿诺尔德将呆在现场。他写信给格尔森先生。格尔森到了以后，买通了公证所办事员法默龙，叫他把遗嘱塞到蒙泰西厄的卷宗里，使遗嘱具有法律价值，同时开始搜查花园……”

“……就被仆人阿诺尔德杀了！”贝舒嘲弄地叫道，第一次辩论时他就说过类似的话。

贝舒又补充一句：

“被仆人阿诺尔德杀了！当时，阿诺尔德站在厨房门槛上，后来又跟着我冲向鸽楼，怎么可能在鸽楼门口开枪哩！”“你说过几遍了，贝舒。”拉乌尔说，“我呢，再重复一遍，仆人阿诺尔德没有枪杀格尔森先生。”

“既是这样，那你说谁是杀人犯呢？不是阿诺尔德——你又肯定说不是他——就是另外一个人。你无权凭空指责阿诺尔德犯了凶杀罪。”

“他没犯杀人罪。”

“格尔森先生不是被人杀害的？”

“不是。”

“他是怎么死的。是得了鼻炎吗？”

“他死于蒙泰西厄先生设下的机关。”

“瞧！蒙泰西厄先生去世两年了，倒成了杀人犯！”

“蒙泰西厄先生是一个古怪的好幻想的人，这就可以解释全部问题了。他是金子的主人，他费尽气力寻找和发现的东西，不允许别人夺走。你想想，一个吝啬鬼把一笔无法估量的，甚至他认为是取之不尽的财宝堆在鸽楼地下室里，难道不会采取措施，保证自己外出期间这笔财产不受侵犯吗？蒙泰西厄先生晚年受不了塞纳河畔寒冷的冬天，去世前的那个夏天，他利用沃什尔大娘的儿子给地下实验室装的电线，一个人极其秘密地安装了能自动保护鸽楼入口的机械装置。只要有人企图打开门，一把放在齐人高的地方的手枪就会射出子弹，击中来人的胸脯。机关设计精确，万无一失。蒙泰西厄先生完成自己的杰作之后，为了更加保险，又叫人在虫蛀的桥的两头各放一块牌子，写着：‘待修。过桥危险。’以后，每年九月底，他就锁好房子，带上钥匙，领着阿诺尔德和卡特琳娜到巴黎去。他就在到巴黎的当天晚上，死于脑充血。

“我相信他本想把说明留下，以免有人闯入鸽楼碰机关。但他没有来得及这样做，甚至没来得及透露金沙的秘密。二十个月过去了。也是侥幸之幸

没有人打开鸽楼门，显然谁也不敢冒险过桥到岛上去。可是同样凑巧的是，电线和手枪子弹竟没有因潮湿而受腐蚀。简言之，格尔森先生知道卡特琳娜从前经常过桥后，就冒险过桥走近鸽楼，把门打开，于是当胸挨了一颗子弹。所以，他不是被人暗杀的，而是死于一次偶然事故。”

两姐妹入迷地听着拉乌尔叙述，相信他的推断完全正确。贝舒皱着眉头。阿诺尔德向前倾着身子，眼睛不离拉乌尔。

拉乌尔继续说：

“阿诺尔德知道蒙泰西厄先生设下的机关吗？据我所知，他从未上过岛。主人是不信任他呢，还是偶然不让他去呢？这我一无所知。格尔森先生死后，他是夺取蒙泰西厄先生财富的主谋。预审法官代表的法院对案件毫不了解，贝舒队长代表的警察也好不到哪里去。在这些场合，我应该说，贝舒显得可悲地无能……”

贝舒耸耸肩膀，打断他的话：

“你说你当时就猜到了事情经过，你？”

“当然是当时。既然没有人犯罪，事情就是自动发生的。由此，只要跨一步就可以明了情况了。我在检查电线和手枪的时候，就跨过了这一步。好，回头来谈谈阿诺尔德先生，他随意行事，反倒避免了可能发生的危险，曾经和蒙泰西厄先生一起干过活的多米尼克·沃什尔知道一些事情，也许还猜到了其它一些。尽管他不多嘴，还是对母亲讲了，而这个老疯婆胡言乱语，说什么三棵‘溜’，还说卡特琳娜有危险，得小心防备。”

贝舒冷笑说：“这就是阿诺尔德先干掉多米尼克·沃什尔，然后干掉沃什尔大娘的原因了！”

拉乌尔跺了一脚，大声说：

“不，你错了，阿诺尔德不是凶手。”

“可是，多米尼克·沃什尔和他母亲是被人杀害的呀！”

“阿诺尔德没有杀他们中间任何一个。”拉乌尔同样冲动地说，“如果有预谋的犯罪才可以称作杀人的话，那阿诺尔德就没有杀人。”

贝舒固执地说：

“可是，就在卡特琳娜和多米尼克·沃什尔约会当天——有人，阿诺尔德或者另一个人藏在暗处，听到了这次约会的时间——就在这一天，多米尼克·沃什尔被一棵树压死了。”

“还有吗？难道这不是一次很自然的事故吗？”

“因此这是巧合了？”

“对。”

“法医为什么犹疑呢？”

“这是错误。”

“人们发现的那根短木棍呢？”

“听我说，贝舒。”拉乌尔用更加稳重的声音说，“你毕竟不像你表现的那样傻，你明白了我的推理的意思。多米尼克·沃什尔的死先于格尔森先生，但这是一连串事故中的一件，这件事加上移植三棵柳树以及沃什尔大娘的预言，都使卡特琳娜极为恐慌。我推测，那时格尔森先生和阿诺尔德对遗嘱，起码对蒙泰西厄先生应该作的补充说明，有了一定的了解。也许他们已经把写在遗嘱上的数字谜解开了。尽管你要强说阿诺尔德有一个不断增大恐怖气氛的计划，尽管你要强说格尔森被杀使这种恐怖气氛达到顶点。而且在



同一天，完全疯了的沃什尔大娘被埋在树叶底下，可是，我们不可能断定有人要杀她。没有多久，可怜的疯子从梯子上摔了下来，当然也不可能肯定有人故意让她摔下来的。”

“就算是这样吧，”贝舒嚷道，“但是阿诺尔德的计划又是什么呢？他想达到什么目的？”

“他想叫大家离开小城堡。他来这里是为了取金子。但他发觉只有小城堡里走光人，没有人监视他的时候，他才能把金子拿到手，才能完成必须的准备工作。必须把住在小城堡的人在确定的日期，即九月十二日之前全部赶走。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制造一种恐怖气氛迫使姐妹俩离开。他不会杀死她们，因为他生性不是杀人狂。但他要把她们从这里赶走。于是，一天晚上，他从窗户跳进卡特琳娜的卧室，掐她的脖子。你会说这是谋杀。对，但这是假装的谋杀。他掐她的脖子，但并不杀死她。他完全有杀人的时间，但杀人有什么用？这不是他的目的。最后他逃跑了。”

“就算是吧。”贝舒道，他时时准备认输，却又总是不服气。“就算是吧。但如果我们在花园里看见的人果真是阿诺尔德，那又是谁从他的卧室里朝他开枪呢？”

“夏尔洛特，他的同谋！这是他们商量好的应急措施。阿诺尔德假装被打死。可当我们赶到的时候，连个影子也没有了。他又上楼回到自己房间，我们碰见他的时候，他拿着枪正从楼上下来。”

“他是从哪里上楼的？”

“有三道楼梯，其中一道在顶里头，显然，他每天夜里活动，都走那道楼梯。”

“可是，如果他真是罪犯，他和夏尔洛特就不会受到攻击，夏尔洛特也一样。”

“这是假装的！他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不让人怀疑。阿诺尔德拆掉了一块桥板，只不过掉在河里洗了个澡。仓库一根梁被抽掉了，仓库塌了，可是没有压着夏尔洛特，只是恐怖气氛加浓了。两姐妹再也不愿意呆在这里。她们正犹豫不决的时候，发生了新的袭击，也就是说，阿诺尔德穿过玻璃朝贝尔特朗德开了一枪，当然，这一枪没有打中。小城堡关闭了。她们去了勒阿弗尔。”“阿诺尔德和夏尔洛特也去了。”贝舒提醒道。

“可是以后呢？他们会请假，有假就够了，他们可以悄悄地在九月十二，十三和十四那几天呆在小城堡里。我直觉，或确切地说，我推测后相信这几个日期非常关键。因此，当我根据公证人的要求把贝尔特朗德和卡特琳娜两人带回这里来时，相信你们只要明确宣布将于十日，最晚十一日动身就太平无事了。从那时起，果然安静了三个星期。小城堡将人去楼空……”

“动身的日期将近了。阿诺尔德感到害怕。夏尔洛特说格尔森夫人对动身好像有些保留，他就更加担心了。她们是不是假装离开？不会突然返回来吗？他觉得我不是一个半途而废的人。他很担心。于是这一次，他大胆行动。眼看胜利在即，他不会在更加严重的攻击面前退却。他监视到我晚上划船兜风，有天晚上，就从峭壁上朝我……朝我，朝陪我一起划船的两个女主人滚下一块大石头。他并不知两个女主人和我在一起，这可是一次真正的谋杀，我们能够幸免，真是奇迹。这一来就宣战了。我成了他的对头。他必须把我干掉。阿诺尔德监视我，不放过我的一举一动。在冲上戴帽人走的小路时，也不怕暴露一半身体。他要孤注一掷了，他把我诱到温室废墟，让我落在陷

阱里。然后，他开我的车（他会开车，对你们隐瞒了这一本领）去巴黎，给你们拍了一封署我名字的电报，请你们两姐妹到巴黎与我会合。如果你们不起疑心，他就可以如愿，一个人留在小城堡。看到我弄出了一条逃出来陷阱的通道，他又气又恼，把所有的残砖碎瓦倾到我身上。要不是夏尔洛特发现了我，我就完了。”

贝舒又站起来：

“你很清楚！要不是夏尔洛特……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因此，夏尔洛特与这个案子无关。”

“她从头到尾都是他的同谋。”

“不对，她救了你的命。”

“这是因为她感到内疚！直到现在，她还听从阿诺尔德的一切吩咐，赞同他并参与他的一切行动。在关键时刻，她不愿意凶杀罪成为事实，或者说不愿意阿诺尔德成为杀人犯。”

“为什么？这跟她有什么关系？”

“你想知道吗？”

“是的。”

“你想知道她为什么不愿意阿诺尔德成为杀人犯吗？”“是的。”

“因为她爱阿诺尔德。”

“嗯？你说什么？你竟敢说什么？”

贝舒举起拳头，咆哮道：

“你撒谎！你撒谎！你撒谎！”

## 十四 金子

拉乌尔的论证，阿诺尔德听得越来越入迷。他两手紧紧扳住扶手椅，双臂半撑起身体，他的脸在抽动，拉乌尔的话似乎越来越吸引他的注意力。因为过分专注，他的脸皮皱缩。他一声不吭地听着。

“你撒谎！你撒谎！”贝舒还在大叫大嚷，“欺侮一个弱女子是可鄙的。”

“怎么！”拉乌尔抗议说，“她对我的话完全可以反驳嘛！我有理有据，正等着她哩！”

“她鄙视你，我也一样，她是无辜的，阿诺尔德也是的。你讲的事情可能都对，我甚至相信，但是与他们两个对不上。你听着，我要驳斥你的指控，要以我的权力和经验保护他们。他们没有犯罪。”

“天哪！你还要什么呢？”

“证据！”

“够了，如果它是不容置疑的话。”

“阿诺尔德的供认算不算不容置疑的证据？”

“当然算！”

拉乌尔走近阿诺尔德，面对着面，眼睛盯着眼睛，问道：

“我说的一切是真的，对吗？”

仆人闷声闷气地说：

“从第一个字到最末一个字，都是真的。”

他像一个不明就里的人，用大为惊讶的语调说：

“从第一个字到最末一个字，都是真的。好像您亲眼目睹了我两个月来的所有行动，洞悉了我的全部想法。”

“你说得对，阿诺尔德。看不见的，我就猜测。在我看来，你一生大概是这样的。你的现在说明了你的过去。你一定参加过马戏团，干过杂技这一行，对吧？”

“对，对。”阿诺尔德回答。他处于某种谵妄状态，好像被拉乌尔迷惑了。

“你会长身术，缩进非常狭小的木桶里去，不对吗？你年纪虽然大了，仍能够在需要的时候，攀着屋外的管道檐槽爬回你的房间里去，对不对？”

“对，对。”

“那么，我没有说错吧？”

“没错。”

“一点都没错？”

“一点都没错。”

“你是夏尔洛特的情人吗？她是按你的主意把贝舒迷住，并召到这里，使你能在他所代表的警察庇护下，放手大干，对吧？”

“对……对……”

“夏尔洛特把两个女主人告诉她的机密，就是说我的计划，告诉了你，对吧？”

“对……对……”

仆人越是肯定拉乌尔说的话没错，贝舒越是来气。他一脸铁青，摇摇晃晃，一把抓住仆人的领口使劲地摇，还咕咕哝哝地说：

“我逮捕你……交给检察院……你要在法庭对你的罪行负责。”

阿诺尔德先生点点头，讥讽地笑道：

“别……别这样做……把我交出去，就是把夏尔洛特交出去。您是不愿意这么做的，而且这也会造成一件丑闻，连累卡特琳娜小姐和格尔森夫人。对这一点，拉乌尔先生是反对的。对吧，拉乌尔先生？您是为主的，贝舒不能不听您的，您反对一切对我不利的行动，对不对？”

他似乎在向拉乌尔挑战，只要拉乌尔决定战斗，他就接受决斗。拉乌尔难道不知道贝尔特朗德是她丈夫的同谋，只要漏出一点风，就会给两姐妹的亲情带来可怕的打击？把阿诺尔德交给法院，就等于公开贝尔特朗德的丑事。

“我们看法一致。挑起一场丑闻是愚蠢的。”

阿诺尔德追问一句：

“因此，我不必害怕报复了？”

“不必了。”

“我自由了？”

“自由了。”

“可我还有句简短的话要说，在您即将完成的一件大事中，有我的一大份功劳，所以我有权从将来的好处中提取一份报酬，行吗？”

“啊！这可不行。”拉乌尔开心地笑着，“你太过分了，阿诺尔德先生。”

“这是您的看法，不是我的看法。不管怎么样，我坚持这个要求。”

他把这两个音节说得很重，不像是开玩笑。拉乌尔注视着仆人那张固执的脸，感到有些不安。这对手难道还有什么秘密武器，能跟他讨价还价吗？他向仆人倾过身去，低声地说：

“要挟，嗯？什么理由？凭什么要挟？”

阿诺尔德悄悄地说：

“两姐妹都爱您。夏尔洛特十分精明，掌握着证据。两姐妹常常为了您争吵。她们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甚至也不知道她们自己身上发生了什么事。但只要一句话就可以让她们明白，她们就会变成死敌。我该不该说这句话？”

拉乌尔站在他身边，狠狠打了他一拳，以示惩罚。但是他觉得这一行为表明自己心虚。再说，他其实被仆人的话搞得心慌意乱。他深知两姐妹对他的感情，今天早上，贝尔特朗德热烈拥抱他，他是不可能不知道原因的，同时，他也常常感到卡特琳娜对他的温情。然而正因为如此，他才把这些意味深长的事情，这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感情隐藏起来，怕的是惊吓了她们的温柔和娇媚。“别再想了。”他说，“到了大白天，这一切就会枯萎的。”他又高兴地叫道：

“确实，阿诺尔德先生，您的说法是有道理。您的大帽子是什么做的？”

“帆布，这样我可以把它装进衣袋里。”

“您的大鞋呢？”

“橡胶。”

“因此走路没有声音，而且可以塞进您这杂技演员的身体钻进的小洞里。”

“一点不错。”

“阿诺尔德先生，您的帆布帽和胶鞋都将装满金沙。”“谢谢。我将指点你们找到金沙。”

“不必了。您失败了，您拦在河里的布袋什么也没有。可我会成功的。”

有一个细节要问一下：谁解开了蒙泰西厄先生的数字谜？”

“我。”

“什么时候？”

“格尔森先生死前几天。”

“您就是照这数字行事的吗？”

“是的。”

“太好了……贝舒！”

“干什么？”他不快地应道，怒气未消。

“你还相信你这两个朋友是无辜的吗？”

“始终相信。”

“好极了。那好，你负责照看他们，给他们送饭……在我完成任务之前，不能让他们走出客厅。再说，他们挂了彩，我相信他们在四十八小时之内是不可能活动的。这段时间对我是绰绰有余了。我不要他们指点。各干各的。晚安！我困了。”

仆人阿诺尔德示意他别走。

“为什么您今天晚上不去碰运气？”

“嗨！我明白了，您没有理解就干，你没有理解那些数字的意思。这不是运气的问题，阿诺尔德先生，而是确有把握。只是……”

“只是什么？”

“只是今晚风不大。”

那么，明晚风就大了？”

“不，明早。”

阿诺尔德这声惊叫，表明他的确没有弄明白。

如果风能如其所愿，拉乌尔就太幸运了。整整一夜，风都在吹拂，号叫。早上，拉乌尔刚穿好衣服，就走到走廊窗前，看到风把树木吹弯了腰。他发现尖利、猛烈、喧嚣的风从西方吹来，穿过塞纳河谷，推着宽阔的大河向相反的方向流。

在大厅里拉乌尔找到了两姐妹。她们已经准备好早餐。贝舒带着面包、黄油和鸡蛋来了。

“这些食品是为你那两个朋友准备的吧？”

“他们有面包就行了。”贝舒说，样子很凶蛮。

“嗨！嗨！你好像不如以前热情了……”

“那两个坏蛋。”他咬牙切齿说，“为保险起见，我把他们的手腕都绑起来了。门也上了锁。再说，他们也不能行走。”

“你给他们的伤口敷药了没有？”

“你疯了！让他们自己去敷吧！”

“那么你跟我们一块？”

“那当然！”

“好哇！你又回到正义的一边来了。”

他们香甜地吃了一顿。

九点钟，他们冒着倾盆大雨，来到外面。雨疯狂地下着，与暴风卷来的压得很低的浓云融在一起，分不出哪是雨，哪是云。这是一场横扫一切摧毁一切障碍的暴风雨。

“涨潮了。”拉乌尔说，“一打雷就预示着涨潮。狂风和大潮过去之后，

雨势可能减弱。”

他们过了桥，向右转弯，来到岛上，到了鸽楼。一个月前，拉乌尔叫人配了一把钥匙，随身带着。

他开了门。里面，他已经重新装了电线，接通了电。他开了电灯。

一把结实的锁锁住了翻板活门，但拉乌尔也有一把钥匙。

地下室的灯也开了。两姐妹和贝舒走下去，发现有一条梯凳，拉乌尔叫他们往梯子对面的墙上看，那里有一张铁丝筛子，网眼和挂毯底布一样密。这张筛子几乎有整面墙那么长，但最多只有四十厘米高，由一个铁框绷着。

“阿诺尔德的主意不坏。”拉乌尔说，“把两条床单接起来，做成一只袋子，但是床单是漂浮的，到不了河底。这是最要紧的。用蒙泰西厄先生做的框子就不会有问题了。”

他爬上梯凳。在地下室上部，超出水面一米的地方，有一个狭长的墙眼，盖着一块布满灰尘的窗玻璃。他打开窗玻璃，外面清凉的风和汨汨的水声一下涌了进来。他在贝舒的帮助下，从这个窗眼把筛子推出去，把两端插入奥莱尔河两岸开了滑槽的桩子里，放下去。

“好。”他说，“这样就把河底拦上了，像放鱼网那样。此外，请注意，这张筛子虽是新做的，有滑槽的桩子却很旧了，总有一个世纪或者两个世纪的年头了。十八世纪，十七世纪，回浪湾小贵族使用的装置，可能比我们见到的这个更复杂。”

他们走出塔楼。雨小了，河岸上，在石头和泥沙中间露出了已经磨损的两个桩子。由于还有其它的桩子，它们就不显得十分惹眼。

这时，奥莱尔河水位很低，不再流向塞纳河。在稳定了一会儿后，想顺着平时的方向流动的河水和开始从塞纳河汹涌而来的水较起力来。风把浪潮高高的举起，像墙一样推过来。塞纳河中巨浪翻滚，峡谷充满漩涡和波峰浪谷。

奥莱尔河迟疑不决，被海水和塞纳河水不可抗拒的浪潮所侵占，被比它更强大的波浪压到下面，终于让步了，撤退了，战败了，被吞并了。突然，它掉头逃跑，朝源头流去。

“多么奇特的现象啊！”拉乌尔叫道，“我们真走运。我确信，这样磅礴、汹涌的浪潮是很少见的。如果我们想弄明白一切，就不应该放过一个细节。”

他重复说：

“弄明白一切！再过几分钟，决定性的原因就要显露端倪了。”

他横穿过小岛，到了对岸，爬上通向峭壁顶的斜坡，在阿诺尔德从他手中溜掉的地方停下，俯身观看峡谷。潮水被峭壁和罗马人坟山扼住，一直升到峭壁半腰，把罗马人坟山围了一半，形成一个水池。水在池中奔涌翻腾，只能通过一道窄窄的口子流出去，长链似的落到种着三棵柳树的草地上。

一浪一浪的潮水，在风的推动下滚滚而来，疯狂的乌云洒下的倾盆大雨更使这些浪潮变得汹涌。

贝舒和卡特琳娜两姐妹，挤在拉乌尔身边，像他一样看着水势。拉乌尔低声说了几句短话，通过这些只言片语表达了头脑里的想法。

“正是这样的，我推想正是这样。如果事情继续按我的假设发展，就会真相大白。只可能是这样……不是这样，就不存在逻辑了。”

半个小时过去了。远处塞纳河上在他们看得见的那一抹粗粗的曲线上，

那惊天动地的战斗挟带着暴风雨远去了，留下加宽的，微波荡漾的河面，潮水奔流的速度也放慢了。

又过了半小时。尽管河水仍有几分怯意，想重新开始正常流动，它却静静地不为所动。几乎包围和淹没了罗马人坟山的水在退，顺着草地上成百条小沟和坟山的裂缝流走。

水位飞快地下降。奥莱尔河加速流动，像是被它要注入的塞纳河再次吸走了似的。

一切都恢复了常态。雨停了。

一直没有说话的贝舒提出异议：

“必须捞到金沙，才能说明你没有错。你下了网，按照切实可行的办法重作了阿诺尔德作过的尝试。你还说条件对你有利。可是唯一能说明问题的结果，就是金沙。金沙在哪里呢？”

拉乌尔取笑他说：

“你对这个格外感兴趣吧，嗯？”

“当然啦。你不也是这样看吗？”

“我可不是这样。但是我完全允许你这样看问题。”

他们走下岩石间的小道，回到岛上鸽楼旁边。

拉乌尔承认道：

“蒙泰西厄先生收集金沙的方法，我不太清楚。也不清楚他这种方法是不是全部可用。再说，收集金沙的必备条件非常复杂，我想他的工具不可能很多。但不管怎么说，他肯定使用了现存的工具，如闸门、导流管，等等。另外，时间也不允许我恢复和改进这些工具。我充其量只是发现了拦河用的筛子和在小城堡阁楼里大家称之为杓的工具。把它给我，贝舒。它就在地上，那棵树下。”

这的确是一个带铁圈和网子的杓，网是金属做的，网眼和那筛子一样细密。

“贝舒，你不喜欢下河吗？喜欢？那么你捞吧，老朋友，顺着拦河的筛子，刮着底捞。”

“在源头一边吗？”

“对，因为河水往下流时，带来了金沙，金沙就粘在筛子上。”

贝舒服从了拉乌尔的命令。杓把很长，他踩在岸上一块大石头上，可以够到四分之三的河面。

杓伸到那里后，他就把铁圈紧贴着河底往回拉。

他们谁也不说话。这一刻十分庄严。拉乌尔预计得对吗？蒙泰西厄先生真是在这砾石密布、水草丛生的河床上收集到了珍贵的金沙吗？

贝舒结束了工作，举起杓。

金属网里，有砾石、水草，但也有闪闪发光的小点。这是金沙和几块金片。

## 十五 古罗马行省总督的财宝

拉乌尔走进小城堡的客厅里，仆人阿诺尔德和夏尔洛特分别被绑在隔着一定距离的长沙发上，似乎不太舒服。

“喏！阿诺尔德先生，我答应你的东西，来了一部分，可以装满你半个帽子。剩下的部分，只需要到你的朋友贝舒指定的地方去刮就行了，你那双圣诞节小胶鞋也会装满的。”

阿诺尔德的眼睛一亮。他已经想象他独自一人在小城堡里收集金沙的情形，既然他掌握有蒙泰西厄先生的秘密。

“别太高兴了。”拉乌尔说，“明天……不，今晚……我就要把金泉弄干。你拿到讲好的那一部份，应该满足了。”

他们回自己的卧室去换下湿衣服。午饭时，他们聚到一起，拉乌尔高高兴天南地北乱侃一通，贝舒急于知道更多情况，缠着拉乌尔提问：

“这样，这些事件说明了一个事实，可以用这几句话概括：小河一直含有金沙，但含量极小极小。在某些条件的作用下，到了某些日子，小河里就滚动着一些较大的金沙，鸽楼周围尤其积聚得多。是不是这样？”

“完全不是这样，老朋友。有一句话很明显，可是你没有理解。这是庄园拥有者的原始信仰，这种信仰传给了蒙泰西厄，或者说被他发现了。这也是阿诺尔德先生的信仰。但是，当一个人有建筑师的头脑时——当然你不是这样——就不会半途止步，而一定会弄个水落石出，会刨根究底。我呢，我有建筑师的头脑，在这次案件中，我是第一个没有半途止步的人。我们一起走路吧，你愿意吗，贝舒？”

拉乌尔从口袋里抽出一张纸，上面有蒙泰西厄先生开列的数字，他大声念道：

“3141516913141531011129121314。”

“如果我们仔细研究这组数字——格尔森先生和阿诺尔德研究了好几个月——就会发现‘1’每隔一个数字出现一次，而且可以把那些从小到大的两位数，分成四组，这四组两次被‘3’分开，两次被‘9’分开。去掉这些中间数字，就可以得到：

“14，15，16—13，14，15—10，11，12—12，13，14。”

“我们作假设时，自然而然地认为这些数字表示日期，分隔这些数字的‘3’和‘9’代表月份，即三月和九月。蒙泰西厄先生正是在这几个月到这里来。他每年三月中旬来回浪湾庄园，一直到九月下半月才离去。因此，我们可以认为，蒙泰西厄先生在两年前离开这里之前，作为摘记，写下了小河给他或者可能给他带来少量金沙的四组日期，即去年的3月14日、15日和16日；9月13日、14日和15日；今年的3月10日、11日、12日和9月12日、13日、14日。昨天是9月12日，今天是13日。阿诺尔德也是根据这些数字制定计划的。蒙泰西厄先生依据过去的资料和几世纪的古老传统，在由他的经验所验证和命运所决定的日期内行事。既然他在某月某日收集到了金沙，他就知道以后在这个日子还能收集到金沙。对这一点，阿诺尔德是相信的，他也在这个日子行动。”

贝舒指出：

“那么，阿诺尔德没有搞错，蒙泰西厄先生记下的日期都是正确的。”

“为什么是正确的？”



“原因我不清楚。”

“白痴！你和我一样明白。我一开始就预感到了。”

“什么原因？”

“糊涂虫，是大潮的日期。是春分和秋分，每年两次，每次好几天，早上和晚上涌潮，塞纳河水猛涨，另外，春分秋分的潮水本来比其它日子的潮水都猛烈，而且有风推波助澜，就更猛烈了。你以后会知道，要办成一件事，总要有一些特殊条件，这些条件是很难得的。”

“有了这些条件，”贝舒深思熟虑之后说，“漂在河里或者沉在什么洞里的金片就在水里摇荡起来，沉积到我们知道的那个地方。”

拉乌尔用拳头击了一下桌子。

“不，不，完全不对。根本不是这么回事。这是了解秘密和利用秘密的人所犯的错误。实际情况不是这样。”

“那你解释一下。”

“在这个地区，并不存在含金的河流。河里也可能有金，但绝不是天然的。这可不是河底滚动的沙子或河床上铺满的卵石。”

“既是这样，那我们看到的金沙是从哪里来的？”

“是人放的。”

“你说什么？你疯了！每次大潮把放在河里的金子卷走以后，有人又去放？”

“不是。但有人把大量金子存在那里，哪次大潮，也卷不光。靠物理或化学力量生成的金矿是没有的，这里有人为堆积的金矿。我们面对的，不是像蒙泰西厄先生所宣称的那样制造出来的金子，也不是像他所认为，别人也认为的那样，是自己生长出来的金子，很简单，我们面对的，是一座宝库，达到一定条件，这宝库里的财宝就慢慢流失。开始开窍了吧，贝舒？”

“一点也没开窍。再讲明确一些！”

拉乌尔微微一笑，瞧了一眼入迷地听他讲话的姐妹俩，进一步说：

“据我看，这件事可以分成两个阶段。一批数量巨大的财宝，装在一个密封的结实的容器里，放在某个地方。这是第一阶段。一直放了几十年，几百年……直到容器开裂，并在间隔长久的外力作用下，里面的东西就漏出来了，这是第二阶段。这种情况第一次出现是在什么时候？是谁最初收集到少量漏出来的金沙呢？我不知道。但是，翻翻本地的档案材料，如堂区的或贵族家庭的档案后，是可以弄清的。”

“我知道。”卡特琳娜微笑着说。

“真的吗？”拉乌尔立即叫道。

“真的。祖父有——我想是在巴黎——一张一七五五年的庄园图。但那图上小河不叫奥莱尔，在一七五九年时，它还叫咸嘴。”

拉乌尔胜利了。

“证据是确凿无疑的。因此事情发生还不到一个半世纪。咸嘴，即咸水河，由于某些原因，渐渐改了名成了奥莱尔河。此后，改名的原因就被人淡忘了，大概是因为流金的情况难得见到吧。但是事情持续下来，今天，我们都见到了。”

贝舒似乎信服了，说：

“我要你讲明白一些，你就讲明白了。现在，我要你作结论。”

“我会作的，贝舒。你刚才看到了名称是多么重要，尤其在乡村，一个

地方、一座山岗、一条河，它们的名字都是有来历的，即使那来历被人遗忘了，那名字还一直流传下去。正是这亘古不变的规律，一开始就把我的注意力吸引到罗马人坟山上去了。这就是我一开始就察看这个小丘层系的原因。我弄清楚了这个罗马人称为坟山的小丘的情况。这不是一个自然形成的小丘，而是人工堆砌成的圆锥形的土包，碎石筑的底座，外面用一层土、一层石头砌起来。一般来说，这是作坟墓用的。中间是安放尸体的墓室。但是，也可以用来藏武器，或是装满金银珠宝的箱子。小丘下沉了，大概是内部坍塌了。它被茂密的草木覆盖着。表面上，只剩下它的名字，罗马人坟山，还和过去有联系。可是没有关系！我对它一直十分关注。

“也许就是这一点，使我产生了有关财宝的想法，这个想法又与金子可能流失的想法混在一起。坟山四分之三环水，那种结构，使我的假设更有说服力。刚才，你们看见我是多么急迫地去验证我的假设！我的假设是对的。水往上涨，在峭壁和小丘之间形成一个池子，一个水越涨越高的水库。当潮流静止不动，河水开始下降的时候，水库的水必然从各种可能的出口往外排泄，就是说通过各个隙缝、洞眼、裂口，以及布满小丘使小丘变成过滤网似的垢纹，这样就把各种粉状物和小碎片带了出来。这正是我们在拦河筛子上收集到的东西。”

拉乌尔停住话，在大家看来，这个奇特的故事其实是这样简单，这样合乎逻辑，所以他们当中根本没有人想到要提出异议。贝舒低声说：

“那是不可靠的藏物处……那有时被水包围的坟丘。”

“我们知道些什么呢？”拉乌尔大声说道，“塞纳河的河口经历了多次巨大的变迁。在那个时期，坟丘可能处在比较隔离的地方，大潮不像现在那样容易接近。再说，谁也不会把财宝永远埋藏起来，藏宝是为了某个人的利益，他将享用它，但也要看守它，要根据各种突如其来的威胁采取行动。但是，代代相传的秘密往往最后失传。保险箱的确切位置记不清楚了，开锁的口令也是如此。你们想一想，法国国王藏在艾特雷塔那空心石柱里的那批财宝，还剩下些什么呢？有一天，传说到了一个比别人善于思考的人手里，终于变成了现实。今天，在这个科城地区——法国的古老地区，它的历史总是吸引重大的探险活动，穿插着全民族的重大秘密——我们就碰到了这些让人终生探索的诱人问题中的一个。”

“你怎么想的？”

“是这样的，在利尔博纳（罗马人叫朱里亚波纳，是一个大都市，现存的古代剧院证明它在高卢——罗马时期非常繁华）附近，某个古罗马的行省总督有一幢乡村别墅，就是在拉迪卡代尔的别墅，他把个人财富，即掠夺来的果实换成金沙，藏匿在这座可能是由儒里奥·恺撒的军队所建造的坟山里面。后来，他在一次远征，或是在狂饮之后死去，没来得及把秘密传给子孙或朋友。以后，就是中世纪的大动乱，国内的动荡不宁，抗击东方人、北方人的战争，抗击英国人的战争等等。一切都埋在黑暗之中，连传说也不再有人提起。到了十八世纪，终于冒出了一点历史的碎片……有一点儿金沙漏了出来。于是酿成一场悲剧……蒙泰西厄先生……格尔森先生……”

“这时候你出现了！”贝舒对拉乌尔说话时，有时竟带着几乎是宗教狂热似的敬佩语气。

“这时候我出现了。”拉乌尔高兴地重复道。

两姐妹瞧着他，像瞧一位超凡入圣的人物。

“现在，”他边说边站起来，“我们干活去。行省总督的财宝还剩下什么呢？也许没有多少，或许它本来就不多，或许潮水渐渐把它分化了，带到了我们不知道的地方。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应该找找看。”

“怎么找？”贝舒说。

“挖开坟山。”

“可要干好几天呀！要把树拔掉，开沟、挖土、运土，因为我们不能请人帮忙……”

“只是一个钟头，两个钟头，至多三个钟头的活。”

“嗨！嗨！”

“真的！如果我们假定，坟山被当作保险箱用，那么财宝就不会埋得很深，而会放在容易取出来，又不致被人发现和‘怀疑’的地方。我在荆棘丛中察看时，发现离地面一米的第一层石头有点往外鼓。显然，这是从前的一条环形小道。另外，我还注意到朝小城堡这边，在又厚又密的长春藤下面，有一个凹进去的地方，像是个圆亭，供放着智慧女神密涅瓦或天后朱诺的塑像。塑像立在那儿，既作为看守又作为标记。拿把十字镐，贝舒。我也拿一把。如果我猜得不错，很快就会知道答案的。”

他们到堆放工具的仓库里，挑了两把十字镐，由两姐妹陪着，来到罗马人坟山边上。

他们把泡得很湿的树根和荆棘除掉，清出一条路，又刨出了圆亭，开始挖小石头砌的地基。

这个保护层被挖除以后，露出了另一个更为精细的保护层，上面还能看到镶嵌画的痕迹和连接塑像基座的部分。他们集中力量对付这个地方。

水往四面八方流着，形成许多水洼，最后注入小河。很快，有一把十字镐挖通了隔墙，打开了一个洞。他们挖大缺口。拉乌尔点燃一盏灯。

正如拉乌尔所料，他们发现了一个相当低矮、仅容人站直身子的洞穴，大概就是墓室。中间有一根柱子撑着洞顶。柱子周围放着三只上了釉的普罗旺斯大肚坛子——直到现在法国南方人还用这种坛子来装油。第四只坛子碎了，碎片散在粘土地上，有一些细小的金粒闪闪发光。

“我说中了。”拉乌尔说，“你们看这个洞穴的墙……全塌裂了。大潮水过后，里面的水开始往外渗，渐渐形成一道道细流，它们要寻找和冲开出口，金粒、金属片也就随着流出去了。”

他们激动得嗓子哽塞，半天没有作声。在一千五百年或两千年前，有一个人在这黑乎乎的洞穴里放了一笔财富，那以后，再也没有人进过这个洞穴。这里面沉积了多少秘密啊！现在他们到了这里，真是奇迹！

拉乌尔用镐尖把三个坛子的颈部打碎，用电筒逐个照了一遍。每个坛子都满装着金片、金粒和金沙。他抓了两大把，让它们漏下去。它们在电筒光下闪闪发亮。

贝舒看到这个场面如此震惊，连膝盖都弯了。他不声不响地蹲在地上。

两姐妹也说不出一句话。但是，她们并不是见到金子惊喜得发慌，甚至也不是探出了二千年前的秘密给她们留下的强烈印象。围绕这个秘密所发生的一切变故波折，过去的、现在的都一一展现在她们眼前。不，她们感到惊愕另有原因。拉乌尔低声问她们在想些什么，她们中有一个回答：

“我们在琢磨您，拉乌尔……想您这个人……”

“对，”另一个说，“琢磨您所干的事情，您边玩边干，轻轻松松……”

我们真不理解……这件事如此简单，又如此不同一般……”

拉乌尔低声说——她们两人都可能以为他是对自己说的，只有自己才能听到：

“一个人堕入情网，想讨意中人喜欢的时候，什么都容易。”

晚上，拉乌尔趁着黑暗——外面会不会有人监视呢？——把他的车开到近处，把两只装得几乎爆裂的口袋从罗马人坟山搬出来。然后，贝舒和他又把洞堵上，勉强抹掉他们动过的痕迹。

“明年春天，”拉乌尔说，“大自然会把一切都盖上的。从现在到那时，没有人会进入小城堡；除了我们四人，永远也不会有人知道小河的秘密。”

风停了。九月十三日的晚潮很弱，因此，应该相信，十四日的潮汐也只能使水位上升到正常的水平，不会把罗马人坟山围住。

到了半夜，特卡琳娜和贝尔特朗德坐进汽车。拉乌尔去向阿诺尔德先生和夏尔洛特告别。

“喂，我的小子鸡，身体好吗？坐在这里不太坏吧？唉呀，您好像还在唉声叹气，美丽的夏尔洛特。你们两个都听着……我把你们和贝舒留在这里四十八小时。贝舒作你们的护士、厨师、陪伴和看守。另外，贝舒会到河那边，按你们的意愿，用篦子刮金沙。然后，他把你们送上火车，你们口袋里装满金子和钱，心里充满善意，去你们愿去的地方。因为，我相信你们愿让两位女主人安静，也相信你们愿去外地找死。同意吗，阿诺尔德先生。”

“同意。”阿诺尔德答应得十分干脆。

“好极了。我相信你的诚意。你已经感到我这位先生是不开玩笑的，而且我还让你有点儿吃惊，对吗？好，我们各走各的路。可爱的夏尔洛特，你也同意吗？”

“同意。”她说。

“很好。万一你离开阿诺尔德先生……”

“她不会离开我的。”阿诺尔德不乐意地说。

“为什么？”

“我们结婚了。”

贝舒捏紧拳头，一字一字地说：

“混蛋！你还想叫我娶你呢！”

“你想干什么，可怜的老朋友。”拉乌尔说，“这小乖乖要是觉得重婚有趣，会嫁给你的！”

他拉住同伴，抓着他的胳膊，严肃地说：

“你看，贝舒，这就是交往不慎带来的后果。你比较比较我们的为人处世。这里有两个品质不好的人和两个品德高尚的人。你这个社会栋梁选择了什么人？你选择了品质不好的人。我选择了什么人？我选择了品德高尚的人。啊！贝舒，这对你多大的教训呀！”

但是，贝舒这时对道德问题几乎不感兴趣，他只想着被拉乌尔解开的谜，越想越糊涂。

“那么，”他说，“你只念了蒙泰西厄先生遗嘱上的那行数字，就猜到了这是一串日期，看到了这些日期与春分、秋分的大潮的关系，从而得知潮水可以淹到并且侵入一个金库，一句话，发现了事情的真相吗？”

“只凭这一点儿是不够的，贝舒。”

“那还要什么？”

“一点微不足道的东西。”

“什么？”

“天赋。”

## 十六 尾声：究竟选谁

三个星期后，卡特琳娜来到巴黎拉乌尔的家里。一个看上去像是管家的老妇人开了门。

“拉乌尔先生在家吗？”

“请问尊姓大名，小姐。”

卡特琳娜正自忖要不要说出名字，拉乌尔就出现了，嚷道：“啊！是您，卡特琳娜。太好了！又出了什么事吗？昨天我在您家里，您没通知我要来。”

“没出什么事。”卡特琳娜说，“……有几句话要跟您说……只谈五分钟。”拉乌尔把她请进工作室。六个月前她来这里时，畏畏缩缩，心惊胆战，是来求援的。那时拉乌尔看到她像一头被追捕的野兽，顿生恻隐之心，当然她现在不再是那种模样了。

但是她似乎还是那样犹豫，吞吞吐吐。她一开始说的话显然与她登门造访的动机大相径庭。

拉乌尔握住她的双手，直视她的眼睛。她神态端庄，而含微笑，因为与拉乌尔在一起而显得十分幸福，模样儿可爱极了。“说吧，亲爱的小卡特琳娜。您知道我是多么值得您信任，我是您的朋友……不，比朋友还亲。”

“比朋友还亲，这话是什么意思？”她脸一红，轻声问。这一下轮到拉乌尔尴尬了。他察觉出卡特琳娜十分慌乱，准备向他掏出心里话，又准备逃走。

“比朋友还亲……”他说，“意思是我喜欢你超过喜欢任何人。”“超过任何人？”她重复一遍，样子既顽皮又固执。

“是的，确实是的。”他回答说。

她说：

“可能是同样喜欢吧，不会超过的。”

他们沉默了，可是，卡特琳娜突然下了决心，低声说：“这段时间，贝尔特朗德和我谈了很多。从前，我们相亲相爱……但是生活……年龄不同……贝尔特朗德结婚后，我们分开了。这六个月的危机又让我们在一起……尽管我们之间有些事……这本来是应该避免的，可是……”

她低下眼睛，非常慌乱，但又突然抬起头来，鼓起勇气说：

“在我们之间，拉乌尔，夹着您……对，您。”

她不说话了。拉乌尔拿不定主意，十分惶惑。他怕伤她的心，或者通过她伤贝尔特朗德的心。突然一下，他觉得他的角色十分费力，简直可恶。他低声说：

“我爱你们两人。”

“正是这样，”她立即说，“两人……两人您都爱，同样地爱，不是爱一个超过爱另一个。”

拉乌尔作了一个不同意的动作。

“不，不，”卡特琳娜说，“还是承认事实吧！我和贝尔特朗德对您的感情，您是不可能不知道的……但是，您却用同样的感情来回答我们俩……在小城堡那里，您为她，也为我，为我们共同的利益战斗，不可能把我们两个人分开，因此您也就不能缺少我们中的任何一个。然而，人真正爱上谁的时候，是不会这样做的……回巴黎后，您每天都来看我们，而我们不假装高傲，也不嫉妒，就等着您的决定。但现在我们知道，您不会作什么决定的。”

您将一如既往地爱我们两人。那么……”

“那么？”拉乌尔声音哽塞地问。

“那么我来把我们的决定告诉您，既然您不能作出决定。”

“什么决定呢？”

“离开您。”

他跳了起来。

“可这是荒谬的！…你们没有这个权利……卡特琳娜，你们怎么会愿意离开我？”

“但是必须离开。”

“但是，无论如何，”拉乌尔反对道，“我不同意。”

“您为什么不同意？”

“因为我爱您。”

她迅速捂住他的嘴。

“别说这话……我不许您这样说。您爱我，就应该超过爱贝尔特朗德，可您并不是这样。”

“我向您发誓……”

“我禁止您这么说……就算这是真的，也太晚了。”

“不算太晚……”

“太晚了，既然我来到这里，对您吐露了我……和贝尔特朗德的真情。这样的事，只有下定了决心才能说的……再见，朋友。”

拉乌尔感到，他不管怎么，都不能使卡特琳娜回心转意。因此他不敢反驳，也不敢留她。

“再见，朋友。”她又说了一遍，“我是这样痛苦，我想……我想在我们之间……留一个纪念……”

卡特琳娜双手勾住拉乌尔的肩膀，把脸贴上去，嘴唇送上去。

卡特琳娜被拉乌尔紧紧地抱在怀里，深情地吻着，一时身子发软，支持不住，不过，她猛地挣脱拉乌尔的拥抱，跑了出去。

一小时后，拉乌尔赶到了两姐妹家里。他想再见见卡特琳娜，告诉她他是多么爱她，甚至没想到这样一个举动会带来什么后果。

卡特琳娜还没有回来。他也没见到贝尔特朗德。

第二天，他又一次吃了闭门羹。

但是第三天，贝尔特朗德拉响他家的门铃。和卡特琳娜一样，她被请进拉乌尔的工作室。

她像妹妹一样，有些犹豫，但定下神来比她妹妹要快。当拉乌尔握住她的双手，像瞧卡特琳娜那样瞧着她的时候，她低声说：

“卡特琳娜把什么话都告诉您了……我们俩说好，在离开之前，分别最后见您一次……现在轮到我……来向您道别了，拉乌尔，我对您为我们两人……为我个人所做的一切表示感谢……我是有罪的，您把我从内疚和羞耻中救了出来。”

拉乌尔没有马上回答，心慌意乱得很。贝尔特朗德被冷场搞得有点拘束，又信口说道：

“我把一切都对她说了。她原谅了我……她是那样善良！那批财宝是属于她一个人的，这是祖父的意愿，可是她拒绝这样做……她希望两人平分……”

拉乌尔没有用心听，他注视着嘴唇的翕动和那张热情的、由于充满激情而发颤的漂亮脸庞。

“您不要走，贝尔特朗德……我希望您别走……”

“我必须离开……”她的回答同她妹妹一样。

他反复说：

“不，我希望您……我爱您，贝尔特朗德。”

她凄然一笑。

“啊！您对卡特琳娜也说过您爱她……真的……是啊，您也爱我……您不能挑选……您做不到……”

她又补充说：

“这可能也超出了我们的能力。拉乌尔，如果您爱我们中的一个，另一个的痛苦就太大了。还不如离开。”

“但，我就更加不幸了……失去两个心爱的人……”

“失去？”贝尔特朗德问。

拉乌尔起初不明白她的问题。他们互相用眼睛探询对方。她微笑着，神秘而诱人。拉乌尔不容她抵拒，一把把她拉到怀里……

两个小时后，他把贝尔特朗德送回家。贝尔特朗德答应第二天下午四点再来看他。他高兴地，信心十足地等待着，可是当他想到卡特琳娜时，又有些忧郁。

可贝尔特朗德的诺言只是搪塞。第二天下午四点过去了，五时也过去了……

贝尔特朗德没有来。

七点钟，他收到一封市内快信。两姐妹告诉他，她们已经离开了巴黎。

拉乌尔不是一个遇事不顺心就灰心失望或者生气发火的人。他仍能控制住自己，非常平静，就像没有受到命运最为沉痛的打击似的。他上一家大饭店去吃晚饭，点一支上等哈瓦那雪茄慢慢抽着。然后，他昂首挺胸，在大街上随意走着。

将近十点时，他信步走进蒙马特尔一家大众舞厅，可是他一迈过门槛，就愣住了。在旋转着的一对对舞伴中间，他发现夏洛特和贝舒欢快活泼地旋转着，跳着狐步舞。

“混蛋！”他低声骂道，“这两个家伙，真是不害臊。”

爵士音乐停了。两个舞伴回到座位上。桌上放着三只酒杯和一只已经打开的香槟酒瓶，一边坐着阿诺尔德。

这时，拉乌尔长久闷在心里的怒火才爆发出来。他一脸涨得通红，尽管他强压着自己，却仍然勃然大怒，摇摇晃晃地向三名罪犯走去。三人坐在椅子上，一见到他，本能地往后一退。阿诺尔德很快镇静下来，露出傲慢的微笑。夏洛特脸色苍白，显得有气无力。贝舒站起来，好像要保护同伴似的。

拉乌尔走近他，脸逼近他的脸，命令道：

“快……滚出去。”

贝舒企图抗拒，拉乌尔一把揪住他的衣袖上部，把他朝椅子推过去，椅子被碰得摇摇晃晃，转了几个圈。拉乌尔又不顾有人观看，把贝舒拖到走廊，拖到前厅，最后拖到街上。他咬牙切齿地说：

“可恶的东西……你不害臊吗？竟和一个凶手，一个厨娘鬼混……你，一个队长！你这个大警察！你以为亚森·罗平会容忍这事吗？等着瞧吧，无



赖！”

拉乌尔提起贝舒，几乎像提一个散了架的木头服装模特，一边穿过惊愕的行人，一边继续骂他。

“对……无赖……贱货！你光长着脑袋，没有一点道德观念吗？是你那最可憎的恋情把你弄来的吗？这就是你的狐朋狗友吗？一个凶手，一个厨娘？啊！幸好，亚森·罗平来救你……救你，尽管你不愿意。啊！亚森·罗平才是好人哩！亚森·罗平屈从自己的感情了吗？亚森·罗平一样，也有心灵的痛苦。亚森·罗平所爱的女人，多亏亚森·罗平富了起来，将重新找到她的未婚夫。难道亚森·罗平怨谁了吗？亚森·罗平同样爱的贝尔特朗德也将把他忘了。难道亚森·罗平只想着追她吗？不。她们的幸福才是最重要的。贝尔特朗德的幸福！卡特琳娜的纯洁！可是在那个时候，你却去缠一个厨娘！”

拉乌尔就这样把贝舒带到欧罗巴街区，他的车停在那里。他把贝舒领到车前，命令道：

“上车！”

“你疯了。”

“上车！”

“干什么？”

“我们走。”拉乌尔说。

“去哪儿？”

“我不知道。不管上哪儿，要紧的是挽救你。”

“我不用别人挽救。”

“你需要别人挽救。不然你需要什么？要是没有我，你就完了，伙计。你在往烂泥坑里走。我们走吧！现在没有什么要做了。你需要散心，需要忘掉她。我们得工作。比阿利茨有一个歹徒，杀了老婆，把她吃了。我们去抓他。另外，在布鲁塞尔，一个年轻妓女掐死了她的五个孩子。我们去逮捕她。来吧！”

贝舒愤怒地抗拒道：

“可我没有假了，该死的！”

“你会有的。我打电报给总监。来吧！”

他用力把贝舒扔进车里，把车启动。倒楣的警察只好唉声叹气。

“可是，我没有换洗的，没有内衣，没有皮鞋。”

“我会给你买双旧鞋，买把牙刷。”

“可是……”

“别烦恼了。你看我，我觉得好多了。我觉得卡特琳娜和贝尔特朗德离开我很对。这样，我就不会更蠢了。我爱她们两个人，不能对一个说‘我爱你’而不对另一个撒谎……这不是很蠢吗？既是这样，最后弄得我傻傻地成了个孤家寡人。幸好，我有一些美好的回忆……啊！贝舒，美好的回忆……当我把您带到安全地方后，会把一切讲给你听。啊！老伙计，你欠我一份大人情哩。”

汽车穿过街道，穿过公路，带着贝舒，向比阿利茨或布鲁塞尔飞奔……究竟向南还是向北……连拉乌尔自己也不清楚。

## 亚森·罗平的誓言

孙杰 译  
一 双重罪行

像每天早晨一样，十点钟，罗贝尔·穆莱，一位颇有名气的经纪人，仔细地用钥匙锁好他在斯蓬蒂尼大街上的豪华住宅群里占用的一套公寓的房门。像每天早晨一样，他按了电梯的按钮。没有反应。电梯被卡在了某个地方。肯定是哪个健忘的人忘记关栅栏门了。

下三层楼，这并没有什么难的。尽管如此，他还是要坚持原则，一定要提醒看门人忠于自己的职守：电梯应该总是保持运行状态。穆莱要向房东报告这种玩忽职守的行为。他走下楼来，不停地低声抱怨着。到了一楼，他在大厅里发现了故障。他耸了耸肩，就在他准备到街上去时，做为一个很有教养的人，为了向房客们提供一点方便，他准备把栅栏门认真关好。他又回过身来，好像预见到了似的，发现外门已经关好，而电梯间的门并没有关到位。他推了推它，里面有东西顶住了。有个障碍物妨碍了它的正常运作。

穆莱只得俯下身去看，因为电梯里漆黑一团。他辨认着卡在门口的东西，紧接着便声嘶力竭地叫了起来。他认为自己看到了一只脚。兴奋之余，他猛地把电梯门打开了。一个男人蜷缩在地上。穆莱惊呆了，犹豫着不知该如何行动。此时，他的身后响起了脚步声。他认出是五楼的邻居，老贡多奈上校。

“啊！上校，快来看。”他大声喊道。

军官走上前来，马上就明白了眼前的情形。

“快去找看门人。”他指挥着，“我在这里守着这个人。也许他只是昏厥过去了。”

儒尔·布莱舒瓦，看门人，就在穆莱突然闯进他的小屋时，正在悠闲地吸着烟。身边是他的猫和金丝雀。

“快！有人在电梯里昏倒了。上校正守着他呢。带一只手电筒。”

接下来是一阵慌乱。当穆莱和布莱舒瓦来到上校身边时，后者只说了一句：

“他死了。”

“什么？”

“他肯定是被杀死的。到处都是血。”

他亮出手来，上面沾满了棕色的血迹。

“照着我，布莱舒瓦。”他继续说道，“别抖得这么厉害。见鬼！”

死者龟缩成一团，脸就藏在弯起的手臂后面。上校轻轻搬动了一下死者的身体，三个人同时惊叫了起来。

“奥贝尔特！”

“他是议员呀！”

“有人杀害了他！”

奥古斯特·奥贝尔特，民族激进青年党的负责人，四十岁上下，英俊，举止潇洒，左派报纸从未指责过他。他居住在二楼的一套豪华公寓里，他的妻子每周三接待科学界和艺术界的精英。而此时，他躺在了地上，在血泊中，就在这三个已经被吓坏了的人的脚下，痛苦得脸都扭变了形。

“这将会引起极大的混乱的。”上校喃喃着说，“要马上报警，封锁电

梯。布莱舒瓦，跑步去派出所，给您五分钟时间。我跟穆莱先生留在这儿。”  
一个小时过后，议长阿道夫·罗尚贝尔、内政部长阿贝尔·夏普拉尔、巴黎警署总长让·克鲁瓦兹都聚集到了博沃广场。罗尚贝尔在办公室里踱着步子。

“这是怎么搞的？”他低声抱怨着。

警署总长掏出表来。

“他应该到了。他的秘书说他即刻就到。”

“您对他完全信任。”议长接着说道。

“勒诺曼先生是个机灵人。”警署总长说，“记得德尼祖事件、里昂信贷银行的抢劫案、多夫男爵凶杀案……”

罗尚贝尔做了一个不耐烦的手势。

“我知道。我知道。但是今天的肯定是一桩政治案件。您的勒诺曼肯定有这个本领吗？”

“我相信他有，议长先生。况且……”

此时，接待员推开软垫门，通报说：

“安全局局长先生到了。”

勒诺曼先生迈着碎步进来了。他显得很疲劳，穿着一件旧的，样子很像上个世纪的衣服的茶青色的礼服。他向两位先生致意，懒洋洋地握了握警署总长的手，朝议长鞠了一躬。

“请您们原谅。”他说，“我在给一位在现场的分局长作指示。”

“他已经告诉您他的最初意见啦？”罗尚贝尔直截了当地问道。

“是的。但是眼下这并不能给我们提供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另外，光线很差。一眼看上去，好像死者是被手枪击毙的。”

“难以置信。”夏普拉尔说，“在上午十点钟的时候。也太大胆了！”

“您采取了什么有效措施？”罗尚贝尔问。

“我先办了最急着要办的。我认为最亟待处理的，是使事情不被传扬出去，至少是在这最初阶段。”

议长点头表示赞同。

“所以，”勒诺曼先生继续道，“门口没设警员，以免引起不合时宜的好奇。电梯暂时锁起来了，是做为出故障处理的。同时给两位发现死尸的见证人指令，让他们在接到新的命令之前，保持沉默。好在看到死尸的只有两个人！”

“自然，”警署总长说，“是您，我亲爱的勒诺曼先生，亲自指挥的这一调查。不会再给您派下属的。我想在今晚之前得到您的报告。”

“您会得到的，总长先生。”

“不要向新闻界发表东西。”

“绝不会的。”

“政府的命运也许就掌握在您的手中。”

“我感觉到了这一点。”

“我们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找到凶手。”

“会办到的。”

“很好。我们完全相信您，勒诺曼。”

“还有一句话。”罗尚贝尔傲慢地说，“您知道奥古斯特·奥贝尔特是一个非常活跃的政党的头头。他的报纸的发行量每天都在增加。明天，奥贝

尔特将会就军费问题提出质询。”

他在宽大的办公桌后面，一字一顿地说着这些话，同时还用拳头敲打着玫瑰色的垫板。

“警署总长刚刚告诉您，政府正在受到威胁。但是事态远比这要危险得多。我们怀疑会发生示威。国际压力是巨大的。我知道奥贝尔特要揭露——当然这是错误的——我们部里某个人对一个女人表现出来的懦弱，而这个女人与德国大使馆的关系对任何人来说都不是秘密。所以绝不仅仅是政府处在危险之中，这件事恐怕会引发动摇制度根基的极大愤慨。”

议长用怀疑的目光盯着勒诺曼。

“您觉得能胜任吗？……请您坦率地回答。这绝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因为这是利益攸关的大事。”

勒诺曼先生紧了紧围在脖子上的、在同行中颇有名气的栗色围巾，摘下银丝眼镜，擦了擦镜片。

“不会引起公愤的。”他十分平静地说，但是他的气势使他的对话者们感觉出没有再坚持的必要了。

“祝你好运。”议长只是说了这么一句。

警署总长按铃唤来接待员，后者拿来了来访者的帽子、手套和手杖。

“等我一下。”总长对勒诺曼说。

他走近罗尚贝尔和夏普拉尔，三个人低声商谈了一会儿。在门口，勒诺曼捕捉到了他们谈话中的只言片语。“公众舆论……令人遗憾的先例……肯定指责我们……辞职……”尽管他很不耐烦，但他仍未改变彬彬有礼的态度，双手背在身后，头微微前倾，显得像个沉思的人。当他的头来到他的身边时，他就像一个刚从绞尽脑汁的思索中恢复过来的人。

“但愿，”警署总长在迈出门外之后说，“议长先生的唐突不会使您不快。您知道他担心事态朝更坏的方向发展……”

“其实完全可以造一个声势，就说当局已经摆脱了一个讨厌的人。”勒诺曼先生提醒道。

他的谈话对象吃了一惊。

“您捕捉到了我们谈话中的某些东西？”警署总长问道。

“根本没有。但是这与一系列事件有着必然联系……很显然，就某种意义而言，这个罪行为政府帮了一个大忙。”

“嘘！”警署总长压低声音说，“那么我们的观点是一致的了。您可以自由地决定一切，但在您做出可能引起政治后果的决定前，先要征求我的意见。别忘了两年前由杜布莱克事件引发的骚乱……我让人按您的意思准备了有关可怜的奥贝尔特的资料卡片……”

他站了下来，从口袋里取出一张纸，边看边嘟哝着：

“奥贝尔特·奥古斯特……四十三岁……米歇尔·奥贝尔特参议员之子……法律专业毕业……娶维克多·莫里的独生女夏洛特·莫里为妻……”

他抬起头来望着勒诺曼。

“莫里，糖业大王莫里……财产丰厚……同时，没有任何过失。莫里夫人有很强的关系网，您想到这一点了吧。”

然后，警署总长又低下头来看纸了。

“没有孩子……两年前当选为克勒兹省的议员……成立了一个介乎保守和激进之间的政党……”

警署总长停了下来：

“此处没有注明，”他强调道，“是：如果奥贝尔特未死，如果罗尚贝尔已经被推翻，他无疑会成为内政部下届班子中的一员……”

他把这张纸递给了勒诺曼。

“下面的您就自己看吧。噢！开枪射杀这可怜的奥贝尔特的人，使我们陷入了难以摆脱的窘境。”

“如果您允许的话，总长先生，”勒诺曼先生说道，“一分钟都不能耽搁了，我得马上到那里去。”

“当然啦。”总长匆匆地说，“我不再耽搁您了。只是，记住……如果您失败的话，我们就得跳楼，而您将会是第一个！……”

一刻钟过后，勒诺曼先生来到了斯蓬蒂尼大街。他在像狗一样忠于他的古莱尔警探的陪同下，朝这栋房子望了一眼。总在模仿他上司的神态的古莱尔也跟着朝房子瞥了一眼。

“好像很豪华。”古莱尔说。

勒诺曼先生观察着街道。没有任何骚动。也没有聚集的人群。凶手选择了最佳时机来完成他的罪行。在早晨十点钟，房客们有的已经外出，有的还没有下楼。他走进大厅，分局长来到了他的面前。

“敬礼！安全局长先生。这是一件十分棘手的案子。请您跟我来，电梯在尽头。尸体还没有搬动过。我只是简单地搜查了一下。我发现钱包已经不见了，扣着里面口袋的纽扣也被揪掉了。这就是说凶手是匆匆忙忙地干的。在别的口袋里，我找到了一些日常用品：钥匙、手帕、香烟盒，您看……在马甲的口袋里还有一只单片眼镜。”

勒诺曼先生表示赞许，他站在大厅中央，以便对现场有个确切的印象。左边，是一条华丽的石材楼梯，下面铺着红毡子，扶手是经过认真地雕凿的。再远一点，可以看到门房的门，再过去就是电梯间的门了，边上有位警员担任警戒。再里头，是一扇朝向院子的嵌有玻璃的门，它就在另外一扇门的对面，而那一扇门应该是门房的。

“不可思议。”古莱尔说，同时他以为这表达了他的头头的想法，“杀人犯冒了极大的危险。他就处在看门人的位于进门处的门房和院子之间。随时会从门房、从院子或是从楼梯上出来人的。他很幸运，您不这样认为吗，首长？”

“我什么也不认为。”勒诺曼先生说，“这不是认为的问题。”

在分局长的指引下，他朝电梯间走去。警员很有礼貌地向他敬礼。然后自我介绍道：

“穆尔盖警员。”

“没有什么情况吧？”勒诺曼先生问道。

“没有。没有人靠近过。据看门人说，电梯经常出现故障。两三个出去的人都没有表示出惊奇和不解。”

“您记下他们的名字了吧？”

“当然。”

“古莱尔，你核对一下。”

“是，首长。”

“我猜想，”勒诺曼先生说，“杀人犯没有用大口径的武器。否则，响声肯定会被别人听见的。”

“这一细节其实我马上就想到了。”分局长说道，“女看门人外出买东西去了，她的丈夫正呆在院子里，在那里修理他的自行车。然后，他从通向院子里的那扇用人进出的门出去了。他什么也没听到。他跟隔壁的看门人交谈了一会儿，随后就回到了自己的门房。”

“他没看到有陌生人从这栋房子出去？”

“没有。”

“所以，凶手作案的时间也就无法准确地确定了。”

“不会太精确。”分局长回答说，“不过五楼的老先生九点半左右出去遛狗，他总是乘坐电梯的。罪案发生的时间大约在九点半钟和穆莱先生叫不到电梯声的十点钟之间。”

“是他发现的尸体？”

“是的。他身后跟着贡多奈上校。”

“他们现在在什么地方？”

“在各自家里。我请他们等您来。”

“古莱尔！”

“有，首长。我来负责他们。”

勒诺曼迅速理清了思路。他对这一事件已经有有了一个比较清晰的想法，如果死者不是奥古斯特·奥贝尔特议员的话，它会显得很平常。”

“我们看一下死者吧。”

他朝尸体俯下身去。

“我看不到伤口。”

“他是后背中弹的。”分局长说。

“嘿，真奇怪。没有弹壳？”

“没有。凶手很可能用的是手枪。尸体解剖后将会告诉我们子弹的直径的。不过很像是在很近的地方开的枪，就在奥贝尔特先生进电梯的时候。他并没有立即死亡。他转过身来，无疑是想反抗，然后才倒下去的，姿势是蹲着的。您可以看到这一点。”

勒诺曼先生望着分局长，赞许地点着头。

“祝贺您。”他低声说。

分局长高兴得满脸放光。他还期待着更多的赞扬，于是继续说：

“表面看来，犯罪的动机是偷窃。凶手在这富人区不怀好意地转来转去，伺机干坏事。他注意到了奥贝尔特先生，他的绅士派头显示出了他的富有。他跟踪他，把他干掉，抢走他的钱包。整个过程只持续了一两分钟，您不相信吗？”

古莱尔很想发表意见，但他觉得勒诺曼先生不会同意。

“这有可能。”他以一种非常有经验的神态说，“不过人们完全可以偷走钱包而避免受怀疑的。或许，钱包里有某些比金钱更有价值的东西。对吧，首长？”

勒诺曼先生咕哝了一个模棱两可的答案。他无法把眼睛从颓唐的尸体上移开。如此多的活力，如此多的激情，最终，竟是一张如此痛苦的面孔！“这是一个与我性格相同的人。”勒诺曼想着，“一名斗士。他走自己的路，蔑视一切障碍。今天，是一名议员；明天，将会是一名部长。而我呢？昨天，梁上君子；今天，安全局的局长。太晚了，奥贝尔特，没能让我们握一握手，太遗憾了！”

他十分镇定地站起身来。

“奥贝尔特夫人呢？”他问道。

“她很早就出去了，今天早上。”分局长回答道，“她每周三次去骑马，在拉斐尔大道上的米埃特骑马场。”

“那么，奥贝尔特先生呢，人们是几点钟看见他出去的？”

“九点钟前一点点，像每天一样。他的办公室就在附近，在科唐贝尔街。那里是他的秘书处。他上午呆在那里。”

“那么，”勒诺曼在想，“他比平时回来得早得多。为什么呢？”但是他不愿把自己的这一想法向他的对话者们透露。

“用人呢？”

“一个女佣，她肯定还不知道她主人的死讯。”

他朝古莱尔瞥了一眼。

“我把必须做的都做了，首长。”

勒诺曼步履缓慢地又来到了这栋房子的大门口。

“很好，分局长，”他说，“我祝贺您。我很欣赏办事效率高的人。您可以叫人抬走尸体了。古莱尔会协助您搜集所有的证词。至于我本人，我去通知奥贝尔特夫人，她已经成了寡妇。这可不是一件惬意的差事。”

警署的汽车就等在这栋房子的大门口。勒诺曼先生告诉了骑马场的地址后便缩到了汽车的角落里。他又在脑子里过了一遍案件的所有资料。政治谋杀案？私人事务？某些东西告诉他，尽管罗尚贝尔谈了不少，奥贝尔特总还不是占首要地位的人物，至少现在还不是。当然，他对政府构成了威胁。可是要由此引发制度危机，还差得远呢！如果罗尚贝尔不是那么胆怯的话。他会更冷静地面对形势……而勒诺曼先生在想，他很愿意折磨一下这个一本正经的傻瓜，把他放到火上去烤，让他……

汽车停了下来，勒诺曼先生下了车。他在穿过围着马厩分栏的院子后，走进了骑马场。随处遇见的马匹中总有几匹马伸长脖子望着这位来访者。亚森·罗平喜欢浓烈的干草和马粪味，喜欢梳理得很好的牲口的气味。在大城市的中心，这些东西悄悄地给人们提供了乡间的割好的干草的气息和味道。年轻时，他也经常骑马，但是没有系统地学过，因为他的工作不允许他有过多的休闲时间。而现在，他又表现出这累人的，催人老的官员角色。问题并不在于要显示出他所保有的，但他在部门中极力隐藏的体育特长。

从马上下来的一名男骑手和一名女骑手，手里还抓着马笼头，他们站在马厩里的栏杆前交谈着。勒诺曼只朝那个男人看了一眼，就发现了他蓄着的棕色短髭，长着的一对灰色眼睛和留在左颊上的一个小伤疤。他马上就认出了那个年轻女人，他曾有幸在画报杂志上看到过她的照片。他走过去，朝她鞠了一躬。

“奥贝尔特夫人吧，我想。”

她非常轻蔑地打量着他，财富、美貌和权势自然赋予了这张面孔端庄大方、但又有些冷峻的表情。

“我是安全局局长，勒诺曼先生……打断您们的交谈，我很不安，但我很想跟您单独谈一谈。”

“那么，”那个男人说，“等会儿见，亲爱的朋友。”

那男人吻了夫人的手，抓住马笼头，牵着马朝马厩走去。

“您对我说吧，先生。”奥贝尔特夫人极不耐烦地大声说道。

一个照管赛马马房的男孩走了过来。夫人叫住了他。

“路易，我把罗西达交给您。别给它太多的燕麦。它今天早上有点紧张。”她朝勒诺曼先生随便地扬了扬下颏。

“我听您说，不过要快一点儿。”

“请走这边，我的汽车就停在旁边。”

“先生，我没有接受命令的习惯。请您收起这一套。”

“按您的意愿办。我要对您说的是关于您丈夫的事。”

“怎么样？”

她用马鞭尖部拨弄着靴子，但是话音已经没有那么强硬了。

“我可怜的夏洛特，”罗平在想，“你白白作清高，你还不是跟常人一样。算了吧。也许只是稍微神气一点。被生活宠坏了！但其实是脆弱的。而我，我要让你窒息。对不起啦！”“怎么样？”她重复着。

“我请您坚强一些。”

“什么？”

好一阵子的宁静。勒诺曼先生马上看到了年轻女人戴着的自私的面具，在她的不知不觉中被粉碎和变形了。

“您不是说……”她喃喃着。

“是的。这是刚刚发生的。”

“怎么发生的？”

“他被杀害了。”

她禁不住呻吟了起来。勒诺曼先生把手臂向她伸了过去。“这就是我要请您上我的汽车的原因。”他说道，“来吧。”他扶着她穿过院子，她一言不发。一想到体面，她便提起骑马时所穿的长裙，不让它扫那落在地上的、到处都是的草屑。勒诺曼先生为她打开车门，然后坐到了她的旁边。

“到斯蓬蒂尼大街。”他对司机说道。

他转过脸来，望着奥贝尔特夫人。

“我知道您丈夫的卓越功绩。”他嗫嚅道，“我真诚地向您表示慰问。很对不起。”

“他在哪儿？”

“他是在您那幢房子的电梯里被杀的。我们必须把尸体带到法医医学院去。这是法律。”

“您抓到凶手了吗？”

“还没有！”

“在议会里，他有死敌。”

“我知道……有一点使我困惑。十点时，奥贝尔特先生应该呆在他的办公室里。为什么他那么早回斯蓬蒂尼大街呢？”

“我不知道。当我们分手时，他告诉我，他有很多工作，有可能要呆得晚一点回家。”

她呜咽起来，这还是她上车后的第一次。她擦着眼泪，嘴里喃喃着：

“原谅我。”

然后她又以一种不再发抖的声音说：

“阿代尔·迪努阿肯定能给您提供情况的。”

“这是个什么人？”

“他的女秘书。”



她沉思了片刻，突然向勒诺曼提了一个显然使她备受折磨的问题：

“邻居们知道了吗？”

“只有穆莱先生和贡多奈上校知道，是他们报的警。”

“那么……其他人呢？”

“不。还不知道。”

她显得松弛了许多。他明白，如果年轻的、著名的议员被人发现倒在血泊中，倒在电梯里，她会感到非常羞辱的。

汽车停了下来，勒诺曼先生帮着奥贝尔特夫人下了车。她拒绝了他伸过来的手臂，步履坚定地穿过了人行道。分局长从门房里走了出来，用头表示了一下，让勒诺曼先生知道尸体已经搬走了。看门人正用水冲刷着电梯间。奥贝尔特夫人把脸转了过去。

“我还有一些问题要问您。”勒诺曼先生继续说着，“如果您认为没有什么不便的话，我明天再来找您。”

“我不要见记者。”

“我们会尽最大的努力……古莱尔，你来陪我。”

“一个神圣不可侵犯的好女人。”当车子载着他们朝科唐贝尔街驶去时，勒诺曼先生又说了起来，“她不是那么容易驾驭的，她会在见了我们之后断掉她与所有的人的关系的。见鬼，都快中午了。办公室要关门啦。”

司机开始加速了，并且很快把车子停在了二十一号的门前。议员的办公室在二楼。一位穿黑衣服、戴黑帽子和黑手套的女人正在一圈一圈地转动着钥匙锁门。

“迪努阿夫人吗？”勒诺曼先生问道。

她转过身来，恶狠狠地像条蝰蛇。

“小姐！”她修正道。“您们找我有什么事吗？”

“警署的。”古莱尔说，同时还亮出了他的徽记。

她颇感震惊，松掉了手里的那串钥匙。

“！天呀！发生了什么事啦？”

古莱尔擅自把门又打开了。

“我们只耽搁您几分钟时间。”勒诺曼先生说，“请您给我们带一下路。”她把他們带进了议员的办公室。

“真了不起！”古莱尔悄悄地对他的头头耳语道，“这位当事人可真会享受！”

其实，奥贝尔特占据着三间宽大的房间：等待室、秘书室和他自己的办公室。所有这些都是现代派的。房间里还飘着一股雪茄的香味。

“请坐。”勒诺曼先生向迪努阿小姐提议道。“我有一个十分不幸的消息告诉您。”

迪努阿坐到一张椅子边上。她肯定已经四十出头了。她的消瘦的、生满雀斑的脸上露出一種理解的神情，这使她更加难看了。

“是关于奥贝尔特先生的。”勒诺曼先生接着说，“他成了一次……十分严重的事故的牺牲品。”

“一次事故？”

“您能保持冷静吗？……他被杀害了，在他家的电梯里。就是这样。”她一只手按在胸口，脸色变得惨白。古莱尔着急了。

“好啦！好啦！别再难过啦！”

她张开嘴，但却说不出一句话来。终于，她能说话了：

“那我可怎么办呢？”

古莱尔和勒诺曼先生惊呆了，彼此惊愕地望着。阿代尔·迪努阿的手指紧紧抓着小手提包。她十分艰难地呼吸着。

“这太可怕了！”她喃喃着，“他对我这么好。”

突然，她的眼泪夺眶而出。她强忍住几个嗝儿，把它们憋在了瘦弱的胸中，并且也逐渐地恢复了声音：

“我真的没有运气。”她叹息着。

“他也没有。”勒诺曼先生硬地回敬道。

“这并不一样！我，我总是不断地失去工作。我原来是布代夫人的秘书。她死于栓塞，就在我的眼皮底下死的。后来我为夏约医生工作，他被充血夺去了生命。而现在，是奥贝尔特先生，他……”

勒诺曼先生安慰着她。

“您不难找到地方的，相信我。必要时，我会给您帮助的。现在，我请您回答几个问题。”

“好……好……当然。”

她擦完眼泪，把双手交叉在一起。

“好吧，”勒诺曼先生问，“奥贝尔特先生今天早上是否显得忧心忡忡的？”

“不。一点也不。他跟往常一样。”

“他有公开的敌人吗？”

“他有政治对手，这一点，是确切的。”

“我是说：他是否收到过恐吓信？您应该知道的，因为是您为他开启邮件的。”“！不是他所有的信件……今天早晨，譬如说，他收到了一封写有‘亲收’的信……当然是他自己拆封的……不是我。”“然后呢？”

她看着他，显得很惊讶。

“于是他看了，然后把它放在了钱包里。”

“他没有思索一下……也没有表现出激动吗？”

“绝对没有。应该告诉您，奥贝尔特先生总是能够自控的。您在想什么？……”

“我没想什么。然后呢？”

“他认识给他送信的人。于是，他开始拆信了。这样的情况很多。尤其是那些恳请者的信。但是他很快就停了下来。他对我说：‘等我回来再看这些吧。我出去一个小时！’他看了一下他的表，然后肯定地说：‘我最迟十一点钟回来。’然后他就走了。”

“在您看来，他的离去是这封信引起的？”

“我不知道。我向您保证我并没有在意。”

“想想看。他是否有过在工作之时突然离去的情况呢？”“从未有过。”勒诺曼先生感到他抓到了一条最新的线索。

“信封呢？现在在哪儿啦？”

“信封？它当然在字纸篓里啦。”

“是我看到的办公桌下的那个字纸篓吗？”

“是的。”

勒诺曼先生转向古莱尔。

“找找看。”

警探四脚爬在地上，在地毯上检查着字纸篓里的东西。“小姐，您还记得那个信封的颜色吗？”

“黄色的，我想。”勒诺曼先生站到了古莱尔的面前。

“一只黄色的信封，写着‘亲收’字样。不应该难找的……”“在这儿。”古莱尔叫了起来，“至少这里有一块吧。”他直起身来，把它递给他。

“它只被撕成了两半。”勒诺曼注意到，“我看到背后有半个邮戳……给我找到另一块……快一点，我的小家伙。”“是这个吗？”

两块碎片拼到了一起。邮戳也拼到了一块儿。上面依稀写道：

马蒂厄·科萨德

附四十八号，雷努阿尔街

巴黎十六区

“马蒂厄·科萨德。”勒诺曼先生说。

两个人交换了一下眼色。马蒂厄·科萨德！这是安全局一位老警探的名字，他们二人跟他都很熟。尤其是古莱尔。“走吧。”勒诺曼决定道。“我谢谢您，小姐，您救了我们的大驾。”

“我应该做些什么？”她问道。

“处理日常事务，直到新命令下来。我们再见，再联系。”在楼梯上，古莱尔拉住了勒诺曼先生的衣袖。

“首先，到吃午饭的时候了。”

“没有时间。”

“雷努阿尔街，总不是隔壁的门吧。”

“小东西。”

“首先，这是为了您，我才说的。”

“撒谎。”勒诺曼先生十分友善地说，“还是跟我谈谈这位科萨德吧。他为了个人的利益辞职有两三年了。”

“两年！这是个勇敢的人物。大家都很喜欢他。人们有时也嘲笑他，因为他假装正经。人们送他一个雅号：‘衣着讲究、样子可笑的青年’。”

“这一点我不知道。”勒诺曼先生笑着说。

“这并不影响他对自己的本职工作了如指掌。”

“真的是他逮住的勒泰利埃吗？”

“是的。主要是他。”

“，他的私人侦探所为他挣了不少钱。我有一次从那里经过。这个家伙处境相当好！按他的说法，顾客如织。而且都是些高层人物。这就是明证！”

“我在想这个科萨德能与奥贝尔特搞到一起的原因。”

“他的妻子……可能吧？”古莱尔提醒说。

勒诺曼先生猛地想起在骑马场依稀看到的那位英俊的青年的脸庞。

“一切都是可能的。”他喃喃着，“不过一位即将成为部长的人的妻子，一般情况下总应该等待机会再找情人吧。”

宁静笼罩着雷努阿尔街。汽车在附四十八号门前停下。这是一栋豪华的旧房，有两层楼，狭窄的花园把它与人行道分隔开来。勒诺曼先生观察着正面。第一层和第二层的百叶窗紧闭着，像是没有人住。相反，楼下的百叶窗却大敞四开着。人们看到，在屋脊的下面，有一块铜牌钉在大门的旁边。他们走上前去。

马蒂厄·科萨德

私人侦探

需要预约

古莱尔按了门铃。但是房内没有动静。

“古莱尔，继续按。”

他们白等了一阵子。勒诺曼先生是不具备有耐心的美德的。他从口袋里取出一把万能钥匙。

“神不知鬼不觉的，嗯，古莱尔。你注意看着点。”

“是的，首长。不过总有一天您会惹出事来的。”

门神奇般地被打开了。右边，有一扇装了玻璃的门半掩着。勒诺曼推开了它。

“妈的！”

他马上冲到了办公桌前，马蒂厄·科萨德的上身就靠在上面。老侦探坐在他的扶手椅里，头垂在垫板上，好像睡着了。勒诺曼先生摸了摸他的手。

“他死了。古莱尔，能把他扶起来一点儿吗？”

古莱尔扶起尸体。一滩血迹显现在外套上，在心脏那个部位。

“像奥贝尔特一样。”古莱尔评论道。

“是的，不过奥贝尔特是背部中弹的，而这个可怜的科萨德是前面被致命地击中的。”

“据您看，首长，这很重要吗？”

“勒诺曼先生不作回答。”

## 二 科萨德的卷宗

如果说勒诺曼先生特别喜欢古莱尔警探的话，那绝不是因为他下属的聪明才智，尽管古莱尔并不缺乏细心；也不是因为警探向他表示的愚忠，而是因为他那少有的特性：古莱尔懂得以警探那种可靠的嗅觉去搜寻。当他像篦头发一样地搜过一间屋、一套房或是一栋楼之后，你就绝没有必要再去搜寻了：他能发现任务规定他要找的一切东西。对勒诺曼先生来说，他是不可缺少的合作伙伴。所以，当他的首长思考时，他便去搜寻能使这一罪行明朗化一些的迹象。他把死者的私人物品敛到一起，放到桌子上。钱包里有几张钞票。背心口袋里发现的两枚路易、表、一条手帕、一串钥匙、地铁车票等，全都没有什么太明显的启示。他快速地打开抽屉，把自己认为感兴趣的东西放到一边，包括发票、银行存根什么的，同时嘴里咕哝着：

“我可怜的老朋友……他们不会进天堂的……我向你保证，我们一定会抓到他的，抓住如此对待你的这个畜牲！……”

勒诺曼先生坐在为顾客准备的扶手椅上。他双腿叉起，脑袋靠在椅背上，正在把所掌握的资料一个一个地串联起来。杀人犯杀害奥贝尔特确实是为了抢走他的钱包，但是他根本就没想要去搜死者的身。很显然，他只是为了取回科萨德的信件。他知道议员会在早班分发信件时收到这封信的，而且信的内容一定是会使某些人受到牵连的，所以凶犯认为也要马上把科萨德干掉。可以肯定的是：这封信一定是把两个事件联系起来的关键。关于游手好闲者的假设，即想偷盗议员的说法，显然是站不住脚的。剩下的另一个假设，即政治谋杀。它现在尚未被排除，但是勒诺曼先生“感觉”不到这一点。现在他正试着重现悲剧的场面：他看到科萨德把来杀他的那个人带进了办公室。不幸的人坐下来准备听“顾客”的陈述，突然，惨剧发生了。差不多是顶着胸口开枪射击的，用的武器与杀害奥贝尔特的是同一件。

“不用找弹壳，古莱尔。凶手用的肯定是一支手枪。这比用自动武器更有把握一些。”

“这也正是我所想的。”好人古莱尔随声附和着说。

“现在看一下文件柜。”

这是一个狭长的柜子，由叠起的一格一格的抽屉组成。每个抽屉上都有一张标签：“待办……其他……索引……”

古莱尔打开了“待办”一格的抽屉。

“首长……是空的……”

“很好。”勒诺曼先生说，“这就看得更清楚了。”

“对我来说，”古莱尔承认道，“仍是雾蒙蒙的一团。”

勒诺曼先生勉强忍住了笑，因为这与安全局局长的忧闷的头衔极不相符。

“好啦。”他说，“你比平时更敏锐。如果我们的凶犯只取走一份文件资料，他就会担心别人能‘确定’这份资料原来所处的位置，鉴定出它的内容。至于把整个抽屉掏空……”

“是的，这很显然。”古莱尔赞同道。

“但是你是否马上就看出了这个目的？”

“什么目的？”

“假设你就是凶手。你要夺走科萨德给奥贝尔特的信，而你又认识他们，

那么在科萨德发这封信之前就把他杀掉不是更简单吗？你看：你使惨剧更省事一些了。这样也就不需要杀死奥贝尔特了。”

“确实如此。”古莱尔十分钦佩地咕哝着。“我在想，您是怎样在这些假设中找到头绪、弄清情况的。”

“注意，它们是在此前不久发生的。如果我们不断地努力还不能取得进展的话，那才见了鬼呢。”

勒诺曼慢慢地站起来，朝文件柜走过去，然后把所有的抽屉全都打开了。

“都是些无关紧要的东西。”他声明道，“是一堆废纸。”

他用手掌拍着“待办”栏的抽屉。

“谜底就在这里！他从我们鼻子底下逃掉了。可是我又不能走得更快一些……古莱尔，你呆在这儿……你给分局局长打个电话，告诉他有新的情况……我呢，我得回去起草我的报告。总局长大概已经等得不耐烦了……但是在此之前，我还要找科萨德夫人了解一下情况。”

“一天之内出了两个寡妇，这太严重啦。”古莱尔以十分不情愿的坏心情，适时地说了这句话。

有好一阵子，科萨德夫人说不出话来。悲痛像根粗木棍一样地把她击蒙了。她放肆地哭着。勒诺曼先生握着她的一只手，尽情地跟她说些没有一点用处的安慰话。不过，在自己的冒险生涯中，他体味到不少的快乐，同时也品尝过许多的痛苦。现在，他试图以极大的怜悯同情之心帮助这位不幸的女人。他对她说，他非常尊敬她的丈夫；还向她保证，一天不抓到这卑鄙的凶手，他就一天不歇手。

“我是您的朋友，夫人。您可以完全相信我。”

她胡乱地点着头对他表示感谢。她应该算是漂亮的，是属于小资产阶级的漂亮。跟夏洛特·奥贝尔特的高傲蛮横是无法相比的。但是她的悲痛显得更真实、更深刻、更令人肃然起敬！

“您能回答几个问题吗？这是至高利益的需要，科萨德夫人……不然，请相信，我可以把这次质询往后安排。”

“可是我什么也不知道。”她终于开口说话了，“我丈夫不让我知道他的业务情况。唉！这也全是我的过错。是我逼迫他离开您的警署的，因为我整天在为他提心吊胆，我总以为一名私人侦探可以避免很多的危险。开始时，他还常常埋怨我。他那么喜欢自己的职业……”

勒诺曼先生无法再制止她了。就像经常发生的情况那样，在悲痛欲绝时，在窒息的阶段过后，话就像打开闸门的水，它是高压下的心脏的一个解脱。勒诺曼先生只好耐心地听着，但他仍不时地看一看挂钟。

“他经常跟我谈起他的同事，”她继续道，“但主要的还是谈论您，勒诺曼先生。他对您如此钦佩！‘他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就像这个样子，但他这个人真是一根钢筋。’这就是他跟我说的，这个可怜的人！当他着手一件比较复杂的调查时，他总会说：‘哈！如果老板在就好啦。’当我看他没有回来吃午饭时，我还是担心会有什么事情发生。他特别准时！当他害怕赶不回来时，他总会提前告诉我的。他的生活很有规律。我常为他做些小菜……”

勒诺曼先生叹了口气，要求道：

“您是否能跟我谈一下他的顾客……”

“他的顾客？都是些有钱、有地位的人……是一些大商人、大工业家……确切地说是谁？我确实无法告诉您，因为我丈夫是绝对严守秘密的。只是告

诉您一件事，您或许觉得难以置信：当一件业务结束后，他便烧掉有关的文件资料。我之所以知道，是因为他把所有文件纸张都投进了厨房的炉灶里。为了向您说明他的一丝不苟，他总是留有每个文件的一个副本，以防原本被盗或者被烧掉。”

“什么？”

勒诺曼先生跳了起来。

“他有所有文件资料的副本。”他大叫着，“在什么地方？”

“就在这儿，在挂衣服的壁橱里。他会把这些文件资料跟办公桌里的文件一块烧掉。”

勒诺曼先生控制住使自己陶醉的喜悦。

“我能翻一翻这些资料吗？”他十分平静地问道。“这可以加快我们调查的进程。”

“当然可以。我去给您找来。”

终于，又一条线索出来了！多亏了不幸的科萨德的谨慎，就在奥贝尔特刚死不久，真实情况也许会暴露出来的。这可真是救命的绝招呀！科萨德夫人回来了，怀里抱着一本饰有金属脊线的文件夹。

“我找到的就是这些。”她说。

勒诺曼先生一言不发，心怦怦地跳着，小心翼翼地打开了文件夹。里面有六个各种颜色的薄夹子，每一个薄夹子都有一个签，每一个签上都写着一个名字，是用漂亮的圆体字写的：

阿尔贝朗（伯爵）

奥贝尔特·奥古斯特

无需再多费力了！尽管焦躁情急令他的双手发抖，勒诺曼先生还是不愿意当场阅读关于奥贝尔特的卷宗材料。他要回到警署自己的办公室里去慢慢地研究它。

“我能带走这份资料吗？”他像平常一样，若无其事地、礼貌地问道。

“它是属于您的。”是我可怜的丈夫给您的。”

“谢谢。我敢肯定，它会把我们带到凶手那里去的。而凶手，是绝对要偿命的。我敢对您发誓！”

“古莱尔，听听这个。”

勒诺曼把有关奥贝尔特的各种卷宗资料全都摊在了宽大的办公桌上。他没时间去吃中饭，也没告诉警察总署的总长他已经回来了。但是他把刚回警署的古莱尔叫了来。他只用了几句话，就让古莱尔明白了。

“这是一次机会，首长。”

此时，他已经把写满了科萨德的娟秀字体的资料浏览了一遍。

“听听这个，古莱尔。这张卡片是一九一九年三月十六日写的，所以是最近的。你看，你真的说对了。奥贝尔特怀疑他的妻子不忠。”

“我念一下细节。奥贝尔特发现美丽的夏洛特在对他撒谎，她编造了一些站不住脚的借口来印证自己的某些外出……我念的这些都是出自可怜的科萨德之手：A 先生说不要取现金……这是个精神濒临崩溃的男人，愤怒异常、被虐待的想法在折磨着他。攻击他的新闻媒体可能激怒了他的妄想。疑虑重重。我们的科萨德很谨慎！”

“是的。”古莱尔应声道，“他行事谨慎。以前在服役时，他总是表现得很谨慎……”

“这里，”勒诺曼先生继续说，“是夏洛特·奥贝尔特的时间支配表……”

三月十八日，上午九点去米埃特骑马场。十一点离开那里。英俊潇洒的女骑手。直接回家的。十五点又外出。去了德布罗赛将军夫人家。她负责一间缝纫工场。快十九点时回的家。

三月十九日。十六点外出。出席了奥尔普瓦男爵夫人的义卖。

“所有这些都是感化人的。”古莱尔特别强调说，“看不出有什么风流之事。”

“等一等。就在这儿……我来念一念三月二十日这一天的。”

九点钟，米埃特骑马场和布洛涅树林，骑马、散步。在大瀑布街遇到一位金发年轻人，二十岁左右，很英俊。简短的交谈。下午十六点，又在卢森堡博物馆会到同一个年轻人，他们一同参观了这个博物馆。A夫人……戴着厚厚的面纱。

勒诺曼先生友好地拍了拍卷宗。

“这是真正的专业工作。”他大声赞许道，“这一层纱比公开地露面更能说明问题。我们再看一看下面。”

三月二十三日。A夫人十一点在圣拉扎尔车站找到了同一位年轻人，一同乘车去圣日耳曼。他们在“公鸡小馆店”吃的中饭（巧遇：A先生，他本人，被议会新闻处邀请在此地吃中饭。），年轻人十分明显地大献殷勤。多亏了《大空间的生活》杂志，它还有着大批的订户，在火车包厢里的年轻人忘记了这一点。他的名字和地址是·奥利维埃·沃塞尔，库塞尔大道三十八号，巴黎十七区。

“这里，你看，用大头钉别住的卡片，可见我们的朋友不会有丝毫的疏忽。这张卡片，太有意义了！”

奥利维埃·沃塞尔，二十岁。获准缓征兵役者。艺术系的学生。罗歇·沃塞尔和埃莱娜·方塔尔之子。双亲于一八九五年离异。罗歇·沃塞尔死于一九一一年。工程师、电机专家。奥利维埃·沃塞尔经常光顾米埃特骑马场。好像在那里邂逅的A夫人……与母亲一起生活。财产丰厚。

“她年轻时就获得了它们。”古莱尔提醒说，“她不会为感情上的细微差别而操心的。”

“注意！”勒诺曼先生说，“现在还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证明有联系。尽管初看起来……我来念一下三月二十五日的报告。”

三月二十五日。十四点卅分，A夫人在多芬娜门入市税征收处的办公室前与奥利维埃·沃塞尔再次相会。乘出租车走的。车子，在绕了一个大圈子后，来到了距奥利维埃·沃塞尔家不远的蒙索公园的大门口。不过它是停在出租马车站的。车子已经还了。A夫人和奥利维埃·沃塞尔是在半路下的车，肯定是在某个街角。完全是偶然，因为他们



不会怀疑被跟踪，我对此比较肯定。放弃对马车夫的质询，因为他的证词对我没有多大用处。

“我，我坚持，首长，他是她的情人。”

“我也觉得很像。我还得到了三月二十六日，就是昨天那封信的副本。”

“给奥贝尔特的那封信？”

“是的。听着。”

议员先生：

我进行了您委托我办理的调查，我所得到的结果还不允许我得出十分确定的结论，但它并非不“十分重要”。所以，我希望能当面告诉您，您完全明白为何要如此做。我二十八日整个下午都在事务所。

请接受……

“二十八日，那就是明天呀！”古莱尔说。

“正是。但是你想，奥贝尔特没有耐心等待。你设身处地地为他想一想。很重要的情况还特别地标了出来。他急于要知道。要是科萨德今天能见他该有多好！甚至就在这个上午！……他可以从他办公室打电话给科萨德。可是有他的秘书在……你见到过她啦。这是属于好奇心极强的老姑娘那一类的人，她留心一切，偷听所有的话。派她出去采购？她会怀疑。那么，找最简单的办法吧。从自己家里打电话去，为的是要个确认，或者至少可以马上知道科萨德的意见。他会有什么危险吗？他妻子在骑马场。如果女佣还没下楼，他可以派她去干点什么事情。到斯蓬蒂尼街只有三分钟的路。他出发了……不幸的是他被奥利维埃·沃塞尔发现了。”

古莱尔认真地听着，嘴巴大张着。

“我知道你要对我说的这些提出反对意见的。”勒诺曼先生说，他很喜欢逗弄警探，“这种巧合是不大可能的。我不同意你的意见。奥利维埃·沃塞尔也许刚从帕蒂墓地回来，那里或许葬着他的父亲……或者……然后在结束时，你再打断我。让我编造一下……但不是随意编造……相反，是以事实为依据的编造……沃塞尔看到奥贝尔特在他前面走。奥贝尔特是可诅咒的丈夫，是他幸福的障碍。沃塞尔跟上他。谁知道这是不是等待已久的极好机会呢？……奥贝尔特来到了自己的家中。大厅里空无一人。要么现在下手，否则就没有机会了。奥贝尔特转过身去开电梯门。沃塞尔冲上前去，打倒了他。”

“这，首先，”古莱尔喃喃着，“太离奇了。”

勒诺曼先生微笑着。

“你不觉得我太性急了一点吗？”他问道。

“一点也不，首长。事实确实如此。”

“我当然希望如此，但这只是假设。结果是不言而喻的。为了让人相信这是一桩无耻的凶杀罪行——因为他还得避开警署和他美丽的女友——他偷走了钱包……”

“……于是他在里面看到了科萨德的信。”古莱尔志满意得地总结道。

“你总是让我吃惊……”勒诺曼先生说。

“，首长，您别挖苦我了。”

“我不是在挖苦你。推理是极严格的……是令沃塞尔难以忍受的。其实，

通常情况下，当科萨德得到奥贝尔特已经被杀的消息之后，他要干些什么呢？他会跑到分局去，或者是去总署……他会说出奥贝尔特议员有一个年轻的，叫奥利维埃·沃塞尔的情敌，他可以证明这一点……结论呢？”

“如果我们的年轻人不愿意在二十四小时之内被抓的话，那就需要科萨德不出面作证……”

“那么还有呢？”

“啊，确实！我忘记了关键部分。必须不能让人在科萨德家里找到他所完成的这项任务的蛛丝马迹。”

“百分之百。你都解释了。但要注意，这只是一种推理……它是实实在在的，像是真的，并十分诱人。但它只是一个推理。我向你透露某个事，但你不应该效仿的：我欣赏推理，但同时又像讨厌鼠疫一样地怀疑它。不过我认识一些人，你的假设会令他们心花怒放的。”

勒诺曼先生把手放到了他下级的肩膀上。

“请注意，古莱尔。我们只谈论最小的可能性。应该认真地谈一谈科萨德写给奥贝尔特的信。应该对年轻的沃塞尔提出诉讼。但是一个字也不要涉及这些卷宗。我要保有一条后撤的路。怎么样，嘴巴被缝起来啦？”

“相信我吧，首长。”

勒诺曼先生没有弄错。十六点，他向警察总署总长做了汇报。十六点二十分，总长给内政部长打了电话。十六点三十分，阿贝尔·夏普拉尔给议长打了电话。在十七点十五分，他们又重新聚在了一起。

“好吧，我亲爱的勒诺曼，”总长十分友好地说，“请慢慢地再给我们重复一遍您刚才简明扼要地向我汇报的情况。”

勒诺曼先生十分清晰地叙述了事实经过，当然，他没有谈及科萨德的卷宗。随着他的介绍，他看到罗尚贝尔的脸舒展开了，而夏普拉尔则发表了一些小意见。

“十分出色。”警署总长叫道，“没有什么疑点了。杀人犯肯定是沃塞尔，他的动机，完全是出于嫉妒。这一凶杀案没有丝毫的政治色彩。我们可紧张了一阵子！多亏了您，我亲爱的勒诺曼，才得以使此次调查善始善终。我们可以取消保持沉默的命令啦。祝贺您。”

“奥贝尔特的政党，”内政部长说，“将会威信扫地。它的首领被情敌杀死了！他不断地揭露被他称之为‘政权的卑劣行径’的政府内幕！所以说，政府的敌对力量只是一个可怜的人，是个连自己家中的事情都理不清的无能之辈！他跌得多么惨呀！”

总是那么一本正经的罗尚贝尔此时也开始说话了。

“我想到我们的利益，先生们，因为机会已经完全呈现在了我们的面前，要重重地打击一下……”

“如果您们允许我发表意见，”勒诺曼先生插话说，“我想提请你们注意，我们有可能把奥贝尔特夫人置于光天化日之下。而她起着十分重要的支撑作用。关于这一点，你们比我更清楚。”

他们一下子都听他的了。这位不起眼的小官，用他那温和的语言，老式的做派，和自己的特有的方式提出了他那小小的尖刻的建议，令这些人不得不加以注意。

“假设，”他继续说，“奥贝尔特夫人是一位无可指责的妻子呢？”

“可是，”总长开始说话了，“是您自己刚才……”

“我仅仅对事实做了最初步的说明。肯定地，在奥贝尔特夫人和年轻人沃塞尔之间有些事情。但是这种关系的性质还有待确定。科萨德只是对此怀疑而已。其中还有晦暗的一点需要我把它弄明白。设想一下，如果沃塞尔对于奥贝尔特夫人来说，只是一个消遣娱乐的伙伴呢？这个推理马上就垮掉了。所以，我想最好再等一等。如果我们不幸弄错了，骚乱马上就会爆发，到那时无从能够控制得住。”

另外三个人茫然不知所措，他们都保持着沉默。最终，罗尚贝尔问道：

“您还打算干些什么？”

“我将派人秘密监视年轻人沃塞尔。如果他试图躲起来，或想逃往国外，那就毫不犹豫地动手抓他。我们逮捕他。此外，我还要向奥贝尔特夫人提几个问题。请给我四十八小时。我想用来印证几个假设。”

“报界呢！”罗尚贝尔咕哝着，“您想到了吗？明天，消息就会传出去的。”

“我们随它去吧。相信我，我们很快就会拿回主动权的。”

勒诺曼先生平静地解说着，表现出了他坚定的性格。他自身释放出来的说服力令他的对话者们折服。

“好吧，”罗尚贝尔说，“四十八小时。但是绝不能超过一分钟。”

“谢谢。议长先生。”

他极有礼貌地打过招呼后，便退了出去。

“奇怪的人。”夏普拉尔喃喃着，“或者他自以为是上帝。那他就是个蠢人。或许他有自己的原因，只不过现在还不想让我们知道。那他就是一个强人。”

不，勒诺曼先生并没有自己本身的原因。他只是凭经验知道，过于简单的解释往往是虚假的。对他们进行的答辩确实太简单了。他越是想到这一点，就越抱怨自己是否说得有点冒失。当然，他对使两位部长和一位总长震惊并不感到恼火。可是他为什么给自己规定四十八小时期限来弄清事实真相呢？四十八小时呀！“哈！”他想，“我还看到了其它东西。如果漂亮的奥贝尔特夫人是无辜的，我将要从零开始。怎么，我已经习惯把背顶到墙上了。甚至只有这样，我才能更好拼搏。那就看我们两个人的了，夏洛特！”

他一刻也不耽搁地让人把自己送到了斯蓬蒂尼大街。奥贝尔特夫人呆在家中，但是女佣说什么：“夫人不见任何人。”

“把我的名片送给她。”

勒诺曼先生很快就被带了进去。他朝已经雅致地着了丧服的奥贝尔特夫人鞠了一躬。几个小时足够将她变成合乎寡妇身份的人。“她真完美。”勒诺曼在想，“冷漠、高雅、恰到好处的哀怨。而且已经准备好了面对一切。她肯定不是那种就为了一个有点疯狂的小顽童而丧失理智的女人！”

她给他指了指扶手椅，然后直截了当地接触他要谈的话题。

“我想，先生，您之所以在这个时候来我家，肯定是有紧要的理由的。”

勒诺曼先生并没有局促不安。

“我们是不可能长时间地隐瞒您丈夫不幸去世的消息的。”他说，“明天，报界就会抢登这一消息，您的门前将会有一大群记者，他们要了解您的生活的各个方面。他们将会认真地研究它。您应该准备好自我保护，我来这里是帮助您。我是否让您听明白了？”

“我没有什么好隐瞒的。”

“您能肯定吗？”

只一秒钟的时间，唇枪舌战的决斗就开始了。勒诺曼先生为自己遇到了一位劲敌感到欣喜。奥贝尔特夫人站起身来。

“先生，我只听到了您那些含沙射影的话。”

“夫人，请您忘记我是谁。最好是把我当成我刚才向您提及的记者群中的一员。我自然是来调查米埃特骑马场的情况的。我听说，您有时在那里骑马散步，而且我还发现您有时在布洛涅树林与某个年轻人约会……”

“先生！”

“请不要发火，夫人。请您最好坐下。我所想的，现在算不了什么。要紧的是公众是怎么想的。于是，我们的记者们继续他们的寻觅……他们发现，您经常在这位年轻人的陪伴下去卢森堡博物馆，您还偶尔跟他在圣日耳曼小旅馆的‘乡鸡小旅馆’里吃中饭……”

她不再让步了。

“真可恨！”她怒气冲冲地说。

“但这是事实。”

她闭上了嘴。她的脸色变得灰白。

“奥利维埃·沃塞尔，”勒诺曼先生慢慢地说，“这个名字您总不陌生吧？”

他俯身向前靠了靠。他很内行地看着奥贝尔特夫人眼里慢慢生出的惊慌。

“奥利维埃·沃塞尔，艺术系的学生。”他总结道。

她轻蔑地笑了笑，端起了双肩。

“那又怎么样？……就因为我有时跟这个年轻人出去，您就推断他是我的情人？”

这一反驳差一点让勒诺曼先生彻底失望。

“再说一遍，”他强调着，“不是我在推断，是新闻界。”

“那好，我会向新闻界解释的，如果有此必要的话。奥利维埃对我来说，什么也不是。您得明白，我丈夫是个十分繁忙的人。我很难见到他，我非常喜欢跟一个对政治不感兴趣的年轻人谈话。奥利维埃是个艺术家。”

勒诺曼先生马上进行了反击。

“艺术家给您上课吗？”

“他是这么年轻！……肯定地，他还不能很好地区分爱情和友谊！”

“我假定如此……可是，您是否有点觉得在沃塞尔先生看来，您的丈夫是个障碍呢？”

“一个障碍？”她说，“这真滑稽。可怜的奥利维埃！如果您认识他就好啦！他不可能有坏想法。您不用怀疑他。这是十分可笑的。”

“我，我不怀疑任何人……至少现在不。那么既然您谈到怀疑，我告诉您，奥贝尔特先生就很怀疑，而且是很认真的。”

可是，从年轻女人的严肃语气中，勒诺曼先生断定自己走了一条错路。不。奥贝尔特夫人从来没有欺骗过她的丈夫。这就是她能这么好地保护自己的原因。可是，她的清白无辜不能证明沃塞尔没有杀害她的丈夫。

她认为他失去了反驳力。她还会继续论战下去的，如果……勒诺曼认为现在是该结束的时候了。

“您的丈夫”他说，“找了一位私人侦探。他让人监视您。这位侦探给

奥贝尔特先生寄了一封信，这封信隐约地责备了您，还有奥利维埃·沃塞尔。当奥贝尔特先生又回到这里时，这封信还在他的钱包里。而正是这个钱包被凶手偷走了……在侦探行动之前，因为他把科萨德也杀了，为的是封住他的口。”

奥贝尔特夫人一只手握成拳头放在嘴前面，突然像是要昏过去。勒诺曼毫不留情地又给了她一个决定性的论证：

“明天，报界会轮番向您提问的。您将会大丢面子，也许会被认为是同谋……”

“不。”她喊道，“不。求求您。请您保护我。”

她总算找到了比任何字眼都能打动他的这句话。他看着她垮下去、被战胜、顺服了，所以十分后悔自己扮演了这个角色。可是勒诺曼先生需要知道的是，她现在承认奥利维埃有罪，是否是为了把自己隐藏起来。

“我尽力去做吧。”他说，“但是，请坦白地告诉我，您知道这一切，对吧？您认为沃塞尔先生是有罪的吗？”

她低下了头，双手使劲地搅到了一起。

“这并非不可能。”她喃喃道。

由于她的自私，也由于她的害怕，她牺牲了奥利维埃。

“真遗憾！”勒诺曼先生在想，“一位如此美丽的女人！只是太缺乏风度了。但这正是对付沃塞尔时的着重点！”

……当天晚上，奥利维埃·沃塞尔在里昂车站准备乘夜班车去日内瓦时被捕了。

### 三 营 救

人们没有忘记这样敏感的事件引起的轩然大波。公众马上就知道了奥古斯特·奥贝尔特议员的凶杀案和私人侦探马蒂厄·科萨德的凶杀案，同时也知道了被推定的杀人犯。在各个主要街道上，挤满了被报刊的号外激怒了的人群。人们再也不去考虑外交上的压力，以及随时可能生出的关于与德国的冲突的传闻了。人们希望知道得更多一些。这位年轻的沃塞尔到底是个什么人？民族激进党的领头人的突然消失将会产生怎样的政治后果？为什么警署如此奇怪地保守秘密？其实它已经以最卓著的方式取得了胜利。大量的文章是写给安全局局长，谦虚的勒诺曼先生的。他习惯于逃离公众舆论，而且已经决定，用开玩笑的方式掩盖住那些好像无法解开的神秘。报界没有过多地褒奖他。但是在为他编织桂冠的同时，人们也把他逼到了墙角上。人们想知道使他得以迅速找到奥利维埃·沃塞尔这一线索的那个人。人们想要真相，全部的事实真相。这真是受情爱所驱使的惨案，还是刑事案？——假定沃塞尔真的是罪犯——他是否是在某种压力下屈从的？

《证据》是《费加罗报》上一篇文章的标题。在一位很著名的专栏作家的笔下，勒诺曼先生读到：马蒂厄·科萨德准备向他的顾客揭示的具体东西是什么？事件的关键就在于此。只要这个问题得不到解答，怀疑也就继续存在下去。

“这是显然的。”勒诺曼先生在想，“他说得有道理。从表面来看，科萨德怀疑沃塞尔是奥贝尔特夫人的情人。但我们总无法知道他将如何把此事报告给议员，对此他将做如何评论，以及他可能做的保留。不要忘记这一句话：我所得到的结果还不允许我得出十分确定的结论……说到底，只要这个小傻瓜沃塞尔不承认，我们就对任何事都无法肯定。如果此案上交法庭的话，那么一个机敏的律师很容易把这一起诉击溃。”

电话铃响了。勒诺曼先生推开所有摊在他办公桌上的报纸，摘下了听筒。

“喂……是的……尊敬的总长先生……好的，我马上认真考虑一下……是的，我看到了，今天早上。他否认，非常坚决地……什么？……他不做任何说明……从他那儿什么也得不到，要么就是同一句话：‘我是无辜的。’他要他母亲！他真的是个孩子！确实非常英俊……总长先生问我怎么想的？……谈它还为时过早。所以我认为，最好是改变新闻界的激情，如果可能的话，还有它的好奇。人们怀疑的在高层的丑闻已经避免了，至少会有一段时间吧。可是猜疑仍然存在着。很难确定沃塞尔的罪名……她？是的，我问过她。她已经准备好放弃她的求爱者了……如果您把我推到我的最后一道防线的话，总长先生……好的，我投降。我认为，沃塞尔从来就不是奥贝尔特夫人的情人。而人们看不准，从什么时候起，他为什么要杀害奥贝尔特先生。但这只是一种意见。最终，这完全取决于预审法官的立场……是福尔默里先生。哎呀！我说：哎呀，因为是有了一点，两个人都一样，像是猫和狗：这您是知道的。可怜的小伙子！在福尔默里的手里，他是很难脱身的……谢谢，总长先生。我接受的唯一的颂扬，是我自己授予自己的那些。”

他叹息着放下听筒。有人敲门，然后古莱尔进来了。

“怎么样，古莱尔？”

“还好，首长，最初的激动过去了，他开始说话了。”

“他说了些什么？……见鬼，要一点点地挤才说嘛。”

“我们是在挤他。从昨天晚上开始我们就轮番进攻。”

“简洁一点。”

“很容易！首先，奥贝尔特夫人对他来说只是个女友……然后，昨天早上，他在艺术学院没有课。他就到河边去闲逛，在旧书商的摊子上漫无目的地翻看着。但是他什么也没买。所以，没有可印证的不在现场的证明。另外，他的旅行是早就安排定的。印象派画家的作品展览，今天在洛桑开幕，他不愿错过这一千载难逢的机会。好像人们在那里可以看到全世界的艺术瑰宝和博物馆借来的油画。”

“还算合情合理！谁能证明他是错的？”

“我不明白您的意思，首长。您好像是在开倒车。”

“绝对没有。我只是看到被告律师来了。沃塞尔夫人找了最好的律师。她很有办法。不过，就是新手也会取胜的。那么，搜索结果怎么样！……什么也没有，是吧。”

“没有，首长。沃塞尔夫人显得十分地慌乱，但是她没添任何麻烦。我们不仅搜查了她儿子的房子，而且，当然了，还搜了整套房子。我们既没找到作案的凶器，也没找到奥贝尔特的钱包，更没看到从科萨德家偷出来的文件夹子。这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幸运的。因为如果新闻界知道有文件夹子存在的话，像公众舆论挑唆的那样，那就得全都说出来了。那么……”

“那么，”勒诺曼先生说，“我就只好辞职不干了。罗尚贝尔是绝对不会放过我的。如果他知道我掌握着其他人都不知道的卷宗的副本的话，他会气得发疯的。别这么转着眼睛望着我，古莱尔。我以后会向你解释的。不过现在什么也别提。”

他摘下眼镜，朝镜片上吹了吹，然后长时间地擦拭着，而后又把它架到了鼻子上。他朝下属投去一瞥，目光总是有点令人发憷，同时还流露出智慧和狡黠。

“你看，古莱尔，我们犯了一个错误。一个错误和一个疏忽。我们答应了当局的再三要求。所以，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地找出一条非政治理由来。于是我们一起想象出情爱犯罪的推理。就是说，这恰恰合了罗尚贝尔和其他人的意愿。你想吧！几个小时就办成一件案子。罪犯是送肉上砧板！勒诺曼掩盖了他的权力机关的所做所为……”

他笑着，同时眨着眼睛更正着。

“当然是勒诺曼和古莱尔啦！”

“可是，首长，我们犯了什么错误呢？”

“好吧。我们过早地下了结论。我们违背了事实，如果你同意的话。我们把只是尚合情理的东西视为很显然的东西，结果我们险些追悔莫及。”

有人敲门，接着接待员进来了。他送来一封信，然后马上退了出去。勒诺曼先生拆开信，马上就跳了起来。

“古莱尔，你知道是谁给我写的信吗？”

“不知道。”

“埃莱娜·沃塞尔夫人。”

“她有何打算？”

“找我谈话……她就在前厅。”

“您不去见她吧。”

“恰恰相反。”

他按铃招呼接待员。

“请这个人进来……你，古莱尔，让我们单独呆一会儿。不过你别走远。”  
勒诺曼先生梳理了一下鬓脚两边的灰白头发，放下了衣袖。

“着装整齐，罗平。夫人就是夫人。”

埃莱娜站到了门口。勒诺曼先生站起身，给她指了一张扶手椅。

她以一种天生的优美姿势坐了下来。勒诺曼紧张地注视着她。她只有四十来岁……一张漂亮的、很匀称的脸，罩在面纱的下面……浓密的金发，宽大的帽子勉强把它罩住……阴郁的眼神流露出焦躁不安和惊恐。她显得羞怯、无自卫能力，并且泪水盈盈。

“请不要激动，夫人。”勒诺曼先生轻柔地说道，“我很清楚您为什么要见我。”

“为我的儿子。”她嗫嚅道。

突然，她俯过身来，倚在办公桌边。

“他是清白无辜的，我敢起誓。先生，请理解我……您应该相信我，因为我非常了解奥利维埃……他待我这么好。他总是避免那些令我不快的事情。那么，假定这罪行……不，绝不可能。我知道我是怎样把他哺养大的。我们两个人相依为命。那么，请把他还给我……您只要说一句话就行啦。您很强大，您们。而我则只有他一个人……请听我说，先生……”

她现在开始肆无忌惮地大哭起来。勒诺曼先生围着自己的办公桌转着圈。然后，他拖过一把椅子来，坐在了她的旁边。

“好啦，夫人。镇静一点。您的儿子被逮捕，是因为有对他不利的可靠的推断。不过没有人对他始终抱敌对的态度。调查才刚刚开始。谁也无法预测它的结果。”

她把面纱撩起一半，从包里取出一条手帕，擦着眼睛。

“我们平心静气地，像朋友一样地谈一谈。”勒诺曼先生说，“要知道女人的眼泪总是很折磨人的。您总不会不知道您的儿子爱上了奥贝尔特夫人吧？”

“是的。我曾是奥利维埃最知心的人。他从来不向我隐瞒，他被这个女人深深迷住了，就是他在骑马场认识的这个女人。我曾试图与这种情感做斗争，可是您也知道，这些年轻人是怎么个样子。奥利维埃总是易于冲动的……就像他的父亲。”

勒诺曼先生觉察出了某种迟疑。他想再进一步了解情况。

“您们分手了，我想。”

“是的。我丈夫去世了，自从……这是一个具有很多优秀品质的人，唯独缺少的就是良心。而我始终担心我的儿子会像他。这就是当奥利维埃开始向我讲起这个女人时，我为什么会发抖的原因。”

她是带着极大的愤慨讲这句话的。

“您反对她？”勒诺曼先生问。

她先是犹豫了一下，最后表示了肯定。

“我无法原谅她煽动起这暧昧的友谊。她看得很清楚，奥利维埃是个新手，是一个天真的孩子。肯定是这种纯真令她感兴趣。她曾经从我这里把他夺走了……现在又轮到您把他从我这里夺走了。”

她大哭了起来。尽管勒诺曼先生对她说了许多的安慰话，但她还是很明显地感到失望。一个可怜的女人独自一人无力地抗争着。她的直率和由衷到



了毫无保留的程度。她抓住了勒诺曼先生的手。

“他们想让我死。”她说，“就是这样。我妨碍了您们，因为我要保护我的儿子，您们要让他来为别人付出代价，为那杀害了奥贝尔特的肮脏的政治付出代价。”

“请您住口。”勒诺曼先生急切地制止道。“我不能阻止法律去行使它的职权。不要强我所难。但是我向您保证，不会有什么问题的。也不会对无辜的人定罪的。好啦。”

她心不在焉地听他说着。他明白，虽然她对他寄予厚望，敢于尝试着让他的自尊心不得不经受严峻的考验，但是现在她彻底地失去信心了，她已经精疲力竭了。

“我让人把您送回家吧。”他建议道。

“不！”她喊道，“千万别这样做。”

她站起身来，带着一种她根本就不想掩饰的敌意望着他。

“您跟他们是一伙的。”她说，“您们一块反对我。我们只有去死了。”

勒诺曼非常伤心。如何才能使这位如此激动的女人平静下来呢？向她许诺什么？总之，她儿子可能是有罪的，装出打定主意的样子显然是很不谨慎的。可是没有一句安慰鼓励的话就让她走，这又令他十分不安。他不得不表现出冷漠，这还是他有生以来的第一次。他下定决心要把奥贝尔特这个案子一步步地搞到底。“我要看到她有朝一日会笑起来。”他一边想着，一边把她送到门口。他向她伸出手去。她装做没看见的样子，走了出去。勒诺曼先生立即叫来了古莱尔。

“你跟着她。”

“为什么？”

“因为她现在完全消沉了。”

“您担心……”

“我没有时间向您解释。快去，如果她有什么不正常的举动，马上打电话给我，我不会离开的。”

勒诺曼先生回来坐到办公桌前。他面前有一堆报告要看，一堆信要签字，但是这种官僚工作，在眼下，已经超出他的能力所及了。他推开这些纸张，双肘撑在桌上，双手抱着脑袋。他像过电影一样看到了，从前一天开始的游行的队伍，以不连贯的频率蠕动着。唯一把奥贝尔特的死和科萨德的死连在一起的，无疑是这位奥利维埃·沃塞尔。这一点是无法摆脱掉的。

“妈的，”他想，“我有警署和所有的警员供我支配，可是我现在却像个警探新手一样地不知所措。这就是解决了那么多棘手问题的我呀！怎么回事？谁又阻止我更深入地搜集那些我尚不知道的这个小傻瓜的证据呢？他有他的母亲。这很好！这是个很具魅力的人，是的。可是，事实应该先于美貌！……尽管如此，如果是由于我的过错而使这位可怜的女人遭受不幸的话，我将永远不会原谅自己现在的所做所为的。”

他看了看摆在壁炉上的挂钟。

“五点半！怎么回事？她完全可以到家了。”

实在坐不住了，他起身，在办公室里踱来踱去。他不时地撩起窗帘，津津有味地看着往来穿梭的警车。然后，他又把目光盯在了钟上，接着又开始了他的自言自语。

“我很了解这一类的女人……思想非常固执。当男人不再在她们的中心

占据中心地位时，那她们的中心就是孩子。她们能够奉献一切，也能因一时冲动做出各种事来……她的儿子被捕，她再也没有任何理由活下去了。尤其是，在她本人内心深处，也不能完全肯定自己儿子的清白无辜。妈的！六点钟了！古莱尔失去了她的踪迹，再也不敢告诉我了。我要好好教训教训他！”

突然，电话铃声响了起来。勒诺曼跳了起来。

“喂……是你吗……可是，你在干什么？”

“我在跟踪，首长。这个小妇人，她真的不知道疲倦。您想听我告诉您她走过的路线吗？”

“你是想嘲笑我吧？……我要知道她现在在什么地方。”

“她在‘商人咖啡馆’。它位于……”

“我知道。在塞巴斯托波尔大道往前去。然后呢？”

“她要了一杯啤酒，但没碰它。然后她又要写东西的纸和笔，可是……”

“她既没写什么，也没喝什么，是吧？”

“确实如此，首长。那么既然您全知道，为什么……”

“你给我盯紧她。如果她在七点钟前离开咖啡馆，你就继续跟着她，而且要随时准备行动……你听到了吗？你不能丢掉她。可是，如果到七点钟她还在那儿，你就完成任务了。你这一天就算过去了。你就可以走了。”

“可是。”

“你不用担心。保证会有人接班的。重复一遍。”

“我明白了，首长。”

“还是要重复一遍。”

“我跟踪她，如果她七点钟之前离开咖啡馆的话。否则，七点钟我就卷铺盖开路。”

“很好。啊，如果我找不到呢？……”

勒诺曼先生挂上了电话。他心情突然开朗起来。行动！单独行动！没有比这更令人振奋的了。如果说，他有时为郁闷不乐而莫名其妙的话，那是因为他周围有太多的同事和合作者。他被迫代表某些权力，而这与他的内在性格是相抵触的。可是，对于一个晚上……

他抓起帽子，走了出来。他心不在焉地回答着在长长走廊里遇到的所有的充满敬意的问候。他穿过塞纳河，走进塞吉埃街，在一辆司机座无顶盖并与客座隔开的最新的雷诺车前停了下来。他环顾了一下四周，不见一个人。他俯下身去。

“没有什么情况吧，奥克塔夫？”

“没有，老板。”

“你送我去‘商人咖啡馆’，在塞巴斯托波尔大道，但是不要开得太快。我七点钟到那里就行。”

他坐进汽车，放下窗帘，马上开始动作起来。汽车很宽，改装得像一个演员的化妆室。现在他只需放下座垫，拉开所有的抽屉，然后就剩下按照乔装改扮的要求选择化妆品了。勒诺曼先生没有多余的动作。他摘下眼镜，取下假发，擦掉画在脸上的皱纹，脱掉衣服，然后穿上一套浅色西服，这使他变得越来越年轻了。为了使自己的身影变得更加完美，他贴了一副细髭。最后又朝司机座背上的镜子看了一眼，看看自己的杰作。然后又朝镜中的自己打了个招呼。勒诺曼先生，安全局的首长，转眼间变成了活泼愉快的拉乌尔·德·利美吉男爵，娱乐场所常见的俱乐部的成员。灰色的小圆帽，灰色

的手套，是对他这个人物的最后着笔。他拉起了窗帘。雨水在车窗玻璃上划出了条条水线。

“我要不要拿把雨伞？”拉乌尔借助助听器问道。

“没有必要，老板。这只不过是阵雨。”

汽车驶到了咖啡馆前面。

“你等我。”勒诺曼说道。

他在大雨中跑过马路，推开挂着响铃的门，然后环视了一下大厅。他发现了埃莱娜·沃塞尔。在厅的尽头，古莱尔焦急不安地坐着，面前摆着一杯若艾酒。他坐了下来，要了一杯柠檬汁。沃塞尔夫人没有碰她的啤酒，但是已经决定写些什么了。她头歪向一边，一副认真投入的样子，在舞动着手中的笔。古莱尔始终在盯着她。七点钟敲响了。他看了看自己的表，又等了两三分钟，因为他很自由。然后他站起身来，一个个地观察了一遍顾客，肯定是在想着要交班。最后，他索性不去管了，他出去了。埃莱娜·沃塞尔仍在不停地写着。给谁写呢？给警署？给部长？给某家报社？肯定是在伸张正义，为的是向所有的人大声喊出她儿子的清白。

“写吧，我的美人。”拉乌尔在想，“这是一种解脱。然后，就上床，吃上一剂强力安眠药。明天，危机就会过去了。”

埃莱娜·沃塞尔终于完成了任务。她又重新读了一遍。

“我的天！有五六页纸。她无疑是在叙述自己的生活。啊！我真不忍心截下这封信……那又怎么办呢？”

她现在把它全都撕成了碎片，放进了自己的皮包里。然后又从垫板下抽出一张纸来，她继续写了起来。只有几行字。然后装进信封，写上地址。这一次，在桌子角上写的一张纸条，使拉乌尔警觉起来了。在焦急、惊恐和绝望的一天即将结束时，这很像是一个绝笔。她叫住一个跑堂的，后者马上给她拿来一张邮票。拉乌尔认为先走为妙。他出来上了汽车。

“你等会儿会看到一位夫人出来。你跟上她，保持二十米的距离。”

“那她马上会发现我们的，老板。”

“不会的。她脑袋里装了很多的事……注意看，她出来了。”

埃莱娜·沃塞尔甚至连天空都不望一眼，她在蒙蒙夜雨中走得很快。暴雨已经把街道冲洗得干干净净了。不时地，有路人在奔跑着寻找一处蔽雨的地方，他们会在她身边转一转，而她却一直往前，像个梦游者。她走下了塞巴斯托波尔大道。

“她会去找这位好心的勒诺曼先生吗？”拉乌尔在想。

在夏特莱广场，她在一个邮筒前停下来，把信塞进了邮筒。

“老板！她都淋湿了，这可怜的女人。我们能帮她做些什么吗？”

“不行。现在还过早。继续跟上去。”

埃莱娜·沃塞尔转到梅吉斯里沿江道，穿过新桥，又走上卢浮尔沿江道，然后突然消失了。

“老板！她是从通往陡峭河岸的台阶走下去的。”

“看到了。停在前面。”

拉乌尔跳到地上，三步并作两步地跑下台阶，还扭了一下脚，差一点失去平衡，跌跌撞撞地跑到了陡峭的河岸。但为时已晚。她刚刚跳下水去。

拉乌尔甩掉上装，跳进水中。他对各项体育运动都很谙熟。他用几个漂亮的蛙泳动作就游到了她的面前。水比较冷，水流也比较急。埃莱娜·沃塞

尔已经窒息了。她在他的怀中失去了知觉，这倒为他们游回河岸提供了便利。拉乌尔不无艰难地站起身，抱着绝望者的一动不动的身体，走上台阶。

“没有头脑。”他咕哝着，“人家对所有的人都失去了信心，于是人家也就投河了。像这样，也就不存在任何问题啦。这过于简单了……给我打开门，牲口。抓住她的腿……如果她的胸部没有炎症的活，那她还算走运。我还担心她会干出蠢事来呢，结果她却走到了我的前面……好啦！快一点！……去圣芒德。你知道去谁家。”

拉乌尔当然在他的车里有一个急救药箱。他让可怜的女人嗅了盐，再用旅行背袋把她包裹起来。她呼吸困难。两只鼻孔紧紧夹着，双眼紧闭着，她呈现给拉乌尔的是一张忧郁的面孔。他觉得自己非常无能和十分难过。眼下最紧急的是要暖和她，给她一份热饮料和让她好好睡上一觉。维克图瓦尔，他的老奶妈，会细心照顾她的。汽车很快跑完了该跑的路程，在一所前面有座小花园的小楼前停了下来。

“你！”维克图瓦尔叫了起来，“怀里还抱着个女人！”

“别总是这么抱怨，我的好维克图瓦尔。”

“你们从哪儿冒出来的？”

“从塞纳河里。”

“我的打蜡地板呀！全都弄湿了！”

“在前面带路……把床上被子铺开……别为你的地板唉声叹气了，我们会把它收拾好的，别害怕。”

他把埃莱娜·沃塞尔抱进了房间。

“你让她睡觉，给她治疗，你要向我保证她的一切。”

“可是她是什么人呢？”

“一个可怜的女人，儿子蹲了牢房。”

“就是那个可能杀了议员的小伙子？”

“正是。”

“我的老天！生活太悲惨了！”

“我明天再来。现在，我要去弄干我自己。我也一样，我也需要换一换呀！……”

第二天九点钟，勒诺曼先生像往常一样地整理他的信件。他不时地咳上两声，含上两片药。

“感冒啦，首长？”办公室的听差问道。

“都是昨天的雨弄的。”勒诺曼先生哀怨地回答道，“我全身上下都湿透了！……妈的！”

只一眼，他便认出了正拿在手中摆弄的黄信封。这是前一天沃塞尔夫人写的那封信。这就是说她在死前是要向他说些什么的。是要告诉他，他是她的死的直接责任人，或者是某些与此相类似的东西。勒诺曼先生无需打开这个信封。信封上写得很潦草的地址，足可以向他展示出可怜女人在做出最终决定时的焦虑不安。勒诺曼先生把伸向裁纸刀的手缩了回来。还有什么必要呢？他把信塞进了口袋。他并不高兴，但是却很激动，因为他不承认自己是使沃塞尔夫人的儿子受苦难的责任人，另外，也因为他希望能使沃塞尔夫人尽快恢复极好的情感。拉乌尔·德·利美吉为勒诺曼先生的理由进行了辩解，所以他才满怀希望地在中午时分赶到了圣芒德。他穿戴得整整齐齐，自以为可以引起今后将受他保护的这个人的关注。从关注到友谊，只有咫尺之遥。

“嘘！”维克图瓦尔为他打开门时说道，“她正在睡觉。”

拉乌尔把她推进了厨房。

“谈谈情况。”

“没有什么好谈的。”维克图瓦尔悄声说，“她度过了一个平静的夜晚。我肯定她会恢复过来的，这只可怜的小鸽子。今天早上，她喝了一碗牛奶咖啡。”

“然后呢？”

“然后她向我提了一些有关你的问题。”

“啊！”

“是的。谁救起的她……我们是不是亲戚。她在埋怨你。”

“什么！这可有点过分啦。”

“是的。她说你不应该插手，而且她还会去死的。”

“我倒真想看一看了。我要跟她谈一谈。你去把她叫醒。”

“不行。”维克图瓦尔气愤地反对着，“你真没有良心。”

“好啦！别光说蠢话。”

他装出要朝门口走去的样子。

“我求你啦。”维克图瓦尔恳求道。“为什么非得让我对你百依百顺呢！在我上楼去让她准备的时候，请呆在这儿。”

很快地，天花板上响起了忙乱声，是搬动椅子的声音，还有维克图瓦尔的沉重脚步声。突然，一阵轻微的顿足声令拉乌尔心跳不已。她起床了……小壶发出叮 声……她在洗漱。那么，她已经好多了。现在，维克图瓦尔正在帮她梳头。头场戏的幕布即将拉开了。

楼梯在维克图瓦尔的重压下发出了吱嘎声。

“她在等你……但别让她太累了。”

拉乌尔轻轻把她推到一边，几大步就跨到了楼上。他发觉沃塞尔夫人蜷缩在扶手椅里，穿着维克图瓦尔的一件晨衣。她的脸上显现出刚刚经受过不幸的痕迹。他走上前去。

“拉乌尔·德·利美吉。”他自我介绍着，同时鞠了一躬。

她没有向他伸出手来。她总是觉得在敌人的包围之中，而突然闯进她的生活的这位先生只能唤起她极其有限的信任。

“我从那里经过，”拉乌尔继续说道，“您正投河。我连考虑都没考虑，就跳下水去了。”

由于她始终保持沉默，他以平和的语气继续说道：

“难道我做错了吗？我向您吐露一个秘密……我也一样，我认为自己被无尽的悲痛摧垮了……我也一样，我想结束这一切……可是，我仍然活着，因为生活还是值得人们去爱的。您知道的，只有一种痛苦是无药可救的：厌世。”

他微笑着。他猜测要不惜一切代价提起她的兴趣，运用反常的手法让她分心，缩小他行动的能及范围。

“好啦！为什么像您这样一位年轻貌美的女人会想到自裁呢？……一次失败的爱情？……不，不会是吧？……是什么噩运？我会感到惊讶的。或许是一件丧事？……啊！我猜对啦。但我对此很伤心。请别勉强我……我理解您吧？突然一下子，我们感到在这个世界上形孤影单……可是有我在呀，有我。我是您的朋友。在救生者和被救者之间，必然有一种联系，真见鬼！……

所以，您都告诉我吧，因为我，在此前我已经原谅了您……”

于是她开始说话了。她对一位向她俯下身来的，并且像个出色地听忏悔的神甫一样的陌生人讲述着她儿子遭受指控的两项罪行。她讲述自己的生活以及自己的不幸婚姻。

拉乌尔只打断了她一次，为的是告诉她：

“您完全可以离婚呀！”

“我并不愿意，是为了奥利维埃。他很爱他的父亲。”

接下来，她又抱怨起勒诺曼先生来了。

“我太天真了。他听我说了，当然啦，但是他并没有相信。其实奥利维埃什么也没干。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这是事实。！这位勒诺曼先生真是一位冷酷无情的人。根本就不需要思考，我很快就明白了，他是一个无所不能的人。因为他非常能干，不对吗？”

“司法部门是个庞大的机器，夫人，它只不过是一个国家机构。”

“可是您，先生……假如您处在他的位置上……您刚刚听了我的陈述。您相信我吗？”

“嗯……相信。”拉乌尔说，同时越来越显得尴尬。

“那么，他为什么不呢！”她大声喊道。

“这无疑是因为他掌握了我没有的资料。而且他可能不能完全自由地做决定。您对他的印象是笼统的，我向您保证。”

“我认为您在为他说话。”

“是的。”拉乌尔肯定地说，“因为我清楚他所处的位置。”

惊讶和责难之情在埃莱娜·沃塞尔的脸上流露出来。

“这是一次机会。”拉乌尔继续道，“我或许可以为您的儿子做些有用的事。但是不要期望过高。案件已经不在勒诺曼先生的手中，而是到了福尔默里法官的手里，很多事情也就随之改变了。然而，我知道，勒诺曼先生会听我的。我争取今天见到他。”

她抓住了他的双手，她的双颊染上了明显的羞红。

“谢谢，，谢谢。”她激动地说着，“您无法知道感激之情……”

突然她的脸色变得忧郁起来。

“我的天！”她喃喃道，“但愿没有这封信呀！”

“什么信？”

“我寄给勒诺曼先生的那封信。当我离开他的办公室时，我已经彻底绝望了。我漫无目的地走着。我走进了一家咖啡馆。我先写了一封长信，里面都是责怪勒诺曼先生的话。我对他说，由于他的过错，我要死。您想象得到在这种情形下您头脑中能够生成的所有疯狂。但是，我还是思考了一下，这样的信会激起他的恼怒，一种会迁怒于奥利维埃的恼怒。于是，我撕掉了它，我又另写了一封，只是告诉他我要去死……”

“可是您并没有死呀。”拉乌尔打断道。

“没有。”

“而您害怕，当勒诺曼先生知道您还活着时，会认为您在撒谎，您跟他兜圈子，为的是救您的儿子，可是就连您都不敢肯定您儿子真的是清白的。”

“是的。确实如此。”

“您是想不惜一切代价地把这封信收回啦？”

“是的。”

“它在这里。”

他从口袋里抽出信来，把它递给了埃莱娜·沃塞尔。

“接着。”他说，“看好，它可没有开封。勒诺曼先生没有看它。”

“这怎么可能呢。”沃塞尔夫人喃喃着，“怎么……”

“嘘！您真的希望我来负责奥利维埃吗？那么，我请您要对我绝对地盲目服从。任何时候都不要向我提问题。绝对不要。您答应吗？”

“是的。”

“请您绝对相信我……也请您相信勒诺曼先生，因为您肯定会被召去见他的。”

“可是……”

“我说了：不要提问题。而且您也已经答应了。”

一种仍然含有的羞怯的微笑，一种眼睛里流露出来的微笑，使埃莱娜·沃塞尔满脸生辉。

“您到底是什么人？”她喃喃着，“魔鬼？”

“谦虚地说，应该是上帝！”

#### 四 为时已晚

奥古斯特·奥贝尔特的葬礼，应该是最严格地在亲人和最知己的人中进行的，这是出于对形势的考虑，结果还是吸引来很多的人。弥撒是在圣奥诺雷·埃劳教堂举行的，没出任何事故。警察总署小心翼翼地人群中安插了几位武装警员，以便必要时维持秩序，因为人们总有理由担心在离开教堂时，议员的追随者和未解除宿怨的政敌们会发出可怕的喊叫声和出现拥挤的场面。

勒诺曼先生站在离灵柩台不远的地方。夏洛特·奥贝尔特没有出席。人们传说她病了，但是勒诺曼先生知道她是没有勇气面对出席者的心怀恶意的目光。相反地，阿代尔·迪努阿，忠诚的女秘书，跪在跪凳上，脑袋埋在手中，好像情绪非常激动。她是在哭她的老板还是在哭自己失去的位置呢？更应该是为了她的位置！不过也许还有其它的事！其实，老姑娘不时地朝四周投去不安的目光，就好像她感觉到受监视了似的。

于是，当棺材盖上后，勒诺曼先生便溜到了距她不远的地方。他偷偷地审视着这些脸孔，不过，他认识差不多所有的跟在柩车后面行走的人。议员们、专栏编辑们和高级官员们。那么，杀人犯——假如奥利维埃·沃塞尔是清白的——会不会冒险陪伴他的牺牲者到他安息的地方去呢？

送葬的队伍走进了帕希墓地，入土安葬很快就完成了。没有演讲。死者的家庭成员不多，接受了通常的安慰后，人群便三五成群地陆续来到了出口处。

只有阿代尔·迪努阿例外。开始时，她常常停下来，观察着某些坟墓，好像她要借此参观墓地的机会审视一下某些坟墓的保护情况似的。然后，她突然离开中间的路，钻进了两座纪念碑之间，消失了。惊呆了的勒诺曼先生马上加快了脚步。她是想逃避某个人？可是，最后一批人走得很平静，已经在她前面很远了，好像对阿代尔·迪努阿小姐没有多少关注。那么，她为什么要躲起来呢？

他来到老姑娘走过的小路转弯的地方，发现她的黑帽子放在了一个十字架的上面。她躲在一个小祭台的后面，一动不动地呆着，看上去像在为一个死者祈祷。可是，当勒诺曼先生走到她的身旁时，才明白了她是害怕。

“您没有什么不适吧，小姐？”他问道。

她吃了一惊，很有礼貌地试着微笑着。

“没有，没有……尽管激动……您知道。”

“这很自然。”

“况且，我不愿意见记者们。他们会候着我。自从奥贝尔特先生死后，他们不停地打扰我。我都不敢外出了。我看不出他们为什么要跟着我。他们或许在想，我可以向他们披露大量的事情……”

“这难道不对吗？”

“当然不对。如果我知道某些事情，那我会向您说的。”

“您说得有道理。”勒诺曼先生赞同道。

但是与此同时，他想：“你真不会撒谎，我可怜的姑娘！你怕的绝对不是记者们。我能猜出是谁呢？因为我感觉到内中定有蹊跷。说到底，我得盯住你！”

他向她伸出胳膊去。



“跟我在一起，您什么都不用害怕了。您可以随心所欲地外出而不会遭打扰了。”

没有一名记者堵在墓地的大门口。

“您看。”勒诺曼先生说，“您的眼泪白流了。愿意我送您回去吗？”

她脸红了，嘟哝着表示感谢，最后声明她希望独自一人回去。

“这样的话……”

他向她道别，正准备回到自己的汽车上去时，她抓住了他的衣袖。“好啦。”他在想，“她要开口说话了。”

“先生……还有一句话，请您……刚刚发生的一切令我日夜不得安宁……如此的暴死。如果此种情况意外地发生在我身上……我不知道，我……一个细节，一个极小的事情能让您产生兴趣，我怎样才能最短的时间里找到您？”

“可是……在我办公室，小姐。如果您要警察总署，那么我会命令他们立即将情况报告我。您认为您会有事找我吗？”

“哦，不。”她匆匆回答道，“这只是一种谨慎。”

“很好。两个谨慎总好过一个。如果我需要奥贝尔特先生的某个情况的话，那么我在什么地方能够找到您呢？您总在他的办公室吗？”

“是的。不过您还可以给我家里打电话。”

“您家？”

“是的。奥贝尔特先生希望我能随时给他回话，所以他找人给我装了电话。他总是要求很严格的……可是又是如此地宽宏大度！”

她从包中取出一个记事本，一边站着写了几个字，就像是一个灵活、勤勉的女秘书，一边强调道：

“我住在老暗道街，在絮斯纳，是我父母亲遗留给我的房子。”

她撕下这页纸交给勒诺曼先生，后者把它装进了自己的钱包。“如果有人继续打搅您，请通知我。我会把事情搞好的。”她谢过他，全身着黑，沿着灰色的正面墙壁走远了。

“我敢肯定”，勒诺曼先生自言自语道，“人家肯定以为她是新寡呢。但是你不要多久就会对熟人知己变得老成的，我的小姑娘。越早越好。因为，如果调查毫无进展的话，罗尚贝尔和他的帮手们就会找到我的头上来的。”

他真的没有弄错。到了第三天，人们把阿代尔·迪努阿的电话给他接了过来。

“喂……安全局长先生吗？”

“正是的。”

“我可以随便谈谈吗？”

“完全可以。请吧！”

“那么，好吧……前天我欺骗了您。”

她有点气急，好像刚刚跑过一样。

“并不是记者们令我害怕……喂？”

“那当然，我听到了。您别着急……说得慢一点。您是怕谁呢？”一阵沉默。

“您害怕谁？”勒诺曼先生追问道。他很难控制自己的急躁情绪。

“我……我不能在电话里告诉您。”

“有这么严重？”

“是的。是很严重。”

“是涉及到奥贝尔特先生的死吗？”

“是的……我本应该马上告诉您的……从第一天起……我不知道是什么阻止我这么做的。您还没有抓住一个人……于是，我犹豫了。可是现在我再也没有权力保持沉默了……我不愿意看到一个清白无辜的人被判刑。”

“您真的是说：一个无辜的人？”

“是的。”

“您能肯定奥利维埃·沃塞尔是无辜的？”

“是的。”

“请马上到我这里来。”

“马上……这不可能……但是明天……明天吧……”

勒诺曼先生在对着电话发火，试图通过长长的电话线把自己的意愿传给这个蠢女人，因为她的拖延会毁掉一切的。

“为什么要等到明天？”

“因为必须要沃塞尔夫人参加我们的这次谈话。我应该告诉她，为什么我要让人怀疑她的儿子……要让她明白……”

勒诺曼先生感到她非常固执，而且粗暴地对待她是无济于事的。

“那好吧。”他说，“明天在我办公室。几点钟合适？”

“四点钟，如果您有空的话。”

“我会有空的。我来通知沃塞尔夫人。”

“谢谢，先生……我的良心……”

勒诺曼先生挂上电话，心里十分恼火。就这样过了四天，她早就知道，可又始终保持着沉默。那么她确切地知道些什么呢？她会不会搞错呢？可是，她不会是那种夸大微不足道的细枝末节，以期引起重视和轰动的证人，她一定是发现了某些感到惊奇的事，而完全有可能打算出卖它，只是现在恐惧和内疚使她濒临崩溃了。

“怎么办呢？如果奥利维埃·沃塞尔真的无罪，那重新进行调查的结局会是怎样的呢？当勒诺曼先生遇到障碍时，他是从来不会在它的面前徘徊驻足的。二十四小时之内，它就可以被确定了。可是眼下，他还得工作到深夜。那么，就不要再那不着边际的推理了。但是，在开始处理堆积在他面前的大堆文件之前，他写了一张明信片，为的是请沃塞尔夫人第二天在四点钟之前到他的办公室来。她将在这里认识一位肯定有办法确定她的儿子是无罪的人。他请她把回复交给信差带回。如果她同意的话，一部汽车届时将等在她的家门口，就在库塞尔大道上。

负责送信的信差一个小时前回来了。

“这位夫人怎么跟你说的？”勒诺曼先生问道。

“什么也没说，首长。但是她在您的卡片后面写了一些东西。”

“给我看看。”

先生：

我被您的信搅得心神不宁。我将为您使我产生希望的事得以实现而祈祷，对于您对我的痛苦和不幸的体恤，我表示最诚挚的谢意。如果我在当时，在失去理智的情况下向您说了一些有伤感情的话，我恳请您把它们忘掉。我将急切地盼着您为我约定的约会时间。愿我的小奥利维埃能尽快地回到我的身边。衷心地谢谢您。

埃莱娜·沃塞尔

“很好。你可以去了。”

可是，信差刚一关上身后的门，安全局局长就开始蹦跳了起来。肯定地，除非阿代尔·迪努阿揭露的东西不能马上提供一条新的途径，否则针对议员奥贝尔特和私人侦探科萨德的凶杀案提出的问题无疑又会被提出来。但是惟恐违犯司法规定的担心已经不再折磨勒诺曼先生了。他完全可以忘记奥利维埃·沃塞尔和他的母亲。

他母亲！……这并不十分肯定。

“好啦！总是这么不可救药，我的好人！你很愿意帮助新寡和孤儿——这只是说说而已——但需要人家以微笑回报你。你这个无赖，够啦！”

当天晚上，在皇家大街的圆形小广场，拉乌尔·德·利美吉在赌博中使庄家输了二百个路易。在早上九点钟时，他给沃塞尔夫人送去了一束玫瑰花还有他的名片。

在下午三点半钟时，勒诺曼先生指示准备汽车。我期待着什么呢？”他一边自言自语道，一边在宽敞的办公室里踱着步子，“可是，我像新生儿一样，既感到欣喜又非常地不安。我，罗平、利美吉、勒诺曼，我要从致敬中找出事实真相，只要阿代尔·迪努阿能够信守诺言。我所期望获得的，我所负责到底的是：我要看到微笑的埃莱娜。该死！她会赌气给我看的！拉乌尔·德·利美吉给她送去鲜花。勒诺曼给她派车去。而罗平解救她的儿子……而她的微笑呢，咳，将投向这勇敢的勒诺曼。德·利美吉男爵本人只有资格享有微不足道的谢意。他白长得这么年轻、迷人了。还是老勒诺曼，以他那棕褐色的皮肤，那副眼镜，灰白的环形卷发，还不用说他那圆圆的拱背，赢得了最后的胜利。他将是胜者。我嫉妒他！”

他用单脚的后跟旋转着，同时打着响指，说着：

“要承认你在这方面稍逊一筹。难道是这个拉乌尔嫉妒亚森？还是亚森嫉妒拉乌尔？或者是勒诺曼先生嫉妒他们两个人！啊！我的老天！”

电话铃声响了。他心怦怦跳着，匆匆地走过去。

“喂……啊！迪努阿小姐……您显得特别激动。发生什么事啦？”

“我不能来了。”

“这太不严肃了。沃塞尔夫人就要来了。”

“有人监视我。”

“好啦，冷静一点。您是在哪儿给我打电话的？”

“从我家里，在絮斯纳区。当我中午离开办公室时，我马上就感到被人跟踪了。我很害怕……”

“请说准确点……您是发现有人跟在您的后面。”

“是的……一个穿着风衣的男人，戴着一顶压得很低的鸭舌帽。”

“是汽车司机？”

“不是，肯定不是。应该是一个化了妆的男人。我一回到家中，就把自己关到了房里，我看到他在透过栅栏观察房子。我再也不敢出来了……您快来吧……我一定要跟沃塞尔夫人谈一谈。”

“跟我描述一下您的房子。”

“这是一幢带花园的小楼。当然，四周有围墙啦，但是很矮。只要一跨就可以进来。”

“在光天化日之下？”

“这个街区行人稀少。”

“，那又怎样！房子呢？它有什么保护装置吗？”

“楼下有铁护窗。我已经把它们关上了。当然还有门了。”

“这是薄弱的地方吗？”勒诺曼先生在问，同时他在想象着现场的情况。在混沌的想象中，他似乎看到了一幢郊区的小楼，有点孤零零地，磨石粗砂岩墙面，绿色的护窗，还有窄窄的点缀着向日葵和绣球花的花坛。

“根本不是的。”老姑娘语调十分尖厉地反驳道，“我父亲曾有一间小制锁公司，他为自己的房子发明了一种谁也无法强行打开的锁。”

“很好。”勒诺曼在想，“她自己以为受到了威胁，但她还能找到出气的办法。”

“谁有钥匙？”

“当然是我啦。只有两串钥匙，它们全都在我的手里。”

“那么，您是安全的。千万别动。如果有人敲门，不要回答。一个小时之内，我们会赶到的。”

“谢谢。”

“我不允许您提心吊胆。”

“我尽力去做。”

她的话语已经不那么断断续续了。她中断了通话。勒诺曼先生茫然不知所措，陷入了沉思。是否需要带上两三名警员去拦截这名可疑分子？是否只有这一个可疑的人？阿代尔·迪努阿是否头脑不清醒？她会不会莫名其妙地发疯呢？她老板的悲惨的死亡彻底摧垮了她。不！不要警员。那么带上古莱尔？也不要他。只要条件允许，勒诺曼先生喜欢单独行动。于是，他不打算告诉古莱尔，他现在对沃塞尔夫夫人另眼相看了。他让司机把他送到库塞尔大道。

埃莱娜·沃塞尔夫夫人正在人行道上等着。她朝汽车跑过去，但是当她发现勒诺曼先生时，又吃惊地站住了。

“您？……我还以为您会在局里等我呢。”

“是的。但是有个小意外。”勒诺曼先生以一种十分坚定的神情微笑着说道，“迪努阿小姐不能来。那么我们就到她那儿去。快上车。”

沃塞尔夫夫人坐进汽车里，坐在勒诺曼先生的旁边。

“迪努阿小姐？……她是谁？”

“奥贝尔特先生的女秘书。您肯定在报纸上见到过她的名字。”

“可能吧。”

勒诺曼先生用眼角打量着她。她忘记戴面纱了，而且也不想遮掩自己的焦躁不安。不过她的脸上表现出某种纯真，甚至是青春活力。生活没有使她显出苍老来。只要有点滴幸福就可以令她再现年轻姑娘的光彩。“我会把你的儿子还给你的。”勒诺曼先生暗暗许诺道，“你是对的。你太美了，致使他成了罪犯。”她一言不发。于是他俯身向前。

“再快一点。”

“我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首长。”司机说道，“都是这些走不动的出租马车造成的！”

布瓦路特别拥挤。现在正是贵夫人们趁着大好阳光，坐着敞篷车出来散步的时候，她们中有些人还有骑士小心翼翼地陪伴着。所以，尽管不停地按喇叭，也还不得不慢慢爬行。过了入市税征收处之后，交通不那么拥挤了，

汽车也开始加速了。勒诺曼先生不时地看着表。随着絮斯纳区的临近，一种沉重的不安紧紧地抓住了他。可是无论如何，阿代尔·迪努阿，把自己紧紧地关在了像碉堡一样坚固的小楼里，没有什么可害怕的。那么，为什么这样地焦躁不安呢？“难道是一种警告，”勒诺曼先生在想，“或者是一种未老先衰的征兆？”

汽车驶过塞纳河，进入了絮斯纳区。老暗道街，没有人行道，没有商店，就像是一条乡间的路。几栋简朴的房子被空旷的荒野分割开来。不时地，有猫穿过马路又躲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了。只是见不到一个人。

“这确实是个不讨人喜欢的地方。”勒诺曼先生强调道，“就是这儿。”

汽车在栅栏门前停了下来。勒诺曼先生没有弄错。房子真的是磨石粗砂岩的外墙。可是长疯了的杂草已经替代了绣球花。他帮助沃塞尔夫人下了车，又仔细地观察起现场来。围着小楼的花园处在两条街的街角，也是同样的荒芜。一道很容易翻越的矮墙，把这个地方围了起来。栅栏早就该漆了。勒诺曼先生转动了一下把手，但是门却打不开。他拉了拉门铃的绳子，但是房内没有任何反应。

“她太害怕了。”他解释着，“她在等着我们，可是却又不敢露面。活该！我们可没有时间好浪费。”

他从口袋里掏出从不离身的钥匙串，找出了一条万能钥匙。门马上顺从地开了，同时还发出了吱嘎声。一条很短的小路通向一个三级台阶。在登上台阶前，他又最后看了一眼房子的正立面。其实，楼下所有的护窗真的都是紧闭着的。在门的上方，有一扇装有彩色玻璃的窗楣。其中一块玻璃已经碎掉，还没换上新的。坏天气在墙上留下了明显的印迹。勒诺曼先生重重地朝门上敲打了几拳。

“小姐……请开门，是我们？……勒诺曼先生……您听出来了吧……开门！”

“她可能发生了什么事。”埃莱娜·沃塞尔说，她已经变得脸色惨白了。

他们伸长耳朵在听，但是捕捉不到任何声音。房子里的沉寂突然让他们觉得奇怪、害怕。

“我没有选择的余地。”勒诺曼先生强调道，“一定要进去。我还得采取非法的行动。”

在沃塞尔夫人面前采取梁上君子的行为，他感到很不自在。可是她已经惊讶得不知所措了。她靠在一面墙上，满脸憔悴，不停地低声咕哝着：“太晚了！太晚了！”

勒诺曼先生开始用他的钥匙来撬锁。然后又换另一把钥匙。很快，他就把那串钥匙的每一片都试了一遍。

“毫无办法。”他喃喃道，“她说对了。她父亲制做了一个谁都无法打开的锁。”

“她已经死了！”沃塞尔夫人说。

“好啦！”他不耐烦地说道，“别老是胡说八道。您看好，没有人能强行破门而入。而且护窗都已经关得紧紧的了，所以要尊重事实。没有人能进去。”

“那她为什么不回答呢？”

“也许是某种不适……或者，”他也不能肯定地接着说，“在等我们时，她睡着了。”

他向后退了几步，然后又喊了起来。

“迪努阿小姐！给我们开门。”

沃塞尔夫人把耳朵贴在门上，留心着极细微的声音。随后她直起身子，摇了摇头。

“没有反应。”她抱怨道。

“好！呆在这儿。”他突然专横地说道，“我向您保证，我一定会想办法进去的。”

罗平在勒诺曼的外表下暴露出来了。他几乎要冲上去，但是又适时地控制住了自己，而没有跑步到房子的角落去。但是当他走到墙脚时，也就加大了步幅。楼下所有的窗户都关了起来。在房子后面，还有一个也是关着的老虎窗，它是为楼梯采光用的。

“妈的！总得有个办法吧。”

他看中了花园尽头的一间附属小屋。如果能在那里找到一把镐头或铁锹，那么他就可以用它们做撬棍，就一定用力打开楼下的某个护窗了。他跑过去，深深地出了一口气。有一架楼梯！而且还是个人字形梯子！它满是灰尘地沿墙倒放着。管它那么多呢。这个小老头以一种惊人的力量把它举起来，把它展开后，靠在了老虎窗的下面。他慢慢地朝上爬，到了上面，毫不迟疑地用肘捣了一下，把玻璃敲碎了。现在要进到里面去就如同儿戏了。

一条走廊把楼上分割成两部分，左侧是一间比较宽敞的房间，装饰得像修道院里的房间似的。这无疑是阿代尔·迪努阿的房间了。右边是一个装饰得古香古色的房间：一张大床、一只独脚小圆桌、两张座垫已经破旧的扶手椅。显然，这是她死去的双亲的卧房。勒诺曼先生迅速地浏览了一下，全身心地搜寻着某个动静：细微声响、喘息声以及任何难以察觉的小动作。他又想起了不幸死去的科萨德的办公室，那里也是没有回答。渐渐地，他确信发生了难以想象的、荒唐的和不想发生的事情：有人闯进了这幢房子，让可怜的阿代尔永远地安静下来了。

他慢慢地走到楼下，站在小前厅的门口。窗楣处射进来的光照亮了小前厅，还在地板上投下了五颜六色的光点。两把椅子分别安放在竹制挂衣架的两侧，衣架上挂着一顶黑色帽子和一条紫罗兰色的头巾。在靠墙的半圆桌上，有一把钥匙和一只手袋。勒诺曼先生打开手袋，看到了第二把钥匙。那么，没有人为了闯进这幢房子而偷到它。

像楼上一样，两个门通向两个房间，一间屋在左边，另一间在右边。他推开了左边的那扇微敞着的门。这是一间饭厅，借着前厅射进来的光，里面显得很昏暗。勒诺曼先生走了三步，发觉脚下有一个人的身体。

他蹲下去，划燃了一根火柴。阿代尔·迪努阿侧身躺在那里，像是死了一样。一滩血在她的前胸淌开。勒诺曼先生猛地一下子站起身来。杀人犯肯定在这里，就躲在某个地方。他猛地用力推开了客厅的门。没有人。在厨房里？可是厨房是空的。厨房通向一间像是作坊的地方，里面堆满了制锁的工具。没有什么好藏身的地方。杀人凶手是穿墙而入，又跨墙而走的。可是现在绝不是双手抱头想解决办法的时候。勒诺曼先生又走进饭厅，以便更仔细地观察一下尸体。阿代尔还不会死，因为事发到现在只有一个多小时。他摸了摸她的手，吃了一惊。手是温的。“妈的！她还活着！”一秒钟也不能耽搁，他打开窗子和护窗，为的是让光线射进来。响声吸引了一直站在台阶上的埃莱娜·沃塞尔。

“怎么样？”

“她受伤了。您来帮一帮我。”

勒诺曼先生又回到了前厅，拿了靠墙的半圆桌上的钥匙，毫不费力地打开了门。

“您要勇敢一些。”他说，“有人想要杀死她。厨房在最里面。您去给我找点水来。”

他跪在了老姑娘的身边，发现伤口在背部。像奥古斯特·奥贝尔特一样，她在肩胛骨之间挨了一颗子弹，而且流了很多的血。

他试着发出声音，双眼紧闭着，鼻孔也紧夹着。一条细细的红色涎水从她的嘴角流了出来。沃塞尔夫人拿来了一只凉水瓶，勒诺曼先生泅湿了自己的手帕，然后轻轻地擦着受伤者的鬓脚和脸。

“迪努阿小姐，您听见我在说话吗？”

她吃力地睁开一只眼。她用失去理智的目光在勒诺曼先生的脸上浏览了一下，但是已经认不出他来了。她的嘴唇在蠕动着，却说不出一个字来。

“要找一位医生来。”沃塞尔夫人颤抖着声音说道。

“太晚啦！她快要断气了。递给我一个座垫……您身后就有一个。”

他轻轻地抬起阿代尔·迪努阿的头，把它靠在垫子上。一阵啰音从因痛苦而咧着的嘴里吐了出来。突然，一阵痉挛显现在她因痛苦而变了形的脸上。接着她眼睛瞪得大大地。

“悲惨。”她终于挤出了这么一句话。

然后她像是蜷缩起来了。

“她死啦？”沃塞尔夫人大声叫道。

“没有，还没有。”

勒诺曼先生朝没有生气的身体俯得更近了一些，喊叫着：

“阿代尔……是我，勒诺曼……”

于是，像是被这急促的声音感召回了生命似的，阿代尔·迪努阿颤抖着，发出了一阵呻吟。

“谁？”勒诺曼先生继续问道，“谁？”

她做出巨大的努力，向他探出身子，好像他能为她输入她所缺少的氧气似的，然后倒了下去。

“完啦！”勒诺曼先生叹息着说。

他身后一阵轻轻的响声提醒了他。他转过身来。是埃莱娜·沃塞尔在哭。

“不要失望。”他说道，“好啦！别呆在这儿。她没有能够说出来，这是真的。但是她的死告诉了我们一些事情。她告诉我们，奥贝尔特的案件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

“我的儿子呢？”

“耐心一点！我们已经知道这位可怜的姑娘能够证明他是无罪的了。否则人家就不会杀害她啦。这并不是无关紧要的。来吧！”

他把她带到隔壁的客厅，打开护窗，让她坐到了一张长沙发上。

“好啦，振作起来。我再在房子里到处看一看，然后我们再报警。您尤其不要害怕。罪犯已经不在这里了。对这一点，请完全放心。”

行动恢复了自由之后，勒诺曼先生又回到了饭厅，他看了看四周：家具比较简朴，一个亨利二世的酒柜，装有藤垫的椅子，一只小陶锅。在壁炉的上方，是安托万·迪努阿获得的制锁大师证书，这是他在环绕法国一周之后

才得到的。电话机摆在一张矮桌上，好像与这些老式装饰很不协调。在走过时，勒诺曼先生发现酒柜的所有的门都打开了。“他们搜索过了！”他在想。在继续他的巡查时，他特别查验了窗户和护窗的插销。没有任何遭破坏的痕迹。他在前厅的门口站住脚。

“总结一下。”他在想，“楼下是关得严严实实的。确实，窗楣上缺了一块玻璃。那又怎么样呢！这就出现了一个十厘米左右的开口。这一点被忽视了。同样的情况在楼上也有：无法进去……或者我没有仔细察看。”

他又上到楼上，研究起窗户来。没有任何不正常的情况。他又仔细地查看了阿代尔的房间：一把椅子、一个衣柜、一张小桌，还有几个放满了书的书架。衣柜的门半开着，小桌的一扇门也开了。这里也一样遭到了搜查。书排列得不够整齐。也许在慌乱中，有一只紧张的手把它们弄乱了？……戈蒂埃……福楼拜……雨果……都德……莫泊桑……

“这位可怜的阿代尔，她很会选她的作者。”勒诺曼先生自言自语道，“但是她本应该找其它的东西，而不是这只在壁炉上的讨厌的小钟。而这些蜡烛台，多么可怕呀！……啊！要想知道她藏了什么，我得花很大的气力！……”

他走进另一间屋子。那是路易·菲力普时代的家具。一件笨重的、关不好门的衣柜。墙上，一幅大的发黄照片中有一对夫妇。男的，短发，蓄着浓密的胡须；女的，小巧，比较漂亮，尽管巨大的发髻压在了她的头上。两个人都穿戴得很整齐，精神抖擞。这肯定是他们的结婚照。衣柜里装着床单、衣物，还能嗅到熏衣草的清香。凶手到底要找什么呢？这难以捉摸的行踪到底是哪一种类型的？它可以使奥利维埃·沃塞尔获释吗？是一份文件？是一件东西？

勒诺曼怒气冲冲地跺着脚。只要有一刻钟就够了，无需多要。如果汽车不是因为这些闲逛的车子而耽搁的话，阿代尔或许还有救。一刻钟！勒诺曼先生一动不动地呆着，在思索着。妈的！就是。只要一刻钟。这从凶手不得不仓促地搜寻就可以看得出来。即便他有更多的时间——因为他不至于忘记，在阿代尔的电话报警和警车到来之间已经过去将近一个小时了——又怎么能证明他发现了要找的“东西”呢？这件东西，阿代尔肯定是经过认真考虑后才把它藏起来的。“那么，”勒诺曼先生在想，“搜寻是一门艺术，并非为先来者所独有……我，我是知道的。可是‘另一个人’呢？当然啦！我还得再回来。现在，我应该照顾一下埃莱娜了！”

沃塞尔夫人让人看了很难过。没有一点血色，头发散乱着，她甚至连流到脸上的眼泪都不想去擦一擦。她朝勒诺曼先生投去死气沉沉的一瞥。

“一切都完了，是吧？”

“不是的。根本不是的！房子已经被人搜过了，您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您儿子无罪的证据就在这里……而它现在仍然在这里。我已经决心不顾一切地大干了。这个证据到底是什么东西，我尚不知道。但我还会再来，就在夜里。现在，我要向当局报告。调查应该马上开始，还要处理尸体。但是没有人会想到要搜查，因为没有人知道有东西要找。另外，搜查的人不一定能够得到它。”

她认真地在听他说着，神情非常紧张，同时在想，他是否在试着减轻她的痛苦。

“那么您呢？”她问道。



勒诺曼先生狡黠地笑了笑。

“凶手总共只有一个小时的时间，而且是空着手走的。而我，我只给自己三十分钟，绝不多一分钟。”

“您能找到？”

“我能找到。”

“您能肯定吗？”

“我能肯定。”

现在，她紧张地望着他，罗平都有点害怕了。他差一点忘记自己是勒诺曼先生了。“华而不实的人！”他申斥自己，“你许愿！你许愿！多蹩脚呀！她最终会明白是你把她从水里救上来的，而且你很狡猾！不过好像是你讲的大话又使她重新回到了生活中来。这一点并不好！还是有必要为此撒点小谎的。只是不要过分。还是回到你的满面皱纹的老皮老脸中去，做一个拙劣的安全局局长吧！”

“您几点钟再来？”她问道。

“只要夜幕一降临……大约在九、十点钟吧。为什么要问？”

她迟疑了一下。

“如果您允许的话……我将非常高兴陪您一起来。”

“好啦！您就别想啦！”勒诺曼先生反对着，“首先，这是绝对不合法的……”

“可是……用入室偷盗者的办法进入民宅是否不合法呢？……可是，您却这样做了。”

“我，这是不同的。”

“我不会给您添麻烦的，我向您保证。不过一个女人比一个男人更清楚一个女人能够把值钱的东西藏到什么地方去的……再说，我有对奥利维埃有利的情感……而且，而且，我会马上知道……”

她恳求着，表现出异乎寻常的温顺。可是勒诺曼先生并没有感觉到这一点。他不敢告诉沃塞尔夫人的是，这次探险可能不会没有危险。其实，胆大妄为的凶手，如果他的初次搜索一无所获的话，完全能够再次到犯罪现场来的，所以一次噩遇是不能排除的。如果发生战斗的话，沃塞尔夫人将会成为一个碍手碍脚的人，一个累赘。

“我求您啦。”她说。

“算啦。”勒诺曼先生最后说，“但是有个条件：当我工作时，我不愿意有人跟脚。那么您负责警戒。到现场后我再向您解释。”

“哈！”她叫了起来，“您看我还是可以干点事的吧。”

她的脸上放出光彩，令勒诺曼先生十分感动。

“我不需要您绝对地严守秘密。我可以在我的人中找出几个来跟着我，但是，经过认真思考，我更喜欢秘密行动。那么，您可千万别出卖我呀！”

“！”她大声说着，同时带着感激之情抓着他的手，“您怎么能这么想呢？……”

“这很好。”勒诺曼先生打断道，“到车里去等我吧。我得马上去打电话。”

在开始通话前，他还有点时间思考一下。

“确实，她真的很美。当心你的心思，亚森！”

## 五 小藏物点

勒诺曼先生亲自驾车。他开的是一辆双座的小“标致”车。沃塞尔夫人坐在他的旁边。她穿了一件深色大衣，戴了一顶把脸都遮去一半的大高帽子。已经十点半多了，汽车开得很快。勒诺曼先生的心情格外地好。他仔细地品味着这一时刻的快意、夜的温柔和这位美丽的女人的醉人之处。她现在已经对他表现出了绝对的信任。

“后来呢？”她问道。

“后来……嗯，是预审法官福尔默里先生和我的助手古莱尔警探一同到了现场，这可是一位对我忠心耿耿的小伙子。他们在搜索行迹。可是什么也没有。没有一个指纹。尸体剖验将在明天进行。杀害这位可怜小姐的枪弹很有可能与射杀另外两个人的相同。在这种情况下，您儿子的处境将是最危险的。这就是我向警署总长解释的。他很想尽快了结此案。”

汽车从布洛涅树林出来，猛地驶上了絮斯纳桥。

“当然啦，”勒诺曼先生继续说，“没有一个人能说明凶手是怎么溜进屋里去的。”

“您也不能吗？”

这一发自内心的问话着实令他感动。

“我也不能！但是这个问题并不急着要解决，因为它的解决与否并不能给我们提供罪犯的身份。现在，我们有更好的事要干。”

“那么对于您的福尔默里先生来说，他认为犯罪的动机是什么呢？”

“他像我一样，认为有人想阻止阿代尔·迪努阿说话。这可以说是很明显的。但是他没有想到她可以抓住攻击凶手的物证，就是我们现在要去找的这一证据。”

“上帝会理解您的。”沃塞尔夫人喃喃着。

这令他突然回忆起，这句话曾以同样的语气、同样的激情说出来过，什么时候？出自谁之口？……尽管它不是完全一样，但是很相近，这是一种心愿，一种祈求……他想起来了……“是克拉利斯！”

“您在说什么？”

“没有。我常常自言自语。”

克拉利斯·梅基·吉尔贝的母亲……这是……是的……两年前。已经！……这可怜的小伙子本可以从断头台上救下来的。可是现在，轮到奥利维埃了。而且又有了一个女人，也是完全依赖他。他的命运真奇特！……

他减速了。街道上灯光昏暗，显得凄凄惨惨。差不多与房子正对面的地方，有一片空地。他把车倒了进去。他熄掉车灯。夜色显得很凝重。一个路灯，矗立在距阿代尔的花园不远的地方，发出幽幽的光。地方选得很好。汽车隐在了黑暗处。但是，沃塞尔夫人坐到车座上，能够很好地观察到街道和房子的四周。

“从现在起，您应该特别注意。”勒诺曼先生说，“我不会离开三十五、四十分钟以上的……即便有什么意外发生。如果有人试图走进花园，您不用犹豫：您就按两声喇叭。用力按这个东西，它就在这儿，在方向盘边上。我会听到的……然后我就采取必要措施。没有什么问题吧。”

“没有。您尽管相信我好啦。”

“您不害怕吧？”

“不太害怕。”

勒诺曼先生像慈父一样地在她的手掌上拍了两下。

“一切都会很顺利的。”他允诺道。

小楼的护窗又都关起来了。像下午一样，他用自己的万能钥匙打开栅栏门，穿过花园门之后，他变得步履轻盈，这是当冒险行动开始时，他所特有的有效的举动。他又朝汽车方向最后看了一眼。她隐蔽得非常好。埃莱娜不会有任何危险。借助他在离开房子之前拿走的钥匙，在门厅的半边靠墙的圆桌上拿的，他进了房子，然后打开了手电筒。

“嘿，老朋友，”他在想，“人家要看你肚子里到底有什么货了。现在是十一点五分。我给你的时间是到十一点三十五分。如果你失手的话，在那个你知道的人的眼里，你就会成为一个爱吹牛的老家伙。那么，开始干吧，快一点！”

他溜进客厅，坐在长沙发上，闭上了双眼。他的脑海里已经印上了小楼的结构。他的脑海里又像看照片一样清晰地再现了每一个房间。此外，他坚持相信，阿代尔·迪努阿既然有听从指示、命令和循规蹈矩的优点，那就肯定不会太聪明。从这一点来看，必须要找到她想出来的小藏宝地。肯定是物品，否则是不可想象的。但是要找的是藏这物品的地方，这是最根本的，譬如她藏情书的地方，如果她曾经收到过的话。杀人犯只知道自己要找的“东西”，但不知道藏东西的地方。勒诺曼先生知道藏东西的地方——这只不过是手到擒来的事情，可是不知道“东西”是什么。那么他们应该是平手的。

他心里想，就从现在他沉思的客厅开始搜查。可是这个客厅，她可能是来得很少的。总之，这是她最少光顾的地方。然而，所提及的这件东西，她应该随时保证在她能经常看到的地方。那么它应该放在她呆得时间最长的地方。饭厅？……不。一个单身女人不会费力地去摆刀叉、去端盘子、拿面包，让那些面包屑漏得到处都是的。而在厨房里吃该多么随意，在一张桌子边，在火炉旁，火上还煮着东西。那么是厨房啦？……是的，有可能。或者是在迪努阿老爹的小作坊里？可是这间小作坊像是一个纪念博物馆，各类工具按尺寸大小排列，整整齐齐地挂在墙上，工作台上布满了令人肃然起敬的灰尘……总之，这是一处无人碰任何东西的地方。那么，就不应该是作坊里。出于同样理由，也不会是她父母亲的房间，因为人们是不会去打搅死去的人的。剩下的就是阿代尔自己的房间了。

很显然，她的大部分时间是在这里度过的。于是勒诺曼先生认定，神秘的物品不可能不在这个地方。他看了一下时间：十一点二十分。很满意，他上了楼。他首先细心地挂上厚厚的窗帘，以保证外面看不到任何光亮。然后，在还没有关掉手电筒的情况下，他点燃了放在床头柜上的煤油灯。于是他双手插在口袋里，在房间里转悠了起来。

“好啦，我现在是阿代尔。我干了一天的活，现在需要休息了。我做些什么呢？当然，我要躺下休息了！”他平躺在床上，交叉着手指的双手放到颈后，同时继续他的思索。

“我很舒服了。我平静下来了。东西在某个地方，在眼睛能看到的范围里。在睡觉之前我要看一会儿书，……当然啦！……我要看书！……当然啦。真是的，书呀！”

他猛地起身，用手举着煤油灯，照着书架。他差不多是充满爱意地用手抚摸着那些精装书的书脊。福楼拜……莫泊桑……雨果……突然他大声笑了

起来。“十一点二十五分，女士们、先生们，我还有十分钟的时间。但是有九分钟是多余的。我说什么啦，有九分半钟是多余的。我放下我的灯。手里不拿任何东西，口袋里也没有什么东西。我从书架上取下最厚的一本书：《悲惨世界》……我看到什么啦？它已经不再是一本名符其实的书了。这是一本被人掏空了一部分的书，为的是把它当成盒子用。我摇晃它。里面有东西在摇动。我打开外封面……嘿嘿！东西就在这里。谢谢你们的关心，女士们、先生们！”

他非常兴奋地揭开薄薄的包裹着重物的绢纸，惊奇地发现里面是一个小盒。他把它放到灯旁看。一只鼻烟盒！这是一只鼻烟盒！勒诺曼先生拨弄了一下弹簧。小盒打开了。里面是空的。他把它关上，响声清脆。然后他在手中把它翻转过来，再翻转过去。他像一个吸鼻烟的大官一样有经验，马上就知道了这个东西的价值。这是一只金鼻烟盒，雕镂得十分精细，年代应该是第一王朝时期。这是一件收藏的精品。在盒盖上，凿刻着放隼捕猎的场面，如此真切，如此精美的杰作，令人以为是铜版画片。

“难以估价。”勒诺曼先生在想，“不过我认识一些业余爱好者，他们会疯狂地抬价的。我，就是其中的一员。可是这个鼻烟盒说明什么呢？在这里，在这寒酸的风子里，是虔诚地保存的遗物之物？……行啦！是杀人犯寻找的‘证据’？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如果倒霉的阿代尔·迪努阿能在死前鼓起最后一点力气的话，那她将要说的不是‘多么悲惨’，而应该是‘悲惨世界’。她想以这一点指出藏物的地方和以此种方式揭露真正的罪犯。任何一个猜疑都是不可能的。是的，这只鼻烟盒，在阿代尔看来，是足可以让罪犯大吃一惊的！”

可是勒诺曼先生看不出内在的联系。它是送给奥贝尔特议员的，为了换取某些可公开承认的服务吗？或者它是送给女秘书的，为了褒奖她的某些可以利用的冒昧？也许它含有敲诈的意图？在如此多的假设中，该如何进行选择呢？如何才能找到鼻烟盒与杀人凶犯之间的联系呢？

勒诺曼先生趴到床上，因为他把鼻烟盒放到了床上，全神贯注地思索起来。一个坚定的想法鼓舞着他：残忍地杀害了阿代尔·迪努阿的人没有发现这个藏物点。现在双方是更加旗鼓相当了。从现在起……

当他听到楼板的吱嘎声时已经太晚了。在没有来得及转过脸去看一下的情况下，他的颈部就挨了重重的一下子。他一下子跪了下去，然后倒在了地板上。但是他并没有完全失去理智。在昏过去之前，犹如在梦中时，他产生了两三个混乱的想法：杀人犯……他来了……他也……他要杀掉我……

他再也不动了。

……一个声音把他从昏迷中唤了过来。

“先生……勒诺曼先生……是我！”

谁，我？他觉得这声音很耳熟，可是由于太虚弱，他无法辨别。一种湿漉漉的感觉，在额头，使他有点清醒。他睁开了双眼。

“您…埃莱娜！”

“我非常害怕。”

她帮他坐起来。他轻轻柔着脖颈，感到肿胀得很厉害，而且还摸到了一手血。

“我遭了暗算，这家伙。”他低声说道，“可是我这个家伙还活着，要想干掉我还不是那么容易。鼻烟盒呢？”

“什么鼻烟盒？”沃塞尔夫人十分不安地问道。“在这儿坐下。我给您捆绷带。完事，您会觉得好一些。”

“当我挨打时，我正拿着一个鼻烟盒呢。”

“您不要动弹，我求您啦。”

“您以为我失去理智了。根本不是的。鼻烟盒到哪儿去了？”

他并不轻松地站起身来，倚靠在大衣柜上，看见了地上的用来做大棒的蜡烛台和装鼻烟盒的那本《悲惨世界》，但是鼻烟盒却不见了。他强作微笑。

“这样对待我太好啦。我警惕不够。帮我一把……”

他坐到床上，用手抚摸着脑袋。

“您不必担心。是有点痛，但是很快会过去的。您怎么想到要进房子里来的？……请坐在我的身旁，把这一切都告诉我。”

“这很简单。”沃塞尔夫人说，“我看到有个人影子出来，而且当他被路灯照见的时候……”

“我知道。”勒诺曼先生打断道，“他穿着一件风衣，戴着一顶鸭舌帽，对吧？”

“是的。”

“阿代尔·迪努阿曾经向我描述过他。”

“我马上就知道刚刚发生了某些严重的事情。于是，我就来了，而且找到了您。就是这样。”

“谢谢。您表现得很勇敢。而攻击我的那个人，您还能认得出他来吗？”

“我想能够。他离得较远，而且光线也暗淡。我还是认真地抓住了某些细节，他的样子已经印在了我的脑海里。他比较高大，应该算比较瘦的，脸刮得光光的。”

“他的年纪呢？”

她犹豫了一下。

“有可能三十五岁……四十岁吧。”

“您没看到他进来？”

“没有。”

“那他是从另一边越墙进来的。没有任何困难，只要一跨就跨过来了。然后，他是那么匆忙地逃走，所以才选了最近的路线。现在该我来向您说说鼻烟盒了。”

他十分详细地描述了它，把《悲惨世界》这本书指给她看，同时把他的各种假说讲给埃莱娜·沃塞尔听。

“当然，您从来没有看见过它？”

“从来没有。放隼捕猎，我真的被打动了。可是，既然这个人如此冒险地要夺回它去，这是否证明是他杀了奥贝尔特和那位我忘记了名字的私人侦探呢？”

“我也没见到过，这是真的。”

“那么……奥利维埃会被释放了？”

“这将取决于福尔默里法官。不过我想阿代尔·迪努阿的被杀将会使他信服的。”

“这要很久吗？”

他站了起来，下意识地照了照安装在壁炉上方的镜子。他低声抱怨起来。纱布渗出的液体已经把他的化妆弄得一塌糊涂。他的假发歪到了一边。让他

呈现出一个老殖民者的黝黑的面孔的底色也开始出现条条痕迹。但是他的愤怒却本能地消了下来。他放声大笑起来，然后又走到沃塞尔夫人的面前。

“就这样，您看到我就是这副模样，您却能保持严肃的神态！您该是多么爱您的儿子！”

他摘下假发、假须，擦着脸颊。

“临时打发掉这位老好人勒诺曼先生也好。”他说，“我向您介绍拉乌尔·德·利美吉男爵。不过我们早就认识了。我们不是曾在塞纳河里见过面吗？”

他以一副顽童的滑稽相吻了吻她的手指。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您还曾答应过男爵永不向他提问题……别这个样子，我亲爱的埃莱娜。勒诺曼和我，我们将把奥利维埃还给您。请相信我，我们两个人并不算多。”

## 六 誓 言

一次充满激烈冲突的会议又在博沃广场举行了。会上罗尚贝尔怒气冲冲。

“这是无法容忍的。”他说，“在奥贝尔特之后，是他的女秘书。真卑鄙！您都干了些什么呀，勒诺曼？您能给我们什么样的推理呢？”

“没有。”勒诺曼先生平心静气地说，“我真后悔当时发表了，就在这里，关于情爱凶杀的假设。因为现在，我们必须释放小沃塞尔。”

让·克鲁瓦兹，警署总长，一下子把心提到了嗓子眼。

“您就别做此打算了。报界将会因此而高兴得发疯的。他们正想着把我们视为无能之辈。尤其是，从今天早上起，一个新的事实……是的，我已经私下里做了准备，因为我在编辑部里有耳线……到处流传着马蒂厄·科萨德拥有某些杀人犯想要夺走的资料。您知道这些吗，勒诺曼？”

“是的，总长先生。”

“可是您并没有吐露过一点儿。”他怒气冲冲地回敬道。

勒诺曼先生摘下眼镜，就像他习惯于在做出重大声明时做的那样。

“当我进行某次调查时”，他强调着，“我总保持着某种撤退的姿态。但是，我从来不肯肯定奥利维埃·沃塞尔的有罪。我只是在此提示一下我曾表达过的保留意见。因此，我保留自己拥有的资料，它极有可能为我提供第二条路线，如果第一条走不通的话。”

“嗯……您有了这第二条路线？”罗尚贝尔猛地插话进来说。

勒诺曼平静地戴上眼镜。如果单单是为了惹政界头脑们发火的话，他并非不愿意撒谎骗骗他。

“那当然啦。”他说。

“说一说！”罗尚贝尔命令道。

“请原谅……我已经说过一次了，这一次就是多余的啦。我请求您允许我按自己的意愿去进行调查。”

罗尚贝尔跳了起来。

“那您把自己当成什么人啦？”

勒诺曼先生从他的礼服里掏出一封信，然后把它放在了桌角。

“这是什么？”内政部长问道。

“我的辞职书。”

罗尚贝尔走了几步，双手握着拳头。

“这绝不可能。”他咕哝着。

“好啦，”总长压低声音说，“理智一点。没有人要您辞职。收起这封信来。”

他强行把它塞进勒诺曼先生的口袋里。罗尚贝尔走过来站到安全局长的面前。

“好啦，您有什么好的建议？”

勒诺曼先生，有一阵子，在慢慢品尝自己的胜利喜悦，然后谦逊地声明道：

“首先，需要辟谣。就说这些秘密文件是新闻界编撰出来的。然后，必须要福尔默里先生放弃对年轻的奥利维埃的所有起诉。最后，还要放风说调查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进展，抓住杀人犯只是个时间问题了。”

“假定如此，”罗尚贝尔说，“局势将会变得令人满意的。”

“并非完全如此。”勒诺曼先生继续说。

“那还会有什么呢？”

“我将会完全自由地行动吗？”

“行。您可以。”

勒诺曼先生鞠了一躬。只是到这时，人们才表现出对他的健康的关心来。警署总长指着他的下属脖颈上的绷带问道：

“您受伤啦？”

勒诺曼先生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没有，没有。根本就没有。只是一个小疖子。我到哪儿去受伤呢。老天！”

“好好治一治。”

“一定。”

勒诺曼神气十足地退了出来。“如果是在剧院，我得上台谢幕三次的。我使他们改变了主意！这个罗尚贝尔！他应该在坐庄时把我吃进。可是跟他，我感到我应该小心提防。他在窥视我。只要稍有疏忽，我就会被解雇的。倒霉的是，我还没有任何线索呢。好啦！生活是美好的！”

他告诉接待人员他白天不在。现在要把古莱尔找来向他通报一下夜间冒险的结果。接着，他又改变了主意。任何人都不应该知道他的失败，尤其是勇敢的古莱尔，因为他把自己的首长视为不会犯错误和不可战胜的崇拜对象。

亚森·罗平以勒诺曼先生的相貌，居住在圣日耳曼大道的一幢豪华住宅的最高层的一套三居室的舒适公寓里。他礼貌地同女看门人打过招呼后就上楼去了。他脱掉礼服、摘下围巾和眼镜，走到窗前，在开始工作前看一看他十分熟悉的风景。他俯视大道上的细树枝条，看到圣日耳曼—德—普莱教堂和朝向塞纳河的连绵起伏的屋顶。天空湛蓝。白天天气应该是很好的。他用手指有节奏地在玻璃上敲打着。

“在获得重大发现之前，我是不会出去的。这就是我罗平的决心！”

他点燃一支雪茄烟后，坐进了一张扶手椅里。很显然，他应该从科萨德那里被盗走的资料中重新进行搜寻。这些资料，他真不该这么不重视，而只顾奥贝尔特这个案子。现在应该放弃沃塞尔这条线索，一切从零开始。于是他在想：为什么会有双重犯罪呢？这未曾谋面的杀人犯可以有千百条理由反对奥贝尔特，有千百条理由要杀害他。科萨德也会有死敌。可是要把他们一个接一个地杀死的必要性何在呢？尤其是：为什么凶犯必须在杀死奥贝尔特之后马上要杀掉科萨德呢？

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用奥利维埃·沃塞尔做这两次罪行的连接线是很显然的。但是为什么先是奥贝尔特，后是科萨德，这就值得研究了。前者的死自然要引出后者的死。这很简单，也很明了。这太简单明了了。

那么把此事倒过来看，会怎么样呢？如果科萨德是在奥贝尔特之前被杀的呢？这一新的假设并没有什么站不住脚的地方。其实尸体的解剖指出这两个人的死差不多是在同一时刻。同一时刻，也就是说是在同一时间。

“设想一下！科萨德的死在前，而奥贝尔特的死在后。那会有什么变化呢？……表面看来，没有什么不同。在这种情况下，剩下的东西与另一种情况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异。”



他在想到这句话时，并没有发现它所包含的意思，但是他的思路却渐渐地清楚了。科萨德是在对某人进行调查，而他又对这个人没给予足够的重视。然而，此人知道由科萨德获取的有关他的所有资料只能是让他难以忍受的。于是他决定让这位私人侦探安静下来，他便来到了他的办公室。在那儿，先是激烈的争论，然后就大吵起来。正直的科萨德肯定是拒绝了这个人为了让他闭嘴而给他的钱，而对方终于开枪了。

“所有这些完全可以成立。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杀人犯干了些什么呢？为了避免引起人们对他的怀疑，他取走了所有的资料。他干了所有我对奥利维埃干的一切。他也是完全遵循着这同样的目的和动机。对一个人适用的同样对另一个人也适用。凶手可能有一个文件包，或者在现场找到了一个文件包。他把资料放到里面，走了出去。哈！事情只能是这样进行的……可是奥贝尔特呢？在这个故事里，要把他摆在什么位置呢？”

为了活动一下双腿，罗平站起身来。突然，他停了下来，因为一线光明刚刚在他眼前闪现出来。奥贝尔特？真是的，这可是连小孩子都能回答出的问题呀。奥贝尔特去了科萨德那里，因为他急于要知道这“重要结果”到底是些什么，就是由私人侦探搜集到的，并在他的信中影射到的那些东西。而奥贝尔特到雷努阿尔街时，正赶上凶犯仔细地关上科萨德办公室的门，而且是用的死者的钥匙，准备赶紧逃离。

“那么两个人相互认出来了。”罗平自言自语道，“这就是联系。一位议员认识大批的人。这是他的职业！他们相互打了招呼。也许还彼此交谈了几句……然后我们的罪犯就在仓惶恐惧中走远了。这有什么呢！只要这次凶杀一暴光，奥贝尔特就会将这次相遇公布于众的。那么嫌疑犯的名字就会出现新闻媒体之中，而科萨德的顾客，就是要了解犯罪的行为的那个人，不可能不有所表现。两个证据汇集到一起，那就是灾难了。嘿嘿，这并不是那么不合道理。为什么，真是的，我没有在一开始就想到同一个事情可能会有两种解释呢，即一个正面的和一个反面的呢？如果没有奥利维埃这小傻瓜，我不就要像愚笨的古莱尔一样地行事了嘛。

罗平走到隔壁房间，倒了杯波尔多红葡萄酒，然后慢慢地啜了起来。在思想上，他仍紧紧地跟着这位未谋面的人：从议员发现科萨德办公室的门是关着的，然后回家去的时候起，他就紧紧跟着奥贝尔特。杀人犯杀害科萨德是为了保全自己的名声，当然还有他的遗言。现在，他别无选择：他必须杀掉奥贝尔特，以保住自己的脑袋。而有利的时机并没有姗姗来迟，议员穿过他所住的公寓大厅，打开了电梯门。他转过身去，并没有看到还有一个人。

罗平看到了这一场面，听到了这一枪声。议员倒在了电梯间。为了给人造成这是一次无耻的凶杀罪行的假象，杀人犯马上抢走了钱包……

“哎呀，是这样。他所干的这些举动正是我加到小沃塞尔头上的。我猜想，他随后就毁掉了这只钱包，甚至根本就没有打开它。对待资料，他也应该是这么处理的，这是毫无疑问的，因为这是烫他手的赃物。所有这些都太好了。而且还是比较漂亮的。但是我没有能够更深入一些。因为所有现在被科萨德调查的人都成了可疑分子。那么我应该逐页研究一下这份资料，这无疑会花费我很多时间。但是我还是比罪犯要强得多。他会以为这些资料已经不复存在了。而我，我却有它的副本。他自以为平安无事了，而我则清楚地知道他绝对逃不出我的手心。那么……”

一阵门铃声把他从沉思中唤了回来。他快速地穿上勒诺曼先生的外装，

走去开门。进来的是古莱尔。

“我以为能在办公室找到您的，首长。可是他们告诉我，说您已经走了。您没有什么不舒服吧？”

“进来，好啦。一个很小的伤口。刚生的一个疖子。”

“这是青春的象征。哈！我可从来没遇到过什么麻烦，当我生疖子时。”

“请坐。什么风把你吹来的？”

“我拿了解剖报告。阿代尔·迪努阿的肺被子弹穿透了。”

“给我。”

勒诺曼先生在读法医的报告。总是那一套东西：一大串的专业词语为的是得出一个很简单的结论。不幸的姑娘是因为大量的内出血而死的。

“您注意到子弹的直径了吗，首长？”

“当然啦。这颗子弹的直径跟杀害奥贝尔特和科萨德的不一样。您想吧，在他的两次凶杀行动之后，我们的人并没有得到会如此连累人的武器。他甩掉它，然后当他感到不得不消灭女秘书时，又设法弄到另外一件。”

古莱尔坐在椅子上摇来晃去。

“正是这一点我弄不懂，首长。”

“什么，说确切一点。”

“嗯……差不多全部不清楚。”古莱尔可怜兮兮地说。

“那是自然的。我认为，阿代尔·迪努阿掌握着奥利维埃·沃塞尔的无罪证明，但是又不知道谁是真正的罪犯。因为她好几天都在保持沉默。可遗憾的是，杀人犯已经发现她知道了部分实情。我想应该在与她接近的人中进行搜索。可是一位议员的女秘书……她应该认识大批的人。总而言之，我看不到其它的假设。而我的假设还有一个优点，它解释了杀人犯是如何进到这幢小楼的，而这幢小楼表面上看，是无人能够进去，也无人能够出来的。这简单得很。阿代尔在他出现时给他开的门。为什么？……因为她还没有怀疑到他。”

“是的。”古莱尔说，“好像明白了。”

“他的罪行完成后，凶犯在飞速察看了现场后走掉了，而且还随手用钥匙把门锁上了，敞开的箱柜可以证明这一点。因为这绝对是他关的门。可怜的阿代尔，其实，是被突然击毙的。她呆的地方就是她被打倒下去的地方。另外，如果她曾经移过地方的话，那她会血流得到处都是，而她并没有这么做。”

“可是，为了关上门，首长，那他必定要用两把钥匙中的一把。但是，是您亲口对我说的，昨天两把钥匙都看到了：一把在阿代尔·迪努阿的提包里，另一把在前厅靠墙的半圆形小桌上。这又如何解释呢？”

“哎呀，你认真想一想。问题是如此地简单。房子像保险柜一样地关着，唯一能开门的两把钥匙都在房子里面。第一时间：阿代尔给将要杀死她的人开了门。第二时间：杀人犯匆忙搜查了现场，因为时间对他来说极为有限。第三时间：他走掉了。但是要注意：房门没有关上，我们就会发现是死者本人给杀害她的人开的门。因为他怎么可能靠自己的办法进房子呢？……你跟上我的思路了吗？”

“比较远，首长。比较远！”

“不会的。好吧！这很简单。凶手应该安排好，以便让警署看到房子是关着的，两把钥匙都在屋子里。为什么呢？为的是让神秘无法解开。你来了，

你干预此事。如果只剩下一把钥匙，或者房门根本就没关，你马上就会明白是阿代尔开的门。那么如果是阿代尔开的门，那就说明她认识杀害她的人，就像我已经跟你说过的那样。如果她认识他，这就说明他是她的比较亲近的人，慢慢地你就会更接近事实真相了。至于你发现房子紧闭着，两把钥匙又都在房子里面，你就会觉得一切都落空了。这一次，你的逻辑推理卡壳了。你无话可说，而凶手则可以充裕的时间逍遥法外。”

古莱尔站了起来。

“我能开开窗户吗，首长？您让我有点头昏……我始终不明白钥匙怎么能够是凶手在出去时锁门用的，就是说当他在外面时，又进到里面去的。”

勒诺曼开了一个诚实的玩笑。

“窗楣呀，古莱尔！你忘记窗楣了。它缺了一块玻璃，而且很久了，我是这么想的。此外，在附属小屋内还有一架楼梯，凶手把梯子立在门前……”

“它是从人们完全把手伸进去的那个洞被递进去的。”

“正是。他轻松地把手伸进去……然后准确地把钥匙丢到了靠墙的半圆形小桌上，它距门还不到两米远。他完全能够做到这一点。这是他要的一个花招。阿代尔·迪努阿是死了，可是表面看起来，没有人能够杀死她。”

古莱尔轻轻地舒了一口气。

“首长，可以说，您总是让我吃惊的。当然啦，现在一切都显得那么简单。只是，我们再也没有线索了。”

“您是想一下子都解决了，牲口！……让我们一切从头开始吧。你去盯住米埃特骑马场，就在拉斐尔大道。你去查看一下记事簿，上面记着它的马匹外出的日期和时间……你去查找有关夏洛特·奥贝尔特夫人的情况……你把与六月十五日有关的所有情况都记录下来……她是几点钟到的……她是否出去过……多长时间……总之，我不会去教你怎么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的！”

“您认为……？”

“我什么也不认为。我只知道什么都不能忽视。如果你认为某些情况值得关注的话，你就往这里给我打电话，祝你好运！”

在古莱尔走后，勒诺曼先生坐到了自己的写字台后面，把科萨德夫人交给他的文件夹摆在自己的面前。里面共有五份资料。

“相信我吧，我的老朋友科萨德。我发誓要为你报仇。我一定为你报仇……”

“就是说：我为‘我们’报仇。”他修正道，同时用手抚摸着作痛的颈部。

勒诺曼先生推开资料，用手揉着眼睛。科萨德的小字，看得时间久了，还真累人。但是工作多么出色！职业道德多么强烈！现在，应该概括一下，简化一下，提炼一下，和指出基本点！勒诺曼先生从抽屉里取出几张卡片，凭着自己的印象记下了要点。

埃尔韦·达尔贝朗伯爵，距图尔二十公里的一处城堡主人。非常富有。八十二岁。鳏居很久了，只有一个继承人：他的侄孙，格雷古瓦·达尔贝朗。怀疑他。想知道这个格雷古瓦是否配得上拥有金钱、土地、城堡（里面安息着路易十五），尤其是收藏品（油画、钱币等等）。如果他的侄孙过的是一种放荡的生活，那么宁愿把他所有的财产捐赠给国家……

勒诺曼笑了起来：“可怜的人！……如果我凭科萨德的笔记下断言的话，这个格雷古瓦应该是一个粗俗的无赖。一个积习难改的大赌徒，债台高筑的人。他与一位风流警察了如指掌的半上流社会的女人有来往……就凭这些，伯爵还不会中风！……事态仍在发展。”

罗朗德·穆里埃夫人，也是一位十分富有的人。合同婚姻。所有财产归她所有，怀疑她的丈夫，于尔班，对她不忠。他，三十二岁。她，四十岁。他，十分英俊。她是老派的女资产阶级。一对不相配的夫妇（科萨德的结论）。如果有证据证明她的丈夫欺骗了她，她将要求离婚，那对他来说将是灾难。然而，科萨德发现于尔班·穆里埃确实有私情（看资料，跟踪报告）。一位年轻又貌美的女人。眼下还不知道名字。正在调查之中。

约瑟夫·阿塞尔曼先生。五十三岁。皮革批发商。拥有一间大公司。请人监视他未来的女婿，乔弗鲁瓦·维贝尔，三十岁。职业不明确。伊莎贝尔·阿塞尔曼，二十岁，完全被小伙子迷住了。发誓，如果她不嫁给他，她就进修道院（科萨德注：姑娘有点神经失常）。父母亲很不安，希望了解这位维贝尔，知道他的确切职业、他的出身、他的社会关系，等等。初步的调查没有什么结果。

阿德里安·维旺迪埃。墓碑商人。生意显得很兴旺，但是家庭内部装得很一本正经。独生女儿安托瓦内特，离家去跟某个马赛尔·邦达里生活在一起。问题是：这一对假夫妻如何维持生活？安托瓦内特是否缺钱？维旺迪埃夫妇准备私下里由科萨德做中间人进行干涉。

“毫无兴趣。”勒诺曼先生在想，同时停止了笔记，“这像抒情歌曲一样优美，这个忧伤的家庭不愿意丢自己的脸面！我淘汰掉它，因为要监视的人对其亲人不构成任何危险。看一下最后一个情况。”

热拉尔·莫里尼。四十二岁。桑蒂埃印刷所的主人。怀疑他的妻子有情人。两个孩子分别是十岁和十二岁。他们将从母亲身边被带走，如果离婚是由于她的过错引起的。在今天尚不可能确定到底是热尔梅娜有罪，还是莫里尼是个着魔的大醋罐子。（科萨德注：与奥贝尔特的情况出奇地相似。）

勒诺曼先生又复读了一遍，为了概括它的要点——他很喜欢浓缩自己的思想，他写道：

四位可疑分子：

1. 格雷古瓦·达尔贝朗，老城堡主人的放荡的侄孙，他应该生活在时刻担心被剥夺继承权的惊恐之中。
2. 于尔班·穆里埃，如果他的妻子最终提出离婚的话，他将可能一文不名。
3. 乔弗鲁瓦·维贝尔，他将干成一件漂亮事，如果他能够把伊莎贝尔·阿塞尔曼娶到手的话。
4. 热尔梅娜·莫里尼的未谋面的情人（如果存在的话），将会使她因行为不端而让她的孩子被夺走。

勒诺曼先生一直走到窗前，看着开始布满阴云的天空。现在一切就都清楚了。四个人得知——不管用什么办法——他们被科萨德监视着。四个人中的某一位，无疑，曾试图收买私人侦探，为了从他那里获得一份对自己有利

的报告，结果失败了，于是就会利令智昏，开枪杀人，掳走资料……最后，就在走出这栋住宅楼时，还碰上了奥贝尔特议员。下面的事由此引发出来。凶手肯定会想象到，科萨德被消灭了，私人侦探的顾客们将会找另一位侦探。但是对他来说最重要的是争取时间。争取时间是为了……

“妈的！”勒诺曼先生咒骂着。“我就没想到这一点。脑袋上挨的这一下让我变得迟顿起来了。”

如果凶手想要争取时间，不就是为了摆脱他——或者是她——阻止其交由科萨德实施的方案吗？达尔贝朗伯爵被干掉，他的侄孙就会继承遗产；穆里埃夫人被杀，于尔班·穆里埃就会继承遗产；而莫里尼被杀，寡妇就可以留下她的孩子。因此……

警署将会十分不安的，可是管它呢！……因此绝对有必要同时监视这些可能的罪犯，阻止他们重新行动，而且这也是为了保护同样可能的牺牲者。这就有必要认真地动员全体警力，但是勒诺曼先生知道，在高层，不会有人故意挑剔他的，因为在他对奥贝尔特的案子的最新解释里，好像不再触及到任何政治色彩。他很愿意向警署递交一份简短的报告。他将会恰到好处地谈及修改曾经不自觉地采取的措施，但是，他自然不会提及鼻烟盒。

正是这个鼻烟盒才使他的调查更富刺激性。这是不可思议的接触，非同寻常的要素，它是最直截了当地与想象挑战的。当勒诺曼先生看到这一尤物的画面时，内心深处激动异常……从来没有这么强烈地感到自己是罗平。在他正在拼凑的七巧板游戏中，一定有某个位置是留给这只鼻烟盒的。可是在什么地方呢？

显然，如果有必要的话，人们总可以大力出击的。只需让报界知道情况，详细向它们描述这只鼻烟盒，请它们去发问：您认识它吗？主人保持缄默，绝不出声，但是这只鼻烟盒绝不会不为人知的。它被卖过；它也被人们参观过；它或许还在某些收藏中被提及过。回答会蜂拥而至的。可是谁又能保证这些回答不会引发一个新的轰动和公愤呢？“无论如何，”勒诺曼先生在想，“我是否知道它会不会是属于法利埃议长的呢？……那么会怎样呢！我有能力独自解开这个谜。休假到明天！今天，我已经累够了！”

……第二天，到九点钟时，勒诺曼先生又在他的办公室里露面了。他的脖颈好了许多，薄薄的绷带包着淤斑，但完全被那著名的栗色围巾遮了起来。从最勇于献身和最灵活的警探中选出的十多个人笔挺地站在了他的面前。古莱尔在汇报他对骑马场的调查情况。

“不在现场的证明是无可指责的，首长。案发的当天早上，奥贝尔特夫人是在八点半左右到的那里，她让人梳理了她的牝马，为比阿利兹的马术比赛做准备。她只是在您去找她时才出去的。”

“我注意到她身边有一位骑士。”勒诺曼先生说，“她好像跟他很熟。”

“她认识所有的人。我还没拿到所有经常到骑马场去的人员名单。不过会很多的，还不用说他们的朋友或者偶然光顾的参观者。这需要一定的时间，但也没有什么大用处，因为奥贝尔特夫人是与本案无关的。”

“好。”勒诺曼先生简洁地说，“现在来谈一下我对您的要求。你，古莱尔，你去监视一个叫于尔班·穆里埃的人……您，瓦尼埃，我请您注意一下叫乔弗鲁瓦·维贝尔的人……而您，马尔西安，您要盯住一位叫热尔梅娜·莫里尼的夫人。我为您们每一位准备了一个小小的记录，它能帮助您们很好地了解任务的性质，我把它交给您们。必要时，古莱尔将给您们提供补

充说明。我都告诉他了。您可以出去了。谢谢。”

剩下的是一位资历深的警探勒福尔和两位年轻人，都德维尔兄弟。

“对您们来说，”勒诺曼先生继续说，“任务就完全不同了。您要提供可靠的保护。您，勒福尔，负责穆里埃夫人，而您们二位，则分别负责约瑟夫·阿塞尔曼和热拉尔·莫里尼……这是有关的记录。完啦。家庭住址、单位地址，都有。祝您们好运。”

他并没有提及达尔贝朗老伯爵和他的侄孙格雷古瓦。这个调查，他留给了自己。他并非认为它特别棘手。只是他总是喜欢古城堡，尤其是其中藏有大量的油画和价值连城的收藏品。勒诺曼先生将以执行公务的身份去城堡。他会跟达尔贝朗伯爵长时间地交谈，与此同时，亚森·罗平的眼神也就可以迅速地清点艺术财富了。谁知道呢？

波弟戎城堡矗立在距图尔几法里的地方，在向希农方向伸延的森林的边缘。建于一四五五年，后又于文艺复兴时期扩建了大片的住宅群，于一六四四年进行过修复。它显示着各式奇特风格的交融，右翼保留着筑有雉堞的，呈中世纪样子的小塔，而西立面呈现给参观者的是精雕细琢的镂空窗户和令人想起尚博尔的烟囱的壮观的烟囱。整体非常和谐，也许是由于年代久远生成的色泽使得墙壁呈现出一种统一的呈奶色的颜色的缘故。一条非常宽阔的走道，延伸在开满鲜花的草坪之中，在绕过一个饰有希腊罗马神话雕像的大水池之后，直通到城堡。带花园的城堡被围墙环绕着，它遮住了一部分景色，不过对历史有浓厚兴趣的散步者可以驻足在这壮观的栅栏前，从那里去欣赏这古代建筑的雄伟辉煌。

勒诺曼先生是坐火车到图尔去的。然后是一种区间小火车把他一直送到邻近的村子。看门人听到了门铃的响声后，从在栅栏门的右侧，他居住的房子走了出来。勒诺曼先生把自己的封在一个信封中的名片交给他，同时还有一笔颇为丰厚的小费，这使勒诺曼先生赢得了—个微笑和—个深深的鞠躬。

现在，勒诺曼先生等待着，看门人的身影已经远去了。伯爵应该是害怕电话的，同时还有电，因为没有—条线，电话线或电线，引到这块地方来。那么，就没有报警系统可担心。勒诺曼先生期待着能看到—只或几只看门狗。结果没看到—只狗。伯爵肯定属于旧时的小贵族地主那一类的，他细心地把防护任务交给—个忠心耿耿的看门人，可能还有一支猎枪。勒诺曼先生耐心地踱着步子。天气真好。乡间的气息很宜人。埃莱娜·沃塞尔应该为能重见儿子而沉浸在幸福喜悦之中了，很奇怪，她没有打电话来表示谢意。当看门人回来之时，勒诺曼先生正这样想着。

“是否请先生随我来。伯爵大人将见您。”

勒诺曼先生走在他的向导前面，走过长长的通道，很快便能欣赏到城堡的雄伟主体部分了。远处看不到，城堡四周还有城壕环绕着，壕里面灌满了泛着绿光的水，水里还有几只蛙在叫着。被第一个塔遮住的第二个塔耸立在眼前了。在两个塔之间，—架古老的吊桥横在城壕上。覆盖在链条上的厚厚的锈层证明人们从来就没有吊起过它。

“请走这一边。”

两个人穿过吊桥，然后是一个铺着地板石的不规则的院子。看门人打开—扇通向—间极像具有教堂混响效果的拱形大厅的门。沿着墙壁，隔—段距离便有一些保护装置，下面安有底座，负责警戒。左右两侧，有一些门，样

子比较现代化。一条宽大的石楼梯建在大厅的尽头。大厅的采光是靠朝向另外某个院子的一扇尖形穹拱窗投进来的微弱光线，这是无疑的。

“我去通报一下伯爵大人。”看门人说。他总是那么有礼貌。

他在左边消失了。勒诺曼先生大跨了几步，仔细检查了大门的锁。它的外表很粗大，但是机械部分很粗糙，稍微灵活一点儿的人都能轻易地把它打开。他看完后，又悄然无声地溜回到大厅的中央。

几乎是同时，看门人出现了，并且做手势让他进去。勒诺曼先生走进的房间是一个宽敞的图书室。气势恢宏的十五、十六世纪的壁挂盖住了两面墙。在另外两面墙上，是装着珍贵的精装书的大玻璃书柜。勒诺曼先生真想走上前去，认真仔细地评价这些珍宝。可是，坐在后背很高的扶手椅里的老伯爵已经向他指了一张椅子。他确实显得年老，在一直把他裹到脚的条纹晨衣里缩成了一团。干瘪、佝偻的身体，面孔可以说是完全被无边圆帽遮到了眼睛处，里面冒出的两道白眉，显出了衰老和颓败。在反光的情况下，勒诺曼先生看不清楚他，不过他觉得辨认出了一张比八十岁的伏尔泰还要消瘦，还要皱得厉害的面孔。

“我请您原谅。”伯爵说，“我行走很困难。我佝偻得厉害，以致无法向您伸过手去。不过我对您的来访很高兴。同时也非常吃惊。安全局局长先生来我家，这绝对是在意料之外的！”

他的声音颤抖得厉害，一会儿尖厉刺耳，一会儿又很嘶哑，总是让人感到不舒服。勒诺曼先生朝显然有点耳聋的老人俯过身去。他根本就无意与他谈及奥贝尔特的案子以及与它有关的东西。他甚至都不愿意让他以为警方已经得知有关他侄孙的某些可疑之处了。他在努力分散伯爵的注意力，放松他的警惕。所以他的话语也就格外彬彬有礼。

“对您说句实话，伯爵大人，我尤其想看一看这座在所有的导游书中都被提及的城堡。遗憾的是我的工作从不允许我有闲暇时间稍许偷个懒。我来的另一个理由很简单……”

勒诺曼先生停了下来，迅速地朝四周望了望。门都关得好好的。那么，他哪儿来的被观望的沉重感觉呢？是否某张壁挂的后面藏有小洞呢？还是什么地方有间谍？伯爵一只手呈筒状地放在耳朵旁，在等着下面的话。

“您肯定已经知道，”勒诺曼先生继续说，“一个私人侦探，马蒂厄·科萨德，最近被人杀害了吧？”

伯爵表示承认。

“杀他的凶手仍未被抓到。哎呀！可是人们在马蒂厄·科萨德那里找到了一大堆文件资料……里面共有一百个左右的姓名，其中就有埃尔韦·达尔贝朗，您的名字。我们必须向在这份名录中出现的每一个人质询。这是例行公事。我们对这次调查期望不高，我应该承认这一点。不过我决定亲自上门来打搅伯爵大人，主要是考虑到您的年龄和您的身份……”

“这将使您的自尊心得到满足的，尊贵的老人！”勒诺曼先生这么想，“同时您也可以放心。我们都很理智，根本就不知道您委托给科萨德的任务的任何情况。现在看您的啦！如果您告诉我实情，如果您向我谈您的侄孙，我就打我的牌，我们就真的向前迈出一大步。相反地，如果您把家庭荣誉看得高于一切，那么就活该啦！我会坚持这一点的。不过您会为此而后悔的！”

勒诺曼先生又一次强烈地感到被人窥视了。然而，根据表面现象，他是独自与老人呆在一起的。是否有一条伯爵不知道的秘密通道呢？不大可能。

现在静了下来。这是一种特别浓厚的宁静，它使人产生某种轻微的不安。突然，像一架生了锈的机器猛地开始摇动起来一样，埃尔韦·达尔贝朗说话了：

“这是真的，安全局局长先生。我曾经是马蒂厄·科萨德的顾客。但是这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我甚至对这位警探至今还保留着我的地址而感到惊讶。您看……我想到了，有一阵子……在我结婚时……”

勒诺曼先生先是一惊，接着马上就有礼貌地说道：

“为什么不呢，对吧？”

“是不是？……我不讲出这位夫人的名字，但是我有点怀疑她的贵族头衔的正式性。所以我请科萨德做了一次秘密调查。当然，我得到了结果。这个人只是一个玩弄诡计的人。事情结果如此，我差不多已经忘掉了这段历史。您来又使我想起了它。”

“老骗子！”勒诺曼先生在想，“你牢记家丑不可外扬。好吧！我也不勉强。我不愿意表现出对这故事不增加可信度而站着睡大觉。咱们谈点其它事情吧。”

于是他把话题引向了他十分熟悉的绘画上去。

“您好像十分有幸拥有勒·南的作品？”

“是的。我不喜欢那些现代派画家，他们是信手涂鸦。但是我对古典派画家情有独钟。他们懂得运用颜色和图案。我还有几幅稀世珍品，尤其是一幅拉·图尔的，它确实值我报出的最高价。”

“我能冒昧地请您让我拜读一下吗？”

“如果我能活动的话，我会非常幸福的。过一段时间吧，您看如何？我会请您参观整个城堡的。这是值得一看的。”

“换句话说，”勒诺曼先生自言自语地总结道，“只有在没有您的允许时我才可以参观它。”

“偶尔，在这恢宏的大宅中，您不觉得孤单吗？”他十分友善地问道。

“孤单！”老人喊了起来，“一点儿也不。首先，我侄孙格雷古瓦差不多每周都来，只要他的工作允许他这么做。”

“他的工作？人们知道他的那些工作！”勒诺曼内心在笑着说。

“而且，我还有我的用人们……看门人，您已经见到了。他住在小房子里，在进门处，跟他的妻子一起。他是我的一条猎犬。在这个地方，人们都害怕他。此外，我还有一位贴身男佣，一个女厨子和一名花工。他们三个人都住在城堡里……”

“请允许我再提一个问题……这一次，是以安全局局长的身份向您提出的……您采取怎样的有效措施来保护您的收藏品的？因为它们的价值是为世人所知的。”

伯爵被一阵轻咳摇撼着，不过勒诺曼先生还是马上就看出来他是在笑了。

“没有！我的用人们正当年富力强，而且我不希望有人来惹他们。”

勒诺曼竖起耳朵在捕捉着。他的灵敏的第六感官仍在使他保持着警惕。但是对什么人呢？对什么事呢？……为了不引起他的主人的猜疑，他认为该告辞了。他想，伯爵或许会挣扎着站起身来，但是后者只限于拉一下拴在距他手边不远的布条，于是一位穿着条纹背心的用人马上就回应了他，致使勒诺曼先生怀疑他就是呆在门后的。是不是他的在场令他猜疑呢？

“居斯塔夫，”伯爵说，“请为先生带路。”



勒诺曼先生真恨不得半路停下来，到处搜寻一下，因为他有点困惑，而且还无法解释到底是为什么。可是居斯塔夫，一位身强力壮的小伙子，一张被太阳晒黑的脸，迈着坚实有力的步子，丝毫没有要交谈几句的意思。他们穿过小院，越过城壕，走上了长长的通道。当看门人从他的房子里出来开栅栏门时，居斯塔夫十分有礼貌地向勒诺曼先生告了别。

于是勒诺曼先生到了街上，满脸的不高兴，满脸的失望，而且还怒气冲冲地。在发现了这一边，附近的森林的第一排树生出的枝条直接压到了围墙的顶部之后，他沿着东边墙走着。爬上这些树中的任何一棵并没有什么困难。有几米长的绳子用来保证快速退却，游戏也就能进行了。因为，现在，勒诺曼先生又名拉乌尔·德·利美吉，已经决定重返城堡了。并非他想要马上攫取世上少有的某些东西。而是一种先知要他这样做的。如果某些东西大家伙都认为值得掳走的话，他就必须制订一个方案，选择最安全谨慎的路线。看门人是用不着太害怕的，因为他住的地方离城堡较远。剩下的是居斯塔夫，刚刚为他带路的身强力壮的贴身用人和花匠。防卫力量很薄弱。说实在的，看上去没有什么可怕的。至于那个侄孙，他不是总呆在城堡里的。

“好啦！小儿科！……现在我太需要恢复一下了……我的骨节都开始生锈了。”

## 七 树林中的漫步

第一批报告第二天就到了。瓦尼埃没有什么特别要说的情况。马尔西安跟踪了热尔梅娜，也没有发现任何不正常的。勒诺曼先生报告了警署总长，并向他保证调查工作正以令人满意的方式进行着。嫌疑犯为一方面，科萨德的顾客们为另一方面，都在受着严密的监视。现在只有耐心等待了。

“不要等得太久了。”总长友好地建议道，“您是知道罗尚贝尔的。他要不惜一切代价地得到结果。他每天早上都给我打电话。”

勒诺曼先生一整天都在处理日常事务，它们都已经被耽搁一段时间了。在下午快结束时，他收到了等待已久而又不敢相信的信。信中只有一句话：“谢谢，真心地！”

他把信放到自己的钱包里，多少有点感动。他还见得到埃莱娜·沃塞尔吗？她是否已经带着又回到了她身边的儿子离开了巴黎？他不无伤感地想了很长时间。他的冒险生涯不允许他就此歇手，像其他的男人那样去享受一个很平常的快乐，呆在所爱的女人身边。他总是匆匆忙忙地奔走着，被时间、被悲剧、被神秘莫测追逐着。

为了放松一下，这天晚上，他穿上礼服，以拉乌尔·德·利美吉的面貌坐到包厢里，去欣赏重新上演的《博海姆的一生》。第二天他来到办公室后，很想睡觉。但是古莱尔的一个电话使他完全清醒了。

“首长，我是从米埃特骑马场给您打电话的。”

古莱尔好像很兴奋。

“你在那里干什么？”勒诺曼先生惊讶地问道。

“是于尔班·穆里埃把我带到这里来的。您知道，就是那位妻子怀疑他逛低级下流场所才衣着讲究，他是个样子可笑的年轻人。”

“是的，是他呀？我知道。怎么样？”

“我跟踪他，是他把我带到这里来的。”

“这有什么好激动的。所有在帕希被算进去的人，所有骑马的人，都或多或少地光顾过骑马场。这就是你要告诉我的吗？”

“请等一等，首长。哎呀，不是的，不是这些。这位先生刚刚得到了一大笔钱，他随身带着……有三万的样子……可能还要多。我没看真切。”

“哎呀！你应该好好看一看呀！”

“你想……”

“我就来。”勒诺曼先生决定道，“你的那位好人，他现在在干什么？”

“他跳过了某些障碍物准备跑马了。一个照顾赛马的小孩正在为他准备另一匹马，好像他等会儿要去散步似的……去森林吧，我这么猜想。”

“我一刻钟内会赶到的。无论如何设法耽搁住他。必要时，给小孩一点好处。如果他最终还是要在我到达前走掉，那么千万要盯紧他。”

“可是首长，我是徒步呀。”

“你跑步嘛！”

勒诺曼先生挂上电话，三步并两步地走下通往院子里的楼梯，那里停了几辆公务车。

“勒穆瓦纳，拉斐尔大街，要四挡速度。”

他把小圆帽放在身边，满意地呼出一口气来。三万法郎用来跑一圈马，这太奇怪了，真的。好啦，采取的措施开始给回报了。某些事情要爆发了。

但并不是在他预料的方面，这令他有点不安。远远地，他就发现了古莱尔在人行道上，在骑马场的前面。而古莱尔则向他们打着紧急的手势。

“停到那里，勒穆瓦纳。”勒诺曼先生命令道，“我来驾车。您回警署去。天气很好。一次小小的散步不会让您不舒服的。”

所有勒诺曼先生的下属都知道他们首长的工作方法，它们常常是来得很突然的。勇敢的勒穆瓦纳下了车，一边卷着烟卷，一边看着载着安全局局长和古莱尔的汽车渐渐地远去了。

“他出发已经有两分钟了。”古莱尔解释道，“他走的絮歇大道。”

当勒诺曼先生握住方向盘后，他的手腕像骑士的马刺对马一样地令车子的机械发怒。雷诺车，尽管马力还不够大，但转眼间便驶过了大道，他们发现穆里埃正朝米埃特马场的大门口走去。勒诺曼先生减了速，满足于间隔五十米的距离跟踪这个人。穆里埃步履优雅。从他的上身和腰部随着马匹的动而动的姿态，人们一眼便看出这是一位合格的骑士。

“说说吧。”勒诺曼先生说。

“好的，他在九点钟准时离开家门的。您知道他到哪儿去了吗？”

“听着，”勒诺曼先生不耐烦地说，“我们到这儿来不是猜谜语的。好啦。他去哪儿啦？”

“去了圣心山。”

勒诺曼先生耸了耸肩膀。

“你能肯定？”

“绝对，首长。我距他只有二十米。他拿了一包包得很仔细的东西，体积比较大。”

古莱尔叉开双手，比划着包裹的大致尺寸。

“职员掂了掂东西，仔细地检查了一下，可是我呆的地方太远，无法看清是什么东西。我不愿意被他发现。然后，职员数了数钞票，看到他手指移动的样子，我才明白数目相当大。至少有一千一张的钞票三大叠。”

“见鬼！还没完呢。”

“我差点忘记了最重要的一点。穆里埃显得忧心忡忡，好像得到了什么坏消息似的。”

“你变成根据相貌判断别人内心世界的人啦。接着说吧。”

“我只是注意观察他，首长。他很不安的证据是，当他穿越马路时，他差一点被出租马车撞倒。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对他倒是一个运气，因为他马上就上了这辆车。而我，当时如果不是马上也找到了一辆车的话，就会失去他的踪影的……”

“精炼一点，饶舌鬼。你们是一前一后相继来到骑马场的。”

“是的。由于早上骑士和小孩子们都是不停地走来走去的，我也就变得不易被发现了。”

“他把这钱交给某个人了吗？”

“没有。肯定没有。他跟骑马场的主人交谈了几分钟，接着别人就给他牵来了马。他跳过几道栏杆。您能够想象得到的，首长……”

“好，好。然后呢？”

“那么，然后我就给您打了电话。当我再回来时，他仍然骑在马上。”

“你有什么结论吗？”

“没有，首长。您呢？”

“他有个约会，只是他到的时间太早了。而且由于他神情太紧张，是你自己发现这一点的，他想通过消耗精力来打发时间。现在，他小跑着去赴约了，为的是把钱交给某个讹诈者。我这么猜想。”

勒诺曼先生不说话了，他全神贯注地思考起来。穆里埃走进了林子深处。可是由于他是沿着与马路平行的骑马道进去的，所以跟踪是很容易的。没有多少人。只有几辆敞篷的四轮马车、自行车，和其他一些骑手。穆里埃可能去到前面会一位女情人。可是绝不会在布洛涅的树林中把三万法郎交给一位妇女。关于讹诈者的假设似乎更加可信一些。穆里埃肯定会很紧张，因为他取这笔钱妻子是不知道的，他知道她的嫉妒心理。这不就足以证明有人在威胁他吗？人们可以随时向穆里埃夫人揭发……什么呢？那么，是她丈夫的不忠？因为穆里埃确实是有外遇。

勒诺曼先生很失望。那么奥贝尔特这个案子，是有希望的，难道就会在通奸的平庸之中无声无息了吗？

就在快要到达驯化外国动物的动物园时，穆里埃开始慢步放马了。他又朝前走了十来米，停了下来，从内口袋里取出表来看了一下，像是在思考，然后转过了马笼头。他小步快跑着，与警署的公务汽车相会了。此时，勒诺曼先生终于看到了他的面孔。他马上就认出了棕色的短须、灰色的眼睛和左脸颊上的伤疤。这是那个在议员被杀的那天上午，在骑马场与奥贝尔特夫人交谈的男人。

“我们一定要跟踪到底，古莱尔。”

“为什么，首长？”

勒诺曼先生不做回答。现在不是交谈的时候。要盯紧穆里埃，不能有丝毫的松懈。

勒诺曼先生猛地调转车头，结果把古莱尔甩到了车门上，跟踪又继续下去，比先前更快了一点，因为穆里埃现在在催马。有点不连贯的想法在安全局局长的脑际闪现……奥贝尔特夫人会不会重新露面？……在她与穆里埃之间是否存在着隐蔽的联系？……她是他的情妇？……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穆里埃会不会是杀人凶手呢？……难道是他夺走了资料？……那么，他准备的钱又是交给谁的呢？

“我们现在到了环内湖的路了。”古莱尔说道，“我在想，他要把我们带到什么地方去。”

骑士好像听到了古莱尔的这句话似的，他猛地停了下来，而且十分灵巧地翻身下了马。他抓着笼头，牵过马来，把它拴在湖畔的一棵树上。勒诺曼先生把车停在了灌木丛的阴影处，准备随时再启动。可是穆里埃此时却显得时间很充裕。他点燃一支香烟，来回踱着步子，欣赏着争抢那些游手好闲的过客扔的面包屑的鸭子。

“几点了，古莱尔？”

“差四分十一点，首长。”

“哈！他的约会是在十一点。”

“跟谁？”

“等着瞧吧。”

一辆维多利亚轿车刚刚停在湖的尽头的十字路口处。一个非常漂亮的女人从车里下来，她的脸完全被厚厚的面纱遮住了。两个男人贪婪地盯着她看，想认出她来。但是他们马上就承认了，他们从来就没见到过她。她沿着水边

走着。突然，一个散步的人推开他坐的椅子，站了起来，跪到了她的面前。勒诺曼笑了。

“十一点！这也是爱人约会的时间。”

这一小小场面使他们的注意力被吸引过来了一小会儿。然后他们转过头去看穆里埃的那个方向。

“啊，他到哪儿去啦？”古莱尔叫了起来。

马始终拴在那里，可是骑手却不见了。勒诺曼先生怒气冲冲地推着警探。

“快，古莱尔，下车……跑步……追上他……你比我更灵活些。”

古莱尔没跑多远。在跑了几米之后，他站住了，指着一只在湖面上渐渐远去的小艇。

“他在那儿！”

勒诺曼先生看到穆里埃和一位精瘦的男人在一起，后者一边激动地说着话，一边还在划船。陌生人背对着这边。他穿着黑装，戴着一顶遮住脖颈和耳朵的式帽子。小艇斜着离开湖岸，朝湖心小岛的尽头划去。勒诺曼先生用拳头敲打着。

“妈的，古莱尔！就差这么一分钟。我们没有想到约会会是在船上！”

小艇绕过小岛的尽头，消失了。

“咱们租一条船吧。”古莱尔建议道。

勒诺曼耸了耸肩膀。

“无法证明他们要离船上岛。他们完全可能把船泊到另一边，然后走路。那怎么找到他们呢？”

“不管怎么说，我们扣住马。他肯定还得回来牵马。”

“现在我关注的不是穆里埃，而是另外一个人。让我独自一人呆一会儿，好吧。你回到车上去。”

等他一个人时，勒诺曼先生开始在树荫下散起步来，他的双手背在背后。讹诈确是很明显的了：在交出钱的同时，穆里埃应该收到某件东西。如此精心安排的约会隐藏着一种交易，还包含着争吵。不然的话，穆里埃只要在相会时把钱交到陌生人的手中也就完事了。那么，谈交易吧。是关于什么题目呢？回答是肯定的。要卖的东西，应该是由科萨德建立起来的关于穆里埃的资料。如果这些资料落到他妻子的手中，穆里埃就会彻底完蛋了。他必须要解决这个问题。在一连串的推理之后，一个结论呈现在了眼前：拥有这份资料的人也拥有其他人的资料。肯定是他杀害了科萨德，然后是奥贝尔特，接下来是阿代尔·迪努阿，为的是让她永远地闭上嘴。所以，这个抓不到的凶手又来到追捕他的人的鼻子底下劫持穆里埃了。早几分钟前，他就在这里。只要一小会儿的心不在焉就够了……

“真蠢，说到底！”勒诺曼先生咒骂着，“可是活该，如果没有另外一个人，我会把穆里埃关进监狱的……而且我会逼他开口说话的。”

但他马上就明白了穆里埃无法向他描述他的同伴。“另一个人”太狡猾了，不会暴露自己的真实面目。他肯定是乔装改扮的。那么以什么名义逮捕穆里埃呢？他完全有权跟他愿意跟的人一起划船呀！

古莱尔走近他的身边。

“首长，他在那儿。”

勒诺曼先生朝湖望过去，认出了穆里埃的身影。他一个人在船上。不过勒诺曼先生从来就没想过他会把陌生人带过来。

“走，到车上去等他。”

穆里埃过来得比较快，但他划得没有规律，好像心中的烦恼改变了他运动的节奏似的。他很快靠岸了，跳到了草地上，然后直接朝马跑过去。

“谈判肯定是以不愉快告终的。”勒诺曼先生强调说，“他显得不是那么精神，这就是他欺骗太太的代价。快！上马吧！”

穆里埃十分艰难地试着登上马鞍，但没有成功。他搂抱着马的颈项，然后徒步走了起来。

“我们怎么办，首长？”

“我们一直护送他到骑马场。我觉得糟糕透了，我真想陪他一起走。”

穆里埃倚俯在马脖子上，好像在对牲口耳语。接着他的左手垂了下来，缰绳也松了下来。

“他怎么啦？”古莱尔咕哝道，“他喝醉了，我敢肯定。”

马熟练地沿着骑马道向前走着，但是在试图穿过草坪时，它突然停了下来，而穆里埃失去了平衡，倒到了地上。他在坡上滚了几下，便不再动了。勒诺曼先生猛地刹车，冲了出来，后面紧跟着古莱尔。他们把穆里埃平放在地上。

“没必要找医生了。”勒诺曼先生说，“他已经死了。”

“您这么以为？”

“看一看这浮肿的脸和开始显现出来的黑斑。这是中毒身亡。”

“可是这不可能，首长。他在哪儿喝的？”

“在岛上的咖啡馆，妈的。别跟我说你从来没往‘木屋’咖啡馆里伸过脚。他们是在那里谈的事，还有饮料伴着。在穆里埃稍微走神的一刹那……譬如说在谈一份资料……无疑是科萨德的调查报告了……嘿，毒药就进了杯子。在不到半个小时之内，他杀了这个人……只是，有一件事我弄不明白。穆里埃，这应该是一只下金蛋的鸡。他应该付钱，再付钱，不断地付钱才能得到安宁。谁也不会拧生金蛋的鸡的脖子的……搜搜看……里面的口袋……钱包……”

“妈的！”古莱尔模仿着他老板的声调说，“钱包还在这里……”

他数了数，是三叠钱。

“三万法郎。我没有弄错。另一个人不想要他的钱。但这是无法成立的。人们要求他带三万法郎来……难道说在这最后一刻，那个人拒绝收这笔钱了吗？那么他这么容易接受别人提出的像是部分的付款，如果人家要求得更多呢？这是为什么？”

“是的，古莱尔。这是为什么呢？”

两名骑士在他们身边停了下来。

“发生事故了？”一个人问道。

“只是摔下来了。”勒诺曼先生回答道。

“没摔坏吧？”

“没有，没有。”

他们道别，然后疾步小跑着远去了。

“呆在这儿。”勒诺曼先生说，“你把围观的人疏散开。我给你派人来。”

他上了车，把车一直开到警署，同时注意着交通并思考着自己的问题。因为这新的罪行比原来的更加神奇。如果凶手不是由于害怕，不是受利益驱使，那他为什么要杀害穆里埃呢？也许他不是那个假设的讹诈者？也许穆里

埃的案子与其它三个案件没有任何联系？

“不。”在躲一辆三轮送货车时，勒诺曼先生大声说了出来，“巧合是不存在的。四个罪行只能由科萨德的资料来负责解释。那里是解释这些案件的资料来源。一定的！……那么，现在，我让我的朋友拉乌尔·德·利美吉来谈一谈怎么样？他或许看得更清楚、更透彻一些，他！”

## 八 夜间行动

夜已经很深，星星闪着耀眼的光。拉乌尔·德·利美吉穿上了高尔夫的轻装：短裤和自行车运动员穿的短袜、带后腰带的外装、还有鸭舌帽。他的腰带上挂着一支强光手电筒。他脚穿橡胶底鞋，走起路来像幽灵一样地无声无息，他在尽情享受构成乡间宁静的千百种声响。从他泊车的地方到城堡的围墙，只有两三百米的距离，他很快就走了过去。

拉乌尔的眼睛已经适应了黑暗，很容易地发现了他所选择的翻越地方，这是在上次拜访过达尔贝朗伯爵之后。他很快爬上了一根粗壮的树枝。从这个观察点，他发现了看门人的屋顶。没有一丝光线。大家应该都睡着了。他把一根纤细又结实的绳子拴在越过围墙的树枝上，然后把它松开。这样，他的退路也就有了保障。他尽情地呼吸着夜间的空气。一段时间以来，他所享受的完全自由、轻松的时间，好像是对他在工作岗位上所承担的重负的一种补偿。在深夜，在他呆的树上，他用拇指顶着鼻尖，摇动其余四个指头，他这不仅是对自己，也是对警署的头头表示轻蔑，而且也是对这个世界上的所有强者表示轻蔑。

他抓住绳子，慢慢滑了下来。即便看门人的猎犬正在巡视，他也不应该在花园里兜圈子，而是应该在森林的那一边，那里才是偷猎者设放套索的地方。通道上空荡荡的。拉乌尔双手放在口袋里，信步朝城堡走去。巨大的繁复的坡形屋顶清晰地映现在那明亮的夜空上。所有窗户都是漆黑的。

“伯爵这两个字，应该是属于我的。”拉乌尔开着玩笑，同时想起年轻时学过的诗句。

他高高兴兴地走过吊桥，就像是要去参加娱乐活动去似的，穿过院子。照明不成问题，他马上动用自己灵巧的手指，开始摆弄锁头。早在他上次来访时，他就注意到了锁头的特性，所以特意装备了几件相适合的工具。马上，就好像是愿意做他的同谋似的，锁头打开了。

拉乌尔迅速打开手电筒，横扫了一遍保护装置、楼梯，然后步履坚定地穿过房间，走进了图书室。他的最先的想法是撩开挂毯，因为他怀疑后面有一个藏身的地方。但是他白白地触摸了一阵墙壁和玻璃柜，事情很显然。没有任何一个地方能够让一个窥视他人行动的人得以藏身。那么，他为什么会如此强烈地感到有人监视他呢？

他十分困惑，打开位于壁炉旁边的那一扇门，走进一间宽敞的大厅。他觉得里面装饰得富丽堂皇。他匆匆地查看了一下扶手椅、安乐椅、一副豪华的象牙国际象棋，一张绝对正宗的路易十五时代的长沙发。他吹出一个赞叹的口哨，而且在想：“我还要再来……而且我还得‘带些人来’！”

他从客厅来到桌球室，然后走进装有高大、漂亮的壁炉的餐厅。“真遗憾，无法搬得动壁炉。”他颇有兴致地在想，“我十分欣赏这文艺复兴时代的壁炉！还有这些盘子！请您俯允，伯爵大人！……”他驻足在一个年代久远的餐具柜前，小心翼翼地摆放古陶瓷器皿的搁板上拿起一只绘着色彩已变得暗淡的紫罗兰花束的盘子。他从容地欣赏着它。“真好！真是太好啦！我认识某位亚森，如果我把这个礼品送给他的话，他会欣喜若狂的！”

他继续前行，突然照见了一幅奇特的油画。它表现的是一次捕猎场面：一只大野猪跪在一群狂怒的猎犬面前。野猪头已经被瞄准，野猪的獠牙愤怒地龇着，它威胁着圈成半圆形的，准备收拾它的猎犬群。它的红红的小眼睛



里射出愤怒的目光。在它的身后，是一片秋天已经落尽叶子的树林。这奇特的一幕使画面栩栩如生。为了更好地欣赏它的全景，拉乌尔向后退了几步。手电筒的光给野兽的眼睛增添了难以置信的野性和凶残。它好像就要从画框里跳出来似的。

拉乌尔试着在油画的右下角辨认出画家的姓氏，可是字母在斜向光的照射下变得模糊难辨。还得站到一把椅子上才能认出它来。拉乌尔把手伸向距他最近的一张椅子。当他想歇一下时，一个可怕的喊声响了起来，更确切地说应该是呻吟声，它具有可怕的穿透力，就在要弱下去时，又加大了力度，表达出如此强烈的痛苦，致使拉乌尔，虽然他胆大勇敢，也感到自己脑袋上的头发一根根地竖了起来。他赶紧蹲在了身旁的一张高背椅子的后面，心里怦怦地跳着，他竖着耳朵在搜索着声响。他们肯定是要来了。这样的喊叫声肯定会把城堡里的所有居民都喊下床来的。

寂静取代了可怕的呻吟声。拉乌尔如此吃惊，他无法说出这一喊叫声是发自他的身后，在楼底下，还是发自他的头顶，在楼上的某个房间。但是没有任何动静，好像所有的人都还在睡着，好像城堡已经被它的主人们遗弃了似的。“奇怪！”拉乌尔咕哝着，“这里发生的事情可不是那么符合道德标准。我对此心中有数。”他重又站起身来，悄悄地折回去，一直来到警卫室，他随时准备看那些用人们手握武器蜂拥而来。

没有一个人！他又踮起脚尖穿过宽敞的大厅，打开另外一扇门。真妙！他的手电光把伯爵的油画长廊照亮了。这里是贵宾室，是家庭博物馆。拉乌尔尽管不想耽搁，但是好奇心把他紧紧钉在了门口。他照了照墙壁，看到显现出来的军人、行政官员、高级神职人员……的身影。

拉乌尔忘记了要谨慎、要小心，向前迈了一步，再迈一步，他嗅到了光滑地板上发出的蜡味。在右侧，他看到了一束反射光，在长沙发的上方，然后又发现了陈设各种白刃武器的盾形架，上面有宫廷剑，十七、十八世纪的长剑和猎刀。在这些刀剑中，有一个空位子。有人取走了一把匕首。这把匕首，这惊恐的喊叫声……见鬼！一个罪行刚刚结束，这是不容置疑的。拉乌尔绕过了长沙发。

尸体还在那儿摆着。是达尔贝朗伯爵。他脸朝下伏在地上，身上穿着他那件条纹晨袍，戴着他那小圆帽，帽子下面露出几缕白发，这就是拉乌尔在他活着的时候见到的样子。匕首刺在了肩胛骨之间。凶器还留在伤口处。这个脆弱的老人还能有力吼出这么怪的呻吟来，而且还传得这么远。这可能吗？

拉乌尔跪下来，扶起伯爵的上身。一个新的惊奇差点把他打蒙，如此强烈，如此难以置信，以致他松开尸体，在想自己是否在梦中。在他面前显现的这个人，并不是在几天前接待过他的那个人。

拉乌尔摘下他的小圆帽。结果帽子和它遮盖的白色假发同时都到了他的手中。死者是个秃顶。他的满脸皱纹，他那干瘪多皱的皮肤，这一切都表明了他的年龄。真正的达尔贝朗伯爵就在眼前，而且是被凶残地杀害了的。另外一个人，就是图书室里的假老人，只不过是一个冒名顶替者。他戴上了假发和小圆帽，穿了老人的晨袍，然后再稍微把脸部化妆了一下。由于年龄而背弯腰驼，风湿病，多么合适的托辞，巧妙地把面孔伪装起来，他成功地欺骗了来访的人。

光是这些，尚不完全。他的声音，颤抖又沙哑，使勒诺曼先生产生了一种无法摆脱的不舒服的感觉。他曾经感觉出应该有人监视着他。而这个冒名

顶替的人，他应该是，而且只能是格雷古瓦·达尔贝朗，伯爵的侄孙。凭着难以想象的胆量，借助于某些相像之处，他取代了他的叔祖父，同时还在想，这个勒诺曼先生，即便他亲眼看见过老人，也还是会上当受骗的。可是为什么要上演这出戏呢？为什么这个格雷古瓦如此坚决地阻止安全局局长与老伯爵会面呢？回答是简单的：格雷古瓦很害怕他的叔祖父会向警方吐露秘密。无疑是他，从一开始，就以一种恶魔般的灵巧，在牵线、策划。他拥有了资料，但尚不知道警方已经在科萨德那里也找到了它，便在城堡里采取了警戒措施和对策，以对付来打听情况的调查者。他应该已经买通了看门人，指示他当他不在家的时候，不要给任何人开门。而当他来叔祖父家做客时，就直接把来访者带到他那里去。老人一天中的绝大多数时间应该是在床上度过的。那么这种取代也就没有什么危险了。

拉乌尔已经习惯了快速思考和一眼即看出形势的各个方面。他感到快要接近目标了。每一个细节都有它合适的位置。假达尔贝朗伯爵不得不承认，科萨德对他来说并非陌生人。他的无稽之谈，当时想象出来的，就是那桩没有实现的婚姻，为的是解释他的名字之所以出现在私人侦探的通讯录里的原因。而且正是在这个时刻，他嗅出了迫在眉睫的危险，最终做出干掉伯爵的决定。

尽管拉乌尔总是很难被凶杀的场面所打动，但他还是满意地长吁了一口气。这一次，所有的秘密的关键全都掌握在了他的手中，而格雷古瓦·达尔贝朗不可能再走远了。但是，首先要做的事，显然是边打边撤退，以便尽快地回到勒诺曼先生的包装里去。

他熄掉手电筒，快速走过那些保护装置，它们总是那么静静地担任着警戒。门……小院……吊桥到了，就在眼前。可是不对，因为拉乌尔撞到了一堵墙上。应该再向右边走一点儿吧。不对。还是墙壁。那就再向左走？总不可能没完没了吧。

“我在做梦。”拉乌尔咕哝着，“我还是确信……”他又打开手电筒，在自己的面前扫视了一阵。

这块竖起的板子，差一点让人把它跟一堵大墙混淆起来了。……哎呀，对啦。吊桥已经升起来了。它正好嵌在了两个塔之间。任何的外逃都是不可能的了。那一阵长长的、令人心惊胆战的呻吟声，它曾让拉乌尔在饭厅里目瞪口呆，应该是由于费力地操纵生锈的锁链时发出来的。

凶手应该就在这里，像一只蜘蛛一样龟缩在它的网中。拉乌尔，跳了几下，又跑进了警戒室。他没有武器，但是他有属于他的胆识和机敏的应变能力，它们能够让他多少次地逃脱最可怕的危险境地。他当机立断，马上穿过图书室和客厅，躲进了饭厅。它是靠三个高窗采光的。他把第一扇窗开了一条缝。但是他忘记了城壕。想要跳过它去是绝对不可能的。它太宽了。游过去？可是现在是不是太晚了一点儿？

其实现在，已经有一群人到了甬道上。拉乌尔看不真切他们，尽管这一小群人是由一个人提着马灯照着路的……可能是看门人的马灯。拉乌尔似乎看出了一位宪兵的皮制装备和长剑反射出来的光。在不到五分钟的时间内，城堡将会被搜个遍的。格雷古瓦·达尔贝朗的罪恶计划就极有可能会实现。拉乌尔心悦诚服地敬佩他。敌人是下了死决心干的。他是怎么发现有人溜进城堡里来的呢？……这一点倒是不大重要。他发现了，这就够了，而且他马上就抓住这募然而至的机会，杀死他的叔父，然后把尸体移到艺术品长廊，

以便更好地让别人以为犯罪的目的是偷盗。然后，他把情况通报给用人们，其中一人马上跑去找就在附近的宪兵队，又让另一个人把吊桥升起来，而他本人则在等着来人。

现在，陷阱已经关起来了。宪兵们将会发现一个被匕首刺死的人，和一个带着偷盗作案工具闯进了城堡的陌生人。自我保护的方法，是大喊自己的清白无辜？……

拉乌尔又用眼睛测量了一下他距离水面的高度。至少有三米。攀着凹凸不平的大墙溜到水里去？……不行。游水时弄出的划水声毫无疑问会引起别人的注意的。再没有其它办法逃出去了。现在需要的是就像一个幽灵一样地隐身。拉乌尔并没有太紧张。他有一阵子情绪激昂得有点支持不住了。但是，他喜欢的正是这样的时刻，因为它赋予他生命以价值。他数着自己的心跳数。它们就像他平静地睡觉时的一样。他平心静气地做出了决定。

他知道，现在，他所能做的是什。

这一小群人马上过来了。格雷古瓦·达尔贝朗走在前面。一个班长和三个宪兵，手里拿着枪，跟在他的后面。“猎犬”手里也拿着枪，同样地跟了过来。

“他不可能出去，”格雷古瓦强调着，“我再向您们说一遍，我告诉居斯塔夫，我叔父的贴身用人，把吊桥升起来的。这个人只有一条路：投水。但您们想得很对，我们肯定会听到响声的。”

“如果要搜查整个城堡，”班长说，“那怎么干得完呢。”

“您不要搞错了。很多房间都没有用，而且是空着的：只需看一眼便完事的。住了人又有家具的房间只有十二间。”

“您肯定您的叔父已经死了吗？”

“遗憾的是这是真的。他那么老又那么衰弱！我以为，他是在他称之为人物肖像的长廊里被杀掉的。颇受失眠之苦，他时常半夜里下楼，为了随心所欲地欣赏某些价值连城的油画。他为自己的收藏品而自豪。”

“而您是怎么揣测出发生了意外事件的？”

“噢，这很简单。我在床上看书。我常常看到很晚，因为我也是很难入睡。于是我听到了我叔父的下楼声。他弄出的响声不大，但是，您知道，人们可以在这样的住宅里听到所有的声响，因为回声很大。只是过了很久之后我才害怕起来。因为他没有再上楼来。我马上想到他有可能出了什么事情……一个不适……或是眩晕……在他这个年纪，那是没有什么好说的啦……我下了楼，甚至都没有来得及点一支蜡烛。我对每一级楼梯和每一个转弯了如指掌。于是我发现在图书室有灯光移动，我划燃一根火柴。我叔父躺在地上，已经死了。我绝对相信这一点。三叉型的烛台，他习惯用它，已经翻落在长沙发下面，而且已经熄灭了，也真是侥幸。我立即去叫醒了居斯塔夫和阿尔芒。然后……于是……您知道随后的事了。”

小队在塔楼前停了下来。格雷古瓦·达尔贝朗把双手做成喇叭状放在嘴前，大声地喊道：

“居斯塔夫！开门！是我们！”

然后他转向班长，对他说道：

“我们可以弄出点响声。他肯定已经看到我们了。”

随着凄惨的响声，吊桥开始放下来了。

“居斯塔夫呆在卷扬机房里。”格雷古瓦继续说道，“在那里边，他没

有什么危险，他太太呆在他们的屋子里，她也把门闩起来了。所以，您们只要看见人就开枪。您们绝不会弄错的。如果有人走动的话，那肯定是强盗。”

吊桥回到了原位，六个人鱼贯地走进了城堡。居斯塔夫跟着他们一同进了警卫室，他手里拿着一根结实的短粗木棍。

班长马上进入了战斗状态。他指派一名宪兵站到大厅的入口处，显然是为了切断入室强盗的退路，同时他让人迅速介绍了一下底层各房间的布局。

“我们从肖像室开始。”他命令道。

皮鞋发出的响声引起了共鸣，而且传得很远，不过谁也没有去注意它。相反地，它会让罪犯知道，所有的反抗都是无益的。这或许会迫使他缴械投降。班长拿过马灯，他第一个走了进去，照见了达尔贝朗伯爵的尸体。

“既然我们对他已经无能为力了，我们就没有必要在此耽搁了。在搜查完后，我们再把他的房间……”

他俯下身去，看了看长沙发底下。然后他举起马灯，而所有的肖像，好像都在画框中转过脸来望着他。

“这里不可能藏人吧？”

“不可能。您看得很清楚。”格雷古瓦说。

“没有秘密通道吗？好多古老的城堡都有秘密通道。”

“据我所知是没有的。”

“很好。再往前面看一看。”

他们到处查看着，在图书室、在大厅、在台球室、在饭厅、在配膳室和在附属用房里，没有一个人。

“既然他没在下面，那他就一定在楼上。”班长大声叫唤着，“他总不可能挥发掉吧。”

他叫了在保护装置周围站岗的，并且没有发现任何可疑情况的宪兵，跟着他的所有的人开始往楼上爬。然后他在和几个房间相通的走廊入口处安插了一名卫士，便打开了右边的房门。

“我的房间。”格雷古瓦说。

他们看了一下床底下，衣橱里，还搬动了一些家具，结果一无所获。

“走廊的另一边，是我叔父的房间。”

他们又仔细地查看了一下这个房间，也是一无所获。

“那他肯定在某个地方。”班长咕哝着。

“前面是朋友们来住的房间。”格雷古瓦明确道，“里面已经很久没住人了。这一边，是贵宾房。”

他打开房门，紧接着猛地向后退了几步。班长把他推到一边，把马灯高高地举过头顶。灯光照到一具被放在床上的尸体。

“这个人是谁？”班长问道，他无法明白眼前的事。

“这是不可能的。”格雷古瓦嘖嘖着。

尸体只穿了一件睡袍，他的头光光的，就像是新生儿的脑袋。

“您认识他？”班长不耐烦地问道。

“这是我叔父。”

“什么，您的叔父？我们刚才还看到他在下面呢。”

他犹豫了一下。然后猛地推开他的手下，朝楼下冲去。他跑进艺术品陈列室。晨衣还在那里，还有假发和无边小圆帽，可是穿戴这些东西的人却失踪了。

“过来看一看。”他大喊道。

人们全都拥到了他的周围。大家都低下头来看那些脱下来的旧衣服。没有一个人开口说话。每个人都在赞叹这位未谋面人的狡猾和诡诈，他居然会毫不犹豫地把伯爵的尸体抬到楼上的房间里去，他还给自己穿上睡袍，戴上圆帽和假发，然后又以这可怜的老人倒在地上的姿势，面朝地下地趴在地上。

“真应该……真应该……”班长大声吼道，“为什么我派人去看守底层，那里除了一个死人外，没有任何人。实际上我们也许人手不足，我们这些人，为了把这个狂徒缉拿归案！”

他喘着粗气，神情沮丧地供认道：

“现在已经无所事事，只好开路走人了。吊桥已经放了下来。道路已经畅通无阻了。这个魔鬼，这个人！……”

……与此同时，拉乌尔·德·利美吉已经从容地翻过了围墙，收起他的绳索，走到了自己的汽车旁。然后他吹着口哨，全速朝巴黎进发了。

这一次，勒诺曼先生又被召到了议长大人那里。警署总长和内政部长都没有参加这次谈话。罗尚贝尔总是那么目空一切，但是这次多少表现出了一点善意，这倒让他的谈话者很有点惊喜。

“我同意您的意见，”他说，“形势越来越好了。再也没有人认为奥贝尔特案件带有政治色彩了，而这绝非是一件小事。恰恰相反，所有的人都确信，现在，所有这些罪行都是相互联系着的。所有这些罪行，您听到了吗，勒诺曼？因为我算了一下，共有五起。”

他握起拳头，然后边数边伸出一个个手指来。

“奥贝尔特，一个！科萨德，两个！阿代尔·迪努阿，三个！穆里埃，四个！达尔贝朗伯爵，五个！您听明白了。五个罪行。那么警方又抓住谁了呢？没抓到一个人。警方，它在睡大觉！我十分遗憾地跟您谈及这一点，安全局长先生，您们在睡大觉！……不，请您不要辩驳！”

“我什么也不说，议长大人。”

“但是我看得出来，您想的东西也不少。我听到到处在吹嘘您的眼力，您的决策。那么，我就等着吧。可是并非只我一个人。新闻界也在等着。它们得到风声，我在想，怎么可能是科萨德的档案材料，而且人们在指责我们遮盖了一桩新的丑闻。您一定要记牢，勒诺曼，对于政府的政敌来说，所有能够用来指责不负责任、无能的东西，都是很好利用的。而您恰恰承认了这种无能，是吧？……”

勒诺曼先生悄悄地举起了手指，就像懒学生终于做出决定要回答问题似的。

“议长大人，我能插一句话吗？”

“那么说吧！说吧！现在还来得及。”

“如果说公众舆论沸沸扬扬，那是因为它还看不出杀人犯的犯罪动机。于是人们产生了遐想，甚至还想象这是一个可怕的团伙干的。人们又谈论起无政府主义者。可是人们又有什么不谈论的呢？……而且如果我揭露出犯罪动机，那么一切就都会变得有序了。”

“那么您本人是知道这些犯罪的动机的了？”

“是的。”勒诺曼先生谦和地说。

罗尚贝尔耸了耸肩，点燃一支香烟，然后做着滑稽相。

“您能够告诉我为什么同一个人会一个接一个地干掉科萨德、奥贝尔特

和这个可怜的姑娘，这……阿代尔·迪努阿……然后毒死穆里埃，最后又刺死一个老好人……他可从来没有伤害过任何人……您是在科萨德的档案里找到这些的吗？”

“正是的。”

罗尚贝尔向后靠进了扶手椅中，开始笑起来。

“我亲爱的勒诺曼，在我们之间说，您并不缺乏某种胆量。”

“是这样吗？”勒诺曼先生说，同时眼里流露出狡黠。

紧接着，他又变得十分严肃认真了。他靠近罗尚贝尔，继续说道：

“只是，我的‘胆量’，议长大人，我会留着它在其它场合用的。杀人者遵循着一条很简单的逻辑……”

“真的？”

“我不禁想起穆里埃和达尔贝朗伯爵的名字出现在科萨德的卷宗里来，第一个是以被监视的身份出现的，第二个是以顾客的身份出现的。”

“这有什么联系吗？”

“正是的。并没有其它的联系。但需要看到的是，杀人犯在某种情况下，是为了避免遭毁灭而杀人的；而在另外一种情况下，是为了避免被送上断头台而杀人的。他之所以要杀科萨德，是为了阻止他提交出对他不利的报告；而他要杀掉奥贝尔特，则完全是为了摆脱有可能揭发他的现场见证人。”

“是的。这一点我们都知道。”

“但是还要再看远一点，议长大人。我们的罪犯担心，科萨德已死，而让人调查他的那个人还会重新来过，又去找另外一位私人侦探。这个人也应该悄悄地把他们干掉。遗憾的是，如果他只是到这位最后一位受害者这里打住，他就极有可能马上遭到怀疑，根据古老的格言……”

“谁做谁得利。”

“正是如此。罪犯是被罪行利用的那种人。我的解决方案如下：把新的罪行纳入一个系列之中……确切地说，这一系列已经开始了……因此，我们要着手研究这些无法解释的罪行。这些表面看上去没有任何理由的罪行。”

“这很有趣，”罗尚贝尔赞许道，“在听您作解释的同时，我在想穆里埃的死，在想达尔贝朗伯爵的死……”

他猛地站起身来。

“您还在等着这一系列的凶杀继续下去！如果我没理解错您的意思的话。这个疯子——因为我找不到其它的字眼——不管以什么名义，还要杀害所有那些名字出现在科萨德卷宗里的男人和女人们……请您记住，勒诺曼。光有道理是不够的。您是一个审美家。当您的推理是正确的时候——我同意您做到了这一点——您是完美的。那么，不，不。要阻止这个杀人犯继续胡作非为。”

“我同意您的意见。”

“那么谁能阻止他呢？”

“我。”

“可是您并不知道他是谁呀。”

“我并没有跟您说我不知道他是谁，议长大人。”罗尚贝尔一下子变得语塞了。

“那么？……您为什么不把他抓起来，还在等什么呢？”“一个证据。一个确凿的证据。您是记得的，议长大人。我们仅凭简单的猜疑就抓了小沃

塞尔，而后来又不得不放掉他。新闻界对此事大做了一通文章。如果新的一次逮捕又是以不予起诉而告终的话，那么您设想一下这一次愤怒的情况吧。”罗尚贝尔点头表示赞同。

“暴风雨会铺天盖地地向我们袭来的。”

他把一只手放到勒诺曼先生的肩上，声音柔和地说：“既然您知道罪犯……”

“您想让我告诉您他的姓名，议长大人。”

“我认为……”

“再过一段。一旦我确信自己没有弄错的时候。”“什么时候？”

“后天。”

“您真让人受不了，勒诺曼。我不断地给您宽延期限。”“四十八小时之内，一切都会解决的，议长大人。”“如果您失败了呢？”

“我向您递交辞呈。”

罗尚贝尔背靠在壁炉上，神情严肃地盯着安全局长的脸。“这一次，”他说，“我会接受的。”

## 九 陷 阱

几个小时之后，勒诺曼先生回到了自己的寓所，他确信在家里不会有人打搅他，便给“豪华”大旅馆打了电话。“我想找格雷古瓦·达尔贝朗先生说话。很紧急。”沉默。而且持续了很长时间。

“喂……他在，对吧？”

“是的，可是……我不知道是否……”

“叫他。”

当勒诺曼先生发火时，他的声音变得这么生硬，这么专横，对方也就根本不敢再跟他争辩了。几乎是马上，他便与格雷古瓦·达尔贝朗通上了话，不过对方显得火气非常大。

“是我……达尔贝朗……您是哪位？”

“我的名字对您来说并不重要。”

“既然如此……”

“千万别挂断。否则您会后悔的。”

“说吧！……我不认为……”

“您不想知道我是怎么得到您的地址的吧？”

“我请问您啦。”

勒诺曼先生笑了起来，他感到对方已经被他抓在手里了，而且会一直听他说完的。

“我应该向您承认，亲爱的先生，您会对我感兴趣的。所以，当我得知您于前天先坐火车去图尔，然后又回到巴黎之时……”

“够啦！”格雷古瓦大声说道，“您想要干什么？”

“哈！您可怜的叔父说您是个脾气古怪的人，真是没有说错！”

“触到痛处了。”勒诺曼先生在想，“你意想不到吧！你开始难过了吧！”

“我叔父和这事有什么相关？”格雷古瓦说道，同时声调中已经完全没有那种自信力，“总之，您说吧。”

“可是您没让我说呀！……您想，达尔贝朗伯爵是马蒂厄·科萨德的一名顾客……而这位私人侦探过早地离开了他的亲人……而且他的惨死也多少成了新闻界的话题。”

“简短一点！这些和我有什么相干。我真不明白您为什么会跟我谈这个马蒂厄·科萨德。”

“怎么！”勒诺曼先生故意耍弄地说，“您就不想一想……好啦！考虑一下……不？那么好吧，我非常乐意把这一点告诉您：我接替了我的朋友科萨德。”

“很好。恭喜啦。”

“他真难对付，这个畜牲！”勒诺曼先生在想，同时他继续在跟他玩猫捉老鼠的游戏。他马上接着话茬说：

“马蒂厄·科萨德是个很严谨的人。他对自己负责的案件都留有副本，而只有当这些卷宗的案件全部完结后，它才销毁。然而，达尔贝朗的案子并没完结，科萨德的调查仍在继续进行之中。所以，在研究我不幸的朋友留下的档案材料时，我把这份卷宗的副本拿到了手……您或许已经知道我要说什么了？”

“绝对不知道。”



“也好。那么我就详细地跟您说一说。达尔贝朗伯爵拥有丰厚的财产，还不要说他的城堡和他的收藏品。他希望得到保证，即他的直系遗产继承人应该配得上如此的财富。出于这个原因，他把调查工作委托给了马蒂厄·科萨德。”

“可是我叔父已经死了。那么，您所有的这些无聊话……”

“是被杀死的。”勒诺曼先生明确地指出，“而且恰恰是在收到科萨德准备寄给他的报告之前，只要他把有关他遗产继承人的品行的最后一批证据收集齐之后，就是说有关您的，格雷古瓦·达尔贝朗……现在，如果我的谈话令人感到难受的话，我可以挂上电话。我只要把这份报告递交给预审法官福尔默里就行了……啊！您已经知道了福尔默里先生将会对此如何感兴趣了！这份报告，其实，尽管它不完全，但绝对会对他的调查工作大有裨益的！”

又是一阵沉默，而且持续了很长时间。勒诺曼先生觉得已经听到了对方在思索。

“喂……”格雷古瓦最终压低声音问道，“您有什么要求？”

“科萨德卷宗的正本。”

“这是要挟。”

“不，不。这是一笔交易。我已经接替了我朋友科萨德的工作。我在他那里找到了一套资料。做为开始，我向直接有关联的人提出建议，这难道不正常吗？如果您的叔父仍然活着的话，那我将会跟他进行交涉。遗憾的是他已经不在了……”

“可以啦。您要多少？”

“一文不要，现在这个时候。我想我们先认真地谈一谈。只要您没有看这些资料，您将不会被起诉。您说我的这个想法是否有道理。”

“真的有此必要吗？”

“确有此必要……除非您已经知道了这份文件的内容。”

“您怎么会以为我知道了呢？”

“就是啦……那好吧，我们今天晚上见个面。越早办越好，对不对？”

“今天晚上，在哪儿？”

“嗯……在马蒂厄·科萨德的办公室，在雷努阿尔街。不过，如果这个地点您不喜欢的话……”

“为什么我不喜欢呢？”

“真的，为什么呢？那好吧，十点钟怎么样？”

“地址？”

“真的！我忘记了，您不认识那里……附四十八号。在楼下。门上有一块牌子。”

勒诺曼先生放下电话，他在微笑。格雷古瓦·达尔贝朗不可能不局促不安了。因为格雷古瓦不得不落入科萨德的继任人的手中。当他把穆里埃引诱到布洛涅树林中去的时候，他承认他本人运用的计谋，而且也清楚它所产生的后果，他肯定已经陷入了绝境。

勒诺曼先生搓着双手。这一次，他实实在在地抓住了所有的线索。现在，只剩下最后一步棋要走了，他起草了一封给沃塞尔夫人的气压快递短信，请她于五点钟时到他办公室来，然后他就去吃饭了。几个小时之内，如此浪费笔墨的这件案子就要被侦破了。至少是在大的线索方面吧。当然，也还有些若明若暗的地方。它们也将很快明朗化的。

中饭后，他步行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在吸雪茄烟时，他又想起了他的来访者。她沉浸在找回自己儿子的无限喜悦之中，是否已经把他彻底忘掉了呢？也许她会涉及到奥贝尔特和他女秘书的死的所有东西都从记忆中抹去了呢。真的如此，那她还会愿意扮演他给她指派的角 色吗？

五点整，接待员进来向他通报，沃塞尔夫人已经来了。勒诺曼先生充满年轻人的活力，跑出去接她，然后把她安排在他对面的一张扶手椅里。她面色安祥，尽管仔细一看，还能透过面纱看到她那细细的不安的皱纹。

“请放心，我亲爱的朋友。”他说，“您允许我称呼您：亲爱的朋友吗？……我们不是曾经共同战斗过吗？”

她盯住他看，既感到吃惊，同时也许还觉得好玩。因为，在勒诺曼先生的外貌之下，她无疑地已经认出了德·利美吉男爵。况且，勒诺曼先生有一阵子是以他的第二个“我”在说话和行事的。

“我把您从塞纳河里救了上来，”他十分欢悦地说，“而在絮斯纳，当我在阿代尔·迪努阿家被突然袭击之后，您又给了我最初的治疗。我们已经两清了。”

“请别再跟我谈这可怕 的夜晚吧。”她大声说道。

他马上又变成了安全局局长。

“我们尽量少谈论它，可是我们又不得不谈一谈，我希望这是最后一次。但是，首先，请告诉我一下您儿子的近况。他是否情绪已经稳定了？他又去见奥贝尔特夫人了吗？”

“可怜的奥利维埃！”她可怜兮兮地说，“他真让我担心。他越是爱这个女人，他现在也就越是憎恨她。而这恰恰是他的不稳定的表现！如此急剧变化的态度！是的，当然啦，他曾试图再见她。她拒绝了。于是他发怒了。他给她写信。她又把他的信全都退了回来……”

“简而言之，这是断交。”

“是的，我承认我对此很满意。但 我又很为他难过。我害怕这次倒霉的遭遇会在他身上留下某些印迹。此外，还有别的事情。他完全可以猜测、怀疑，难道不对吗？……他的无辜的证据并不是光明正大的，也不是最后的结论。这令他十分恼火。他时刻怀疑有人在背后议论他，甚至觉得大家总是躲开他。于是，他不再外出。他几乎不吃什么东西。”

她猛地哭了起来，然后继续道：

“他早晚会大病一场的。”

“如果我能提供这尚未得到的证据呢？”勒诺曼先生突然问道。

她猛地站了起来，握住了他的手。

“您能够做到这一点？”

“是的，如果您真的愿意帮助我的话。”

“当然啦。您所希望的一切。我听从您的吩咐。”

“好。那么，请听我说。您看到了杀人凶手……您还记得您在絮斯纳负责警戒之时。在把我打昏之后，他逃掉了，而您正是在他从路灯附近走过时看到他的。您向我说您会认出他来，也就是您对他留有较深的印象。那么现在呢？您对他的印象还是那么深吗？”

“是的……我想。”

“不要回答得太快。请您让记忆在安定的情况下工作。”

“这没有必要。我会十分清晰地认出他来的。”

“至少，如果他进到这里来，您会说：是他！不。不要害怕。没有人会进来的。我只是试着让您明白，您的举证将是非常关键的。”

沃塞尔夫人脸色惨白，喃喃道：

“我要在法庭上出庭作证吗？”

“看您想到哪儿去啦！”勒诺曼先生笑着说道，“是对我，只是对我，您只需向我提交我所期待的证据。今天晚上，我传唤了一名嫌疑犯。我肯定他是凶手。从逻辑推理上说，只能是他。可是，一个推理上的证据并非是实在的证据。所以我需要您。您是唯一看到他的证人。我把您藏在隔壁的一个房间里。透过隔壁墙上凿出的洞，您可以随心所欲地观察他。我会设法让他呆在强光之下的。您明白吧！我要您完成的实际上是一个对质的任务，是一个没有任何危险的对质、因为我的好几个警探将被安排在附近。如果您认出他来了，我就只有一个手势要做。他们会马上围捕他。但是如果您认不出他来，嗯，那就是我活该了！我的所有演绎推理将会全部崩溃，我也会因此而一蹶不振的。但我是明智的。我可以信赖您吗？”

她情绪激动地对他说：

“完全可以。”

“谢谢。请在边上等我一会儿。”

于是，勒诺曼先生马上作出了战斗决策。他召来古莱尔和都德维尔兄弟，向他们解释了许多他要他们做的事。从九点半钟开始，他们到雷努阿尔街集合。由于那里的光线不大强，所以他们可以毫不费力地在科萨德的老办公室的附近找到能通车辆的大门，用来作警戒岗哨亭。时间也不会太久。从他们的藏身处，他们能清楚地看到科萨德的老办公室的亮灯的窗户。跟嫌疑犯的谈话将在那里进行。

“如果他真的是凶手，”勒诺曼先生最后总结道，“我将会把他放走，但我紧接着会把办公室的灯火关上的。您们不会弄错的。您们就朝他扑上去。注意！这个家伙很危险！”

“这也允许吧？”古莱尔举起拳头说。

“别给我把他打得太厉害了。”勒诺曼先生开着玩笑说，“如果我不熄灯的话，就说明我的这位好人已经让我相信他是清白无辜的了，您们就应该让他自由离去。”都德维尔兄弟俩也发表了意见，然后告辞出去了。勒诺曼先生把古莱尔留了下来。

“你赶紧去科萨德的老办公室。我要你在这间办公室和用做衣帽间的小杂物间的隔壁墙上凿一个洞。但是不要太高。沃塞尔夫人应该躲在小杂物间里，透过小洞观察我们的来访者。别在办公室里留下任何痕迹。听明白了吧？”

“您就不能给我说明一下吗，首长？”

“过一会儿再说……也许。”

沃塞尔夫人此时正在候见室等着被接见。勒诺曼先生去把她接了出来。

“请原谅，亲爱的朋友。我在安排对这栋房子的监视工作……现在，我带您去吃晚饭。您知道我不会丢下您不管的。尤其是在我需要您的时候，我不会让您漫无目的地去猜想和焦虑不安的。”

“可是……奥利维埃呢？”

“奥利维埃是个大孩子了。就让他离开妈妈一次吧。”

他带沃塞尔夫人去了巴黎中央菜市场附近的一家餐馆。那里的菜肴很可

口，而且也没有什么人打扰。由于他的心情特别的好，他的思维也格外敏捷。他像专写闲话趣闻的专栏作家一样对全巴黎的头面人物了解得很多，他向他的客人讲述上流社会的那些女演员和女歌唱家的最富刺激的趣闻轶事。沃塞尔夫夫人渐渐忘记了自己的烦恼，变得像年轻人一样地高兴起来。在这种气氛中，在香槟酒的作用下，在这个男人给予她的那么多、那么亲切的尊敬下有点陶醉了。当她们要走的时候，她禁不住喃喃道：“就这样结束了！”

“这是您对我的极好的赞许。”勒诺曼先生说道，“但是这要看您是不是愿意陪我了。我们以后再去考虑它吧。眼下，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在等着我们。”

局里的车子停在不远的地方。勒诺曼先生握着方向盘，二十分钟之后，停在了距房子几十米的地方。都德维尔兄弟和古莱尔肯定已经躲在了附近，但都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一点。勒诺曼先生从把科萨德的卷宗材料的副本放到显眼的地方开始，这也是他演的戏的一部分。然后他带着埃莱娜·沃塞尔去了小杂物间。

“只要一有人按铃，您就躲在这里……这是古莱尔凿的小洞。试一试……高度合适吗？……您尽管放心，另一侧绝对看不到。”

他们又回到了办公室。

“好啦！小洞隐在了这巨大的晴雨表的交织花体字之中……我再把灯往这边推一推……这样光线就可以全都照到椅子上了……您可以随便观察。您不害怕吧？我想不会的……我负责一切。您现在请坐。现在是差一刻十点。不会拖很长时间的。”

街区寂静冷清。只是偶尔能听到出租马车的马蹄声和汽车开过的声音，间或还有一两个迟归的行人的脚步声。

差十分十点……差五分……沃塞尔夫夫人在发抖，勒诺曼先生抓起她那戴了手套的手，轻轻地把它握在自己的手中。他最先觉察出了动静，尽管很轻，但这是由来人发出来的。

“他到了……过来吧。”

他把她推进小杂物间，把门关上。然后他在格雷古瓦·达尔贝朗正要按铃之时，为他打开了门。

“真准时。”他稍带讥讽地说道。

格雷古瓦·达尔贝朗尽了最大的努力才使自己没有表现出惊恐来，因为他发现敲诈者和安全局局长竟然是同一个人。但他也没有忘记要表现出第一次见到这位把办公桌前的椅子指给他的这个人。勒诺曼先生这一边，也在努力回忆那个装扮成老达尔贝朗伯爵的人的身影，就是他在城堡图书室见到的那个人。可是当时这个人戴了假发，化过妆，故意地弯着腰驼着背。尽管没有任何可怀疑之处。

“我很忙。”格雷古瓦·达尔贝朗傲慢地说，“我们尽快结束这一切吧。”

“慢一点。”勒诺曼先生说，“请先对我可怜的科萨德表示一点同情吧。他就是坐在我坐的这张椅子上被杀害的……而杀害他的凶手就坐在您现在坐的位置上……多么悲惨的事呀。”

“确实。”格雷古瓦生硬地说，“我们还是言归正传吧。”

勒诺曼先生打开文件夹中的第一份卷宗。

“我的朋友科萨德忠实于自己的职业道德。”他说，“这里记录下的所有情况都是无可争议的，现在我就来谈一谈它。”

他翻动着卷宗，然后继续说：

“所以，当我谈到您上个月在里舍利厄俱乐部一下子就丢掉一千路易，而且至今还没有付清时，我并不对此产生怀疑。当我谈到您有大名鼎鼎的，在乱七八糟的夜总会里混日子的姬姬·波吕诺做朋友时，我认为同样是可信的。甚至，当我知道德·拉罗什·莫尔小侯爵把您从‘梔子俱乐部’里驱赶出来时……”

“请您打住。”

“那么我就再来谈谈您与麦尔维尔先生，这位臭名昭著的高利贷者之间的关系吧。这正如您所看到的，没有一条不是对您不利的。嗯！您的叔父死得恰是时候。还是跟我取得一致吧，亲爱的先生，如果预审法官知道了这些资料，必定会想，这一惨案不正是符合了您的利益吗。”

“怎么！您居然敢影射……”

“问题不在这里。我只是说我准备把这份材料让给您。可是，由于您现在很拮据，无偿还能力——因为您是这样的，不对吗？所以我认为我们应该等办完遗产继承手续后再决定价格……一个合理的价格……一个能保您平安无事的价格！”

勒诺曼先生感到了他的对手的慌乱和不安，对他的惨败感到高兴，同时还在提防着他，因为被逼到绝路上的达尔贝朗很有可能做垂死挣扎，一把抢走这份资料。别再发生意外啦。

“你在犹豫，我的好人。也许你口袋里就有武器。可是安全局局长兼敲诈者，会让你大吃一惊的！你不敢，你害怕了。你已经被打得落花流水了。如果你知道此时还有人正在查验你的身份的话，你更会急着逃跑了。可惜已经太晚啦！”

“就我们二人的双方利益而言，”勒诺曼先生继续说，“请告诉您的律师加快速度。我也有债务。”

格雷古瓦·达尔贝朗垂头丧气地站了起来。

“很快再见吧。”勒诺曼先生结束道。

格雷古瓦走了出去，脸孔由于气愤已经扭曲了。勒诺曼先生马上去把沃塞尔夫人放了出来。

“怎么样？”

“可是，并不是他！”

他差一点儿摔倒。可是，他的推理与这些事实是紧紧地贴在一起的。格雷古瓦·达尔贝朗干掉科萨德是为了掳走有关他的卷宗；然后杀掉奥贝尔特，这一危险的见证人；再然后是阿代尔·迪努阿，她掌握了他犯罪的证据；再然后是于尔班·穆里埃，他的名字也出现在其中的一份卷宗里，为的是排除猜疑；然后又乘着城堡里出了强盗之机，杀掉了他的叔父……这些都是成立的。可是，现在……

他精疲力竭地倒进了格雷古瓦刚才坐过的那张扶手椅里，指着文件夹：

“肯定有些东西我还没弄清楚。”他嗫嚅地说着，“我是对的。我绝对是对的。”

埃莱娜·沃塞尔十分友好地走近他。

“我很不安。”她说，“您真不知道我有多么不安。”

突然，她猛地跳了一大步，站到了他和窗户之间。

“注意！”她大声喊道。

街上传来了一声枪响，玻璃的碎片飞到了他们的周围。接着是另外的几声枪响和急速的奔跑声。埃莱娜摇晃着要摔下去。勒诺曼先生双手接住了她。

“没有什么……您清醒一点儿……已经过去了。”

只是此时，他才看到了血。他让年轻妇人坐下来。她已经失去知觉了，而且如果他不扶着她的话，她随时都会倒下去。街上一个声音在叫他。

“首长，您伤着了吗？”

“没有。”

“就是那个家伙开的枪，我想他已经死了。”

“把他弄到这儿来，快一点。”

但是他根本就不关心格雷古瓦。只是一心想着埃莱娜。他扶起她，把她放倒在一张长沙发上。子弹射进了她的胸部，就在右边乳房下面一点点。看到她的脸一下子变得惨白，他明白伤势是很重的，也可能是致命的。都德维尔兄弟抬着格雷古瓦·达尔贝朗的尸体走进了办公室。

“古莱尔在哪儿？”

“在街上。当邻居们来看热闹时，他可以把他们赶开。把这个家伙放哪儿？”

“放到地上。他死了吗？”

“差不多……他让我们措手不及……因为您没给我们信号，我们也就让他走了。可是，猛然间，他又猛跑回来，而且开了枪。透过窗户，能清晰地看到您的身影。于是，我们把他打倒了。”

出于本能，勒诺曼先生又看了看放在办公桌上的卷宗。妈的！格雷古瓦是想要夺走它，就像他对科萨德干的那样。理由也是相同的。他只需几秒钟就可以到手。

“是她救了我。”他嘎嚅着，“但是多么大的代价呀！打电话给博塞热诊所，让他们马上派一部救护车来……另外通知派出所所长……我可怜的埃莱娜！”

他跪在她的身旁，用他的手帕擦拭着洒在她前胸上的血。她闭着双眼，鼻孔也合了起来。他把嘴凑到她的耳朵边。

“是我，拉乌尔。”他悄声说着，“如果你能听到的话，我命令你不要死！”

突然，他愤怒地站了起来。他去搜查格雷古瓦·达尔贝朗的尸体。都德维尔兄弟是把他放在墙边的。他几乎要抓住衣领把他提起来，要他供出他所有的罪行。这份供词，对他来说，是十分必要的。正是为了获取证据，他才把沃塞尔夫人带到这里来的。也正是因为这一份证词，她才奄奄一息的。他朝格雷古瓦的铅灰色的脸俯下身去。

“说！现在对你来说，这已经不重要了。对于科萨德、奥贝尔特、穆里埃、你叔父……我们是意见相同的……但是阿代尔·迪努阿，什么，也是你干的？……那么为什么呢？……你是去找鼻烟盒？……真的是这样吗？……妈的，你倒是说话呀！”

大都德维尔碰了碰他的肩膀。

“没有用了，老板。他死了……救护车已经到了。”

勒诺曼先生彻底垮了，他坐到了科萨德的扶手椅里，看着刚刚发生战斗的现场。埃莱娜毫无生气地躺在长沙发上，格雷古瓦·达尔贝朗躺在地板上，永远不会再动弹了。

“一塌糊涂！”他说。

然后他又对自己说：

“那我永远也不可能知道是谁在阿代尔·迪努阿家中把我打晕的啦。”

他无法从自己的头脑中把这一思想清除掉。因为说到底，如果不是格雷古瓦·达尔贝朗杀害的女秘书，那么就肯定有第二个凶手在附近。格雷古瓦杀害了他的叔父，这一点是无庸置疑的。可是……他也杀害了其他四个人吗？这只是一种可能。这并不能完全肯定。当然，对于罗尚贝尔来说，对于新闻界来说，他只不过是一只替罪羊，事情到此也就该结束了。可是，对勒诺曼先生来说，烦人的疑虑仍然存在着，如果确实有一位杀人犯，也就是埃莱娜看到的那个从絮斯纳区小楼里走出的那个人，她或许早就不在了，根本不可能还有一天来辨认他。她会没来由地死去的！他越来越糊涂了。他已经绕迷糊了。

刹车声把他从沉思中唤醒。救护车停在了房前。而现在，一切都是不以他的意志为转移的。面对的就象是一出荒诞剧，他则是一名冷漠的观众。担架队、小声说话的护士们和走在人行道上的看热闹的队伍的观众。

“我送您回去吧，首长？”古莱尔说。

“不，谢谢。把车开回去。我要走一走。”

夜比较明亮，也很温柔。街上还有几位步行者和山盟海誓的情人们。而罗平，形单影孤，想着自己所爱的女人们，想着他给他们带来痛苦和不幸的人们。

“对不起！”他喃喃道，“这并不是我的过错呀。”

他感到自己老了，而且很凄惨。他甚至没卸妆就睡下去了，他睡得很不踏实，好像掉进了随时会被淹死的黑水之中。

## 十 鼻烟盒

“您看报纸了吗，首长？”

“没有。还没有。”勒诺曼先生说道，他好像对什么都漠不关心了。

“它们在极力地赞扬您。”

“哦！”“《晨报》说您已经超过了歇洛克·福尔摩斯，甚至还超过了亚森·罗平。”

“你看！”

“《巴黎人报》认为您是新的维克多。”

“这并不一定是赞颂。”

“而《费加罗报》……接着，首长，您自己看吧。”“你念吧，古莱尔。我很累。”

“标题是这样的：

### 大师的出击

我们著名的、充满活力的安全局局长，勒诺曼先生，刚刚完成了使公众舆论在一个月来一直沸沸扬扬的一系列恶性凶杀案的破案工作。格雷古瓦·达尔贝朗，这个接连杀害了私人侦探科萨德、议员奥贝尔特、后者的女秘书阿代尔·迪努阿、于尔班·穆里埃和他自己的叔父，老伯爵达尔贝朗的凶手，终于落入了警署布下的陷阱。在交火之后，他被击毙了，结果连开口说话都不可能了。遗憾的是，他把沃塞尔夫人，曾经被错抓起来的小奥利维埃·沃塞尔的母亲打成了重伤。人们尚不知道为什么沃塞尔夫人会呆在勒诺曼先生的身边，同在私人侦探科萨德的办公室里。此外，在这次事件中还有一些不明不白的地方。关于这一点，我们以后再谈及。譬如，只举一点来说明一下：不幸的阿代尔·迪努阿将会揭发哪一方面的问题呢？如果她还能说话的话。她是怎么知道真正的凶手应该是格雷古瓦·达尔贝朗，而不是奥利维埃·沃塞尔的呢？在哪一方面，她会成为罪犯的可怕的证人呢？对这些问题以及其它一些问题的回答将会很快由勒诺曼先生本人提供给我们的。当然，他的谨慎和严守秘密是家喻户晓的，但是他愿意，我们无须怀疑，打破他平时保持的沉默，把他的无以胜数的崇拜者所期待的细节提供出来。要紧的是正义将要得到伸张。光荣归于勒诺曼先生！

“不错吧，嗯？”

勒诺曼先生耸了耸肩。

“这你是知道的，我可怜的古莱尔，我是多么讨厌这些专栏评论！”

“您愿意听我给您读《日报》的文章吗？他们想到了就手枪问题说几句话。”

“好吧。既然你这么想。”

“我跳过那些恭维话……我来读关于问题这一部分……格雷古瓦·达尔贝朗的最后一次罪行抵得上所有的供词。其实，杀伤沃塞尔夫人的子弹是从杀害马蒂厄·科萨德和奥古斯特·奥贝尔特的同一件武器中射出的。人们不明白凶手为什么不与杀害阿代尔·迪努阿使用同一件武器，但是这一细节并不需要人们拖延做出决定……就这个问题，首长，您有什么要解释的吗？”

“哈，”勒诺曼先生说，“人们可以简单地认为达尔贝朗有两把手枪，他随使用哪一支。并不是这一点让我心里不快。”

“那是什么呢，首长？”



“是沃塞尔夫人的情况。很严重。医生们不说一句话。刚才我还给诊所打了电话。是她儿子接的电话。这可怜的孩子，他非常担心。我一签发完这些杂七杂八的东西，就会立刻去那里的。”

“那他不会非常怪您吗？”

“谁？奥利维埃？……他不知道，像所有的人一样，他的母亲跑到了我们面前保护我，而且凭心而论，我不认为有告诉他这一点的必要……让我一个人呆一会儿，古莱尔……把这些报纸都拿走。这嘈杂声会破坏我的名誉的。”

上午结束时，勒诺曼先生来到了诊所。埃莱娜·沃塞尔呆在楼上的一间病房里。是奥利维埃给他开的门。他哭了。勒诺曼先生看着伤者的灰白色的脸，她那好像变瘦了的手和闭着的眼睛。

“她在睡觉？”

“不。她听得到，但是她无力说话。”

勒诺曼先生坐在了埃莱娜的床头柜上。

“我能把她交给您吗？”奥利维埃问道。“我有件急事要办。”

勒诺曼先生点了一下头。只是当他独自一人时，他把年轻女人的一只手放在了自己的手中。

“我是拉乌尔。”他低声说，“您总还记得我吧？”

伤者的眼睑动了一下。被握住的手也在勒诺曼的指间动了一下。

“我们会救活您的，埃莱娜，我向您保证。我真应该用生命来感谢您。”

突发的激情使他的声调都变了，他马上闭了嘴。为什么会上当呢？她不行了。这一点表现在她那难以触摸到的脉搏上，以及床单下面那好像是没有生命的、一动不动的躯体上。“她为什么要舍身救我呢？”勒诺曼先生在想，“为了还我的人情债？因为我本人曾经救过她的命吗？……可是我对她的自杀企图是负有责任的。我把她的儿子送进了牢房。否则会是什么呢？……不，肯定有另外一个原因。也许是最简单的、最愚蠢的：人的本能。她看到了格雷古瓦的动作，便急忙地冲了过来……可惜她现在不能回答了。而我，我要永无休止地去思考这个问题，没有个结束，要一天天地想下去……我的内心深处总会留有这一伤痕……埃莱娜！埃莱娜！……求求你啦。是罗平在跟你说话。我不允许别人救我而不告诉我为什么。努一把力！……总能活下来的，只要您真心想要活的话。至于你……你好像要结束这一切，好像你已经看到了死神的来临，而你又不拒绝它。”

当奥利维埃进来时，勒诺曼先生已经陷入了痛苦的沉思之中。

“我明天再来。”勒诺曼先生许诺道。

第二天他又来了，第三天和这一周的每一天都是这样。他忽略了工作，拒绝回答记者们的提问，而且一天三次地给诊所打电话。

“我不能对她负责。”外科医生说，“伤势并没有恶化，但是她失血过多，尤其是她的痊愈引不起她的兴趣。好像是子弹打坏了她的我不知道的哪根神经似的。情况就是这样。”

“她神志清醒吗？”

“有时清醒。她跟她儿子有时交谈一下。她叫他把旧时的照片给她拿来。这确实是比较感人的。”

勒诺曼先生当天去时看到了这些照片。它们就摆放在床头柜上，在小药瓶子中间。埃莱娜在打盹，奥利维埃守护在旁边。

勒诺曼先生一张一张地审视着这些照片。都是奥利维埃的：光屁股的婴儿呆在一张熊皮上；穿水兵服的小家伙；手里拿着一个跟他差不多大小的铁环；再后来，初领圣体的；然后是中学生……所有这些照片说明了埃莱娜·沃塞尔对她儿子的彻底纯情的、炽热的爱。她要再看最后一眼，然后在这些照片上闭眼而去。

“她知道她要死了。”奥利维埃喃喃道，“我很清楚，是的！……对这些照片，她是了如指掌的。还有，她还特别喜欢用手抚摸它们，好像她的手指比眼睛看得还要好……我可怜的妈妈！”

勒诺曼先生充分理解奥利维埃的痛苦，他试图用苍白无力的语言来安慰他。将要进行的葬礼对这个男孩子来说是一个重大的考验，或者他可以解脱出来，成为一名真正的男子汉；或者彻底地垮下去。一切听其自然吧。

“那一张呢？”

奥利维埃想把它再拿回去。

“我不该把它带来的。”

“为什么：是弄错了吗？”

奥利维埃犹豫了。

“因为我是跟父亲呆在一起的。”

“我看到了。”勒诺曼先生说。

父亲，就是那个可憎恨的人，是他破坏了当时非常高傲的年轻妻子埃莱娜的爱情、信仰和生活。照片被撕坏了，然后有人用一张黄纸把两半贴到了一起，结果照片上的撕破地方清晰可辨。这张照片上的男人十分高大，眼睛炯炯有神，细窄的胡须，他手里还抱着一个还穿着睡袍的小孩子：奥利维埃。

“是您母亲把它撕破的？”勒诺曼先生问。

“是的。是她整理资料的那一天。我已经有十来岁了。我还能很好地回忆起来。她这样说道：‘幸亏你并不像他！’我收起碎片，然后偷偷地把它们粘了起来。”

“为什么？”

“因为她想把我父亲的照片都毁掉。现在只剩下这么一张了。”

勒诺曼先生走近窗前，为的是看得更清楚些。他被这悲剧而感动，就是这一小块胶纸，也已经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被淡忘了。

“您好像面带愠色。”

“是的。我害怕躲在黑布下的摄影师。”

“您手里拿的是什么？”

“这个？……为了让我安静下来，人们在我手里放的某个东西。”

这件东西，一部分被包装纸遮了起来，像是……它像闪电般使勒诺曼先生的思想豁然开朗。哎呀！这是鼻烟盒！阿代尔·迪努阿家中的鼻烟盒，后来被杀害她的人拿走了。不可能有任何怀疑了。狩猎的场面……落在猎人手上的隼……尽管磨损了，但仍清晰可辨。

勒诺曼先生不说话了。他依稀看到的東西令他震惊。很显然，这个鼻烟盒，是博物馆的一件珍品。是属于沃塞尔先生的，很可能是他的妻子给他的，也许是在结婚周年纪念之时。在离婚时，她的仇恨是如此强烈，在这疯狂的时候，他们拼命地争抢着家里的所有东西。然后，她把它藏了起来，不愿意再在眼皮底下看到它。但是，由于信守某些规定，她没有卖掉它。这是一件沾满毒汁的纪念品，但总还是一件纪念品吧。这件鼻烟盒就在暗处，在某个

抽屉的底部沉睡了许多年……一直到科萨德、奥贝尔特的双重罪行发生，直到奥利维埃被捕。

“请您原谅。”勒诺曼先生说，“我想起我有个电话要打。”

他出来，带着照片，跑进了诊所的小花园。他需要一个人呆一会儿。他坐在了布满昆虫的棚架下面。“奥利维埃的被捕、溺爱的儿子……可能是犯了罪的儿子……尽管这种假设是可怕的……”

“这一点，”勒诺曼自言自语道，“是不会弄错的。我之所以敢肯定，是因为可怜的女人已经彻底绝望了，然后她打算自杀。是我，不管怎么说，又使她鼓起了奋力抗争的勇气。于是她想方设法帮助奥利维埃。于是她找到了！……她早就认识阿代尔·迪努阿，或者是在调查时认识她的？……这无关紧要！可以肯定的是，她与她取得了联系。而她觉得，在刚接触时，这并非十分难办，因为女秘书有点蠢，而且还有点贪。”

勒诺曼先生看着照片，长时间地审视着它，好像他要从中得到启示似的。借助他惊人的智慧，他明白自己已经摸到了秘密的核心了。

“那么，”他继续想道，“她向她提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交易。‘您要让警署知道您掌握着奥利维埃清白无辜的证据。然后，当警署询问您时，您装出受惊吓的样子，而拒绝回答问题。恐惧使您说不出话来。这并不危险。这也不是搞阴谋。而这却能够救出我的儿子。做为交换，我会付给您一大笔款子的，而为了向您表示我的诚意，我请您接受这件东西做为预付款。这是一个金鼻烟盒，它非常值钱。’”

勒诺曼先生让自己的思想驰骋着。一个接着一个，一环扣着一环，这一阴谋诡计也就彻底暴露出来了。

“我应该一直追到底。这很可怕，但是符合逻辑。这个愚蠢的阿代尔，被许诺的数额和眼前的金器弄得疯狂了，接受了这笔交易。她自认为没有什么危险。也许是她可怜埃莱娜？不过她还很幼稚，不会想到警署——我，我会上当受骗。可是只有一件事可以动摇我：那就是她的死。对啦！如果她被杀的话，所有的人将会认为之所以杀她是要封住她的口，而且会认定奥利维埃是清白无辜的。而这一推理，又被埃莱娜紧紧地抓在了手里。她看得很清楚，如果阿代尔被杀，肯定是因为她有办法证明奥利维埃是清白无辜的。一条错误的思路！可我却按着走了。而且无论是谁都会像我这样走的！这个愚蠢的阿代尔是一个出色的喜剧演员。墓地的那一场，多么出色。她那焦虑急切的电话，也是事先安排好的。我并没有怀疑她要埃莱娜一定到场，是因为埃莱娜想要确信她背诵的台词准确无误。此外，当然啦，第二天，她给我打电话，告诉我她不敢离开家门。而当时埃莱娜就在那里，就在她身旁，她在听，在印证……埃莱娜带了一把手枪。谈话刚一结束，她就残忍地杀害了这可怜的傻瓜……埃莱娜！这都是出于对奥利维埃的爱！……”

心绪不宁的勒诺曼先生喘了一口气。他在自己思路的强制下继续猜疑着。而埃莱娜的可怕的盘算与事实如此地吻合，根本就不可能有其它的解释。她以一种男人的心计想得非常清楚，如果人们认定阿代尔本人为杀她的人开的门，人们马上就会怀疑到她要等的人，也就是说是勒诺曼先生和埃莱娜·沃塞尔。于是，她必须马上想到，是杀人犯弄开的锁门，然后成功地走到现场的。从里面拿到钥匙，再转两圈锁把门锁定，然后从窗楣缺玻璃处把钥匙丢进去。这十分危险，但同时又很奸诈，也确实解决问题，而且还干净利落。一个如此脆弱的女人居然会如此大胆，有勇气把如此胆大妄为的冒险完成，

而没有松一口气。她甚至要跨越花园的矮围墙，为的是走后让铁栅栏门还插着门。她像个梦游者一样地干着，也不管后果是好还是坏。

“可是，”勒诺曼先生自责道，同时在继续自己的思路，“我太容易原谅她了。如果说她像个机器人的话，那么是因为她没想到要找鼻烟盒。可是，她匆匆地搜寻了，她是搜寻了。她本应该拿到它的，如果她不愿意让警署发现它，也许有朝一日会被人认出来……由于时间急迫，她不得不放弃了，然后回自己家去了。当我到她那里时，她或许刚从出租车里下来呢。”

“多么镇定！我确实看到的是一个有点冷峻的女人，但是她自控能力又很强。很显然，当我离开她走进房子，并在里面看到被她杀死的人时，她并没有局促不安。然而……是的，然而，她知道，她又一次掌握了自己的角色，而且控制了自己的恐惧。当她发现阿代尔并没有死，看到她正想向我说些什么……也许是要揭发她时，……然后……然后……我都不敢再往下想了。”

勒诺曼先生站起来，在阳光下走了几步。他好像病后初愈似地在墙边晒着太阳。他的推理仍在继续，并且被大量涌出的想法往前推着。后来……埃莱娜决定不惜一切代价地取回鼻烟盒。埃莱娜在他身后也进了阿代尔的家。就在他当天晚上又回到她那里去时，她不是坚持要他带她去的吗！……

“她不无痛苦地对我找到藏物处感到欣喜。”他想，“她把我打蒙，当然是想把我打死了，因为我对她来说已经不再是同盟者和朋友了。我可怜的埃莱娜！正是你的举动要你付出代价的！但你已经是欲罢不能了！我懂这一点，而且不怨你。我还原谅了你的谎言。你泰然自若地向我描述袭击我的人，跟阿代尔按照你的指令在电话中向我描述的一模一样。因为你是精心地临时编出来的，没有丝毫的偶然性。在这即席编造之后，还有死亡，而你并非不知道这一点。”

“是否有这种可能呢？”勒诺曼先生喃喃着，“我是让她牵着鼻子走呢？”

可这是绝对真实的，是她在那里，在眼前。他正摸着她的手。为什么她要在子弹射向曾经救过她的命的男人时，当然这人最先是救了她儿子，能够挺身而出呢？……为的是了清所欠的人情债。因为她呆在科萨德的办公室里，在格雷古瓦·达尔贝朗走了之后，她正处在进退两难的境地。或者说：我认识刚从这儿离去的那个人，我看到的从黎斯纳小楼出去的那个人就是他。但是这是非常可怕的诬陷，也非常不谨慎，因为这个人完全可以提出无懈可击的不在现场的证明。或者说：我不认识他……于是调查又得从头来过。所以，她十分愿意地接受了这一打击，它使她从焦躁不安中，从内疚中得到了解脱。总之，她完成了她的使命。没有必要再进行抗争了。再也没有这个必要了。最好是死去！

“不。”勒诺曼先生说，“我不能接受这一事实。”

他匆匆上了楼，正与走出房间的奥利维埃相遇。

“她没有矿泉水了。”年轻人低声说道，“我按铃找护士，可是……”

“她现在怎么样？”

“稍微好一些了。她跟我说话了。”

勒诺曼先生走近床边。埃莱娜看着他走过来。

“埃莱娜，”勒诺曼先生十分小心地说，“我希望您活下去。”

她用头做了个否定的动作。他从口袋里取出那张照片，拿给她看，然后把它撕成了几块。伤者的嘴唇抖动了起来。她摆动着手，好像要抓勒诺曼先

生手臂似的。他俯身靠近那张十分憔悴的、美丽的脸，听到喘息中断断续续地讲出的话：

“谢谢……请您保护他。”

“我答应您。”

她闭上了双眼，但是，她最后挣扎着，想抬起身子来。她说道：

“永远不要让他知道。”

“他永远不会知道的。”

她平静了下来。一缕鲜血染在了她的唇边。奥利维埃回来了，把瓶子放在了床头柜上。突然，他看到了血，于是他紧紧抓住了勒诺曼先生的肩膀。

“她死了。”他大声喊道，“妈妈！……，不！……”

他一下子跪到了床前。

“只是在此时，您才应该为她而骄傲和自豪。”勒诺曼先生低声咕哝道。

## 奥利维拉案件

孙杰译

## 奥利维拉案件

巴黎人没有忘记这件案子，在当时，它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弄得舆论界沸沸扬扬。然而，笼罩着它的神秘却从来没有完全被消除，只是到了今日，人们才能详细地谈论那些令人惊叹不已的插曲。

拉蒙·奥利维拉是一位黑发棕肤、身材矮小、活跃、健谈的人。他很有规律地到勒泰来，在这里他很快就受到了殷勤的接待和关照。人们说他十分富有，他也真的开销得非常慷慨大方。他跳舞跳得很少，但是酒喝得却很多，而且酒吧女郎在他的桌子上总是很受欢迎的。

他总是十一点左右来，然后坐在离爵士乐队不远的地方，简单地吃过晚饭后就要香槟酒了。他只有到了清晨才离去，醉醺醺地、粗声大嗓地说着话，走路也是踉踉跄跄地。一旦外表华丽的戴姆勒在等着他，他就一直到第二夜前都不再露面了。他从哪儿来？从南美洲来，一些人这么说；从安德列斯群岛来，另一些人又这么说，莉丽和卡特曾千方百计地试图让他说一说，但他始终回避谈论自己的事情。一个月过后，她们只知道他有一个受监护的未成年的女孤，英卡纳雄，而且他到欧洲来旅行是为了逃避一场可怕的危险事件。他没有说明具体是什么危险，为此，卡特经常嘲笑他多疑。卡特确实错了，因为有一天晚上，奥利维拉遭到了一个陌生人的异乎寻常的大胆袭击，并且就在勒泰的门口，那人给了他一刀，然后马上就消失在附近的错综复杂的小巷中了。如果没有好心的莫利斯·德·卡斯特尔—贝尔纳克的干预，他就没命了。幸运的是，这个人眼疾手快。他看到袭击者出手的动作，便猛地一下子扑上去，刚好让奥利维拉躲过那一刀，结果只是刺中了奥利维拉的风衣，划破了他上装的外层。

奥利维拉十分感动，非常激动地感谢了卡斯特尔—贝尔纳克，并邀请他一同上桌，后者十分谦虚地推让着。他们很快便成了挚友。卡斯特尔—贝尔纳克的心情如此地好，他如此地彬彬有礼，又如此地派头十足！他并不常到勒泰来。人们五六天才看到他一次，有时时间会更长一些。而且他常常是独自一人，偶尔也有个年轻的寻欢作乐的人相陪。然后，他就突然不见了，人们从《费加罗报》上得知他出席了某位女公爵或是某个女男爵的晚会，他有时候在伦敦或者在尼斯，有时候又在那不勒斯或在维也纳露面。他经常旅行，有不少的奇遇和决斗。人们在他背后说了不少关于他的话，但是当他们的眼神与他那双棕色的明眸相遇时，便马上缄口不语了，因为他戴的那只单片眼镜使他的眼神变得严峻、冷漠。

卡斯特尔—贝尔纳克与奥利维拉经常在勒泰会面。他们交换着对自己往事的追忆。卡斯特尔—贝尔纳克谈得较少，可是奥利维拉就变得喋喋不休了，他总是兴致勃勃地谈他的种植园和他的土著黑人们。英卡纳雄的名字经常出现在他们谈话中。卡斯特尔—贝尔纳克渐渐地知道了她是个金发姑娘，而且快到二十一岁了，她受过严格的教育，能流畅地说法语。她只是受奥利维拉监护的未成年的女孤，但是奥利维拉给卡斯特尔—贝尔纳克的印象是，总是以极大的热情谈论自己的被监护人。后来奥利维拉还把英卡纳雄的照片拿给

卡斯特尔看。卡斯特尔—贝尔纳克对此赞叹不已。这真是一位迷人的美人。卡斯特尔—贝尔纳克曾经向奥利维拉暗示过似乎很严重的危险，但是他的所有努力都是徒劳的。这位南美人不说话了，而且突然变得多疑和惊慌起来了。他对自己来巴黎的目的严守秘密。可是，当奥利维拉在勒泰附近遭到袭击，就在上汽车之前与他的同伴一同行走之时，他的冷静已经丧失殆尽了。他仔细察看了渺无人迹的街道，他的大礼帽变得满是窟窿，他的脸色也变成了铅灰色。卡斯特尔—贝尔纳克刚刚来得及扶住他，并把他拖到戴姆勒车旁。

奥利维拉已经支持不住了。

“天文台路八号。快。”

于是卡斯特尔—贝尔纳克陪奥利维拉来到了他的男单身公寓。

“先生住在哪儿？”他问司机。

“在克拉利奇”。

“很好。您可以回去了。我早晨把他送到克拉利奇！”

奥利维拉借助未掺水的威士忌提了提神，然后一点一点地恢复过来了。他非常害怕，他那晒黑的脸始终是铅灰色的。卡斯特尔—贝尔纳克给了他极大的关心和无微不至的照顾。

“没有人等您。只要您愿意，您可以在这里呆到随便什么时候。我的用人可以给您准备一张床。”

可是奥利维拉拒绝接受邀请。他不愿意让鲁道尔夫，他十分喜欢的秘书，为他担心。他一再坚持，致使卡斯特尔—贝尔纳克不得不让安托万把德拉海依车开出来。他坚持要陪奥利维拉回去，后者真不知该如何感谢他才好。奥利维拉十分感动，感激万分，向他的客人谈及——此时大马力的汽车全速地在渺无人迹、静悄悄的街道上飞驰着——他被一个叫“效狼”的团伙追击着，这是一伙想方设法要敲诈他并逼他不得不离开里约热内卢的凶残匪徒。于是他来到了欧洲，然后在巴黎落了脚。他在这里等英卡纳雄。她再过一个月就满二十一岁了，奥利维拉为了庆贺她的生日，请她到这里来与他相会。他想给她送上一串珍珠项链。所以，尽管卡斯特尔—贝尔纳克很难被打动，当他听到奥利维拉说出这串项链的价钱时，他还是大吃了一惊。奥利维拉又变得爱饶舌了，而且当他在克拉利奇下车时，他显得非常高兴。

鲁道尔夫在焦急不安地等着他。他坚持向他认为友好可亲的卡斯特尔—贝尔纳克表示谢意。卡斯特尔明显地比奥利维拉要年长一些。清瘦、灰眼睛、充满活力的卡斯特尔匆匆跑向电梯，把奥利维拉安顿好。

“哎呀。”卡斯特尔—贝尔纳克在回到车上后想，“真比得上安托万啦。”

第二天到勒泰来的是鲁道尔夫。当时，卡斯特尔—贝尔纳克刚吃过晚饭。鲁道尔夫凑到近前对他说道：

“奥利维拉先生想马上见您，先生。他有点不适，而且好像很不安。”

“很好。我随您去。”

服务员们、领班、卡特随后都对报界说，卡斯特尔—贝尔纳克在离开勒泰时满脸疑虑。

他们俩上了戴姆勒车。

几个小时以后，丑闻发生了。

人们还记得那些专栏的大标题：《克拉利奇的奥秘》、《巨富奥利维拉的凶杀案》、《神奇的谋杀案》等等。

人们围着售报亭，围着报贩子。《巴黎新闻》是谈到夜间事件的报纸之

—：

……双重罪行刚刚在克拉利奇引起了骚动。在今天早上八点钟，一位陌生人打电话给旅馆，要求跟奥利维拉先生通话。而富有的巴西人的套房里没有人回应。一位负责去通知奥利维拉先生的特别秘书的用人发现门是锁着的。他反复叫了几遍，只隐隐约约地听到哽咽的呻吟声。于是，克拉利奇分局马上通知了警署，当他们来到后，发现了一个可怕的场面：奥利维拉先生被刺倒在血泊之中，口里还发出嘶哑的喘息声。在他身旁，是很有名气的俱乐部会员，德·卡斯特尔—贝尔纳克子爵大人，他躺在地上，已经失去了知觉。他的头上有一条很宽的伤口。至于奥利维拉先生的秘书，人们看到他躺在自己房间的地板上，被紧紧地捆绑着，而且口里还塞了一些东西。他最初的供词未能给这神秘的惨案的侦破提供什么有用的东西。鲁道尔夫·邦戈——即秘书的名字——按照感觉不适的奥利维拉先生的指令，去他经常光顾的勒泰酒店找德·卡斯特尔—贝尔纳克先生。奥利维拉先生和德·卡斯特尔—贝尔纳克子爵经常在那里会面，而且好像关系很密切。鲁道尔夫·邦戈把子爵接来了。此时已经是子夜过后半个小时左右了，他把来访者带到了奥利维拉先生面前，让这两个人亲切地交谈。他本人在后面的一个小厅里工作了比较长的一段时间。他没有听到任何可疑的动静。凌晨一点半钟刚过不久，就在那两个人谈话的那间房里，有一阵铃声在召唤他。而就在他刚跨进那间屋的房门时，他遭到了一个陌生人的袭击，摔倒在地上，然后被捆起来，被扔回他自己的房间里去了。他拼命挣扎着，居然把绳子挣松开了。但是他随后昏了过去。于是他就什么也不知道了。袭击他的人，他想，应该是一个高大、凶猛的家伙。奥利维拉在警署来人后不久就死去了。至于德·卡斯特尔—贝尔纳克子爵，他还尚未恢复知觉。不过，他似乎不会有什么生命危险。是著名的、受大众爱戴的总探长加尼玛尔领导这次调查的。在被追问时，他只是说偷盗肯定是这一凶杀的目的。

中午时分，《巴黎新闻》的号外出来了。当人们得知奥利维拉案件出现了出人意料的态势和具有急剧的戏剧性的发展时，他们马上就沸腾了起来。但是，当新闻界以大字公布了：“亚森·罗平被抓到了。他是以卡斯特尔—贝尔纳克的名字为掩护的。是他杀害了奥利维拉吗？”这一令人震惊的消息时，这种激情就更加汹涌了。

“是他杀了奥利维拉吗？”这正是加尼玛尔焦躁不安地思索的问题。

“好啦，我亲爱的加尼玛尔，”预审法官福尔默里先生说，“您能肯定您所做的调查是正确的吗？奥利维拉在死前，确实三次说道：‘莫利斯……海外……’”

“我完全可以肯定！医生本人也听到了。而莫利斯，绝对是莫利斯·德·卡斯特尔—贝尔纳克。而且请注意，这一场面是很容易再恢复原状的。两个人肯定发生了争执，奥利维拉出于自卫，用我们在地毯上发现的铜烛台打了罗平。但是还应该考虑到有一个同谋介入了。是谁按响的铃？是谁捆绑了鲁道尔夫·邦戈？最后，又是谁搜查了房间？”

“他们没有找到钱吗？”

“从这一点看，也是迷雾一团。奥利维拉变卖了他的大部分财产。他从荷兰银行提取了六千万法郎以上的支票，而这一切是在不到一个月之内干的。可是，要想拿到这一笔钱，是不可能的。我仔细搜查了这间房子的每一个角落，但一无所获。钱已经不见了！”

“您搜查过罗平在天文台路上的男单身公寓吗？”



“当然。可是在那里，我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东西。用人连同汽车一起失踪了。我们很快会找到他们的。一辆德拉海依车，不可能不被发现！”

“我们能不能怀疑罗平和奥利维拉是遭到被跟踪者的那些神秘的敌人袭击的呢？”

“当然，这只是一种假设。但是我越是深入调查，越觉得是罗平搞的这些阴谋诡计。‘海外’这个由死者讲出的字，不正恰恰证明了罗平是一个海外跨国团伙的头子吗？此外，在勒泰酒店附近，对奥利维拉本人的两次谋杀行动不也令我们生疑吗？奥利维拉担心某些事情的发生，他确实挨了一刀，被刺破了风衣，还挨了一枪。被击中了帽子，那些时候又是谁在场呢？是罗平这个人！这难道是一个奇怪的巧合吗？”

“同意！但是巧合总还是可能的！”

“但是对罗平不适用，法官大人。请您对照一下事实。当女子爵阿斯托尔丢掉她的项链时，罗平，或者如您说的卡斯特尔—贝尔纳克，也在被邀请的人之列。当卡拉西奥里王子在尼斯被洗劫时，陪他玩耍的伙伴又是谁呢？卡斯特尔—贝尔纳克，还是他。是的，请相信我，凶手就是他。”

“他现在怎么样？”

“罗平？其实，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他东拉西扯地说了一些没头没脑的话。头上挨的那一下子让他有点思维混乱了。”

“见鬼！这将无助于我们完成任务。他都说了些什么？”

“他总是在那里东拉西扯，不停地讲一个抽屉，一把钥匙，然后就重复着英卡纳雄的名字。”

“我们去看一看他。”

卡斯特尔—贝尔纳克躺在一张窄床上，他在打瞌睡。在加尼玛尔和预审法官走近时，他吃了一惊，用手捂着捆在头上的厚厚绷带在发抖。他用深邃的眼睛望着加尼玛尔。然后他笑了，叹息道：“英卡纳雄，你将很富有。”突然，他站了起来，焦躁不安地望着空中某一点，在他呆的单人牢房中，大声叫着：“强盗、骗子，你把它藏起来了。嗯！抽屉的钥匙，不过我有，我有的！它是属于我的！”他像个白痴一样地在笑，而涎沫则挂满了他的嘴角。

看守让他睡下去。于是，卡斯特尔—贝尔纳克脸朝着墙，开始低声哭了起来。人们看到他的双肩在耸动着。

“这真可怕。”福尔默里先生说。

两个人出来，走到走廊上。

“如果他不是罗平呢？”预审法官又说道。

加尼玛尔脸色苍白。

“哎呀，不是罗平！可是我敢断定就是他！喂！预审法官先生！不，请不要怀疑这一点！我了解这个罗平！我们既没有他的指纹，也没有他的确切人体尺寸，这是真的！但是我向您发誓，这个无赖绝对骗不了我。我心里有他的相貌特征。”

看守增加了。监狱像一个被包围起来的场地。记者们被严格地隔离开，新闻界的声音却一点点地渗透出来了。调查停步不前了。《巴黎新闻》在一篇措辞激烈、尖刻的文章中嘲讽着加尼玛尔。后者不愿意对外公布亚森·罗平已经疯了。他否认事实，而且多疑、固执。他还担心那些不顾一切地对骗子表现出同情心的公众们的反应。他们会指控警署。他们将谈论第三阶段的事情。而加尼玛尔却茫然不知所措，不停地到卡斯特尔—贝尔纳克呆的单身

牢房里，而后者则在笑，在哭，在不停地重复着同样的话。

“好啦，罗平，你听到我说话了吗？嗯？听着！奥利维拉袭击了你？……是的……他袭击了你……可是回答呀。妈的！你在故意装疯卖傻！但是你骗不过我，我的小家伙！不是对老猴……”

而卡斯特尔—贝尔纳克又低声细语地开始了他那没有抑扬顿挫的老一套：“钥匙，抽屉。我有了。现在，我有了！”

加尼玛尔疲乏不堪地走了出来，他已经精疲力竭，并且疑虑重重了。可是这确实是罗平呀。但是最终他自己也犹豫起来了。囚犯变瘦了，脸颊已经陷下去了。鼻子更加突出了。凭着一时的印象，加尼玛尔认出了罗平，可是他脸部的轮廓已经改变，枕在枕头上的那颗可怜的脑袋上的眼睛也不那么有神了。加尼玛尔焦虑地思索着，而且感到自己的大脑已经不听使唤了。然而，卡斯特尔—贝尔纳克已经伤愈了。他的伤口已经完全愈合了。那么现在该怎么办呢？……

加尼玛尔又耐心地对克拉利奇进行了搜查。

一把钥匙，一只抽屉，见鬼，这并不是很难找到的。但是钥匙是没有任何神奇地方的普普通通的钥匙，抽屉也是没有夹层的。加尼玛尔气疯了。他把鲁道尔夫·邦戈请来，而后者正巴不得要帮警署的忙呢。这个可怜的人感到自己已经受人监视，再也不敢外出了。他把自己关在房子里，要么看书，要么画水彩画。他心烦意乱。他尤其害怕英卡纳雄会来。后者已经得到她的监护人的死讯了。她乘的游船“里约拉普拉塔号”过两天就要在波尔多靠岸了。而神秘仍未被揭开。德拉海依车始终未被发现，安托万仍然在逃。福尔默里先生开始变得慌乱起来。《巴黎新闻》当时同意发表一幅讽刺漫画，上面的一只兔子的侧影与倒霉的加尼玛尔的侧影惊人地相像，一只乌龟的微笑与罗平的完全一样。这是致命的一击。当天晚上，福尔默里先生把加尼玛尔召到了自己的办公室里来。谈话是疾风暴雨式的。

“要把他放出来。”预审法官说，“我们没有起诉他的足够证据。”

“您休想。”加尼玛尔反驳道。

最终还是加尼玛尔想出一个主意，而且是唯一一个能使他们免于争吵的主意。他提出这个主意来并非不带有某种理解。

“法官大人，我们去复原犯罪现场！鲁道尔夫扮演奥利维拉，而罗平，被置于与凶杀夜完全一样的氛围中，或许这样他能够恢复理智。”

这一要求很具诱惑力，但是试验是很难进行的。可是他们不能再等待了！

“好吧！”预审法官答应道。

一切都是在绝密情况下准备就绪的。为了不引起行人的注意，他们决定不使用囚车。当卡斯特尔—贝尔纳克，脸色有点苍白地走到人行道上时，一辆戴姆勒车在等着他。他一言不发地上了车，加尼玛尔坐在了他的身边。在距戴姆勒车几米远的地方，一辆长雷诺车上坐了六名全副武装的警员。两部车子顺利地来到了克拉利奇。夜色降临了。一小时后，他们就位了。卡斯特尔—贝尔纳克被带进了鲁道尔夫呆的房间里，他躺到一张长沙发上。加尼玛尔紧跟在福尔默里先生的后面，他们躲到了一个角落里，躲在别人看不到的地方。警员们守住了所有的出口。卡斯特尔—贝尔纳克非常吃惊地呆坐着。他的眼睛望着家具，却没有盯住他们看。他苍老了，而且显得很疲倦。鲁道尔夫对他说话，但是他没有任何反应。卡斯特尔—贝尔纳克根本就不听他说。卡斯特尔不停地下意识地把双手叉起又松开，很平静，没有要伤人的意思。

可是，当卡斯特尔—贝尔纳克把手伸向红木的办公桌时，加尼玛尔有点失望了。但是，卡斯特尔的动作并没有停止，他马上又恢复了原来的神态：疲惫，顺从。

“真是糟糕！”加尼玛尔紧咬着牙咒骂着，同时向鲁道尔夫示意了一下。

鲁道尔夫站起身来，抓住一个重重的铜烛台，气势汹汹地朝卡斯特尔—贝尔纳克走去。于是，预先安排的袭击发生了。子爵朝对手扑过去，与他扭打成一团。鲁道尔夫按照他接到的指令倒下去，但是他的摔倒没有让卡斯特尔—贝尔纳克安静下来，相反更加激怒了他。他挥着拳头，瞪着双眼，多次听到的那些话从他的口里大喊了出来：“强盗！骗子！我找到了，抽屉的钥匙，我找到了！”说着，卡斯特尔—贝尔纳克扑向办公桌，开始翻着抽屉，动作十分狂乱。加尼玛尔和预审法官踮起脚尖走了过去。卡斯特尔—贝尔纳克忙乎着。他打开盒子，搜索着、翻着、看着，他还不时地以低沉的声调重复着：“我找到了，我找到了。”他终于停了下来，深深地吐出一口怨气来。他的目光再一次地在堆积在他面前的信件、发货票和卡片上浏览着。他拿起一张白纸，把它折成四折，又从文件夹中取出一个旧信封，把纸放到信封里，然后递给加尼玛尔。

“马上把它发出去。”

紧接着，他又马上改变主意道：

“不，把它还给我！”

于是，加尼玛尔耸耸肩，把它还给了他。

低声的抱怨从地板上释放了出来。是鲁道尔夫在动。他装死已经装累了。可是加尼玛尔用手势告诉他保持安静。卡斯特尔—贝尔纳克此时已经朝电话机走去了。

“给我接巴黎残老军人院。”

加尼玛尔和法官高度地注意着，伸长耳朵在听着。

“喂？喂？……一切都完蛋了……”

他挂上电话，打着哈欠叫道：“安托万！”此时，一个警员出现在了门口。

“九点钟开早饭。”

然后，他躺到长沙发上，闭上了双眼。加尼玛尔和福尔默里先生惊愕地互相看着。

“他确实疯了！”加尼玛尔叹息道。于是他粗声大气地请鲁道尔夫起来，让他走了。他气得发疯，都快控制不住自己了。

“那么，我们怎么办呢？”法官问道。

“您还打算让我们做什么呢？我把他带走。”

他扶起卡斯特尔—贝尔纳克，后者顺从地跟他来到了戴姆勒车前。

试验失败了。两部汽车又朝回开向康复中心。

加尼玛尔很扫兴，他心不在焉地看着往来的车辆、断断续续的招牌上的灯光和流动的人群。汽车慢慢朝前开着，摇晃着，好像睡着了的囚犯。加尼玛尔陷入了沉思……突然，在他的身边，爆发出一阵充满青春活力的小伙子的笑声，它把总探长吓得背上阵阵发冷。我的上帝，这种笑声！而且说话声音也发出来了，这是加尼玛尔十分熟悉的嘲笑声。卡斯特尔—贝尔纳克刚刚把捆在他前额上的薄薄绷带解了下来。不可能再有怀疑了。这双灼热的眼睛，这个下巴，尤其是那爱开玩笑的诙谐的表情。

“妈的！”加尼玛尔肯定地说，“亚森·罗平！”

“是的，我的好加尼玛尔。确实是我！对这个小小的恶作剧你有何感想？玩得不错吧，嗯？你把这可怜的罗平关了起来。而且还日夜监视着他，然后，在某天晚上，又把他带走，然后又放了他，仅仅是因为加尼玛尔什么也没弄明白！加尼玛尔给罗平自由了，你是获罗马大奖的最佳人选，不是吗？”

“流氓。”加尼玛尔说。

“好啦！别发火！让我平心静气地搜查奥利维拉的房间，这真是一件大好事。”

加尼玛尔气得不由自主地一抖。

“什么意思？……”

“好啦。不要老是这么摇晃，你知道我头昏。”

于是罗平装成他那白痴的语气，开始叙述起来：“强盗，骗子……你把它藏起来了。嗯！抽屉的钥匙，但是我找到它了，我终于找到它了……”他笑得流出了眼泪。

“流氓。”

“还这样说！至少要讲点礼貌吧。”

他看着加尼玛尔，眼里流露出狡黠。

“请你听好，加尼玛尔：‘一切都完蛋了。’”

“怎么？这是什么意思，‘一切都完蛋了’？”

“这就是说，五分钟后，这位好罗平将获得自由，而且将会非常富有。”

加尼玛尔按捺不住心头的怒火，他朝亚森·罗平扑了过去。其实，并没有发生打斗。加尼玛尔摔到了一边，喘着粗气；而亚森·罗平则把总探长的手枪揣进了自己的口袋里。

“想找麻烦？想跟可怜的罗平来粗的？可是罗平知道警署里并不教你们散打。对你太阳神经丛上挨的这一下子，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加尼玛尔大张着嘴巴，在拼命地呼着气。汽车始终没有声响地向前驶着。司机甚至连头都没有转过来。亚森·罗平突然改变了语气：

“听着，加尼玛尔。你会明白过来的。你很清楚，不是我杀死的这可怜的奥利维拉大傻瓜。我也是在没有防备的情况下被一个家伙击昏了，我知道他是谁。而且他很快要跟我清帐的。他杀害了奥利维拉，还制造了假现场。不错，这个烛台！再稍微重一点，他就会把我结果了。妈的！多么漂亮的一击！就在你到来之时，我刚刚恢复知觉……于是，我先是装死，等着，进而装疯。你知道，我的样子像是昏过去了。这样正好思考问题。‘莫利斯’，那么‘莫利斯’是什么意思呢？奥利维拉变卖了他的财产，这一点我已知道。我有我的小情报机构，这你是知道的。我听到你们在搜查，而这避免了我再浪费时间去搜查。如果钱不在那里，那么会放到哪儿呢？……嗯？加尼玛尔？”

加尼玛尔在亚森·罗平的巨大影响力的操纵下开始思索起来。他忘记了自己所处的境地，急于想知道这个谜底。

“答案就摆在眼前。奥利维拉只能买一件体积小但价值极高的东西，如首饰、钻石或者可能……目标一点点靠近了。那么，我的方案非常简单。警署查封并监视着克拉利奇。那么就无法进入奥利维拉的房间了。如果处在我的位置上，你会怎么做呢？”

加尼玛尔低声抱怨着，而罗平却又朗朗地笑了起来。

“你真笨，加尼玛尔，只需被抓起来，装疯和让人恢复现场进行演示。警署需要罗平。罗平是罪行的唯一见证人，妈的！于是，加尼玛尔一路上小心翼翼地带着罗平，而到了房间后则让他恢复自由了……”

加尼玛尔握紧了双拳。

“……罗平开始心安理得地在守护天神的眼皮底下搜查了。于是他首先从有问题的地方开始。抽屉钥匙的故事，你以为，这不是真的，是跟你们开玩笑，是诱惑你们。可是这一点，确是认真的……”

说着，他从口袋里拿出他曾经交给总探长，后来又要回去的那个信封。

“你曾经有六百万在手上，加尼玛尔。”

加尼玛尔气得发狂。

“你别激动，加尼玛尔。这并不是你的错误，你不是善于观察的人！你看，是的，这儿，邮票。那么，你认不出它来吧，对吗？这些棕榈树，这些小船？毛里求斯岛，一九一一年印制的，是维多利亚女王版。唯一的一枚了，这是家喻户晓的。奥利维拉是从哪儿挖掘出来的呢？我无法知道。他十分谨慎地把它贴——！没有多久——在了一个旧信封上，然后夹在了一个文件夹里了。所有的人都能看到它，确实大家也都看见它了。不错吧，嗯？”

“给我，强盗！”

“你骂人，加尼玛尔？你就是这样酬谢不辞劳苦地给你讲解案情的好罗平吗？……”

“那么‘海外’，这又是什么意思呢？”

“关于这一点，那是另外一回事啦。我以后再向你解释。好吧，明天晚上，行吗？在普瓦蒂埃车站”

加尼玛尔知道罗平是在嘲笑他，他气哼哼地一言不发。罗平朝前车门俯过身去，看了看自己的周围。

“好啦，加尼玛尔，我要跟你说再见了。”

“休想。如果你敢动，我就喊，就叫人。我们后面有六名全副武装的人。你会像一条狗一样地倒下去的。”

“真蠢。那个电话是什么意思呢？”

“什么电话？”

“那么：‘一切都完蛋了……’这是约定的暗号，加尼玛尔。啊！你把它当成是吹牛了。你们都在那里，中止了行动，而我，我却乘机向我就在附近不远的几位朋友发出了信号……”

就在此时，猛地一个急刹车。两辆汽车在戴姆勒的右边碰了车。人们听到了喊叫声、哨声。只一瞬间，加尼玛尔的注意力就被吸引到了大道上。而亚森·罗平则已经到了马路上，枪筒对准了总探长。加尼玛尔朝前面冲过去。但为时已晚。一辆长德拉海依车接住了亚森·罗平，然后马上就消失了。

所有想要找到它的搜寻都是没有结果的。

德拉海依汽车跑得飞快。汽车在大灯的照射下轰隆隆地跑过来，然后又在这两位紧张的男人身后的夜景中消逝。

“再快一点！”罗平说。

安托万在加速。汽车速度表的指针指向了“一百三十”。

“我们会死的，老板。”安托万提醒道。

“你，有可能，可是我会胜利的。”

一阵沉默。

“你真蠢，往克拉利奇打电话。”

“我放不下心来，老板。”

博斯的笔直的宽马路过后便是一条更加曲折蜿蜒的小路。轮胎在转弯时发出刺耳的尖叫声，人行道边的砾石扫射着车轮的挡泥板。

“别减速，妈的！”

“到了博纳瓦尔了，老板。我们很快要穿过它了。”

博纳瓦尔是以一种竞赛的速度穿过的。

夏托丹……克卢埃……方丹……全速运转的发动机发出音乐般的尖厉声。指针慢慢地向“一百五十”滑去。

“如果遇到一个骑自行车的，”安托万想，“那就等着翻跟头吧。”

但是路程很长，路上很荒凉，并且被车灯照射出的飞扬的浮尘笼罩着。右边，一盏红灯亮着，而且越来越显眼。

“是它。”罗平说。

确实是开往波尔多的快车，它是二十三点十五分发车的。

德拉海依猛地加速了。速度表上显示出“一百七十”。渐渐地，它赶上了与它平行向前驶去的火车。亚森·罗平看了一下火车头，尽管它的传动杆在快速地飞舞着，但它还是慢慢地滑向后窗。

“到图尔，我们会有二十分钟的提前量，老板。”安托万说。

巴黎至波尔多的列车的车厢几乎是空的。一位戴眼镜的小老头在头等车厢的走道上穿行，他不知该选择哪一间包厢。最后他在一间亮着灯的包厢前停下来，看到里面有位旅客在打瞌睡，便走了进去。火车朝普瓦蒂埃驶去。圣皮埃尔—科乐的灯火在远处闪动着，车轮与钢轨有节奏地撞击着。小老头坐了下来，观察着他的旅伴。如果从尖尖的胡子和领带来看，他很像个演员。此外，人们还能看到，一只平得像是画家们用来放颜料的小手提箱被他用来充作扶手。

“先生，您知道几点钟到波尔多吗？”

被问到的画家咕哝了几个字，然后又闭上了眼睛。小老头也不再坚持。他从口袋里抽出一张报纸，然后把它展开。上面出现了醒目的大标题：《亚森·罗平逃跑了》。小老头低声地念了起来：

“……亚森·罗平在逃跑前，向总探长加尼玛尔揭露了重要的情况。他没有杀奥利维拉，而且还提供了袭击他的人的特征……”

旅行者俯身向前，突然对此产生了兴趣。

“找到凶手了吗？”

“还没有。”小老头回答道，“不过我跟您说，找出他来是不难的。”

“我对这个案子没太注意。”这个人又说，“不过我觉得，如果亚森·罗平是清白的，那就一定是他的用人是凶手，这个安托万是在逃的……”

“可是我，”小老头说，“我不同意您的看法。如果安托万把他的主人打昏，那他随后就不会再帮他逃走。因为肯定是亚森·罗平坐着安托万驾的车逃掉的。”

“您这样认为？”

“这是无可争辩的。”

小老头如此肯定地确认，使得画家都不想再去辩驳了。

“那么您怎么解释这桩凶杀案呢？”

“这个推理有点……个人的浅见吧。我向您解释一下，您会看到它是站

得住脚的。奥利维拉，您知道，他变卖了大部分家产。为什么呢？他有一个未成年的被监护人，美丽的英卡纳雄，她很快就到二十一岁了。人们是否可以将这两件事对照起来看呢？您开始明白了……成年，是人们支配自己财产的年龄，也是监护人必须将财产归还被监护人的年龄……”

画家特别关注起来，特别认真地听着这位小个子的老先生的论证。

“假设奥利维拉不打算归还财产，他就会让他周围的人知道，他是受了威胁才来的欧洲。他卖掉财产，准备销声匿迹。”

“可是您又怎么解释在勒泰附近他曾两次做为袭击的目标呢？”

小老头笑了起来。

“这正是我要等待的东西。那么，既然报界从未谈及过这两次谋杀，请问您是怎么知道奥利维拉遭到袭击了的？只有一个人知道：鲁道尔夫·邦戈……好啦，摘下您的胡子吧，我亲爱的朋友。”

惊慌失措的鲁道尔夫·邦戈不由自主地听从了。

“那么您，”他结结巴巴地问道，“您是怎么知道这些细节的呢？”

“这两次谋杀，是我事先安排的……”

“那么您……您是……亚森？……”

“好啦，说吧。你太浪费时间了，鲁道尔夫！”

于是，小老头直起身子，现在他的身材已经与他的对手一样高大了。

“那么，你还不知道我想取得你老板的信任吗？要知道他的阴谋策划，一定要通过某种方式让他信任……我选择了另一种方式。那么您，你不能告诉我谁把我打昏的吗？会不会是某个鲁道尔夫·邦戈呢？”

这个人的脸马上变成了铅灰色。但他反驳着：

“可是我也被捆在了我的房间里。我又怎么可能？……”

“捆住了？……不太紧吧，嗯？是的，我知道的！你说你也遭了袭击，而好心的加尼玛尔又正巧打断了你的陈述。我当时在场，在地板上。我都听到了……用一卷绳子缠绕起来是很容易的！但是跟我就别来这些把戏了！在地板上，人们一定能学到许多东西的。因为当我在你鼻子底下扒窃那美丽的毛里求斯岛时，你在地板上也摆出了一副神气十足的样子，对吧？而你并没有开玩笑！”

鲁道尔夫·邦戈满头汗水，紧咬着牙关，不再往外吐一个字。

“你也想偷走它？也许，先生是集邮家？……这并不妨碍你同时看上了珍珠。你把珍珠放哪儿啦？……”

邦戈猛地一惊。

“可是我不知道……我一无所知……我从来没见过珍珠！”

“那么你的老板准备在被监护人二十一周岁时给她的那串项链呢？敢说你不知道它在哪儿？”

“我向您保证。”

“撒谎。它在这儿，在你的行李里面。好啦，你把我当成什么人啦？”

“您找不到它！它藏的地方，任何人都找不到！”

“傻小子！我知道你不会把它戴在衬衣里面，然后下面再挂上个心形坠儿的。不过项链是可以断开的。珍珠并不难藏起来。为什么鲁道尔夫·邦戈先生要装扮成画家呢？显然是为了可以随处带着一箱颜料所创造的一种最自然的氛围。”

鲁道尔夫朝他的箱子挪动了一下身体。

“没有必要，我不会从你那儿把它拿过来的。我知道一切，莫利斯……海外……那么，我们知道莫利斯是什么意思了。‘海外’表示，我想，一管颜料。狡猾的奥利维拉在他的颜料管上做了手脚，并且把珍珠藏在了里面。最大的那一粒，也是最值钱的那一粒，肯定在‘海外’那一管里。对吧？……”邦戈的态度说明了问题。

“您要怎么样？”他喃喃着，“我没有杀奥利维拉，我向您发誓。”

“流氓。”罗平喊道，“我当然知道你没有杀他，因为你才是奥利维拉。”

罗平刚好躲过了一击。这个人投过来的匕首的尖部深扎在细木护壁板上，还在抖动着。他们互相拼命地扭作一团，双双滚到了凳子下面。他们甚至都不知道已经到了夏特罗。车轮在道岔上撞击着，列车轰隆隆地全速开过了车站。外面的光很快闪过，接着就消失了。两个人始终打斗着。亚森·罗平给他的对手来了一个令其惊慌失措的软功。突然，嘶哑的喘息声响了起来。罗平一只膝盖跪在地上，在用手擦着额头。

“好啦，我的男子汉，你并不懂用手指点颈动脉吧？其实，这是小孩子把戏……”

可是罗平发现对方没听他的。他已经昏过去了。于是罗平马上行动起来……

加尼玛尔焦急不安地在普瓦蒂埃车站月台上踱着步子。他到处安插了警员。跟这个魔鬼罗平打交道，再怎么做过也不过分。几个小时前收到的电报把他召到了普瓦蒂埃来。他又读了一遍电报，愤怒与不安交织在一起：

请加尼玛尔于五点二十五分到普瓦蒂埃来押解凶手。卡斯特尔—贝尔纳克。

不管怎样，加尼玛尔还是来了，并且决定要挽回前一天的败局。罗平这一次休想逃出他的手心。他要让人知道，嘲讽老加尼玛尔是没有不受制裁的。哈！骗子已经赢了第一局！但是加尼玛尔给他的接待将够他记一辈子的！不过他停止了自言自语，因为火车已经到了！加尼玛尔盯住了每一个车门，每一个亮灯的包厢。已经有几位旅客下车了。没有罗平！他朝手下的一个人看了一眼，后者便匆匆朝站长办公室走去了。他正准备跨上第一节车厢去检查整列车厢时，看到车上的检票员朝他跑了过来。

“快，先生。快！有一个旅客昏倒了，在头等车厢。他被捆绑着。这是一次谋杀。”

“妈的！”加尼玛尔骂道。

于是他朝检票员指的方向跑去。确实，有一位旅客昏倒了，在头等车厢，是鲁道尔夫·邦戈。在他西装上衣内侧，别着一封信。信封上的字很简单：车站交货，除了……邮票。

加尼玛尔把牙咬得嘎嘎响，蓦地，一个想法在他的脑海中闪现。为什么检票员要来找他？没有人知道加尼玛尔在普瓦蒂埃。他朝出口处跑去。

“梅兰，带上两个人，抓住检票员。”

由于警员茫然地瞪着眼睛望他，加尼玛尔气得发疯地吼道：

“是他，是亚森·罗平。”

一个小时过后，他们仍在搜寻神奇的检票员。一位铁路职员说他看到有个人从车灯修理室走出去了。他的样子与加尼玛尔提供的相同，但是要放弃追踪了。

“好在，”加尼玛尔在想，“我还抓住了鲁道尔夫·邦戈。”



于是他展开了罗平的信。

我亲爱的加尼玛尔：

很遗憾，我不能亲口向您解释奥利维拉案件了。但是公事总归是公事，而我必须乘一百四十七次车返回巴黎。检票员这个职业并不总是那么有趣的。有趣的是，我将把最差劲的一个托付给您！因为鲁道尔夫·邦戈不是鲁道尔夫·邦戈，而是奥利维拉本人。这位可怜的先人，他想掠光受监护人，而且还想消灭掉她，才扮成自己的秘书的。是不幸的邦戈在勒泰花天酒地的。奥利维拉希望人们把注意力集中到邦戈身上，然后杀掉自己的秘书，自己销声匿迹。既然大家都认为邦戈是奥利维拉，那么奥利维拉只需借他人之名即可重新安排自己的生活并心安理得地享受他从受监护人处掠来的财富了。您知道奥利维拉在他的住所怎么引诱我，和怎样让一位连一个苍蝇都不愿伤害的可怜的年轻人放松警惕的吗。可是奥利维拉犯了一个错误，他没想到邦戈很爱英卡纳雄，不知道邦戈在监视他，而且还知道了有邮票和珍珠之事。邦戈的最后几句话就是指控的话。我觉得自己有点像邦戈的遗嘱执行人。我替他报了仇，剩下的就是娶英卡纳雄了。那么让你的良心，还有我的良心，亲爱的加尼玛尔，有个安慰吧。

永生永世！

亚森·罗平

一个月后，《费加罗报》在国际版上刊登了一篇有边框的小短文：

我们获悉，英卡纳雄·德·卡波德小姐与莫利斯·德·卡斯特尔—贝尔纳克子爵大人喜结良缘。人们不会忘记几周前子爵被猜疑的那场误会。他被当做亚森·罗平遭逮捕，尔后又不可思议的情况下逃脱了。随后，他毫不费力地证明了自己的清白无辜，并且建立起了极好的声誉。

献上我们对年轻夫妇的最美好的祝愿！

# 亚森·罗平的巨大财富

傅佳译

## 一 波尔·希奈尔

吉姆·马克·阿莱米，美国最大的犯罪学报纸《警探报》的创始人和总经理，在下午将要下班时，刚刚走进编辑部大厅。他被几位同事围绕着，在向他们谈着自己的意见——当然这意见还不是很成熟，是有关前一天对三个小孩子犯下的可恶的罪行，以及在这种特殊情况下激起的公众的舆论的，他马上把它命名为“三胞兄弟的被残杀”。

就在对所有的儿童犯罪，尤其是前一天的重罪做完评论的几分钟后，吉姆·马克·阿莱米转身对混在编辑中认真听他说话的他的秘书帕特里希娅·约翰斯顿说道：

“帕特里希娅，现在是发信的时候啦。所有要签字的信都准备好了吗？请您到我办公室来，好吗？”

“都准备好了，先生……可是……”

帕特里希娅停了下来。她竖起耳朵在听一种奇怪的声音，同时结束道：

“……您的办公室里有人，马克·阿莱米先生！”

总经理耸了耸肩。

“我办公室里有人？这不可能！通向候见厅的门已经用插销锁起来了。”

“可是您的特别出入口呢，先生？”

阿莱米笑着从口袋里取出一把钥匙。

“钥匙从来不离我的身，它就在这儿。您在说梦话，帕特里希娅……好啦，我们去工作吧……请您原谅，弗尔德，让您久等了！”

他十分亲切地把手放在了他的一位助手的肩上，后者不是他的一位编辑，但是是他的一位私人朋友。弗尔德几乎每天都要到报社来看他。

“请您随意，吉姆·阿莱米。”法律界人士和律师弗雷德里克·弗尔德说，“我并不急，我知道发信的时候是什么意思。”

“那好吧。”马克·阿莱米说，“再见，先生们，明天见，尽量多地搜集犯罪的资料。”

他点了一下头，向同事们告辞，后面跟着他的秘书和弗雷德里克·弗尔德。他走出编辑部大厅，穿过一条走廊，打开了他的经理办公室的门。

宽敞的房间装饰得很豪华，里面空无一人。

“您看，帕特里希娅。这儿根本没有人。”

“是的，”女秘书回答说，“可是您查看一下，先生，这扇门原来还是关着的，现在却已经打开了。”

她指了一下办公室的一扇通往更小一点的里面有保险柜的房子的门。

“帕特里希娅，从这个保险柜到通向外街的我有时走的秘密出口，有两百米长的走廊和楼梯，其间有十三个门和五个插了插销、上了锁头的栅栏门。没有人能使用这条通道。”

帕特里希娅思索了一下，她那两道细眉轻轻地皱了一下。这是一位身材苗条的高个子年轻女人，步履匀称、轻柔，一看便知道是坚持体育活动的人。她的脸部有点不规则，或许是有点短的缘故，没有那种古典美，但是脸上的

神色很自然，有一种未经修饰的、好像是透明的纯情，一张清秀端正的大嘴巴，红红的嘴唇，闪现出整齐的皓齿，宽宽的、聪明的额头被金黄色的头发遮掩着，特别是那双长长的丹凤眼，灰绿色的眸子，嵌在长长的黑睫毛下，一种无法比拟的自然美。当帕特里希娅严肃时，又表现出一种深沉的、近乎神秘的美；可是当她确实十分高兴时，则表现出的是一种轻佻的和带点孩子气的美。她充分地表现出健康、身体与精神的和谐与活力，以及对生活的情趣。她是那种不骗人和不失望的女人中的一员，她对任何人都表示出同情和信任，并总能激起他人的友谊和爱慕之情。

出于她在马克·阿莱米身边渐渐养成的习惯——它已经成为了一种条件反射，她朝屋内的各个角落浏览了一遍，以确保她曾经整理好的东西没有被人动过。

一个细节使她大吃一惊。

在办公桌上放着的一本记事簿上，她倒着看到了用铅笔写的两个字。一个是一个人的名字：波尔。另一个，她辨认得不是那么轻松，是一个人的姓：希奈尔。那么，是波尔·希奈尔。这是指的一个女人。

帕特里希娅十分清楚马克·阿莱米的严肃、正派的作风，他绝不允许一个女人到他呆的地方来，而且也绝不会把她的姓名公开地写在自己的经理办公室里。

那么，波尔·希奈尔表示什么呢？

马克·阿莱米看着她，微笑着说：

“真及时，帕特里希娅，什么也逃不过您的眼睛。但是解释是很简单的：这是一本法文小说的标题，是一位翻译今天送给我的，我比较喜欢。波尔·希奈尔是女主人公的名字。法文的书名更富刺激性：《道德败坏的波尔》。

帕特里希娅有种感觉，她认为马克·阿莱米没有说出真正的解释。可是她又怎么能要求另外的解释和说明呢？

此时，电灯突然熄灭了，他们都置身在黑暗之中，她的思路也随即被打断了。

“请不用动，先生，是保险丝烧熔了。我知道。我去处理一下。”帕特里希娅说。

她摸索着来到了马克·阿莱米办公室前面的那间候见室，它朝向经理室专用楼梯的三楼楼梯平台。底层的电灯还在亮着，在黑暗中放出辐射的光。在堆放杂物的一间狭窄的小屋里，年轻女人取出一架轻便的双脚六级梯子，把它展开，靠墙放好。她爬上去，但同时又隐约听到从某个黑暗角落传来的微弱的声音，突然，她的心里生出了一种恐惧……

他在这儿。她毫不怀疑这一点。他在这儿，躲在昏暗之中，随时准备像窥视着猎物的猛兽一样对她发起攻击……

这是一个神秘的、可疑的和危险的人。她从来没有见过他，但是她知道他的存在。她知道他是马克·阿莱米的特别秘书，是一位从不露面的秘书，也是他的一个保镖、一个侦探、一个管家、一个干所有机密事和杂务的人，一个神奇的人，阴险的人、危险的人、阴郁的人。帕特里希娅始终在担心他会在她的身边出现，对她馋涎欲滴。他令她坐立不安，有时候，尽管她很勇敢，但她还是心惊胆战。

她站在梯子上，心在怦怦地跳，她在认真地听着……不，没有什么？……她肯定是自己弄错了……她努力控制住自己的感情，尽力微笑着又开始了自

自己的工作。

她取下保险，抽下断了的保险丝，安上一条新的，把短路问题解决了。光明又回来了，它从磨砂灯泡的玻璃后面射了出来。

此时，袭击也发生了。躲在阴暗处的人正巧出现在帕特里希娅的下面。两只有力的大手紧紧抓住了年轻女人的膝头。在差不多要失去知觉的情况下，帕特里希娅在梯子上摇晃起来，但是她喊不出一声来，接着就滑落了下来，落进了下面张开的双臂之中。下面的人紧紧抱住她，就势把她按到了地板上。她无声无息地躺到了地上。

帕特里希娅知道袭击她的这个人是个大块头，而且还有一股子蛮劲。她几乎是马上做出的反应，她在抗争，但是这是徒劳的。她紧紧地被对方抱着，像一头被战败的猎物一样，根本就动弹不得。

这个人一面紧紧地抓住她，一面在她的耳朵边悄悄地说：

“不要反抗，帕特里希娅，有什么用呢？也别喊叫！……老马克·阿莱米会听到的，而当他看到你倒在我的怀中时，他该怎么想呢？他会以为是我们的默契。他可能是对的。我们生来，我和你，就是要默契的。我们两个人都愿意让我们的欲望得到满足，挣钱、赢得权力，而且是越快越好。可是你在浪费时间，帕特里希娅。绝不会因为你是阿莱米儿子的情妇就可以得到些什么。小阿莱米只不过是一个傻小子，一个无所做为的人。至于老的，他也差不多是属于这一类的。此外，他正在跟他的朋友弗尔德，一个像他一样的人，在一起安排一桩大买卖……是的……他正在为此而操劳。帕特里希娅，如果我们会运作，我和你，早在六个月前，《警探报》也就落入我们的手中了。那么我们两个人可以从中得到美元，美元，成千上万的美元呀！预订费、广告费、丑闻、敲诈勒索，里面应有尽有。但是，需要懂得驾驭它们。而我是谙熟此道的！但是，我很爱你，帕特里希娅。这既是我的力量所在，又是我懦弱的一面。为帮助我成为主人，成为无所不能的主人，你将与我共同承担罪恶和共同分享胜利！我们两个人，我们来统治这个世界！你懂的，对吧？你接受吗？”

她喃喃着，十分慌乱地说：

“放开我……马上放开我。我们以后再谈这些东西……另外选个时间。当我们不会被人听到，不会引起注意……”

“那么，我总需要我们这一默契的印证……你就发发善心吧……做一次爱，然后我就放了你。”

帕特里希娅十分慌乱。这个人酒气冲天。她想象着他那张丑脸贴近她的脸时的情景。他那激动得发热的嘴唇在她的脖子上和脸上狂吻的同时，还在搜寻她那摇来晃去的嘴唇……于是同样的声音又在她的耳边响了起来：

“我爱你，帕特里希娅。你懂得吗，爱情可以把我和你，我们能够生成的同盟变得倍加牢固的。两个阿莱米，他们都是些无能之辈，是傀儡……而我，我想象到的，我知道的是你曾经展现出来的所有激情和欲望。爱我吧，帕特里希娅。这个世界上绝没有另外一个人有我这种水平，有我这种智力，他们既没有我的意志，也没有我的毅力。啊！你气馁了，帕特里希娅，你听我说，你心慌意乱了……”

他说对了。尽管她反抗和恶心，她感到了惶恐不安，和一种奇怪的眩晕，而这些就带着她走向了最可怕的结局……

这个人阴晦地冷笑着。

“好啦，你同意啦，帕特里希娅……你不能再反抗了。你已经如临深渊了。可怜的小美人，不要以为你是一个女人，不要这样以为！……在我面前，所有的人都会表现得惶恐不安和苦恼的。我的意愿决定一切，它可以推倒所有障碍，粉碎它们……而当我把命运掌握到我的手中之时，我们差不多会是幸福的，对吧。承认这一点……而且不要害怕。我并不是恶人，尽管我的同志和我的敌人——朋友，我是没有的——把我叫做‘暴徒’……‘野人’、‘死敌’、‘凶狠的人’……”

帕特里希娅彻底垮了。那么谁又能来救她呢？

突然，那双无情的大手松开了。野人抱怨着，为难以忍受的痛苦抱怨着。

“谁？你是谁？”他痛苦地呻吟着。

一个低沉和嘲讽的声音回答道：

“一位绅士，弗尔德先生的司机和朋友。他相信我，让我驾车送他去长岛，他应该到他父母那里去吃晚饭……也许还在那里过夜。那么，你明白啦？当我听到你发表演讲时，恰好是路过这里。你说得很好，野人。只是，当你自称是凌驾于一切人之上时，你就大错特错了。”

“我没有错。”对方大声吼了起来。

“错了。你有一个主人。”

“一个主子，我？……说出他的姓名来……一个主子，我？……”

那就只能是亚森·罗平。或许你就是亚森·罗平？”

“我是只发问而不许别人问的人。”

对方思索了一下。他用已经变了调的声音低声咕哝道：

“总之，为什么不可能呢？我知道他正在纽约，而且正在跟阿莱米、弗尔德和公司在耍弄我不清楚的小诡计。而这样拧胳膊就是他的绝招。这是他战胜最凶猛的敌人的绝活……那么，你就是罗平啦？”

“你别去管这些。不管是不是罗平，我既然是你的头儿，你就得听命于我。”

“我，听话？你是个疯子吧。不管你是不是罗平，我的所做所为与你无关！弗尔德在阿莱米的办公室里。到那儿去找他们吧。给我滚开！”

“首先，放开这个女人！然后滚蛋！”

“不！……”

“不！……”

于是，一只大手又狠狠地落到了帕特里希娅的身上。

“不？！……那就活该你倒霉了！我又要来了。”

野人发出了更加惶恐和痛苦的呻吟，好像有人在要他的命似的。他的双臂垂了下来。他像一个脱臼的木偶一样，在地上打着滚。

解救帕特里希娅的这位神奇人物帮助她起了身。她靠着她站着，还在气喘吁吁地发着抖，口里咕哝着：

“小心一点！这个人很危险。”

“您认识他吗？”

“我不知道他的名字。我也从来没有见到过他。但是他跟踪我，我非常害怕他。”

“当您有危险时，您就叫我。只要我能听到您的声音，我一定会来保护您的。拿着，请接受我给您的这只小银哨子，这是一只施了魔法的小哨子，我在很远的地方都能听到它的声音……在危险的时候，您就不停地吹它。我

会来的……而且绝不耽搁。您要当心这个野人。他是强盗中最凶残的一个。我的职责是马上把他交给司法部门。可是我们忽略了这一类的职责……这是绝对错误的。”

他弯下柔软的腰身，俊秀的脸上挂着极有修养的微笑，他很得体、很有礼貌地吻了一下帕特里希娅的手。

“您真的是亚森·罗平吗？”她轻声问道，同时试图看清他的面孔。

“这对您并不重要！您难道不愿意接受他的保护吗？”

“，愿意，不过我想知道……”

“无谓的好奇心理。”

她没有坚持，而是转身进了《警探报》的总经理办公室，然后对自己这么久离开表示了歉意，说自己是因为有点不舒服。

“现在好啦，对吧？”马克·阿莱米十分关切地问道。“是的，我看您的脸色已经恢复过来了。”

于是他以另一副腔调说：

“我们可能要认真谈一下。我有很严肃的事情要对您说。”

在这十分友好的命令面前，心绪不宁的帕特里希娅变得清醒了，镇定了。她坐在了马克·阿莱米指给她的一张扶手椅里，望着他，等着他的下文。在短暂的静默之后，他接着说道：

“帕特里希娅，从您进这间公司至今，已经有十二年了，您在所有的下属部门都已经干过了。您知道我为什么在五年前，选了您担任经理部的秘书吗？”

“无疑是因为您认为我为人正派、正直，先生。”

“那是自然的，可是并非只是您一个人如此呀。还有其它的理由。”

“我能问您是些什么理由吗？”

“首先，您很美。而我又爱美。如果我在我的朋友弗尔德面前这样说的话，您不要感到不快。我对他无秘密可言。另外，您生活中有一段悲剧，是我一直关注的悲剧。我的那个儿子，亨利，利用了您的处境艰难，溜到了您的身边。您当时很年轻，对生活很陌生。他答应您要娶您。您并不懂得反抗，于是他诱骗了您。随后他又抛弃了您，认为只要给您一笔钱就跟您两讫了，当然，您拒绝了。然后，他娶了一位有钱的姑娘，而且还有很硬的关系。”

帕特里希娅满脸羞红，用双手遮着脸，低声说道：

“请不要再往下说了，阿莱米先生。我为自己的过错感到羞愧！我本想自杀的……”

“您要自杀？就因为一个年轻的无耻之徒玩弄了您！”

“别这样说您的儿子。我求您……”

“您还在爱着他？”

“不。但我原谅了他。”

阿莱米做了一个猛烈的动作。

“可我，我没有原谅。错误是归在我儿子身上的！……所以我把您作为一名合作者召到了我的身边。”

“在您的眼里这是一种补偿吧？”

“是的。”

帕特里希娅朝他抬起头来，面对面去望着他。

“如果我早知道如此，我早就拒绝了，就像拒绝您的儿子给我的钱一

样。”她十分痛苦地说。

“那您怎么过活呢？”

“像我曾经做过的那样，先生，靠做工……工作到下班离开这里后，晚上，再到另外一个地方工作到早上，来上班之前，再去第三家公司做些抄誊工作。世界上没有身体好又勇敢的人活不下去的，感谢上帝。靠自己的劳动！”

阿莱米皱起了眉头。

“您太傲气十足了。”

“很傲气，这是真的。”

“而且还雄心勃勃。”

“是的。”她十分镇定地回答道。

又出现了一小会儿沉默，然后《警探报》的总经理继续说：

“刚才，我在这张办公桌上看到了您的一篇关于我们曾在编辑部谈过的，就在昨天发生的杀害三胞兄弟的这件恐怖凶杀案的文章。

帕特里希娅改变了脸色和声调，她是评论方面的新手。

“您曾耐心地读过它啦，先生？”

“是的。”

“您认为合意吗？”

总经理点了点头。

“您所写的这件凶杀案中，关于挑起此案的动机，关于您认为是罪犯的那个人多半是正确的。不管怎么说是有创意的，而且很合逻辑。您表现出了真正的判别力和想象力。”

“那么，您会发表它啦？”十分欣喜的年轻女人问道。

“不。”

她吃了一惊。

“为什么，先生？”她问道。她的声音都有点变了。

“因为它不适合！”

“不适合？可是您刚才说……”

“作为文章发表不适合，是的。”阿莱米解释道，“您知道吧，小姐，在我的眼里，一篇关于凶杀案的报道的价值不在于它出版发行的数量、它包含的暗示和实情。这只是一种使所有东西得以曝光的方法。”

“我听不太懂。”帕特里希娅说。

“您会明白的。假设……”

他停了下来。毫无疑问，他很后悔自己不得不做出解释。但他还是简略地阐述了一下。

“假设我马克·阿莱米本人被牵涉到某件神秘的事件中，而且不能自拔地被人在这个夜晚杀掉了。那么，当局势令您承担起叙述这一复杂事件的任务时，您的叙述必须要突出我们现在进行的这次会晤，而且还要赋予这次会晤以哀婉动人的色彩，让读者从中感觉到令人生畏的结局的端倪。要让强烈的感受不断地加强，直到最后一行行文的结束。记者和小说家的全部技巧就在于准备悲惨事件，编导这一悲惨事件，指出它的曲折和它的高潮，并且让这一切马上把读者吸引住。被什么东西所吸引？我无法告诉您这一点。这是天赋的奥秘。如果您本身没有用这种神秘地由裙子或女紧身衣构成的词语去吸引读者的天赋的话，那么就没有小说，也不可能产生文章。您明白了吗，帕特里希娅·约翰斯顿？”

“我懂，先生，首先我应该像个见习生一样地工作和学习。”

“正是这样。在您的文章中有好的要素，但却是由一个学校的小姑娘表达出来的，结果没有一点价值，没有击中要害。把它重新写一下，再写一些其它的。我再读一读它们……再否认它们，直到您以好的艺术手法写出一篇好的文章来。”

然后，他又笑着说：

“我但愿它不是关于我的题材，也不是有关我的犯罪案件的曝光。”

帕特里希娅不安地望着他，突然以一种令男人倾倒的声音对在其身边工作过多年的这个人说道：

“您不用惊慌不安，先生。难道您真的能预见？……”

“没有，绝对没有什么……但是我的报纸的本身特性使我与一个比较特别的社会发生了关系，我们发表的某些文章又给我制造了仇恨和报应。这就是所谓的职业上的风险。我们别再谈它了。谈谈您吧，帕特里希娅。我们来谈一下您的现状，再谈一谈您的将来。您帮了我很大的忙。为了让您在生活方面有可靠的物质保障，和使您今后一切如意，我签了一张两千美元的支票，您去出纳处领取吧。”

“这太多啦，先生。”

“太少了，这是考虑到您的能力和您今后将要为我做的。”

“可是，如果我失败了呢？”

“这是不可能的。”

“您竟如此地相信我。”

“比这还要甚！我对您是绝对地相信的。我愿意与您敞开心扉进行交谈，而且是很隐秘的话题。帕特里希娅，您看，男人到了某个年龄时，他是需要更强烈的感受、更广泛和更复杂的激情的。我们已经到了这个阶段，我的朋友弗尔德和我本人，而为了在我们的体内制造出一种新的、强烈的兴趣，它往往是千篇一律的，我们已经着手一项巨大的、全新的和有诱惑力的事业，而这需要我们全部的经验、全部的能动性，又可以同时满足我们的好斗本能和对高尚品德的关注。我们要达到的目的是伟大的、是与我们的遭邪恶反对的严格的老清教徒的思想深处相一致的，无论它们是如何表现它的。不久，我会让您知道这一事业的真实情况，帕特里希娅，因为您将正直、正派地参加到我们的充满激情的斗争之中。弗尔德和我为了实施我们的计划，很快就会到法国去。您将与我们同行。我习惯了您的服务、您的忠诚的合作，并且您的在场对我来说，比任何时候都变得更加不可缺少了。这将是，如果您愿意的话，我们的一次旅行……一次我们的旅行……”

他迟疑着，十分局促不安，不知道该如何结束自己的话，或者更确切地说，不敢结束自己的话。他把年轻女人的两只手握在了自己的手中，差不多是羞怯地，压低了声音说道：

“我们的蜜月旅行，帕特里希娅。”

帕特里希娅惊呆了，她在怀疑自己是否听对了。这样的—一个要求，事先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是如此地出乎意料，又如此地感人至深，但又是如此地笨拙、鲁莽和严肃。她受到的感动和由此引起的自豪，致使她无法控制住自己的泪水。她投入了老人的怀抱。

“谢谢……，谢谢！……这使我重新获得了尊严！可是我怎么能接受呢，先生？您的儿子夹在了我们中间呀。”她说完这句话，便转过脸去。



他皱起了眉头。

“我的儿子是按照他的意愿生活的，我愿意按我的心意生活。”

她满脸羞红，十分为难地轻声说道：

“还有一件事您不知道，我看得出，阿莱米先生。我有一个孩子……”

他吃了一惊。

“一个孩子！”

“是的！亨利的一个孩子，我非常爱的儿子，一个我要为他奉献一生的儿子。他叫罗多尔夫……他像爱情一样美……他对人很亲热，又很聪明……”

“那是我的血脉啦？我儿子的儿子也是我的儿子，这不是很自然吗？”

“不，这不自然，”弗雷德里克·弗尔德插话道，“冷静一点。他太激动了，无法控制自己了。”

阿莱米转过脸来对着他，神情忧郁地说：

“那么，按您的意思，弗尔德，我只有放弃啦？……”

“放弃？……我不这么说……但是请认真想一想，冷静理智地分析一下这非同寻常的形势……这一情况无疑将会为世人所知……而且会被认为是您的一个懦弱和不道德的行为。”

马克·阿莱米认真地想了一会儿。

“好吧，”最终他违心地说，“让时间去修补它吧。它总是为爱它的人们尽力的。无论如何，帕特里希娅，”他补充道，“所有这些丝毫也不应该影响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日常合作。我们对此无异议，对吧？”

年轻女人看到被失去她的想法而折磨得十分痛苦的老人的不安，她又被深深地打动了。

“完全同意，阿莱米先生。”她回答说。

《警探报》的总经理拉开一只抽屉，从里面取出一个藏在深处的信封，他在上面写了年轻女人的名字，对她说：

“这个信封里有我给您写的一个材料。您要在六个月之后，即九月五日才能打开它看，您要完全按照里面的指示行事，从现在起，我就把它交给您。随时把它带在身上，要须臾不离。或者就把这个信封放到一个绝对安全的地方。别让任何人知道！任何人！……”

帕特里希娅接过信封，朝马克·阿莱米探过身去，同时伸出额头接受他的吻。她又朝老弗尔德伸过热情的手，然后一面说着下面的话，一面退了出来：

“明天见，老板……明天见……而且是天天见……”

她穿过了候见厅。马克·阿莱米和弗尔德紧跟在她的身后。走到楼梯平台时，他们看到在他们下面，在一层和二层之间，两个男人，一个紧随另一个，在下楼。走在后面的那个人高高的个头、宽肩膀，样子很笨拙，偷偷摸摸又惴惴不安地走着，像是要抓住另外那个并非诡诈的人。他赶上了他，突然举起了握着雪亮的刀的右手。帕特里希娅真想大叫起来！但她窒息得喊不出来了。手落了下去。但是，就在这凶器要刺到后背的同一瞬间，受攻击的人俯下身去，抓住了袭击他的那个人的两条腿，以一种摧枯拉朽之力把他抡了起来，越过楼梯扶手，把他扔到了楼梯间。袭击者被重重地摔到了二楼，又朝前冲了几步，发出痛苦的呻吟。

《警探报》的总经理发出了一阵大笑。

“您有什么好笑的，阿莱米先生？”帕特里希娅不解地问道。“是您的

秘书干的坏事，是您的心腹。”

“对他是多么好的教训呀。”老人十分满意地回答道，“野人是个这么可恨的歹徒！大家的头号敌人。再有一秒钟，他就要刺中他的同伴了。一个粗野的人，这个家伙。但他对我来说并非完全陌生……对您呢，弗尔德？”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弗尔德简洁地回答道。

两个朋友又回到了楼上。马克·阿莱米把浅黄褐色的大皮公文包忘在了他的办公桌上，那里面可是装着与伟大的计划息息相关的所有资料呀。

当继续朝下走的帕特里希娅来到楼梯底下时，两位打斗的人已经消失了。

“真遗憾。”她想，“我很想再看一看那个肯定是亚森·罗平的人。”

她走出大楼，同时在强行控制自己的不安情绪。大自然令她心里好过了许多。大街上人群稀落，在晚上，路灯已经亮了起来。年轻女人朝右拐去，坐到了一个比较宁静的小广场上。她需要认真地思考一下。她对自己在新闻方面初次尝试的失败感到沮丧，但是从她老板对她说的同情、鼓励的话中和从对她充满信任、对她的未来充满信心的话中，她又感到极大的安慰……而这次他向她提出了结婚的要求，这对她来说标志着对过去的宽恕，它使她高大和纯洁了。

帕特里希娅出身孤女，被一位并不爱她而且对她漠不关心的老太婆亲戚违心地收养，她的童年是酸楚和孤独的，她所有的童稚和热情都被残酷地扼杀了。她是在期待着尽快独立之中长大的。她在亲戚死时就结束了自己的学业，当时她的亲戚留给她的只是够几星期生计的东西。但是帕特里希娅非常勇敢，工作吸引了她。她是个出色的打字员，并很快获得了一个低微，但是她本人还满意的位置，因为她的生活从此有了保障。

此时，帕特里希娅在一间她有时星期六去的公司里，遇上了亨利·马克·阿莱米。他当时也非常年轻，很英俊，而且显得真诚和热情……他对这位孤独、迷人且年轻的姑娘大献殷勤……而帕特里希娅热情奔放，完全陶醉在对幸福生活的渴望之中。她除了要使这撩拨她的爱情向前发展之外，其余的就一无所知了。由于受到信任和怀有希望而激动的她，终于屈服了……几个月的幸福过后，就是不忠诚、遗弃，这是令她心碎的……而现在不得不蔑视她曾经如此爱恋的人——也许现在还深深地爱着的人。这一折磨人的苦涩尤其令她心碎……

可是刚刚出生的孩子又重新把年轻女人与生活联系到了一起。帕特里希娅在孩子身上，自襁褓时起，就倾注了自己的全部期望。她对自己本身的生活没有丝毫的企盼，她把自己全部的爱和所有的激情都疯狂地集中到了小罗多尔夫的身上。他是对背叛了她的父亲的话的复仇。她要把他塑造成一个真诚而高尚的人，就像她认为亨利·马克·阿莱米本应该是的那种人……她本人也还是一个孩子，现在却不得不当母亲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年轻女人从痛苦的过去中解脱出来，并且重新获得了生活的乐趣。只是要使她的儿子成为一个最有前途的显赫之人的意愿变成了她生活的主要原因……可是，现在，她不是不费吹灰之力就找到了必要的帮助吗？这不是出乎意料地出现的天赐良机吗？老马克·阿莱米对她，对罗多尔夫来说，不是替代了亨利·马克·阿莱米这个骗子、这个卑怯的人、这一靠不住的靠山的最强大的靠山吗？……帕特里希娅，在这渐渐降临的黑暗中，预计着自己美好的未来。

时间一点点地在流逝。帕特里希娅从她的幻想中醒来，站起身来，准备朝一家小饭店走去。她在回自己的简陋的女单身住房前，总是在这里吃晚饭的。她工作是为了活命的。但是她突然停了下来，在她的对面，在广场外边，在一幢房子的底层，一扇小门打开了。而这扇小门，她很清楚，是通过长长的走廊和许多层的楼梯与马克·阿莱米的放保险柜的那间小窄屋相通的。而他也常常是从这里离开报社的。

确实，马克·阿莱米在弗雷德里克·弗尔德的陪伴下出现了。

这两个人没有看到帕特里希娅，他们并肩穿过广场，在一条与主要街道平行的小街里走远了。

## 二 十一人集会

帕特里希娅不露面地悄悄跟上了这两个男人。虽然不是出于平庸的好奇或者是出于兴趣她才这样做的，但是她不会忘记吉姆·马克·阿莱米对她说的关于冒险的结局或许对她来说是悲惨的之类的话。他是否受到了某种实实在在的恐吓？难道帕特里希娅不应该在这些话中看出某些应该引起她警觉的预示吗？她的任务不就是监护他吗？马克·阿莱米和弗尔德在夜间外出，无疑是出于这个原因。所以，她就有采取行动的必要。

两个朋友头也不回地朝前走着。他们手挽着手，激烈地争论着。马克·阿莱米用他那只空着的手提着那只有皮把手的、浅黄褐色的公文包，弗雷德里克·弗尔德则甩动着手杖。

他们走了很久，来到了悄悄地紧跟在他们身后的帕特里希娅从来没有走过的一条街上，他们沿街走着，没有丝毫的犹豫，好像他们非常熟悉这条街似的。

最后，他们绕过一个宽阔的方形广场，其中一面饰有柱廊，柱廊下面是一排商店。在这个时候，它们的百叶窗都已经关上了。许多这种外表很相像的商店，同样的布局、同样的大小、同样的装潢，其间一扇扇门把它们间隔开来，那是通向上面住房的通道。

马克·阿莱米突然停了下来，打开其中的一扇门。帕特里希娅站在不远处，躲在拱廊的阴影里，隐隐约约地看到通往地下室的楼梯的最上面几级。

马克·阿莱米，后面紧跟着弗雷德里克·弗尔德，走下楼梯，门也随后关上了。《警探报》总经理应该在上面呆了有一分钟左右，然后才往下走的，因为帕特里希娅发觉底层的商店亮着灯，光线从地面的星形孔里放射出来，再从那里透过前面的窗帘显露出来。

有几分钟时间的静寂无声。

十点钟的钟声敲响了。几乎是同时，有两个男人出现了，他们无精打采地走着，来到拱廊下面转来转去。这两个男人来到了小商店的门前，其中一位用手里拿着的金属物件敲了敲前门。金属门中的一扇低矮的小门马上从里面打开了。两个男人马上涌了进去，敞开的小门也随即关上了。之后，帕特里希娅始终在监视着，心在怦怦地跳着。她又发现一伙四个人，好像无所事事的散步者一样，不慌不忙地走了过来。他们也在商店前面停下来，敲着前面的门。小门同样地为他们打开了。他们也消失在里面了。

然后来的是一个人，他同样地敲了门，一样地进去了。然后又是一个。最后来的是一个大个子，戴着压得低低的帽子并围着灰色的毛围巾。

“一共十一个人。”在等了几分钟不见再有人来之后，帕特里希娅默数道。十一个人，包括马克·阿莱米和弗尔德，他们是先来等其他这些人的，这些其他的人是干什么的？……这些看上去像是社会上的最复杂的各阶层的人是些什么人呢？他们到这里来干什么呢？他们如此神秘地聚集到这表面看来像是被遗弃的小商店来是干什么偷偷摸摸的事呢？而且是在如此偏僻的街区……

帕特里希娅想起了总经理的话。这难道与他告诉她的，即他本人和弗雷德里克·弗尔德投身其中的伟大事业没有一点关系吗？这冒险和棘手的事业的结局对马克·阿莱米来说或许就是死亡。

帕特里希娅十分不安，非常慌乱……如果他们此时要杀掉马克·阿莱米

呢？……她要赶紧跑开，拦住第一个过路人，问他最近的警察局的地址……

但是，她马上就恢复了镇定。她有权介入自己根本就不知道的事情吗？也许它根本就没有任何危险。马克·阿莱米组织这次集会，是完全知道它的必要性才这么做的。如果他冒风险，那也是他心甘情愿地接受的。在这种情况下，帕特里希娅以什么样的借口去把那些守不住秘密的警方人员召来打扰他的计划呢？这难道不是为了转移想象中的危险而挑起真正的危险吗？

年轻女人不露面，一动不动地等在那里。时间在一分钟一分钟地过去……一个小时……两个小时……金属门上的小门终于拉起来了。三个人，四个、五个人出现了。他们共有十个人，在始终巧妙地躲着的帕特里希娅的犀利目光下散去。她看到了戴围巾的那个人，好像也认出了弗雷德里克·弗尔德，但是没有看到吉姆·马克·阿莱米。

帕特里希娅又等了一会儿……突然，她看到戴围巾的人又出现了。他又沿原路折回了商店。像先前一样，他敲了门，然后很快溜进了为他敞开的低矮的门里。

四五分钟过去了，不会比这更长，戴围巾的人又露面了。他走出了小门，手里拿着马克·阿莱米的那只浅黄褐色的皮公文包。他匆匆地离去了。

帕特里希娅觉得此事十分可疑。为什么这个人拿走了里面装着这个重要事业的全部秘密的如此珍贵的公文包？年轻女人在想，她到底应该等着看到马克·阿莱米出来，还是应该去跟上这个戴围巾的人。她没有过多思考，马上决定去跟踪这个人。紧走几步之后，她便跟上了他。这个人走得很快，好像还十分不安地左顾右盼着……避免被人发现，帕特里希娅不得不格外小心。她既不敢太靠前，又时刻担心在她不熟悉的街区的某条街的拐弯处看不见他了。他突然跑了起来，帕特里希娅也跟着跑了起来，跑到了有好几条街交汇的一个广场上。该走哪一条街呢？那个男人已经不见了……

帕特里希娅有点气喘地停了下来。她的跟踪一无所获……

她对自己的笨拙既气恼又羞愧，自怨自艾地耸了耸肩。而她自以为很灵活……啊！她是个蹩脚的侦探！好几个小时，她都在监视，而得到的却是这样的结果……她现在才发觉，她甚至连那些神秘人物集会的那间神秘商店的地址都不知道。她确实无法再找到它，……那里有拱廊……是的……就是有人把她带到那里，她是否还能认得出来呢？一个晚上浪费掉了……这就是她全部努力的唯一收获……

她十分困惑，又非常不满意自己。她盲目地沿着一条有很多人的，两边被灯火照得特别亮并有鬼鬼祟祟的顾客经常进出的酒吧的宽街漫步着。到处充斥着喊叫声和大笑声。帕特里希娅惴惴不安地，急速地朝前走着，她根本就不敢问路……也看不见有警察局。相反，倒有一些气势汹汹的人在跟着她，想要跟她攀谈。她走得更快了。阵阵刺骨的寒风在抽打着她的脸。她以为自己已经走近了水边。这个地方变得安静了，没有人迹了，也暗多了。她来到了堆满建筑材料、沙子、石膏袋、堆放好的木柴堆、一排排空桶和装满东西的桶的河岸上。

年轻女人突然吃了一惊，一只沉重的大手猛地抓住了她的肩膀。

“哈！你在这儿，帕特里希娅！多么幸福的相会呀。我再也不放过你了，我的美人！不，你没有必要挣扎！”

尽管她不能辨认出袭击她的人的声音和身影，但年轻女人还是相信他是那个被称为“野人”的家伙，“暴徒”，那个下午已经在《警探报》报社的

楼梯上纠缠过她的人。她试图挣脱出来，可是抓着她的那只手像一只铁手。这个人边嘲笑边威胁地接着说道：

“既然有此机会，我警告你，我的宝贝，你走了一条错路，小心一点！你现在干的可是间谍活动！是为谁干的？为了谁的爱？是老阿莱米的！天杀的，儿子完了，现在又轮到老子啦？还总是离不开这个家！听着，我的美人：如果你说出一句今天晚上你看到和知道的东西，你就彻底完蛋了！是的，彻底完蛋！你和你的小罗多尔夫！这可爱的孩子，他也逃不脱的，我可以向你发这个誓！那么，保持沉默。嗯！别管我们的事，如果你还愿意别人管你的事的话！懂了吧，嗯？为了使这一协议得到保证，来干一次吧，我的美人！只一次，但是要真正的做爱。”

他抓得更紧了，想要够到那张左右摇摆着的嘴。下午的争斗又开始了。帕特里希娅抗争着，尽管很猛烈，但是她不敢叫喊，害怕会被不停地吼叫着的野人掐死。

“你真蠢！做一次爱，我也好让你知道这件事：有很多钱好挣，我再跟你重复一遍！很多的钱！怎么你拒绝？你以为跟马克·阿莱米工作能够得到吗？傻子，算了吧！啊！蠢家伙……真蠢！”

她像一只愤怒的母猫，用自己尖利的指甲死命地抓他。他的脸被抓出血来了。他大声叫道：

“阿尔贝，帮我一把，你这老小子！”

一个穿水手服的人，身高六英尺的大汉，从岸边的阴暗处出来，听到野人的叫声，跑了过来。在他的帮助下，野人把帕特里希娅摔到地上，窝成了一团。

“抓住她，阿尔贝！等着，这里有个舒适的小窝，她在里面就抓不到了，也逃不掉了！”

他瞄准了河岸上的一只大空桶。在大个子的帮助下，他举起始终被窝成一团的年轻女人，猛地把她塞进了大桶里。她全身窝在桶里，只露出了脑袋。

“你给我好好看住她，阿尔贝。”野人命令道，“如果她想喊叫或者想从里面出来，你就给她脑袋狠狠地来上一脚，叫她像蜗牛一样地缩回壳里去。一小时之内我就会回来。你知道我去哪儿，对吧？我刚把事情办了一半，我得把它干完！要趁热打铁。我们很走运，那么就要充分利用它。你那一部份在我的身上。等会儿见，帕特里希娅。如果你觉得冷，我的房子就在附近，在海洋酒吧里，我等会儿带你去那儿暖和一下。而你，水手，你记住命令啦？给她脑袋一脚，或者，想要她不出声，你就干她一家伙！她喜欢这个！”

他冷笑着，抓起他放在一个袋子上的浅黄褐色皮公文包，走远了。

帕特里希娅蜷缩在大桶里，并不觉得这可笑的境遇有什么不适。恐惧和担心令她兴奋不已。但是她马上就厌恶起来了。水手等野人一走开，便凑到了她的面前，把脸靠到了她的脸旁，近得使她恶心地嗅出他喷出的气中混杂着的酒气和烟气。

“你好像喜欢那个？”他压低声音，淫秽地说道，“那么我们可以达成一致了。野人，我才不……！做一次爱，非常开心地干，我就把你从桶里放出来。”

“先把我放出来。”帕特里希娅喘息着说，她看出这个令人恶心的野蛮人可以救她。

“那么你答应我啦？”他犹豫不决地问。

“当然！你对我的要求，就只这么一点。”

“我能要求更多！”他淫荡地笑着说，“总之，我相信你。”

他抓住大桶，像玩把戏一样地把它倒了过来。帕特里希娅从里面逃出来，滚到泥泞的地上，然后猛地一下子站了起来。

“那么，我的做爱呢？”大个子说着，同时伸着双臂朝前面走来。

她朝后面退着躲开。

“想接吻？这是已经答应了。只要是你想要的。但是不在这儿。这儿太冷。还会有人来。他的房子在哪儿？”

他在黑暗中做了一个手势。

“你看到红色灯光……在那儿……那就是海洋酒吧。”

“我到那儿去。”帕特里希娅说，“跟上我，我到那儿等你去。”

她轻松地逃脱了。她对自己得以逃脱喜出望外，所以根本就不觉得累了。现在，剩下的最大的担心又攫住了她。野人最后说的话令她惶恐不安。他所指的那另外一半工作是什么？他还要去完成什么大事？他还要去杀某个人？

她匆匆朝那条有不少小酒馆的街走去，进了有红色招牌的那家酒馆。

“一杯咖啡，一杯白兰地。”她对酒馆的招待说，“电话在哪儿？”

招待把她带到了电话间。她查询了一下号码簿。

她茫然不知所措，紧张地思索着。她想：“好啦……要通知谁呢？警察局？……不，先通知弗尔德……他该回到自己家了……而那里就有危险。对……弗尔德·弗雷德里克……”

她焦躁不安地拨了号码，听到对方摘下了话筒。

“喂……喂……”她用因过度激动而变得嘶哑的声音说。

她迟疑着，不安着。此时，弗尔德说话了：

“喂……您是谁？是您吗，马克·阿莱米？野人刚刚到我这儿。”

年轻女人吓得发抖。通知弗尔德……还是不要，一个老人怎么能进行自卫呢？……是强盗在恐吓他。她回答道：

“正是，我想跟他谈一谈……以马克·阿莱米的名义。”

她马上就听到了野人的粗鲁和嘶哑的声音：

“喂？是谁？”

“是我，帕特里希娅……我要给你一个忠告。你赶紧走开……我已经把你企图报告给了警方。你马上走。”

“哈！是你。”他无动衷地说，“那么这个蠢水手干完了自己的事了……行啦，我这就走。不过我还得呆五分钟。我还有话要对弗尔德先生说。”

帕特里希娅在发抖，但是她的声音却变得专横和强硬起来：

“小心一点，野人。我全都说了。警方人员已经乘汽车出发了。他们现在应该包围了房子。想想坐电椅的滋味，如果你犯罪的话……”

“谢谢你关心着我。”他以嘲笑的口吻说，“那么，我只好加快速度了……”

对方沉默了一阵子。然后，突然迸发出一个声嘶力竭的喊叫声……一声临终时的叫喊。

“啊！这个强盗！”帕特里希娅喃喃着，她喘息着，几乎要晕过去，“这个强盗，他把他给杀了。”

她十分慌乱地挂上电话，给酒吧台的人扔了几个小钱后便逃了出来。水手来到了：她躲闪着他，在酒馆外面拼命地跑着。幸亏她看到了一辆空的出

租车，她跳了上去。她已经头昏脑胀了，本应该把弗雷德里克·弗尔德家的地址或者是报社的地址告诉司机的，结果却下意识地把她自己的地址说了出来，就像是一只受了伤的动物，要本能地逃回自己的窝一样。

她突然感到自己特别地疲乏，好像都快要累死了。她想躺下，睡上一觉……忘掉她预感到的这幕惨剧。现在，这出戏已经演完了，她对此已经束手无策了。动荡的事件已经把她压垮了。她睡得很差，好几次被可怕的幻觉惊醒。在半夜里，她失眠了。这次的冒险令她越来越害怕。关于隐秘的皮公文包这一插曲更增加了她的担心。可是，她经过思索，无法找出合乎逻辑的推理。也就是说，如果公文包从马克·阿莱米那里被盗走，那就只能是强行夺走的。不，她完全相信弗雷德里克·弗尔德已经成了野人的牺牲品，可是，还不到一秒钟，她又为马克·阿莱米担心了。她什么也不去猜想，也不愿意预料任何东西。

第二天，她来到报社，看到办公室里人声鼎沸、编辑室里一片混乱。当她得知老板就在自由广场上的一个商店里被人在心脏上刺了一刀时，她的惊讶是难以言表的。在自由广场！就是那儿，带拱廊的广场！

为了不倒下去，为了保持沉默，她极力坚持着。这一事件令她心绪不宁，她感到自己悔恨不已。她不是可以救马克·阿莱米的吗？她不是可以采取行动的吗？……她只是想着这些，想着在这已发生的罪行中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其余的，就是稍后警方被通知的方式，警探们如何能知道这间商店，店主在那里召集的会议，以及所有的细节，这是大家知道了的。可是对她来说，在此悲惨时刻，这些已经无足轻重了，因为此时，她正像个女犯人一样在责怪自己没有采取行动！

她还是读了所有的晚报，它们以各种资料详尽地描述了凶杀案。她读了各类的评论文章和关于死者的一篇往往是错误百出的生平介绍。一个知名人物的悲惨、神秘的死亡，在读者中引起了极大的轰动。

在这些报中，同时还叙述了另一件引起轰动的凶杀案，但是这并没有使帕特里希娅感到意外：不正是她第一个打电话通报的吗？而且就是在凶杀发生之时。这是一桩涉及弗雷德里克·弗尔德律师的凶杀案。他这个人，本应该很快去欧洲的，结果却在自已家中被杀了。就在动身的前一天晚上，被一位来看他的陌生人给了他心脏一刀——与《警探报》总经理挨的那一刀一样。这两起凶杀案是否有某种关联呢？报界都这么揣测着。两个死者关系很好，而且有共同的事业。是一群强盗团伙杀害了他们吗？是否在同一时间杀掉他们的呢？

但是，在弗尔德家，一个保险柜被强行砸开了。一笔五万美元的现金被盗走……难道这是单枪匹马一人干的凶杀？

帕特里希娅毋庸置疑地知道是同一只罪恶的手杀害了这两位老人。但是确切的目的是什么？为了什么了不起的暗帐吗？野人是大型犯罪团伙的代表呢？还是仅仅是一个杀人的工具？她很想知道这一点……为达此目的，只有一个办法……

在双重罪行发生的第二天下午，帕特里希娅被亨利·阿莱米召到了《警探报》的总经理室。做为吉姆·马克·阿莱米的儿子和继承人，他接了班。

年轻女人看上去没有一点激动，她应邀赴约了。亨利·马克·阿莱米，三十岁。帕特里希娅已经有好几年没见他的面了，她发现他已经完全成熟了。同时她还认出了她过去早已熟悉的面庞。但是，所有的激情在她的身上都已



经死掉了，就像在他的身上一样。他们像两个陌生人一样地交谈着。

“小姐，”年轻的经理说，“我的父亲的私人记事本上的最后一句话是与您有关的：‘帕特里希娅……有个性、激情和组织能力。副经理的位置完全适合于她。’”

他没有看年轻女人，继续说：

“我将尽一切所能来完成我父亲对您的安排意见……只要，当然啦，这要与您的意愿相符合……”

帕特里希娅同样有保留地回答道：

“我以为，先生，我为报社效力的最好方式是，全身心地为您父亲报仇雪恨。几个小时后，我就要去法国了。我已经在‘法兰西岛’号船上订了位。”

亨利·马克·阿莱米做了一个感到惊讶的动作。

“您要去法国？”他大声问道。

“是的。根据您父亲所说的某些话，我可以断定他曾打算在近期内自己去法国一趟。”

“那又怎么样？”

“那么，我以为这次法国之行是与马克·阿莱米先生之死一案有关联的。”

“您有证据吗？”

“没有确凿的证据。这只是一个简单的想法。”

“而就在报社最需要您的时候，您却做出了如此重大的决定，就凭一个简单的想法吗？”亨利·阿莱米有点嘲讽地强调着。

“为了行动，人们往往不得不顺从自己的直觉。”帕特里希娅十分平静地解释道。

“可是您要 and 警方取得一致意见呀。”

“我不认为有此必要。我不可能为警方提供任何有用的情况……”

沉默了一会儿功夫。

“您有钱吗？”亨利·马克·阿莱米继续说着。不管他愿意与否，年轻女人的决定还是感人至深的。

“预支的两千美元。是您父亲拨到我在出纳处的帐上的，做为我今后工作的预支。”

“这不够的。”

“如果为了取得成果我需要一大笔钱的话，您将会被通知到的，先生。”

“我相信。再见，小姐。”

帕特里希娅刚退出来，一个未经通报的年轻女人就跑进了总经理室。她漂亮、浓妆艳饰，穿着丧服仍显出了雅致，她像一阵风似地从帕特里希娅身边擦过，连看都不看她一眼，然后喊叫着投进了亨利的怀中：

“我的新大衣，亲爱的！你觉得怎么样？现在是服丧期，对吧？”

这是亨利·阿莱米的妻子。

时间到了。帕特里希娅登上了“法兰西岛”号船。她独自一人。一位女友将在两三周后，把她的儿子小罗多尔夫再带给她。

这次航行马上为这位年轻女人提供了很好的休息机会。她孤独地呆在陌生的旅客之中，船上的恬静生活在她身上产生了无可抗拒的良好效果。人的一生中的某些时候，只有当闭上眼睛时才能看得清楚。大海带给您的这种泰

然从容，正是人们在某些心绪不宁和犹豫难决时所特别需要的。

头两天，帕特里希娅没有离开她的包舱。她的包舱在走廊的尽头，左边没有一点声响，右边也没有一点响声。“隔壁的旅客从来不出舱门，总是躺在床上。”客轮服务员这样告诉帕特里希娅。

可是，在第三天，她在从甲板上散步回来后，发现她的旅行袋和所有的抽屉都是乱糟糟的，有人到她这里来翻东西了……谁来翻的呢？要找什么呢？

帕特里希娅让人检查了一下扁插销，这扇舱门的两边都闷住了。它们没被碰过，锁也是转了双圈的……不可能有人来过。可实际上确实有人过来了。

转过天来，同样的闯入，同样的乱翻又发生在帕特里希娅的包舱里。她不能再犹豫了。有人趁她不在时进来过。谁呢？又一次地，到底是为了什么？为了找到线索，她加入到船上的活动之中，以便观察旅客们。她中、晚餐都去餐厅吃饭。她到甲板上去散步，出入于沙龙……听着……观察着……不，她不认识任何一个人……

可是对她包舱的搜查和翻动仍在继续。帕特里希娅向船长投诉了，后者告诉了负责搜寻工作的船上警长，让他安排人进行监视。

监视和搜寻工作一无所获。但是她本人通过调查，发现船上一只大米粉罐子漏出的粉末上留下了脚印。这个迹象向帕特里希娅揭示出：闯进她包舱的人是从隔壁过来的。这间包舱是由一个名叫安德莱伍·福伯的人占用的。安德莱伍·福伯？……帕特里希娅根本就不认识他。可是在十分担心、万分惶惶不安之中，她认为这个名字的背后隐藏着“野人”这个家伙……或许是那个在《警探报》社的楼梯平台上把“野人”打翻的人呢……谁又说得准？是他把帕特里希娅救出来的。

怎么才能摸准情况呢？既然隔壁的旅客从来不出他的包舱一步。

她决心要弄清楚令她不安的这一疑团，她让警长陪同着一起去拜访隔壁包舱的旅客。警长敲了门，进行交涉，最后利用他的权力，把帕特里希娅带了进去。

帕特里希娅看到了神秘的旅客，惊讶得叫了起来：

“怎么，是您？亨利……”

她请警长让她独自一人跟这间舱里的客人呆一会儿。

亨利·马克·阿莱米，在警长在场时，还控制着自己，可是，当他独自和年轻女人呆着时，自他们在报社见面时就戴着的无所谓的面具掉了下来。他面色惨白，慌乱无主。他跪在了帕特里希娅的脚下，供认了一切。

他爱她。他从来都没中断过对她的爱。他哀求她对他那不负责任的抛弃给予原谅。没有她，他无法再活下去。

“我很嫉妒。”他气喘吁吁地结束道，“我很痛苦。这次动身是什么意思？为我父亲报仇雪恨？这只不过是借口！这是在撒谎。您不是一个人走的，帕特里希娅！您跟一个您爱的男人一块走的！他是谁？我一无所知？但我会知道的！我要从他手里把您夺回来！没有比您更重要的了。我的婚姻是一次疯狂。我爱您！我忍受不了看着您跟别人走！我应该杀掉您！我无法忍受您的背叛！”

在这些不公正的指责下，帕特里希娅惊呆了，她感到愤慨：

“至于背叛，这是您干的事，亨利！我是委身于您的！我把自己全部的爱都给了您！我只是为了您和我们的孩子在活着！可是您把一切都毁掉了！”

所有这一切都毁于一旦，没有理由，没有任何解释。在一张小纸条上只有一句话：‘永别了！’您说要杀掉我？……可是，如果没有罗多尔夫，我早就死了！原谅您？休想吧。不过，我可以对再也不放在心上的残酷的过去给予原谅！也可以对一个已经从头脑中抹掉的和根本就不再把他放在心上的、冷漠的人给予原谅！”

她非常地坚决，又很倨傲和毫不留情。亨利·马克·阿莱米极力保持着冷静。他站了起来，答应她当天就换客舱，而且不再打搅她，还说一到了欧洲，他就马上再返回纽约。

“您应该去管理您的报社和照看您的妻子。”帕特里希娅近乎命令地说。他耸了耸肩。

“不，报社让我厌倦。这是超过我的能力的。编辑们集中在一起，他们会干得比我好。我已经在出发前交出了权力。我已经把所有的善后工作都解决好了……”

“那么您的妻子呢？”

“当我真正了解了她之后，我讨厌她。她非要把我从您的身边夺走。这是一个被宠坏了的孩子，自私、浅薄，而且非常任性！”

“您的位置是在她的身边！因为您已经娶了她！您应该让她幸福！这是您的职责！”

他辩驳着、哭泣着，重又开始恳求她。当看到她无动于衷后，他最终答应了她向他提出的一切。

“一个懦夫，一个没有主见和三心二意的人。”帕特里希娅回到自己包舱后，这么想着，“我当初怎么会上当受骗到这种程度呢？怎么会把他这么一个人看成是一个正直的和值得爱的人呢？……”

亨利·马克·阿莱米并不使她害怕。她这一夜睡得很安稳。

可是第二天早上，她得知夜间在甲板上有两个人在相骂打架。其中一个人把另外一个人扔到了海里。

那位名叫安德莱伍·福伯的旅客从那时候起就不见了。人们都相信他成了牺牲品。但是无人知道是谁把他从船上扔下去的。没有人是这次相骂打架的直接见证人。打斗者之一被扔进了大海，另外一个又隐匿了起来。人们在船员和旅客中徒劳地寻找着。这神秘人物未被揭露出来。

可是帕特里希娅断定——尽管没有证据——这个凶犯是“野人”。是他在杀害了父亲之后，又干掉了儿子的。她猜想“野人”一定混在了旅客之中。她认真地研究所有的面孔……可是怎么能够认出只是匆匆一见，而且是在特别危机的情况下根本不可能仔细看的人呢？

年轻女人尽管胆子很大，但她知道这是危险时刻，因为她的看法是经过认真推理的，和令人鼓舞的：有人在监视她。是的，那个曾经救过她一次的人，在必要时，还会再救她的，那么他也在这条“法兰西岛”号船上了？为什么不呢？他不是曾许诺要救她，要保护她吗？他不是最强大的吗？想到她要面对一切可能的攻击，为了保护好自己，她像对待有用的护身符一样，在脖子上挂上了他给她的那只小银口哨。只要一有情况，她就叫他，他也就会来的，她对此坚信不移……

现在，她心里非常踏实，她可以在宁静中度过剩下的旅行时光了。没有任何事发生。像野人一样，她的拯救者就躲在她看不透的阴影里。

到达后，在登岸的栈桥上，她就站在他们的迎面，但是没有任何迹象让

她能够在离船登岸的旅客中辨认出这两个人中的任何一位，可是他们却在她的记忆中占据了如此重要的位置。一个是险恶、粗俗，令人生畏、并且有着执拗的、粗暴的和胆大妄为的激情的人；另一个则是果敢、友好和强大的人。她信任他，有他在，她就再也没有恐惧感了，因为他答应救助她并保护她。

帕特里希娅的方案是建立在以下的推理上的：

吉姆·马克·阿莱米的伟大而神秘的事业决定了他要去做这次到法国的旅行。那么，野人，杀害他的这个人——就是他，这一点不容置疑——也要到法国去，这样做既可以躲避纽约警方的追捕，也可以继续他已经开始了的想要得到好处的行动。肯定地，在英格兰秘密地离船之后，他想走另外一条路到法国来。于是帕特里希娅在勒阿弗尔租了一部汽车，开到布洛涅，然后到加来，为的是监视从大不列颠来的旅客在此登岸。

傍晚时分，在加来，一个穿着宽大的套袖式大衣、戴着压得很低的鸭舌帽、脸的下部裹在灰色围巾里的人走过了栈桥。他的右手提着一只沉重的衣箱。在他左手臂下，夹着一个用纸包着而且用线绳捆着的包裹，大小与马克·阿莱米被盗的那只皮公文包一样。

帕特里希娅小心地躲藏起来，观察着这个人，最终认出了这个被人称作“野人”的人的身影。于是她紧紧跟了上去。

他上了去巴黎的火车，帕特里希娅登上了他隔壁的那一节车厢。到巴黎后，他住进了离北站不远的一家大旅馆。帕特里希娅也在同一家旅馆、同一层楼安顿了下来。

她断定他不会怀疑她也在这里。一整天她都在等着，同时在构思着行动计划。但是很快就又否定了这个计划。楼层清扫房间的女工，在被她买通之后，及时地向她通报那位旅客的时间安排。很简单：他一个下午都在睡觉，并要人把晚餐送到他的房间去。他一刻不离那只有皮把手的浅黄褐色的公文包。

这最后的信息战胜了帕特里希娅的犹豫和恐惧心理。要在强盗动作之前采取行动。要在他没来得及从中取走部分文件资料或者找到安全可靠地方藏起来之前，把公文包从他手中夺下来。

帕特里希娅从她的化妆袋里取出一把袖珍手枪，这是一件自卫的武器。离开它，她是不旅行的。然后，她又用一笔丰厚的小费，让清扫卫生的女工把她带到野人的房门前，用万能钥匙给她打开了门。

帕特里希娅走了进去，随手关上了房门。她独自一人跟这个男人呆在房间里。

他刚刚吃过晚饭。他站起身来，帕特里希娅看到了他那高大的身材，他的宽阔的肩膀，他的野兽般的大脸。在此之前，她只能靠猜测，回忆在楼梯平台上、在河边的阴影里依稀看到的脸。现在，惊讶之态使他变得滑稽可笑了。

但是，他马上就恢复了常态，而且还想开一开玩笑。

“帕特里希娅！不，是您吗！多么出人意料的惊喜！您想来看一位老朋友！那么请坐吧！来点水果、咖啡，还是烈性酒？不过，首先，要不要拥抱一下？”

他朝她走近了一步。她马上用那支小手枪对准了他：

“老实呆着，好吧！”

他笑了起来，但是却停下了脚步：

“那么，为您做点什么呢？”

“把您在小商店杀害了马克·阿莱米先生，然后又在‘十一人’集会后来偷走的浅黄褐色公文包交给我。”帕特里希娅命令道。

他仍然在笑着。

“既然我认为为了偷这只皮包而应该杀人，那么就不会交出它去，明白吧！您要它有什么用呢？”

“继续由我的老经理开始的事业。我想，所有必需的资料都在这个皮包里面吧？……”

“肯定的。而且没有它们，是什么事情也干不成的！”

“把它们交给我。您已经被警方通缉了，人们随时可以因为这两个凶杀案而逮捕您。那么，文件将会从我们手里失去的。”“我们？那么您同意为我工作啦，我美丽的帕特里希娅？”“不，为我和为报社。”

“那也就是说为了您的老朋友，小阿莱米啦？”

“他死了。”帕特里希娅沉重地说，同时未能掩饰住战栗，“有人把他扔下水了。”

野人耸了耸肩。

“真是笑话！有人掉下水去，会的……而这个小家伙，混到了三等舱的旅客之中。那么，您没有读纽约方面最新获得的消息吗？”“那么，是谁落水了？”

“是一个因为肮脏的事情被逐出美洲的意大利侨民。他应该是犯了敲诈方面的事……”

“是从您的手中把我救出来的那个人把他扔下海的吗？”“我不认识这个人。”

“您在撒谎！他对您说他是亚森·罗平！”

“我根本就不能肯定。有可能是他……有可能不是……但不管怎么说，您要公文包？”

“是的。”

“如果我拒绝呢？”

“我把您交给警方。”

“好吧。不过，先把我们二人之间的帐结清。”

一下子出现了沉默。野人显得犹豫不决。最后他大声说道：“您让我怎么办吧，一边是您的手枪，一边是警察……”“把公文包给我……您把它藏到哪儿啦？”

“在我的枕头下面。等着，您会得到的。”

野人始终置身于小手枪的威胁下。他朝床走过去，弯下腰……突然，他像一道闪电似地跳到一边。与此同时，床上的枕头飞了过来，打到了帕特里希娅的脸上，结果把她手中的小手枪打掉了。

强盗马上抓起武器，朝年轻女人走过来。

在光线暗淡的房间里，她揣测着他那怒不可遏和野兽般的表情。

她把小银哨放到了嘴上。

“住手！否则我就叫人啦！”

“有谁会来？”强盗冷笑着说。

“他。就是那个曾经在您面前保护过我的那个人。”

“你那神秘的救星？”

“我的救星，亚森·罗平。”

“你以为那是他吗？”野人边说着边向后退去。

“你也以为是他。”帕特里希娅说，“所以你才害怕了！……”

他还在试着充好汉。

“那好，你吹呀！让他来呀！我想当面见识见识他。”

可惜的是这种欲望太有限了，因为他放年轻女人走了。

帕特里希娅回到了自己的房间，决定第二天再进行新的尝试，而且要事先通知好警方。她睡了几个小时，早晨被来来往往的人流和情绪激奋的说话声吵醒了。

起床时，她从清洁房间的女工那里得知，她称作“野人”的那个人，就在夜间，被人在脑袋上狠狠地给了一棍子。当时他还活着，人们对救活他并不灰心失望。人们对混进来来往来的旅客中的袭击者一无所知。

帕特里希娅利用她的记者证，顺利地参加到了警方的初步调查中。她没得到什么东西，但是当她返回旅馆后，清扫房间的女工看出受伤者不管怎么说很能引起她的关注。做为一种酬谢，她把被打昏的人的记事本交给了她。她是在他房间里的暖气后面发现它的。帕特里希娅接了过来，然后寻找公文包。但是没有人看到它。袭击野人的人肯定把它拿跑了。无疑是要抢走它，他才来袭击他的。

在证件套中，帕特里希娅找到了一个小身份牌和藏在一张云母片下面的照片。照片的背后是马克·阿莱米写的一行字：

(M) 波尔·希奈尔三号

记事本的一页上记着某个埃德加·贝克尔在朴次茅斯的地址（圣乔治酒店）。其它各页都是空白的。帕特里希娅猜测，这个埃德加·贝克尔肯定是袭击野人的人，也是偷走了皮公文包的人。她想要进行印证，同时也想见一见这个人，看他是否把猎物带到了英格兰，这是完全有可能的，她马上出发去了勒阿弗尔，然后穿过英吉利海峡，到了朴次茅斯。

在那儿，她很容易地找到了圣乔治酒店。

这是港口边的一间小酒店。整个酒店里人声鼎沸。老板是一个长着红棕色头发的大胖子，十分健谈。他在向帕特里希娅讲述着。他这里几个小时之前发生了一起凶杀案。埃德加·贝克尔，住在小酒店附近旅馆的房客，被杀害了。他刚从法国做短期旅行回来……

“他谈到过一只浅黄褐色的公文包吗？”帕特里希娅问道，她努力想控制住自己的过度兴奋。

“确实，小姐，我看到它在他的衣箱里。贝克尔上楼休息去了。那么，后来所发生的一切，就没有人知道了，因为没有任何人看到任何东西。可是三个小时过后，女佣发现贝克尔被扼死了。”

“那么公文包呢？”帕特里希娅问。

“没有公文包的踪影。但是我发现了一个小记事簿。看，我还忘记告诉警方这件事了。”

“十英镑，如果您把这个小记事本给我。”年轻女人说道。

老板没有丝毫的犹豫。

“！只要您愿意。我要它有什么用，再说贝克尔还欠我的钱，警方也

不会付……”

这个记事本与“野人”的那个一样，里面有同样的小身份牌，是由阿莱米先生签字的，一张同样尺寸的照片，和同样的标记：

(M) 波尔·希奈尔四号

帕特里希娅回到法国，落脚在星区的一家旅馆里。只是在三天后，从她收到的《警探报》上，她才得知这篇出色的文章在美国和在世界上所有国家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它是这样耸人听闻的句子开头的：

四桩凶杀案发生了，两件在纽约，一件在英格兰，另一件在巴黎。表面看来，它们之间没有任何相同点，而且我不认为警方，即便他们有时间思索，对纽约发生的这两起凶杀案来说，能发现它们之间的丝毫关联。可是，这是同一个凶杀案，我会不遗余力地把它揭示出来的。

帕特里希娅叙述了她与马克·阿莱米的谈话，叙述了某个夜晚她跟踪他穿过大街小巷的原因；在自由广场商店的十一人集会；浅黄褐色的皮公文包的被盗；她给弗雷德里克·弗尔德的悲惨的电话；她的欧洲之行以及她所知道的关于另外两个凶杀案的情况。

叙述得多么巧妙！推理得多么清晰！从第一行起，就营造出多么好的氛围！啊！她充分地用活了老阿莱米给她上的课！

文章结束的那一页凝聚了全部的力度，而且表现出它全部的含意：

所以，为了一个好像是极重要的事业而把十一个人召集起来的这一阴谋策划的秘密会议，显然是经过长时间准备的。那么商定的共同努力的最初结果是什么呢？三个人被杀和一桩谋杀案！能够说这一事业是那些只能制造死亡、偷盗和那些丑恶行为的事业中的一个吗？不。它是在两个男人，两个有着相同意识和无所怀疑的性格的朋友的大脑里产生的！马克·阿莱米和律师弗雷德里克·弗尔德！但是它很艰难，充满了障碍、危险和困难，两个朋友应该在行迹可疑的人中挑选他们的合伙人：冒险家、骗子、什么坏事都干的人、各阶层的坏蛋。马克·阿莱米挑起了这些人的欲望和永不满足的胃口。他对我说：“假设我投身一次最终会把我带向死亡的冒险。”而这些在一开始就突然发生了。两位高尚的人马上被杀害了，事业成功所必需的文件被掳走了。这是一个卑鄙的、兽性十足的跨越国界的团伙，带着野蛮的奢望，被目标所刺激。他们变得更加冷酷残忍……结果：又有两个牺牲者。但这还没有完结。

假设……您说？没有真凭实据的假设？

我的那些论据，我将保留到做结论时。确切地说是我的证据，因为只有一个，但它是无可辩驳的，而纽约的警方将会赋予它全部的权威性。

正是通过我得到的，分别属于“野人”和埃德加·贝克尔的这两个身份证发现问题的。然而，我确信，人们应该或者将要在马克·阿莱米和律师弗雷德里克·弗尔德的文件之中找到同样的身份证……

确实，这篇文章一旦被纽约警方得知，搜寻工作便在两位被杀害的朋友的资料中展开了，并且发现了两个身份证，警方的注意力并没有停留在它们上面。

人们看到上面有这些注释。  
在弗雷德里克·弗尔德的那个上面：

(M) 波尔·希奈尔二号

在吉姆·马克·阿莱米的那个上面：

(M) 波尔·希奈尔一号

证据找到了：在这四个死去的人身上，有一个共同的东西。是口令？是集合信号？是一个真实妇女的姓名？特别的绰号表示：“道德败坏的波尔？”神奇！完全的神奇！……是的，但是不管怎么说，人们有权怀疑七个活着的人将通过这个名字集合起来：波尔·希奈尔，而且还配有指出他们在这邪恶的集团中的顺序的序号和在前面冠以大写的字母“M”。

但是，在他们发现问题后的夜里，两位被杀害的人的身份证从警署的办公中心丢失了……怎么回事？……又是一个神秘……



### 三 奥拉斯·韦尔蒙、德·奥特耶—隆尚公爵

维克图瓦尔老奶妈脚步轻轻地，摒住呼吸，走进了洗澡间，她的主人裹着一件彩色浴衣，睡在一张沙发床上。

他连眼睛也不睁开地在低声埋怨着：

“干什么这么小心翼翼地？你完全可以咣当门、打碎盘子、跳狐步舞、擂大鼓。我只要一安定下来，就不会轻易醒的。等会儿见，维克图瓦尔。”

他把头埋在软垫里，又安然地入睡了。

维克图瓦尔带着一种欣喜，长时间地欣赏着他，嘴里还咕哝着：

“当他睡觉时，他就没有了那种爱开玩笑的笑容和充满活力的神情了，可是这在前一天还是他所特有的。这总让我心神不定。我，他的老奶妈，那么多年来我始终没能习惯。”

最后，她又对自己咕哝开了：

“他睡得像个孩子……哈！他笑了……肯定地，他在做好梦……他的思想在休息，这可以看出来的。他的面孔多么平静……这让他显得年轻！人们从来不会说，他是个快五十岁的人了。”

她还没有说完，睡觉的人全都听到了，他猛地起身，一把抓住她的喉部。

“你给我住口！”他喊道，“我会去向街角的肉店老板说你的年龄吗？他正在追你呢。”

维克图瓦尔惊呆了，她特别愤怒，因为那只强有力的大手正扼住她的脖子，而且正在准备继续用力。

“街角的肉铺老板……！……”

“你这么大叫我的年龄是诽谤我。”

“这儿没有人呀。”

“有我。可是我还不到三十岁……那你为什么拿着嘲笑人的数字伤害我呢？”

他重新坐到沙发床上，打着哈欠，喝着水，然后又以孩童般的亲热搂着奶妈，并且大声地说道：

“我从来没有这么幸福过，维克图瓦尔！”

“为什么呢，我的小宝贝？”

“因为我安排了我的生活。再也没有冒险了！维克多和戈利奥斯特罗的冒险行动是最后一批了。我已经够了！我已经把财产安置好了，我要无忧无虑地尽情享受了，像个亿万富翁那样。而且我已经对各种各样的女人厌倦了！爱情也够了！征讨也够了！伤感也够了！还有那些大吵大闹！月光下的柔情够了！一切都已经够了！我已经厌倦这一切了！给我一件上过浆的衬衣和我最喜欢的外套。”

“你出去？”

“是的。奥拉斯·韦尔蒙，法兰西航海界的一个古老家族的唯一后代，现在侨居在特朗斯瓦尔，并在那里以最光明正大的方式发了大财，今天晚上要去出席银行家昂格尔曼家的一年一度的盛大晚会。让我穿好衣服，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我的老妈妈！”

十点半钟时，奥拉斯·韦尔蒙来到了位于圣奥诺雷区的一幢豪华住宅前，它既是昂格尔曼银行的所在地，又是银行家的公馆。穿过拱门，走过办公楼群之后，他来到了一个被侧翼的住宅楼环绕的院子，它铺着草皮，直通到那

些一直延伸到香榭丽舍大街的美丽花园中的一个花园。

两个大的遮篷在这院子里和这柔软的草皮上支了起来。尽头是块闹哄哄的地方，那里堆着木马、跷跷板和各种各样新奇的、吸引人的东西；还有展示各种奇事的木棚、拳击台和别开生面的徒手道台。在这灯光闪烁的氛围中，几百个人拥在一起。三支交响乐队和三支爵士乐队在疯狂地演奏着。

昂格尔曼在大门入口处迎接着宾客。他白头发，但仍然年轻、光洁的脸孔泛着红润，一副电影中的美国银行家的派头。他把财政状况建立在靠技巧、正直和信誉建立起的三个坚实的基础之上。距他不远的地方，站着他的妻子，漂亮的昂格尔曼夫人，是她那无数的仰慕者这样称呼她的。

奥拉斯握住了银行家的手。

“您好，昂格尔曼。”

昂格尔曼以同样的友好态度回答着问候，但他好像很难给这张面孔一个名字。

“您好，亲爱的朋友。您能来真好。”

匆匆走开的这位亲爱的朋友，马上又回来并压低了声音对他说：

“知道我是谁吗，昂格尔曼？”

银行家战栗了一下，然后以同样的声调回答道：

“我的天，我真的不知道，因为您有那么多的名字！”

“我是一个不喜欢让人摆布的……昂格尔曼先生。不过，在没有任何正式论据的情况下，我觉得你出卖了我。”

“我……您……出卖您！”

尖利的手指已经嵌进了他的肩膀，但是表面看去像是一个亲善的动作。压得很低的声音又恶狠狠地说道：

“听着，昂格尔曼。只要有一天我被人盯上，我就会像砸碎玻璃一样敲死你。你就休想再活了。现在，我还给你一次机会……不过我是把你的令人仰慕的公司作为你的忠诚与否的抵押品的。”

银行家脸色变得灰白，但他是在大庭广众之下，在自己的家中，所以马上控制住了自己。又表现出他那上流社会的微笑来。

可是奥拉斯已经走到前面去了。他正在对漂亮的昂格尔曼夫人鞠躬致意。他以一种皇家的派头和恰到好处的殷勤，吻了她的手，然后直起身来悄悄地说：

“晚上好，玛丽—泰雷兹……怎么，总是那么年轻，那么迷人，那么贞洁？”

他开着玩笑。她也在微笑，同时以同样的嘲讽口吻喃喃着：

“那你呢，潇洒的忧郁人，还总是那么正派吗？”

“当然，正派是我的一件饰物。不过这一点并不是女人们想从我这里得到的，对吧？玛丽—泰雷兹。”

“自命不凡的人！”

她的脸色有点微红，同时耸了耸肩。而他则以一种更加严肃的语气说：

“监视你的丈夫，玛丽—泰雷兹。请相信我，盯住他。”

“发生什么事了吗？”她悄悄问道。

“不是向女人献殷勤的事……怎么可能对漂亮的玛丽—泰雷兹表现不忠呢！是涉及更重要的事情……相信我，把他盯住。”

奥拉斯微笑着，他对自己的所做所为感到满意。然后，他朝花园里吸引

人的地方走去。

他在人群中走了一会儿。其中有许多漂亮的女人。他朝那些他认识的女人中的某几位微笑着。在回他以微笑时，好几个人脸羞红了，而且还目不转睛地看着他。他好像打算玩一会儿。他在放木马的地方转了一圈，然后走进散打擂台的木棚。一位穿着玫瑰红背心、虎皮短裤的老竞技者在与一名大块头的自吹自擂又很残忍的职业打手较量时弄断了自己的手腕。奥拉斯把帽子拿在手中，在为老竞技者恳求着。然后，他走进木棚，很快也穿上背心，出现在擂台上。此时，人们正好可以欣赏到他那块块饱胀的肌肉的匀称和他的身体的灵巧。他向庞然大物般的打手挑战，只交手两下，便用日本式的最妙招法把他摔倒在地上了。观众群情激昂，在为他欢呼喝彩。当他穿好衣服走出木棚后，人们都好奇地把他围了起来。他嘴角挂着微笑，又朝涌满了跳舞者的舞场走了过去。

一对跳舞的人特别引人注目，他们以娴熟灵巧的舞姿，吸引人们围成一个圈子在欣赏他们。奥拉斯也饶有兴趣地欣赏着。此时，一位先生悄悄走到他的面前。这位先生特别高大，奥拉斯被挡住，看不到前面了，于是他便移动了一下。这位先生过了一会儿也移动了一下，仍然像影壁一样地挡在了他的前面。奥拉斯要提出异议时，人群中出现了骚动。这位先生向后退着，结果踩了奥拉斯的脚。他并非故意这么做，只是太不注意了。

“请原谅。哎唷。”奥拉斯低声抱怨着。

这位先生转过身来。这是一个身材苗条的年轻人，很潇洒，脸色红润，烫过发，衣服穿得笔挺。一个很漂亮的小伙子。一圈卷起的小胡子，勾勒出一张冷峻的地中海东部地区的人的脸庞。他望着奥拉斯，但是不请求原谅。

舞会结束了。交响乐队又开始了另一支曲子：探戈。地中海东部地区的那个人朝一位非常漂亮的盎格鲁—萨克逊型的年轻女人鞠了一躬，她就呆在距他几步远的地方，而且奥拉斯早就注意到了她那优美的身段。她先是犹豫了一下，然后接受了邀请。这两个人跳得那么尽善尽美，致使人们围成圈子在看他们。

当地中海东部地区的那个人把年轻女人送回原地后，他又站到了奥拉斯·韦尔蒙的前面。不过这一次，奥拉斯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抓住他的胳膊，把他搽到了一边。地中海东部地区的这个人发怒了，猛地转过身来。

“先生……”

“太没礼貌啦。”奥拉斯说。

这个男人气得涨红了脸，提高嗓门说：

“要找事，对吧？”

“不。事实如此。”

“我认为被冒犯了。”

“我希望如此。”

地中海东部地区的这个人以一个十分洒脱的动作从口袋里取出了一张名片。

“阿马尔蒂·帝·阿马尔托伯爵！您的名字，先生？”

“德·奥特耶—隆尚大公。”

人们聚集到前面，为奥拉斯·韦尔蒙的冷静的玩笑而开心地笑着。地中海东部地区的这个人愤怒得满脸通红。他问道：

“您的住址，先生？”

“这里。”

“这里？”

“是的。在事态严重的情况下，和我认为有重大的事情要处理时，我总是马上而且是在现场解决的。您认为受到了冒犯……那好吧！您想挑选什么武器？剑？手枪？板斧？浸过毒汁的匕首？长枪？一四三型的弩？”

人们在他们的周围笑得越来越厉害了。外国人感到，由于这个爱开玩笑而果断的人，他很可能遭到奚落，于是他控制住自己的愤懑，冷冷地回答道：

“手枪，先生！”

“来吧。”

他们正好呆在离射击场很近的地方，这里已经准备好了靶子、管子和有鸡蛋壳在上面跳动的喷水管。奥拉斯取了两支第二王朝时代的两响福楼拜式长管手枪，让人在他们面前装好子弹后，把其中一支递给阿马尔蒂伯爵，同时十分认真地对他说道：

“只有击中两只蛋壳，才能挽回名誉。”

这位地中海东部地区的人犹豫了一下，最后甘愿接受这句玩笑。他举起手枪，瞄了很久，结果还是没有击中目标。奥拉斯从他手中接过枪来，漫不经心地举手端平这两支枪，连瞄都不瞄一下，就扣动了扳机，两个蛋壳都被打掉了。

人群中发出一阵赞叹声。

“名誉保住了，先生。”奥拉斯说道，“我们的两个蛋壳都滚到地上去了。”

于是他向阿马尔蒂伯爵伸过手去，后者笑了起来，说道：

“了不起，先生！机智又灵活！这正是我所需要加强的！我非常想再见到您。”

“我可不是。”奥拉斯从容地说道。他匆匆地走开了，以便离开那些好奇的人们。

他又在花园中比较清静的地方散了一会儿步。正当他准备朝门口走去时，一只手落在了他的肩上。

“我能跟您说几句话吗，先生？”一个女人的声音同时响了起来。奥拉斯转过身来。

“啊！漂亮的盎格鲁—萨克逊夫人！”他以一种欣喜的语调大声说道。

“美国人，而且是小姐。”她回答道。

他很有礼貌地鞠了一躬。

“我需要自我介绍吗，小姐？”

“没有必要。”她笑着说，“对我来说，德·奥特耶—隆尚大公就行啦。”

“很好，但我，我无幸认识您，小姐！”

“您能肯定吗？好吧。我们在纽约的一栋房子的楼梯上见过面。您记不起来了？……再说，我已经观察您一个小时了。”“那么是监视啦？”

“是的。”

“为什么呢？”

“因为您就是我找了好几天的那个人。”

“您找的是什么人？”

“能够给我提供重要帮助的人。”

“我总是能为漂亮女人提供重要帮助的。”奥拉斯说道，他总是那么献

殷勤，“小姐，我听从您的指挥。”

他把手臂伸给她，然后带她穿过人群，又来到他刚刚离开的那个清静的地方。他们在花园的大树下坐了下来。

“在这儿，您不冷吗？”奥拉斯问道。

“我从来都不冷。”她回答道，同时还把遮在光滑的肩膀上的纱罗撩了下来。

“谢谢。”奥拉斯赞许地说。

她感到惊奇。

“谢什么？”

“您允许我欣赏的节目呀。太美了。像希腊的大理石雕塑。”

她脸色羞红地皱起眉头，又把纱罗拉到了肩上。

“您肯定愿意听我说吗，先生？”她十分生硬地问道。

“当然，能够对您有用，我很开心。”

“那么，是这样的：我是美国一份发行量很大的警报的工作人员。所以，我搅进了一桩凶杀案中，而它最后一段是发生在法国的，这就是：马克·阿莱米案件！我用很有成绩的工作在报社进行了成功的合作之后，现在又要进行搏斗了。虽然已经进行了两个月了，但却没有丝毫的进展。在不知道该如何继续下去的情况下，我于两天前去了警署。在那里见到了一位警探，他给我提了极有益的忠告。最后他大声地叫喊道：

“啊！只要您能找到‘某个人’合作！”

“‘某个人’？”奥拉斯问道。

“是这样，警探告诉我，这是他们对一个玩世不恭的家伙的称呼。他有时跟我们一起干。他的名字，我们不知道，就连他的真实的外貌特征我们也不清楚。这是一个上流社会的男人，好像是一个很富有的王公贵族。他总是以特别的方式行动的。他强壮有力，又难以置信地灵活。此外，还有那任什么东西都无法干扰的冷静……可是他在什么地方呢？……！注意……昂格尔曼男爵明天在他的圣奥诺雷区的豪华官邸举行一年一度的狂欢节，他会邀请全巴黎的社会名流参加的。肯定这‘某个人’会出席。您将发现他并让他对您的事业产生兴趣。”

“那么，您就到这儿来啦？”奥拉斯说，“那么，因为您看到我摔倒了一个竞技者，在做善事，和与人决斗击蛋壳，您就以为：‘这就是那某个人’啦！”

“是的。”美国女人回答道。

“那么好吧！小姐，我确实是那个‘某个人’，而且愿意尽全力为您效劳。”

“谢谢。那么我就开始吧。您了解一些我刚才跟您提及的美国案件的情况吗？”

“马克·阿莱米的案子？一点儿。”

“您是怎么知道的？”

“我看了有关这一案子的一篇文章，是一位女人写的。”

“是的，是我，帕特里希娅·约翰斯顿。”

“祝贺您！”

“毫无保留吗？”帕特里希娅问道。她对这种赞赏的语调有所警觉。

“不，有个保留：文章写得太好啦，文学色彩太浓重了，而且也太过于

发挥了。关于犯罪的题材，我还是喜欢平铺直叙，而不是‘叙述’，不是修饰润色，不要去追求效果，也不应该有戏剧性的变化。警探小说令我打瞌睡。”

她微笑了。

“这跟阿莱米先生给我的建议完全相反。我曾经做过他的秘书。但是关于激情，是我从他那儿学到的。”

她简单明了地叙述了事实。他认真地听着，眼睛始终没有离开过她。当她结束时，他说：

“我现在完全明白了。”

“我的解说比我的文章更清楚？”

“不，可是您是用嘴把它说出来的，而您的嘴唇又是那么地迷人。”

她又一次地脸红了，不高兴地咕哝着：

“啊！这些法国人……总是这样……”

“总是，小姐。”他平静地说，“我真的只有说过我很爱她之后，才能敞开心扉地与女人交谈。这是一个光明正大与否的问题，您是知道的。现在先让我对您的美貌、您的肩和您的唇表示爱慕之意。好啦，有什么东西困扰着您呢？”

“一切。”

“自从朴次茅斯的第四次犯罪之后，没有出现任何新情况？”

“没有。”

“没有丝毫迹象？”

“没有。我到巴黎快三个月了，三个月来一直就未找到任何线索。”

“这是您的过错。”

“我的过错？”

“是的。您只从偶然间给您提供的事实中汲取了一部分事情真相。”

“我汲取了人们所能汲取的一切事实。”

“没有。证据是，在听您解说时，我本人得到得更多一些。所以，如果您不顺利，这完全是您的错误造成的。您有疏忽和思想上的怠惰。”

“我在哪方面疏忽和怠惰啦？”帕特里希娅受到了冒犯，不快地质问道。

“您过急地接受了关于波尔·希奈尔这个名字的解释。希奈尔是：‘道德败坏者’。那么，您就由此得出结论，认为波尔·希奈尔是：‘道德败坏的波尔’。这是模棱两可的解释，大过于简单化了。您应该深入到现实当中，想一想亚森·罗平过去是怎么做的。您认识他吗？”

“像大家一样，通过读有关他的业绩的书认识他的，但是，就他本人来说，我可能还不认识他。”

“您失去的太多啦。”奥拉斯非常严肃地说道。

“他做了些什么？”她惊奇地问。

“为了好玩，他有两次把自己的名和自己的姓的字母打乱，然后以另外一种方式重新组合起来，这就使他在一段时间里，成了俄罗斯王子保尔·赛尔宁，随后，又成为一名葡萄牙的贵族路易·佩雷纳。而且没有一个人怀疑过他。”

奥拉斯一边说着，一边从他的皮夹子里取出几张名片。他把它们一撕为二，选出十一张小卡片来，然后把“波尔·希奈尔”这两个词的字母分别写到卡片上。最后，他把它们全部交给年轻女人，同时说道：

“按顺序念。”

她大声读着这十一个字母：

亚森·罗平

“这是什么意思？是不是弄混了？”

“这表示，美丽的帕特里希娅小姐，亚森·罗平的名字的十一个字母可以被她用来组合成十一个字母的：波尔·希奈尔。”

“因此，波尔·希奈尔根本就不存在？”帕特里希娅反问道。

奥拉斯点了点头。

“它不存在。您很巧妙地把它归咎于纽约团伙的一个简单的口令和集合信号了。”

“口令本身其实掩饰了亚森·罗平这个名字？”

“正是如此。”

“这个所谓的亚森·罗平在这次冒险事件中充当了一个角色，一个头领的角色。对吧？”

“我不这样认为。当然，案件只应该是这样表现的。可是，这不符合罗平的平和的性格，因为他不会同意所犯下的这四桩罪行的。我坚信，这个组织表面看来是在罗平的领导之下成立起来的，其实恰恰相反，是要给他找麻烦。按照伦理道德，马克·阿莱米是这样对您说的！对于像他和弗雷德里克·弗尔德这样的清教徒们来说，有比打击坏人，让其退赃和赋予集团无限的力量以及能够把罗平的巨大财富交到内行人的手中更道德和更值得称颂的吗？要么就让人把它偷走，要么就让人去狠狠地敲诈勒索他。”

黑手党攻击亚森·罗平，我觉得这是这次新的十字军东征的格言、口号和指示。我认为，要攻击的和要消灭的异教徒、叛逆者和撒拉逊人，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是亚森·罗平先生；而十字军参加者，布戎的戈德弗洛伊军团，里戎的理查德·科尔军团和圣路易军团是参加到征服耶路撒冷战役之中的，这就是马克·阿莱米，是弗雷德里克·弗尔德，是“野人”。您像我一样地不相信吗？”

“！是的。”她十分真诚地承认道，“这正是我所了解的马克·阿莱米。我清楚地看到他投身到打击伪基督的斗争之中，而在他的眼里，亚森·罗平就代表了这个伪基督。”

## 四 黑手党

帕特里希娅长时间地陷入了沉思之中。最终，她好像是在自言自语：

“那么，黑手党在攻击亚森·罗平……”

她抬起头来，直视着奥拉斯·韦尔蒙：

“黑手党……”她重复道，“是的，您的结论应该是对的。”

“肯定的，”他说，“而这个黑手党，原来是美国的组织，并不局限于它的领导人们规定的进行正大光明的行动的目的，即与坏人坏事斗争。他们想马上就有钱。那么，与此同时，他们像过去那些贪财的雇佣兵一样，受雇于那些想要复仇的，或者要躲避报复行动的个人，或者受雇于决定想要某个政敌、有关的高级官员、敌对的将军、很有魄力的政府首脑等倒台的政界的捣乱集团。”

“那么，人们如此谈论的黑手党竟然是这样的？”

“是的。”

“您已经获得了证据？”

“您也能获得的。警方和全世界都能够通过这些谋反分子的身份证辨认出来。您已经发现并对外公布了，它们都有一个大写的字母‘M’，对吧？”

“是的。”

“‘M’是黑手党的第一个字母；另外，‘M’和‘A’两个字母是马克·阿莱米的名字的两个打头的字母；‘F’、‘F’则是弗雷德里克·弗尔德的两个打头字母。此外，我还得知为马克·阿莱米充当秘书的人——‘野人’，您是这样称呼他的——现在已经成为这个团伙的首领，他叫玛菲亚诺。正是从这个帕尔姆的西西里人的名字里，头领们找出的‘黑手党’这个字的……黑手党过去是西西里的作恶者的团伙，他们以政治假相掩盖他们的罪行……这是黑手党悲惨的过去……”

“在巴黎，人们近一段时间常常谈论的黑手党是否就是他们呢？”

“我不清楚。我只知道同一类的字眼产生的是好的效果。我认为，它以各种方式指出坏的思想。有一个世界性的黑手党，差不多所有分散在各国的团伙都附属于它，它组成一个可怕的联合体，专门从事偷盗和暗杀。不管怎么说，我们知道，在纽约，有一个核心组织和一个一直辐射到欧洲的行动中心，它是马克·阿莱米和弗雷德里克·弗尔德的杰作。他们并不知道其罪恶底细，而且想把它办成一个乐善好施的力量。根据我的情报，这个行动中心分成两个小组：战士，行动人员。由西西里人玛菲亚诺指挥。还有一个管理财务委员会，类似于董事会的，是由两个朋友创办的，收受各项费用，而更主要的是分派利润。总之，在这一类的团伙中，规章制度是非常严格的，也是严格地绝对遵守按照等级分配利润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份，依照他的职级和他在各等级中的序号来确定。过去在海盗团伙中就是这么做的。对于不廉洁、懦弱的唯一的惩罚是：死。而且犯事的人是没有能逃脱的。对他们来说，没有完全的藏身之地，也没有能乔装改扮躲过去的。迟早有一天，人们会发现他的尸体，是被刻着‘M’字母的匕首刺死的……黑手党！”

在作出回答之前，帕特里希娅又一次地沉默了，她又陷入了沉思。

“那么，”她终于开口了，“我们意见一致了。您在各方面都有道理。但是，既然我没有能从波尔·希奈尔这个名字中，找出它的全部含义，我又怎么能够知道‘M’字母是什么意思以及这个可怕的组织有这么多值得怀疑的



地方呢？您一定是掌握了特别的情报。”

“那当然啦！”奥拉斯·韦尔蒙承认道。

“那么是以什么方法呢？是否有一个成员叛变了？”

“正是！而且是亚森·罗平的一个过去的同伙。”

“那么，是您的一个同伙，承认吧！”

“只要使您高兴，不过眼下这并没有任何意义。罗平的一个老同伙，现在成了纽约的一个歹徒，而且被马克·阿莱米雇用了。可是当他得知他们谋划反对亚森·罗平时，他就向我报告了。于是我马上乘船去了纽约，我在马克·阿莱米周围进行活动，并把一份重要的资料卖给了他。之后，我申请加入了该组织。”

“您也是黑手党的成员！”

“这很简单，甚至还身居高位呢。这是我的卡片：波尔·希奈尔十一号。”

“这真奇妙。”年轻女人喃喃着，既惊喜又非常钦佩，“这真不可思议，难以想象的机智和大胆。”

“那么，”他继续道，“现在您总该明白了吧？”

他突然停了下来，好像在演戏似地提高了嗓门：

“总之，小姐，女男爵，在认为她的画像有点发橙黄色，现在又变成了浅金黄色的之后，拒绝接受它。画家想对她起诉。事情就是这样的。”

帕特里希娅惊奇地望着他。他接着又把声音压得很低地说：

“冷静一点……不，我没有发疯，但是有人在窥视我们。”

“这个故事真有趣。”帕特里希娅笑着，大声说道。

“是吧？”韦尔蒙说。

然后又悄悄地说道：

“您看到这三四个穿晚礼服的家伙了吧？是的，在那儿，他们混在客人之中，但是都很显眼。我说不出这是行迹可疑呢，还是鬼鬼祟祟，还是从一里地之外就能嗅出的这个团伙的阴森恐怖……您一点也不记得他们了吧？”

“记得，”年轻女人抑制着自己过度兴奋的感情说，“他们使我记起了在纽约的凶杀夜见到的那些人，就在自由广场的拱廊下面。”

“完全正确。”

“是您在盯着他们！”

“确实如此。”奥拉斯十分镇定地说，“想一想，这个集团由十一个人组成。如果它最终只剩下四个或者三个人的话，在分配利润时，这三四个人就可以把猎物全部拿到手了。所以这个团伙才一点点地自己拼命地收缩。很快，由于不断地淘汰，最后只剩下一个了，这应该发生在九月底的结帐和解体之时。注意，看一下右边……您认识这个长胳膊长腿的大个子吧？”

“天呀，不认识。”

“您刚才就是跟他一块儿跳舞的，这是不对的。您本应该拒绝的……啊！……他走开了……阿马尔蒂·帝·阿马尔托伯爵，玛菲亚诺男爵。”

“那么是‘野人’了？一个同伙？就是您认为是头领的那个人？”

“是的……是马克·阿莱米的亲密无间的顾问，一个包揽一切的人。就是躲在暗处，让您不得安宁的那个人……是他杀了马克·阿莱米和弗雷德里克·弗尔德的……”

“而他也在巴黎的旅馆里被别人袭击了，这是我亲眼看到的！”

“袭击，但不是杀害。他医好了伤，而且在您那篇揭露他一开始扮演的

角色的文章发表之前从医院里消失了，因为他可能会因此而遭逮捕。”

年轻女人尽管很勇敢，但也还是颤抖了。

“噢！我不知道这些……！我害怕这个人！请您千万要小心！”

“您也一样，帕特里希娅，小心一点。既然他已经盯上了您，他就不会轻易放过您的。这可实在危险。”

她试图控制住自己的不安情绪。

“可是我有什么可害怕的？”

“跟我一样。”

“可是我并不是他们团伙的成员呀。”

“这是真的！只是，您是敌人。您从纽约动身十分钟后，同样的电讯已经传到了在欧洲的每一位成员的手中：帕特里希娅·约翰斯顿，秘书，为了给‘M一号’和‘二号’人物报仇登船了。从这时起，您就被监视和被宣判了。今晚死神在窥视着您……我们一同离开这里。跟我在一起，您就没有什么好害怕的了，而且您到我家去过夜。”

“好。”她顺从地说，“可是，请相信，我像担心我的安全一样，在担心着您的安全。您不是告诉过我，他们已经知道了罗平的所有住址了吗？……”

“我给他们的单子是在马克·阿莱米死之前的。我现在的住址没有写在上面。”

他站起身来。

“来吧，帕特里希娅。把您的脑袋靠到我的肩上，请允许我用我充满敬意的双臂搂抱着您的腰……对，就要这样……我们一块儿走，不要像想逃跑的、想防备什么的和互相援救的战战兢兢的坏蛋那样，要像恋人那样相互温情地偎依着，陶醉在激情之中。来吧，帕特里希娅，来吧！”

年轻女人顺从着。他们相互偎依着，迈着稳健的步子，并肩走了。

他们朝大门口走去，但是在他们穿过花园的一段黑暗的、没有一个人的地方时，一个男人的瘦削的、很高的身影突然出现在了他们的面前。

奥拉斯·韦尔蒙的手离开帕特里希娅的腰部，并且像一道闪电般地把手电筒的光束照到这个募然而至的男人的脸上。他的另一只空闲的手做好了扼对方喉咙的准备。

奥拉斯冷冷地笑了起来。

“是的，真的是你，阿马尔蒂·帝·阿马尔托，德·玛菲亚诺男爵。”他嘲笑着说，“你就是‘野人’。闪开一点，给我们留出一条路来。你没有一副好嘴脸让我喜欢在树林边遇到你，你知道的……甚至我还想到处躲着你。我可不想让你像杀死你的老板，好人马克·阿莱米先生，那样杀死我，还不用说律师弗雷德里克·弗尔德！……那么，说吧，你要不要一个好的建议？让帕特里希娅·约翰斯顿安静好吧。”

强盗向后退了一下，回答道：

“纽约方面已经告诉我们，她对我们来说是个危险的女人……”

“那好，我在巴黎告诉你，她是不伤害人的。再多说一点儿，我爱她。那么她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你别打算染指，玛菲亚诺……否则的话……”

这个人大吼了起来：

“你……早晚总有一天……”

“最好是晚，我的小家伙。为了你的利益……你休想反对我……恰恰相

反。”

“你是亚森·罗平。”

“没有比这再对的了。赶紧滚吧！快点让路！去管玛菲亚诺的黑手党吧，少来管我们。这更谨慎，听我的……”

强盗犹豫了片刻，然后突然消失在黑暗之中，好像他一下子扎进了水里似的。

奥拉斯和帕特里希娅离开花园，穿过了宽敞无人的大厅。当帕特里希娅去存衣处取大衣时，奥拉斯才去向昂格尔曼伯爵夫人告辞。

“您新征服的人太美了。”伯爵夫人以气恼多于玩笑的语气咕哝着。

“确实很漂亮。”奥拉斯认真地说，“但这不是一位被征服者，这是一位大西洋外来的朋友，她不熟悉巴黎，让我把她送回她的家。”

“仅此而已！可怜的朋友，您真不走运！”

“只要耐心等待，一切都会来的。”奥拉斯说教式地答道。

她两眼紧盯着他的眼睛。

“那您永远等我啦？”她嗫嚅地问道。

“直到永远。”奥拉斯回答道。

伯爵夫人转过脸去了。帕特里希娅赶上了他们。

奥拉斯重又挽起年轻的美国女人的手臂，然后两个人一同走出了昂格尔曼的豪华官邸。

他们在人行道上走了几步，奥拉斯对他的同伴说：

“我再向您重复一遍，别在您的家里过夜，帕特里希娅。”

“那么到您家啦？”

“到我家。这些家伙很残忍，您会害怕的。他们是从来不退的。”

“您相信您的用人们吗？”年轻女人问。

“我只有一个老保姆，我的老奶妈，她对我心诚到死。”

“忠贞的维克图瓦尔？”

“是的。我可以为她而自豪，就像为我自己自豪一样。来吧！”

他带着她一直来到他的汽车旁，他们上了汽车。一刻钟过后，奥拉斯把车子停在了奥特耶，西贡大街二十三号，他住在前有院子后有花园的一栋楼房里。

他打开朝街的栅栏门，按铃通知维克图瓦尔。当他们进来时，老奶妈可是并没有在门前台阶上露面。

奥拉斯皱起了眉头。

“这真怪。”他警觉地说，“维克图瓦尔怎么可能不亮前门厅的灯呢？怎么不露面呢？我不在家时，她是从来不睡的。”

他打开灯，然后马上俯身查看楼梯上的地毯。

“有人来过，这是他们的脚印！我们上楼去好吗？”

帕特里希娅跟在他后面，匆匆地跑到了三楼，然后打开了一扇房门。在这间卧房里，维克图瓦尔平躺在沙发床上。她被捆绑着，口里还塞了东西，眼睛上蒙着布条。

他朝她扑过去，在帕特里希娅的帮助下给她松了绑。维克图瓦尔已经昏过去了，但是她很快就苏醒过来。

“没什么吧？没受伤吧？”韦尔蒙问道。

勇敢的女人迟疑着。

“没有，没有一点儿……”

“发生什么事啦？他们袭击了你。你看清楚他们了吗？他们是从哪儿来的？”

“我猜，是从餐厅那儿来的。我当时在这儿，昏昏欲睡。门被打开了，他们往我头上扔了什么东西……”

奥拉斯已经匆匆跑到楼下去了。在一个大房间的另一头，有一个配膳室。在这间配膳室的壁橱里藏有一条楼梯，它通往地下的一扇门，它控制着院子下面的一条通道。这扇门现在已经打开了。

“强盗！”奥拉斯大吼着，“他们在监视我！他们发现了一切！嘿！嘿！这是些旗鼓相当的对手！跟他们打交道可就别想轻松。”

他回来，坐到餐厅里的一张对着窗户的桌子前，帕特里希娅跟着他，把还有点头昏的维克图瓦尔留在了楼上。年轻的美国女人坐到了桌子的另一面。

他们呆了很长时间，没说一句话。两个人都在认真地思索。最后，帕特里希娅说道：

“这个黑手党的人怎么想要抢劫亚森·罗平呢？偌大的一份家产不可能像提手袋一样地被拿走的！”

“罗平在到处卖他拥有的证券票据、股份、首饰及其它东西时耍了花招。所有这些都变成了现金，一大笔很显眼的钱，而且他自以为已经隐藏好了，但也许它们已经被人家发现了。那么，这之间的争夺就是他们与他之间的事情了！啊！我保证他们已经掌握了王牌和可以获胜的办法。可是不管怎么说，罗平毕竟是罗平呀！……”

“罗平心里踏实吗？……”

“并非总是如此。他们人多势众，行动神速，而且是胆大包天，是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他们直到今天的所做所为都证明了这一点。此外，他们拥有所必需的资金。从一开始，马克·阿莱米和弗雷德里克·弗尔德就每人提供了十万法郎。此后，那些人早就使这笔数目翻了几番了。由于进行了一系列小的令人怀疑的行动，这就成了对他们有利的胜券，罗平对总是处于常备不懈的状态厌倦了。他渴望休息，过宁静的生活，做一个谦谦君子。他要充分享受生活，享受自己辛勤努力得来的果实。他现在的处境有点像战争胜利结束之后，拿破仑的星形勋章开始褪色时的法国元帅们的处境。他厌倦了……”

奥拉斯·韦尔蒙突然停了下来。他几乎要为自己的疏忽而后悔了。

“这个罗平，他真的这么富有？”帕特里希娅心不在焉地问道。

“嘿！很难估算……几十个亿吧……七十……八十……九十亿，大概吧。”

“那还是比较棒的。”

“不错。而这些让他付出了如此巨大的代价，他完全有权拥有它们。就算一千万是生意上赚的，大概如此吧，还有七八百个百万是其它各类的生意所得，而所有这些都是通过复杂的手法、有力的远征、冒着风险、受伤流血、恐怖的战斗和令人沮丧的失败来体现的。此外还有糟糕的投资、可怕的投机、危机、还不算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大的需求、支付的膳宿费用。而罗平是从来不吝啬的！在此情况下，他怎么能不看重自己所拥有的一切呢！罗平对他人的财产并不眼红，但是，别人也休想碰他的！这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只要

有人觊觎他的财产，就会令他不能自控。他也就自然变得凶狠无比。”

“真怪，”帕特里希娅低声说，“我原以为他不是这样的。”

“他是一个人，所有做人应该具备的品性对他来说都不是陌生的。”奥拉斯十分冷静地回答说。

“可是我总觉得人不应该把偷盗来的东西全部据为己有呀。”美国女人强调道。

他耸了耸肩。

“为什么呢？取比挣还要难得多。而且人所承受的风险也更大！拥有这唯一事实能造就一个冷酷无情的人。而且随着年龄的增大，这种情绪也就越加严重。罗平已经有了差不多一百亿……是的，这是他承认的数目。那么，我不建议任何人去觊觎他那隐藏的财富。”

他的声音消失了，但随之而起的是勉强能够听到的嘎嚅声，同时他还用手掌遮住了自己的口：

“千万别动，别说一句话，甚至也别哼一声……您听到我说的了吗？”

“完全听明白了。”她以同样低沉的声音回答道。

“这正是我所要求的。”

“有什么事吗？”帕特里希娅问道。

他一副无所谓的样子，点燃一支香烟，向椅子背上一靠，然后看着蓝色的烟圈打着旋升上了天花板，同时嘎嚅地从牙缝里迸出几个字来：

“无论我说什么，您都不要做出反应，也别发抖……要绝对地不假思索地服从。您准备好了吗？”

“好啦。”她低声应道，同时知道形势非常严峻。

“在您的对面，有一块镜子挂在墙上。只要您把头抬起几个厘米，这面镜子就会把我看到的東西全部反馈给您，因为我是面对着窗户的，您明白吗？”

“是的，我看到了镜子和窗户……左下方的一块玻璃，对吧？”

“正是的。有人在这块玻璃上钻了一个洞。您看到了吗？”

“是的，而且我还看到了有东西在那里动来动去。”

“动的是一支枪管，它伸出来，而且外面肯定有人在瞄准我。注意，看一下镜子上方的陈设武器架。上面少了一支枪，一支乙炔枪，它射击时没有声音。”

“那么谁在瞄准您呢？”

“肯定是玛菲亚诺……‘野人’，或者是他的一个因为灵活而被选中的同谋。千万别动。嘿！帕特里希娅……您不会晕过去吧？”

“没有任何问题……可是您呢？”

“我吗，这是一种享乐。别出声，帕特里希娅。点上一支烟，这样的话，烟就会遮住您那苍白的脸。外面的人在观察您，但不要以为被发现了。现在，听我的安排。您呆会儿沉着地站起身来，上到二楼去。我的房间正对着楼梯平台，屋内有一部自动电话。您要通十七：这是盗警处。要他们派五六个人到西贡大街二十三号来，要快。所有这些都压低声音。而您不用担心维克图瓦尔，她在三楼很安全，您就呆在房间里，放下所有的护窗，插上门闩，不要给任何人开门……任何人！”

“那您呢？”帕特里希娅话中带着明显的不安问道。

“我，只要不需要再照顾您，我就要干事了。好啦，帕特里希娅。”

然后他提高嗓门，大声说道：

“亲爱的朋友，您这一天已经很劳累了。如果要我给您建议的话，那就是请您去睡觉。我的老保姆会告诉您房间的。”

“您说得很对。”帕特里希娅十分镇定地回答道，“我已经疲乏不堪了。晚安，亲爱的朋友。”

年轻女人十分自然地站起身来，然后不慌不忙地走出了餐厅。

奥拉斯·韦尔蒙对自己十分满意。他在危险面前表现出的自制力、沉着果敢，使他在年轻女人的眼里更加树立起了自己的，也许由于先前自己的供认而有所降低的威信。

他发现枪口在蠕动，好像已经把它扛在了肩上。他大叫起来：

“来吧，玛菲亚诺！开枪呀，我的小家伙！可千万别打偏了，否则我会把你仅有的一点脑浆挤出来的！”

他敞开外衣，挺胸向前。

子弹射了出来，没有一点响声。

韦尔蒙战抖了一下，把手放到胸前，然后倒在了地板上。

此时外面响起了欢呼声。落地长窗猛地一下子打开了。一个男人想跳进房间里来……结果却浑身抖动着退了出去。韦尔蒙朝他开了一枪，手枪子弹击中了他的肩头。

韦尔蒙毫无损伤地站了起来。

“傻家伙！”他对这个人说，“你真蠢，你以为你从我的枪械架上取下一支装了子弹的枪，你又是黑手党里的最佳射手，就足够了。哎呀，就一切都好啦！我也就死定了！真是蠢得可怜。你以为我也蠢到了把武器装备好交给袭击我的人吗？这总是有可能的，因为我住在一幢独立住宅嘛！是的，我是把钢管交到了袭击者的手中，而子弹，正是它们缺少了最关键的东西。”

“什么？”对方大叫了起来。

“子弹，枪里面什么也没有！那么，你是在打空气，傻子！你打的只是空气。杀人不是这么干的，我的老伙计！”

韦尔蒙一边说着，一边从武器架上取下第二支枪，然后朝窗户走过去。他努力搜寻着逃跑人的身影。他看不到玛菲亚诺的影子，十分不安地在想：

“这个鬼东西会到哪儿去呢？他又在搞什么阴谋诡计？”

突然，他听到在二楼，有一阵尖厉的哨声，他马上就辨出了它的声音。是帕特里希娅在求救。

“强盗们已经发现了我房间的秘密通道？”他在焦急地想着。

但是对他来说，焦急意味着行动。他匆匆朝楼梯跑去，三步两步就登上了楼。

到了二楼，他站在房门前，从透过墙板传出的嘈杂声中，他明白里面发生了战斗，也就是说，他经常进出的秘密通道的出入口已经被人发现了。

于是他凶猛地撞击门。

房间内，一扇墙已经打开了，玛菲亚诺在拼命地想把帕特里希娅带走。在后面，在阴影处，在秘密通道的入口处，站着两个同谋，他们已经做好准备，必要时会马上介入的。

帕特里希娅已经精疲力竭，只能勉强地招架着。她已经把小银哨子丢在一边，十分虚弱地喊着：

“救命呀！”

此时此刻，人们听到韦尔蒙正在疯狂地撞击着已经松动了的房门。

“啊！我得救了！他来啦！”年轻女人嗫嚅着，她也一下子恢复了力气，拼死命地挣扎起来。

玛菲亚诺把她扼得更紧了。

“得救，还没有呢！”

门咯吱咯吱地响着，两个同谋从秘密通道口逃掉了。剩下的这个强盗气得发狂。

“我至少得有所补偿吧。”他大吼着。

他突然俯下身去，想吻年轻女人的嘴唇。

可惜的是他只能轻轻地碰一下。她向后仰去，同时用她的指甲对这讨厌的接触进行着反抗。她抓破了他的脸。

“可恨！卑鄙下流的畜牲！”她大骂着，同时，与又把她抓住的男人撕打了起来。

突然，门扇倒了下来。玛菲亚诺甚至都没来得及看一眼，韦尔蒙已经冲到了他的面前。强盗的下颏重重地挨了一拳。他放开了帕特里希娅，踉踉跄跄地站不稳了。一阵愤怒的耳光又使他站直了身子，让他清醒了过来。他想逃走，但是出入口已经关上了。于是他又回到房子中央，取出他的手枪，坐下来，对韦尔蒙——他也始终未放下武器——说道：

“等一等，韦尔蒙。我们俩人先把我们的武器暂时放一放。两个像我们这样的人，如此激烈地打斗，而且不顾死活，总不能事先不商定好条件吧。”

韦尔蒙耸了耸肩。

“这可正是你想干的。一段时间以来，就想杀死我而不做任何解释。总之，我们可以谈一谈，如果你愿意，但是要光明正大地正派地谈！”

“是这样的！你今天晚上对我说，就在昂格尔曼家的晚会上，你声明我们美丽的帕特里希娅是属于你的。因为你喜欢她……那没有办法……你应该知道一点，你在她的身上是没有丝毫权利的。”

“我对我得到的，和她所给予我的是有权利的。”

强盗的眼里闪出了凶光。

“我反对……”

“在这种情况下，你去找接待员吧。”韦尔蒙嘲笑着说，“有反对意见去那里正合适。”

玛菲亚诺，轮到他耸肩了。

“你疯啦！好啦，认真想想吧。你认识她还不到两个小时。”

“那你呢？”

“已经四年了。四年来，我一直在她的身边……我在窥视她，我在不露面地跟踪她。她知道我在阿莱米家，对吧，帕特里希娅？有多少次我是在暗中跟着她呀！因为她也知道我爱她，我想要得到她，她是我的一切，一切……”

“你说得好。”韦尔蒙冷笑着说，“但是，她如果是你的一切的话，而你，你对她却是没有丝毫价值的。对吧，帕特里希娅？”

“比这还要差。”她很反感地说。

“你看，玛菲亚诺！好啦，滚吧，让我安静地呆在这个自由的位置上吧。”

“让你？休想。你对她来说是个陌生人……你看嘛，你知道她的生活点滴事情吗？你知道她同时被阿莱米父子所爱吗？”

“你在撒谎。”

“你知道她是亨利·阿莱米的情妇吗？”

“你在造谣。”

“这绝对是真的。她还有了他的一个孩子呢。”

韦尔蒙脸色变得惨白。

“您撒谎……帕特里希娅……我求您啦。”

“他说的是事实。”不屑撒谎的女人承认道，“我有一个孩子，一个现在已经十岁的儿子……一个我很爱的儿子，罗多尔夫。他是我的生命，是我的全部希望。”

“一个她不能分开的儿子。”玛菲亚诺补充道，“她让人把他带到巴黎来了，而且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强盗的话对奥拉斯来说是具有某种含义的，所以后者十分不安地问道：

“这个孩子在哪儿，帕特里希娅？是否没有任何危险？”

她笑得十分肯定。

“是的，没有任何危险。”

“您赶紧到他那儿去，帕特里希娅。”韦尔蒙很严肃地说道，“把他带到尽可能远的地方去。而且要马上把他带走。”

玛菲亚诺冷笑了起来。

“已经太晚了。”

帕特里希娅脸色惨白，跳了起来，眼睛里流露出凶光。

“您这是什么意思？我今天早上还看到过他呢。”

“是的，在吉维尔尼，对吧，在韦尔农附近的一位勇敢的瓦瓦塞尔妈妈家。再回那儿去呀，帕特里希娅，您在那儿再也找不到孩子和瓦瓦塞尔妈妈了。勇敢的女人今天下午把他给我带走了。”

帕特里希娅脸色大变。

“您是一个无赖！一个恶魔！……这个孩子很脆弱，他需要精心的照顾！”

“他会得到这些照顾的，我向您保证。我就是他的母亲。”玛菲亚诺以一种奸诈的嘲讽回答着。

“我去报告警署！”帕特里希娅发疯地叫喊着。

“我完全具有小阿莱米的做父亲的权利。司法部门会祝贺我把孩子归还了他的父亲的！”玛菲亚诺耍弄地说。

韦尔蒙的可怕的大手重重地砸到了他的肩膀上。

“在司法部门之前，先是警署，它在等着你并且要和你清帐……”

“警署还远得很呢。”强盗说。

“并非像你所想象的！我已经让人给盗警处打了电话。他们的汽车五分钟之内就会赶到这里。注意，听好……汽车的喇叭声……他们来了……看到形势了吧，玛菲亚诺？等着你的将会是两端有木条锁的锁链……拘留所……重罪法庭……还有断头台……”

“还要逮捕亚森·罗平！”

“你是神经病，对于警署来说，亚森·罗平是不可触犯的。”

强盗想了一下。

“那么，你有何提议呢？”他问道……

“说出孩子在哪儿，我就网开一面，让你从第二个秘密通道逃走，就这样。快点吧。汽车已经到了门口了。孩子在哪儿？”

“让帕特里希娅陪我一起去。由她和我去处理这件事。她知道我所提的



条件，她首先妥协，那我马上就会把儿子还给她。”

“那我宁肯死。”帕特里希娅低沉地说。

楼下已经响起了第一阵铃声，韦尔蒙大声吆喝着：

“他们来啦！”

他把一个手指按到了细木护壁板的一个凸出部位。

“只要我按一下，前门厅的门就会打开。那我就按啦，玛菲亚诺？”

“尽管按。”玛菲亚诺说，“那么帕特里希娅就休想知道她的儿子在哪儿。”

韦尔蒙按了凸出部位。马上就听到了楼下的嘈杂的人声和脚步声。韦尔蒙朝门口走去，迎住他们。动作像闪电般快，玛菲亚诺朝一扇窗子跑过去，打开它，然后跨过栏杆，消失了。

“这正是我所希望的。”韦尔蒙冷笑着说，同时又抓起他的枪，它的枪栓上有一个特殊的机关。

夜色笼罩着花园，中间的花园所占的地方非常宽阔。

“他，”韦尔蒙继续说，“还得翻过三堵矮墙才能到第四堵高些的墙边。他必须借助放在第四堵墙跟前的梯子才能爬上去，然后下到一条杳无人迹的小街上逃走。”

“如果他没准备这架梯子呢？”帕特里希娅问道。

“他已经准备了。从这儿就能看到它的立柱。”

年轻女人战栗了。

“如果让他跑掉，那么我将永远见不到我的儿子啦。”

此时，警员们在下面叫了起来。维克图瓦尔从她的房间里出来，下了楼。但是奥拉斯已经向他们喊了起来：

“楼梯，先生们！在二楼，对面的门。”

他以窗台为依托，端起了枪。

“别杀掉他。”帕特里希娅恳求道，“那就会什么也不知道了。我儿子也会丢了。”

“不用害怕。只是让他的一条腿变得迟钝一点。”

人们听到了扣动扳机的声音。但是没有很大的声响，没有爆炸声，最多只是一阵轻轻的呼哨声。可是，在花园的另一头，痛苦的喊叫声响了起来，同时还伴有呻吟。

韦尔蒙跨过阳台，再帮助帕特里希娅翻过去，然后扶住她，借助梯子的正面固定的扣钉下到了地上。

三堵矮墙很容易地被跨过去了，在比前面几堵墙高出了许多的第四堵墙的墙脚下，躺着一个人。他在不停地抽动着，韦尔蒙用手电筒照着他。

“是你，玛菲亚诺？右腿肚子被打坏了，是吧？没关系。我的大粒霰弹都是在消毒的高压锅里消过毒的，而且我还有一盒绷带。把你的伤腿伸过来。仁慈的手会给你上绷带的。”

帕特里希娅灵巧地把一块绷带绑在了那不太严重的伤口上，此时的韦尔蒙正在敏捷地掏着玛菲亚诺的所有口袋。

“好啦。”他高兴地叫道，“我抓住你了，我的坏蛋。我通过帕特里希娅，已经得到了你的成员名片。这里是你在纽约偷的马克·阿莱米的和弗尔德的东西。”

然后，他对着他的脸凶狠地说：

“把孩子还给我们，然后我就把名片还给你。”

“我的卡片，”玛菲亚诺咕哝着，“我根本就不在乎。”

“错啦，我的孩子！你非常地不在乎！这张有你在集团中的顺序号码的卡片，是你的唯一的头衔标志，它决定了你在分配获得的猎物中的利益。如果你不能在必要时出示它的话，你就不能算是集团的成员。因此，你就不能参加利益的分配。那你就肯定会陷入困境，我的小兔子！”

“不对！”玛菲亚诺争辩道，“那里的人都认识我。我就说我的卡片被人偷走了。”

“要有证据！像帕特里希娅或者是我这样的证据。可是你谁的也得不到。这是希望的彻底毁灭。”

“你忘了我手中有你们两个人要的小孩啦。那我就把小孩看起来。”

“不。你今天早上给我们把他带来，然后我们交换。有来才有往。”

“好吧。”伤者在思考了一会儿后说道。

“你完全明白了。”韦尔蒙强调说，“如果到早上九点钟孩子还不来，那么就祝你身体健康，我把卡片烧掉。”

“真蠢！你到底要我怎么做呢？你把我的腿打伤了。我无法动弹了。”

“确实如此。让帕特里希娅重新给你包扎一下。然后你安心地休息，明天晚上，我们再来找你。然后我们三个人一起去解救孩子。同意吗？”

“同意！”

帕特里希娅和韦尔蒙把他弄到大墙边的一间堆满花园用的椅子和长凳的小储藏室里。他们把他放在一张长凳上，重新给他包扎，然后走出储藏室，用钥匙把门锁了起来。

之后，他们回到了房间里。

“偷盗！”奥拉斯对带着警员来的班长说。

“真狡猾！您们怎么会把他放走了呢……其实我们并没有耽搁时间。他是从什么地方跑走的？”

“从花园里，他翻过了最外面的高墙。请您们认真地找一找。”

当然，警员们的搜寻工作一无所获。班长又回来问奥拉斯·韦尔蒙：

“请问，您是什么人，先生？”

“是您在警署里称为‘某个人’的人。”

警员们惊奇地望了他一会儿，但是没有做任何评论。

“那么夫人呢？”班长又问道。

“帕特里希娅·约翰斯顿小姐，美国记者，路过巴黎。”

班长带走了他的人员。

这一夜，韦尔蒙睡在他房间的前厅里，因为帕特里希娅占用了这个房间。

第二天一天没有什么事发生。维克图瓦尔给他们做了可口的饭菜，他们俩像老朋友一样地亲切交谈着。到清晨时分，韦尔蒙给伤口在恶化的囚犯送去了一些吃的和大量的水。然后，他去午休一下，准备迎接可能是动荡不安的夜晚，因为他并不相信玛菲亚诺的话。这个家伙会交还小罗多尔夫吗？

当天晚上，奥拉斯和帕特里希娅来到了围墙脚下的储藏室。奥拉斯打开门，马上发出了一声惊叫……在他的手电筒的照射下，他看到储藏室是空的。小鸟确实飞走了……没有任何痕迹留下来……锁头，曾经用钥匙锁好的，好像看不出有被扭动的痕迹。楼梯也摆放在平时呆的地方。

“这帮家伙真厉害。”奥拉斯气哼哼地说，“他们应该是从与我毗邻的

那幢楼里面穿过的。”

“谁住在那里？”帕特里希娅问道。

“没有人。但是是我用做秘密通道的两条路线，一条通向底层，一条通到二楼，直到我的房间。您昨天晚上看见的那一条……”

“在您的房间里？”

“是的，您很清楚……就是您夜里睡觉的那一间。您没听到有人从那里经过？”

“没有。”

“您绝对听到了，因为出入口就顶着床。另外，我真蠢……不是这样的嘛！”

“您是怎么猜想的？”

“我什么也不猜。我知道，帕特里希娅，是您放走了玛菲亚诺。”

她发抖了，勉强地微笑着。

“出于什么动机，上帝！”她大声说。

“他通过您的儿子控制您。他肯定对您进行了我不知道的恐吓！这是对母爱的敲诈！”

接下来是一阵尴尬的沉默。帕特里希娅低着头，脸色苍白，好像要哭似的。奥拉斯把手电光射向她，仔细地观察着她。过了一阵子，他又若有所思地说：

“他是通过您的儿子控制住您的。”

她不作回答。他显得动摇了，打着响指，然后不再多说一个字，哼着小曲走出了储藏室，脸上流露出讥讽的神情。

几分钟过后，在恢复了心情之后，他想跟帕特里希娅再一次谈话，以便了解她真正的意图，但是他找遍了花园和房子也没有见到她。帕特里希娅失踪了。

## 五 罗多尔夫王子

奥拉斯让人请来医生，后者让他不用为作为攻击目标而受到惊吓的维克图瓦尔的健康担心。伤势一点儿也不严重。也没有任何挫伤。为了使受刺激的神经松弛下来，她全休了三四天。然后又到乡下去住了一段时间。

奥拉斯很爱他的老保姆。他尽一切所能要让这位卓越的女人尽快地恢复健康。到了第二天，在看到下午的报纸后，他便在五点钟前来到了一位公证员家，并当场买下了在芒特郊区的他最近看过的一处宽敞的产业红房子。他是在刚才看到报纸时得到这房子要出售的消息的。

当天，他把一位建筑师和一名挂毯帷幔安装工人召到红房子来。他们保证在四十八小时内一切都会安排好。韦尔蒙根本就等不到他的新居一切就绪，就派人找来了一批人，其中好几个是经过认真挑选的，他旧时的追随者。他知道他们是最可靠的，也是最警觉的。

就在这一天的晚上，即买了红房子的第二天，奥拉斯回到了他在奥特耶的住所。晚饭后，他接到了一个电话。

他摘下听筒：

“是奥拉斯·韦尔蒙家。您是哪位？”

一个童稚的声音回答道：

“我是罗多尔夫先生。”

“罗多尔夫先生？不认识。”奥拉斯就像一个性情暴躁的人一样地说道，并且还准备挂上电话。

童稚的声音马上又响了起来：

“罗多尔夫先生，帕特里希娅夫人的儿子。”

“啊！好呀……能为您做点什么吗，罗多尔夫先生？”

“我母亲认为形势非常严峻，她想让我和您见一个面，为的是认真考虑一下对策。”

“好主意，”奥拉斯说，“我们认真研究一下，罗多尔夫先生。只要您有时间，我都方便。您选择吧。还请告诉我地点。”他结束道，同时已经预见到了行动的方式。

“好吧，您同意我们见面……”

通话突然中断了。奥拉斯愤怒地挥了一下手，站起身来，沿着从外面接到餐厅里的电话机上的电话线查看着。于是他来到了隔壁的配膳室。检查马上有了结果。电话线正好在通往地下室的楼梯处被剪断了。线的两头吊在那里。那就是说，某个人躲在配膳室里偷听了通话，而且是在奥拉斯感兴趣，又对对手构成危险的时候把它剪断的。这个看不到的敌人是谁呢？他是为谁干的呢？

奥拉斯·韦尔蒙没有思索很久，他知道他的敌人……而且，两天来，在玛菲亚诺失踪之后，紧接着是帕特里希娅的失踪，他从内心深处在指责帕特里希娅背叛了他……帕特里希娅为了救自己的儿子，把强盗放跑了……帕特里希娅为了获取“罗多尔夫先生”的彻底自由，为了使其逃脱玛菲亚诺的魔掌，成了西西里人的俘虏。

交易就是这样地在她与玛菲亚诺之间摊牌的。奥拉斯就像是亲耳听到地一样明白：

“顺从我，帕特里希娅，我就把孩子还给你！”

帕特里希娅顺从了吗？或者她已经准备屈服了？母亲心里的斗争是十分激烈的，它是如此地激烈，以致帕特里希娅在背叛了韦尔蒙，放走了他的敌人之后，还要让她的儿子做中间人来向韦尔蒙求救：“妈妈说形势非常严峻……”孩子在见面时，肯定会告诉奥拉斯这一悲剧发生的地点的。

这一地点，如何才能知道呢？奥拉斯一面受着情感方面的煎熬，一面在想，这对他来说，还从来没有过。怎么可能阻止陷于困境之中，在慌乱异常的情况下得知自己的儿子处于危险之中的母亲去献身，去满足这个魔鬼的欲望呢。

在奥拉斯·韦尔蒙那容易走极端的本性中，突然生出一股激情。他从一开始便达到了爱情的最高点。他不能容忍的是自己面对这合谋的卑鄙无耻的恐吓而变得束手无策。

他很有经验，同时也明白，他在未获取事件的新情况时，是休想靠侥幸来采取某些行动的。他把自己关在家里，研究行动的方式，随后又放弃掉，继续等消息。他疑虑重重，心绪不宁，焦躁不安。他还从来没有这么痛苦过。

三天就这样地过去了，十分地难熬又令人亢奋。第四天的早上，西贡大街的栅栏门上的铃响了起来。韦尔蒙朝窗子跑过去。一个孩子又一次地按了铃。韦尔蒙匆匆跑下台阶，跑进了花园。大街上，一辆汽车全速开了过来。然后它猛地停在了楼前。一个男人跳下车，抓住小孩并把他塞进车里，汽车随即发动起来。整个事情持续了不到二十秒钟。韦尔蒙根本就来不及介入。他打开栅栏门，看到了远去的，随后消失在空旷的大街上的桔黄色的敞篷汽车——这是玛菲亚诺的汽车。

韦尔蒙回到房内，看到了维克图瓦尔，她已经恢复过来了，而且是听到铃声跑下来的。

“赶紧去红房子。”他命令道，“给我召三十个人，要最好的。把那边安排成一个真正的设防点，让任何人都进不去。夜里，我们的三只牧羊犬，要最凶狠的那三只，值勤守夜。要有口令，有夜间巡逻、监视。总之，要有铁的纪律。你要做好应付各种情况的准备。我可能会给你带个人去，你要一刻不眨眼地看好他。

“再见。迂回过去，自己去想办法吧。不，没有意见，没有问题，没有讨论。我的生命处在了危机之中。而你知道我是如何看重它的！去吧！”

他本人又走进了奥特耶的家中，奥拉斯·韦尔蒙为自己的安全采取了所有必要的措施……

无用的小心谨慎，至少在开头的十二天里是这样的。结果什么也没有发生……所有这些只是向韦尔蒙表明，尽管他的警惕性很高，他们不分昼夜，始终执勤守卫着，但任何时候敌人都可能到他家中来的。而且是来去随便的。他们可以搜查他、掌握有关他的细节和他的一切情况。他感到在自己的周围有飘浮游荡的、看不见的鬼怪。有时他会问自己是不是在做梦。绝不是的：“有人”到他家来了。房子里好像经常有鬼怪出没……他查看了一个遍，没有一点用。他埋伏着，手里握着手枪……没有人……可是在他呆的隔壁房间里，有窸窣的响声、喘气声，有时还有地板条的咯咯声在告诉他那里有人……他跑过去……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影子……没有一点声音……有时他又隐约听到令他心惊胆战的脚步声。随后又是死一般的寂静。他发怒了，他被这些恶毒的把戏搅得狼狈不堪。秘密通道的出入口其实早就锁起来了。这些人是怎么进了他的家的呢？这是他的家呀，亚森·罗平的家！

但是到了第十三天的夜里，在寂静之中，一阵轻轻的擦刮声从与凹室隔开的秘密通道里传了出来。

正在床上看书的奥拉斯竖起耳朵在听着。这种擦刮声很清晰，同时还伴有奇怪的刺耳的响声。他以为是一只迷路的小猫在抱怨，便从床上跳下地，一边开灯，一边把遮板抽了起来。

在秘密楼梯的平台上，在阴影处，站着一个小男孩。他等在那里，眉目清秀，很英俊，梳着金色卷发，穿着小女孩的衣服。

“你是谁？你在这儿干什么？”韦尔蒙恶狠狠地问道。但是他在小孩开口回答前就马上知道他是谁了。

“是我，罗多尔夫。”

他打着哆嗦，好像已经精疲力竭了。

奥拉斯抓住他的手，把他带进房间，十分急切地问着他：

“她在哪儿？是她派你来的？她没有什么事吧？你从哪儿来？说呀，快一点！”

小孩挣脱出来。他好像恢复过来了，鼓起自己的勇气，还有他母亲的勇气：

“是的，是她派我来的……我逃出来是为了找您的。但是我们别说这么多了！还是赶紧行动吧。来吧！”

“到哪儿去？”

“去找妈妈，那个男人不愿意让她出来！而我，我知道该怎么做！听我的吧。”

尽管形势很严峻，而且帕特里希娅又处在危险之中，但奥拉斯还是忍不住笑了起来。

“很好。”他笑着说，“既然罗多尔夫先生知道该怎么办，那么我也就只好服从了……走吧，罗多尔夫王子。”

“您为什么叫我王子？”孩子问道。

“因为在一本著名的小说里，有一位王子叫罗多尔夫，他战胜了一切困难救出了他的朋友们，让他的敌人上当受骗。你就是这种类型的人。我，我担心……”

“不是我！”孩子说，“走吧！”

罗多尔夫在奥拉斯的前面，走进了秘密通道，他手里还拿着一只手电筒。他那金黄色的卷发在风中摇晃着。他走过楼梯平台，在黑暗中用他那敏锐的目光窥视着。

当他走到楼梯转弯处时，奥拉斯拉住了他。

“等一会儿。我要告诉你：我担心这条路的尽头会有人把守。他们认识这条通道。”

罗多尔夫耸了耸肩。

“今天夜里，它没被人把守。”

“你是怎么知道的？”

“如果有人把守它，我就不可能进来了。”

“也许是由于疏忽大意，他们把你放进来了……也许是为了把我和你引到外面去。算啦，随它去吧，咱们还是走吧！到时候再说吧！”

孩子以十分坚定的神情摇了摇头。

“什么也看不见。我跟您说没有人，那就肯定没有人。”

“很好。”奥拉斯说，同时他又笑了起来，“不过让我走在前面。”

“只要您愿意。”罗多尔夫说，“不过我认识路，我是从那儿进来的。出口通到临街的一间小屋，就在您的车库边上。房子里没有人，大街上也是空荡荡的。我都看过了。妈妈也跟我讲过。我们可以朝那儿走。没有什么好害怕的。此外，我注意了一下您的车库。有人把您的车开出去了。车在等着我们，没有一个人。”

“哪一部车？”

“八个汽缸的。”

“天呀！是你开的？”

“不。是您的人。”

他们没有碰到一个人，来到了街上，确实有辆汽车等在那儿。他们跳上车，奥拉斯坐到了汽车方向盘的后面。罗多尔夫站在挡风玻璃的后面，没戴帽子，在那里指挥着：

“向右！……向左！……朝前开！走快一点呀！妈妈还在等着呢。”

“哪条街？”

“博姆街，跟奥斯曼大街平行。”

汽车全速前进着。奥拉斯从来没开过这么猛的车。他急速地转着弯。好几次他都应该为自己没有碰车、没有翻车和冲上人行道而感到惊讶。

但是玛菲亚诺粗暴地威胁帕特里希娅的情景，以及小家伙的鼓劲使他变得疯狂起来。他在继续加速。

“向右拐！”小孩十分镇定地喊道，“往右拐！博姆街在左边的第一个路口……加速！现在可以叫了。用喇叭叫……好！再来！”

奥拉斯看到一个奇怪的住宅，它的底层非常矮。在中二楼的窗户前面，有一块草坪。在汽车喇叭的召唤下，中二楼的一扇窗子打开了，一个女人在草坪上跑着，一直跑到了石头栏杆处，然后翻身越过，消失在黑影之中。

“是你吗，罗多尔夫？”

“是我，韦尔蒙。”

奥拉斯走下汽车。他认出了帕特里希娅。

“啊！一切顺利。”她高兴地叫道。

但是她又转过身去。因为另外一扇窗户打开了。一个男人跳到了草坪上，愤怒地大叫着。

“你真的要回去吗？”

“您滑下来吧。”韦尔蒙指示着，同时朝她伸出了双手。

帕特里希娅没有一点犹豫，她跨过石栏杆，投入了他那坚实的怀抱中。在把她放到地上之前，有一秒钟，他高兴得都要发疯了。

“妈妈！好妈妈！”罗多尔夫喃喃着，朝他母亲跑了过去。

在远处，气得大发雷霆的玛菲亚诺在威胁着。他也跨了上来。

“请你住嘴，玛菲亚诺，你干什么大喊大叫！”奥拉斯讥讽着，“可事实上，你给我提供了一次最理想的瞄准机会，我的小家伙！多么圆的屁股呀！笨蛋！为了对称，还是右边一下左边一下吧。”

他从汽车里取出了无声长枪。就在玛菲亚诺转过身去，用双手勾着栏杆准备往下跳时，他开了两枪。玛菲亚诺每边挨了一下，他重重地滚到了街上。

“救命呀，抓杀人凶手呀！”他撕破喉咙地喊叫着。

“没有必要这么叫。只是擦破了一点皮，不会要命的。我真想好好整一

整你这位巴黎先生！”奥拉斯在离去时丢下了这句话。

于是汽车在博姆街的拐角转弯了。

清晨两点钟，在交换过口令之后，汽车驶进了红房子的灯火通明的院子。二十名卫士在维克图瓦尔的指挥下向新来的人们发出了欢呼声。狗们也在他们的周围欢蹦跳跃着。奥拉斯把年轻女人和孩子带进了一间饰满鲜花的房间。

“没有我的允许不准离开这里，帕特里希娅。你也一样，罗多尔夫。”他命令道。

房间的窗前只有两三米的花园。下面，三个卫士甚至被安排在草坪上日夜值勤。

奥拉斯把双手放到了年轻女人的肩上，在不让罗多尔夫听到的情况下，他急切地问她：

“我没去得太晚吧，帕特里希娅？”

“没有。”她的双眼紧盯着他的眼睛在看，“没有，不过正是时候。这个恶魔给我的时限是到中午结束。”

“那您已经下了决心啦？……”

“去死，是的。”

“那罗多尔夫呢？”

“罗多尔夫会去奥特耶寻求您的庇护的。可是当我能够把他给您派去时，我就已经平静下来了……我满怀信心地等待着……我坚信您会救出我来的！”

“是罗多尔夫救的您，帕特里希娅。多么勇敢的小东西呀！”



## 六 玛菲亚诺的报复

就在被拘禁在博姆街的房子时，也就是在被她的儿子和奥拉斯·韦尔蒙解救出来的前几天，帕特里希娅又给《警探报》写了一篇新的文章。她用一枚戒指买通了一位女用人，得以把文章传到了纽约。这第二篇文章引起的反响比第一篇的还要大。这篇被翻译成多国语言的文章在全世界引起了轰动。应韦尔蒙的特别要求，帕特里希娅在文章中没有谈及与他的相见。但是她致力于描述他对波尔·希奈尔这一人名中独立的大写字母“M”的真正含义，以及对名为黑手党的这一组织的存在的发现。

帕特里希娅提出的这一解释，马上就被读者们接受了。它那么简洁明了，又扣人心弦。警署让人们随意地去议论和猜测。在奥特耶报警之后，当警探来到楼内进行再一次的调查时，他们未能再找到“某个人”和美国的女记者，还有老保姆。所以，他们都是些可疑的人。袭击者也找不到，无论如何调查，这一事件总是无法解释清楚。能够承认那么多的失败吗？如果把这一事件，以及那么多其它完全不同的尚不明朗的案件统统算到这阴险的黑手党，和命中注定要上重罪法庭的那位进行过那么多次偷抢的强盗头子的头上，那该多好呀！要让这个抓不住的角色名誉扫地，这是绝好的机会。因为他的声誉和不受处罚对当局来说是一个永远存在的挑战。警署不失时机地抓住这一机会，希望来一次快速反击，想使这些事件能够有利于自己和双方的参战者。他们总有一天会请求警方的合作，这样就给他提供了有效地进入战斗的可能性，而且会在一网打尽这些人的过程中获利。

那么，帕特里希娅和奥拉斯·韦尔蒙就不会是警方要积极寻找的对象了。安全局决定再看一看，并让这些可疑的人在骗人的安全情况下睡大觉（至少它是这样认为的）。

所以，四个星期以来，帕特里希娅和奥拉斯·韦尔蒙一直在老保姆维克图瓦尔和小罗多尔夫的陪伴下，在有绿树成荫的大花园的、宽敞的、风景如画的红房子里享受着恬静的休息。花园中的一条主要甬道，被呈拱形的浓密的椴树所覆盖，像一条绿色长廊。道路夹在石头的大花盆和大理石的雕像之中，沿着塞纳河，就像一幅和谐的、铺满鲜花的草场和果园的风景画。

在这休闲的宁静中，韦尔蒙过着幸福的生活。他有一个难得的好性格，因此当他愿意享受眼前的所有可爱的东西时就能够把最棘手的难题丢到脑后去。眼下，他一边加强戒备，一边把玛菲亚诺丢到了脑袋后面。玛菲亚诺不存在了。韦尔蒙爱上了帕特里希娅。但是他不对她说。他们的亲密只是停留在友谊上。但是他生活在这个年轻女人的身旁，日复一日地欣赏她的美貌、她的智慧和她的青春欢乐，实在是太惬意了。而小罗多尔夫的在场，对韦尔蒙来说，也是很惬意和很高兴的。罗多尔夫很像他的母亲，是个非常漂亮的孩子。跟他一起玩时，韦尔蒙感到自己也变成了孩子。帕特里希娅看着他们，在开怀地笑着。

可是，韦尔蒙像人们所见到的那样，始终保持着高度的戒备。他一到红房子，就认真地查看了所有的防卫准备工作，并且逐个地了解了老保姆维克图瓦尔招募来的新用人的身份。

在这些用人中，韦尔蒙从来是对女性的诱惑力很敏感的。他被一位维克图瓦尔认为是首屈一指的女佣的，名叫昂热利克的年轻的农家女的完美的和充满活力的优雅打动了。韦尔蒙爱恋着帕特里希娅，对昂热利克则是以一种

非激情的方式加以欣赏的……可是她多么有趣且多么漂亮呀！……她那鲜艳的脸庞，没有化妆，也没有打扮；她那苗条轻柔的身段，被裹在身后系带子的黑天鹅绒的女紧身上衣中。她的样子像一个喜剧中的聪明伶俐的贴身侍女。她活跃、轻盈、好动，人们随处可以看到她。在菜园里，她挑选蔬菜；在果园里，她采摘水果；在农场里，她收拾着刚生下来的鸡蛋。而且她嘴边总是挂着微笑，眼睛里流露出纯朴的欢乐，动作十分和谐又很有分寸。

“你是从哪儿把这个小美人挖掘出来的，维克图瓦尔？”韦尔蒙第一天就这么问道。

“昂热利克？是一位供货商给我带来的。”

“证明呢？”

“非常好。她曾在隔壁城堡里服务过。”

“哪座城堡？”

“就是看到高树的那座，就在那儿，在左边，高乃依城堡。”

“很好，我的好维克图瓦尔。有漂亮女孩在身边，总是非常惬意的！那个贴身用人菲尔曼呢？……”

韦尔蒙按照规定了解完全体人员的情况之后，又去思考其它的事情了，尤其是关于眼下的消遣娱乐活动。这个季节很美，乡村的一切都很宜人。近旁的河流是他永不厌倦的娱乐场所。小艇载着韦尔蒙、帕特里希娅和她的儿子去河里游荡。他们还常常下河游泳。小罗多尔夫跟韦尔蒙越来越亲，经常骑到他这位亲密的伙伴的宽肩膀上，在水中发出欢快的喊叫声。

在这轻松愉快的、无忧无虑的、美好的、充满友谊和情感的时间里，帕特里希娅对她的同伴表现出越来越完全的信任，并且对他越来越温柔了。

“您为什么要这样看我？”有一天他这样问她。那一天维克图瓦尔把小罗多尔夫留在了身边，只有他们两个人呆在小艇上。抓着桨叶的韦尔蒙，感到了同伴专注的目光久久地落在自己的身上。

“请您原谅。”她说，“我有个冒失的习惯：借着紧盯着人看来尽力了解他们的思想深处。”

“我的思想深处只有一个秘密。我要使您快乐，仅此而已。”

随后他又补充道：

“而您的思想却是很复杂的。您在想，这个男人是谁？他叫什么名字？他是不是那个亚森·罗平？”

帕特里希娅喃喃道：

“就这一点来说，我没有丝毫的怀疑。您是亚森·罗平……这是事实，难道不对吗？”

“我可以是，也可以不是，这要看您的意愿了。”

“如果我希望您不是，这并不妨碍您是亚森·罗平。”

他压低声音承认道：

“我真的是。”

年轻女人脸红了，她被这一供认弄得有点手足无措了。

“谢天谢地。”她过了一会儿说，“跟您在一起，我肯定能够胜利……不过我害怕……”

“害怕什么？”

“为今后害怕。您的让我快乐的意愿与我们之间应该建立的严格的友谊关系是不相符的。”

“关于这一点，您没有什么好怀疑的！”他微笑着说，“我们的友谊的界限始终是由您来限定的。您不是那种别人可以随心所欲地愚弄或诱惑的女人。”

“那么……您喜欢这样吗？”

“您的一切我都喜欢。”

“一切？真的吗？”

“是的，一切，因为我爱您。”

她又一次脸红了，然后不说话了。

“帕特里希娅……”他继续说。

“干什么？”

“请允许我要求您回答我的求爱……否则我就投入水中去。”他半认真、半开玩笑地说。

“我不答应您的这一要求。”她以同样的口吻说道。

“那么我就下水了。”

他说到做到。他放下船桨，站起来，穿着全身行头，一头扎进了塞纳河，然后就猛游起来。帕特里希娅看到他朝位于他们右侧，全速驶来的一艘小艇游了过去。这只小艇由一位有点驼背，像是一个长着白头发、白胡子的老人的的人在划着。只是他划桨的动作又猛又快，显露出一个风华正茂的小伙子的活力和果敢。大概他觉得怪里怪气地戴上一副假头发和背上一个假驼子很好玩。

“喂！”奥拉斯·韦尔蒙喊道，“喂！玛菲亚诺！那么你已经发现了我们的隐居地啦？很了不起。”

玛菲亚诺把桨叶放下来，掏出手枪，马上射击。子弹在距游水者的头几厘米处溅起了水花。后者大笑了起来。

“没用的笨蛋！你的手在发抖，玛菲亚诺！把你那把戏给我，我来教你怎么使用！”

这一挖苦激怒了西西里人。他站在小艇里，抡起一只桨叶，想把他的对手打蒙。后者没有等着挨打，而是一个猛子扎下去，消失在水里了。过了一会儿，玛菲亚诺的小艇开始摇晃起来，同时，奥拉斯·韦尔蒙的脑袋出现在了船的左舷处。

“举起手来。”奥拉斯威胁着吼道，“举手投降，否则我就开枪。”

玛菲亚诺想也不想他的这位刚刚在河底潜游了三十多米的对手能用什么东西来射击。他举起了手，惊慌失措。与此同时，在韦尔蒙的体重作用下，小船马上倾覆了，它把西西里人带进了水中。

韦尔蒙发出了胜利的欢叫声。

“胜利啦！敌人在隐居地作战！玛菲亚诺和黑手党落水啦！你总会游泳吧？只可惜你游得像一个死产的小牛犊！抬起头来，妈的！否则你就要喝塞纳河水了，在你还没淹死之前，你就会先被毒翻了……啊！不管怎么说，自己想办法吧。看，你的救星来了。”

河岸上，两个男人跳下了水，然后朝西西里人游过来了，因为水流已经把小艇裹挟走了。不过，在他们还没游近时，优秀的游泳健将奥拉斯已经游到了陡峭的河岸，翻着放在堤坡上的衣服，同时大声说道：

“又是马克·阿莱米签署的两张卡片：连同玛菲亚诺的，还有马克·阿莱米、弗尔德和埃德加·贝克尔的，我一共有六张了！赶快分赃吧！罗平的

财宝归我啦！……”

帕特里希娅呆在小艇里，看到了这场战斗的全过程，非常地开心。

她走到了韦尔蒙身边，后者搂着她的腰，他们一同走上了最近的一条路。此时三个家伙也已经游到了河岸边。

韦尔蒙高兴地大声说着：

“我赢得了金羊毛，美丽的帕特里希娅！一切顺利。敌人在河床上啃泥啦！他们按照我的意志行事。我是无可比拟的、顺从的仆人！仆人浑身上下都湿了，但是爱情之火会把他烤干的！”

一个农民驾着一辆装满干草的小车正好经过这里。韦尔蒙把年轻女人放到上面，自己坐在了她的身旁，同时还在喋喋不休地说着。

“两张卡片，帕特里希娅，多大的收获呀！”

“那对您有什么用？如果他们成功了，您就会得不到钱……”

“谁又能说我无法把某一天流动的财产转到我的口袋里来呢？再说，这些财产也是从这个口袋出去的，那就只能说是借有还了。”

他坐在由一匹老马蹒跚地拖着的小车上，好像是在做一生中最后一次的负重旅行。他们绕了一个大圈子。

“我们总算到了红房子啦。”农民说道，“不过我得把干草送到农场去。”

“啊？”奥拉斯问道，“您是在红房子的农场干活的吗？”

“是的。今天，要把干草归仓。”

“您听到了吗，帕特里希娅？真好，真像是在梦中！有谷仓，有草场，还有人们收来的干草，全都是田园般的喜悦！……和宁静！……我们是多么地幸福呀！”

“我在怀疑。”她勉强地笑着说。

“请问，您怀疑什么？”

“您的不专一！人们都知道您是很容易另求新欢的！”

“自从我认识您——无与伦比的帕特里希娅——之后，您的头发无论是金黄色的还是栗色的，都将是让我艳羡不已的！并且，即便您的头发变成了白色，这一切也都不会改变……一个戴了银色桂冠的帕特里希娅！多么美的梦呀！”

“谢谢！您无论如何要保持高度的警惕。”年轻女人笑着回敬道，“我是疑心很重而且是排他的和专一的人。我是不允许有一点蛛丝马迹的。如果您见异思迁，那就请站开！”

他们对刚刚出现的敌人再次在他们面前出现很是担心，为了将这种心情掩藏起来，他们愉快地交谈着，并走进了堆满肥料的用水泥石块垒起的有许多粪水池的大院子里。在大院子的中央，竖着一间呈缺角的塔楼形的鸽子棚。正在施工中的被常春藤覆盖的哥特式小祭坛的拱扶垛窗以及显得威严、壮观的门拱构成了这个鸽子棚，但它上面的引水槽却早已是破烂不堪了。

帕特里希娅在韦尔蒙的帮助下从小车上下来了。她在这夜幕降临之时，朝红房子走去。此时，奥拉斯则跟随农民走进了马厩，后者想让主人看一看马。几分钟后，奥拉斯穿过小树林和花园，也准备回去了。突然，他加快了步伐。他看到所有的人都集中在台阶下，他们指手划脚地，激动异常。

“怎么回事？”他惴惴不安地问道。

“是年轻夫人！”大伙回答说。

“帕特里希娅·约翰斯顿？”

“是的。我们看到她从远处走来。突然，从暗处窜出来三个男人，把她围了起来。她想逃跑。她大声喊叫着。可是，在我们赶到之前，三个男人已经抓住了她，而且把她扛到了肩上。随后，我们还听到了她的喊叫声，但是很快就消失了。”

奥拉斯脸色惨白，紧张得要命。

“确实，”他说，“我是听到了喊声。可是我还以为是小孩子呢……这些人是从哪个方向走的？”

“他们是从新车库和旧储藏室之间走的。”

“那么是朝花园尽头，朝农场院子走的？”

“是的……”

奥拉斯没有片刻怀疑，他知道这是玛菲亚诺和他的同党所为。他们直接从塞纳河过来，在他和帕特里希娅之前来到了红房子，准备好了这次伏击，而且是在他本人和农民都在马厩里的时候下手干的。

他匆匆地去找到了农民。

“您知道，或者您听人说起过从农场或是从花园有路通到塞纳河吗？”  
韦尔蒙直截了当地问道。

农民没有迟疑。

“有，我知道的！好像过去还有一条路通往高乃依城堡。是的，漂亮的昂热利克，您的女用人，来到这儿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可以带您去那里。她很熟悉这条路。昂热利克！昂热利克！”

但是漂亮的昂热利克没有回答。于是农民本人带着奥拉斯朝鸽子棚走去了。在破旧不堪的引水渠的一个拱廊下面，紧挨着它，有一堵墙指示了一个用大石块堆砌起来的出口。

有一条秘密通道是无疑的了。农民对发现了这条全新的通道大为吃惊。

“他们刚从这里走过。”他说，“请看，先生。他们甚至都没把石块放回原处。他们就这么胡乱地弄了一下。”

奥拉斯和农民用肩一推，就把障碍物推倒了。倒到下面黑暗的楼梯里的石头发出了很大的声响，回声久久不散。

“通得很远。”农民说，“而且在半路上，有一个栅栏门挡住了。”

农民点燃了一盏风灯。奥拉斯也打开了自己的手电筒。他们走了有两百步左右，一道栅栏门把他们拦住了。所幸的是，钥匙留在了另一侧的锁头上，这群暴徒忘记把它抽下去了。

他们继续奔跑起来。很快，地下的空气变得凉爽起来了，这就说明快到河边了。突然，通过一个既没有玻璃，又没有了窗棂的窗框——这是一栋不知道靠什么奇迹竖立在那里的破房子的一扇窗户——可以看到外面。在那些使这块菜地凹凸不平的光滑的石头中间，河流宽阔的水面，在月光若隐若现的照射下，泛着光。在左边三百米远处，矗立着一块大的岩岬。它的后面，是满院子的高大的杨柳树。在这个院子里燃烧着一大堆火。一个树木茂盛的小丘的巨大黑影显现了出来。

奥拉斯小心谨慎地前行着。在火边，有一顶坏布帐篷支在那里。在这个帐篷的门口的布帘子的下面，三个看上去像是烧炭工的男人坐在马扎上。一张矮桌紧靠他们身边，上面摆着瓶子和盘子。在一个女人的服侍下，男人们正在吃着、喝着。

奥拉斯迟疑了一下，这三个男人很可能是玛菲亚诺和他的同伙。他们怎

么敢如此大胆地在他身边安营扎寨！但是他知道玛菲亚诺的疯狂的胆量和草莽精神。而且他差不多立即，借着火光，认出了他们，而那个女人有可能是帕特里希娅……奥拉斯辨认不出她的面孔，但是他认出了她的身影……所以他为受辱而气得发狂。一条绳子连接着年轻女人的手臂和玛菲亚诺坐着的马扎……绳子一下子拉紧了，玛菲亚诺在他的座位上摇晃了起来。最后他还是在同伙们的大笑声中摔倒了。

奥拉斯把农民留在了地下，自己一动不动地躲在了一棵大树的树干后面，他的敌人是绝对看不到他的。

他们这伙人结束了饭局，点起烟斗之后，便点燃火把，走进了帐篷。奥拉斯借着他们的火把之光，发现还有一顶更小一点的帐篷，在第一顶帐篷的后面。那个女人在完成了任务后，走进了这顶帐篷。

几分钟过后，火把熄灭了。说笑声也随即停了下来。

此时，韦尔蒙趴在地上，在杂草和树木之间匍匐前进着。他不时地选择着树叶和小灌木挡住的某些地形。

他就这样来到了拴绳子的桩柱前，绕着大帐篷转了一圈。突然，第二顶帐篷的篷布被掀了起来。他毫不犹豫地溜了进去。

“是您吧，奥拉斯？”一个稍稍能听见的声音喃喃着。

“帕特里希娅？”

“是的，帕特里希娅。快，进来！”

就在他要碰她的时候，她又开口说道：

“我在黑暗中看到了您的到来，我在静寂中听到了您的声音。”

他激动地把她搂在了怀里。她的嘴唇紧贴着他的耳朵，悄声地说：

“快逃……贝舒探长和警署的人在找您。玛菲亚诺已经通知了他们您就在红房子里。”

奥拉斯·韦尔蒙蔑视地冷笑起来。

“哈！”他说，“我明白为什么他们敢在我身边安营扎寨了。因为警署的保护使他们有恃无恐了。”

“快逃，我求您啦。”年轻女人又说。

“您愿意这样吗，帕特里希娅？”

她嗫嚅着：

“我害怕……我为您担心……我已经没有力量了。”她最后补充道。

他紧紧地把她搂在怀里，把嘴唇贴了上去……

她没有反抗……

## 七 沉睡中的林中美人

满月把它那纯洁的银光洒在了这温柔之夜。在沉睡的乡间的宁静中，混杂着千百种细微的声音：有地上升腾起来的生命的簌簌声，还有夜鸟不时地、自由自在地从一个树枝飞向另一个树枝的声音。远处欢畅的流水把它水晶般的和谐洒落下来。宁静的夜晚为并肩躺在帐篷里的这对恋人提供了休息的温床。有时，奥拉斯在半睡眠状态中伸出手来抚摸他的一动不动的同伴的肩膀，以确信自己不是在做梦，她就在身旁。因为形势是如此地不可思议，以致他都在怀疑这是否是真的。

清晨时分，曙光的第一束光从顶篷的缝隙处射了进来。奥拉斯坐起身来，他再一次地把手放到了就在他身旁的那只手臂上……但是，他大吃一惊，颤抖了，害怕了……他摸到的手是冰冷的，很凉……像冰一样……

奥拉斯恐慌地俯下身去看那躺在床上的一动不动的人……射进帐篷里的光线太昏暗了，他看到的是一张罩着薄薄面纱的脸。在半坦露的胸部，在左边乳房的下面，插着一把匕首……他怕得要死，把身子再次俯下去，耳朵贴在冰凉的皮上……再也听不到心脏跳动的声音了。

就这样，像人们睡觉一样，她安然地死去了……如此恐怖的死亡，致命的伤只是让她在情人的怀中抖动了一下，所以他也就没有察觉出来。

奥拉斯跑到了隔壁的帐篷。玛菲亚诺和他的人都不在了。他一分钟也不敢耽搁，马上一口气跑到了红房子，去找帮手。

在红房子的前门厅，他碰上了出来准备进行早晨巡查的维克图瓦尔。

“他们把她杀了。”他对她说，眼里已经含满了泪水。

维克图瓦尔天真地问道：

“那么她死啦？”

他怔怔地望着她。

“是的，她死了。”

老保姆耸了耸肩。

“不可能！”

“可是我告诉你，一把匕首就插在她的心脏上。”

“可是我对你说：不可能。”

“为什么？怎么会呢？这是什么意思？你有证据吗？”

“这表明我的判断，她没有死……一个女人的直觉，这就是所有的证据。”

“那么你以女人的直觉给我什么建议呢？”

“赶紧回到那边去，医治伤者，别离开一步。保护她，以防再发生新的袭击。”

她止住话茬。一阵急促的哨声在花园的某个地方响了起来。

奥拉斯·韦尔蒙跳了起来，他惊呆了。

“这是什么意思？这是帕特里希娅发出的信号。”

“那么，一切都好。”胜利的维克图瓦尔叫了起来，“你看，她还没有死吧。她已经逃出了玛菲亚诺和他的同谋者的手心。”

奥拉斯满脸喜悦地靠到了敞开的窗户前，伸长耳朵在听着。

几乎是同时，一阵野兽的巨大又沙哑的怒吼声也传了过来，它在空旷的大地上滚动着、延伸着，最后静了下来。

老保姆就像听到了雷声似的，马上就发表意见了。

“这是一只母虎。”她说，“是的，昨天有人告诉我，有一只母虎逃脱了，已经有好几天了。这是在办流动动物展览时的事了，而且说是已经逃进了他们称之为原始森林的高乃依城堡这里来了。人们千方百计地搜捕它，它也因此受了伤。所以就变得更加凶猛、更加危险了。如果它碰上了帕特里希娅……”

奥拉斯从窗口跳出去，朝地下入口的那个老祭台跑去。他跑得飞快。当他赶到入口处时，听到了岬角那一侧的女人的喊叫声和混杂在野兽的怒吼声中的、不停的哨声。

又一阵怒吼，只是更近了一些。野兽朝红房子这边来了。韦尔蒙迅速穿过岬角邻近的草地，朝帐篷冲过去。他看到帐篷已经散了架，他惊呆了。剩下的只是一堆碎布、桩柱和小马扎子，好像这里刚刚发生了一场灾难似的。

可是在附近的河面上，奥拉斯发现一艘小艇无声无息地向远方划去。他一眼就认出了呆在上方的三个男人。

“喂！玛菲亚诺！”他大声喊着，“你把帕特里希娅怎么啦？你杀了她，你这个杀人犯！说！她是否已经死了？她在哪儿？”

呆在艇上的男人耸了耸肩。

“我什么也不知道！去找她吧！她还活着，只是母老虎把她从我们手里掳走了，还毁了我们的设施。我想帕特里希娅肯定被它带跑了。去找她吧，这可是你的事。”

小艇在河面上消失了。

奥拉斯控制住自己的焦躁不安，他在听着、看着。他什么也看不到，也听不到哨声了，也没有吼叫声了……四周的一片宁静让他觉得瘆得慌。

于是，他按照强盗们说的，开始搜寻起来。在不远处，树木的浓重的阴影环绕着高乃依城堡的四周。他从墙的一个缺口处进去了。他先见到的是稀疏的树木，人们告诉他的原始森林，只是在距城堡很远的地方才开始的。

一阵新的吼叫声在不到两百米的地方又响了起来。韦尔蒙停了下来，尽管他很勇敢，但还是很不安。肯定是野兽嗅到了他的气味，朝他跑过来了。他迅速地思考着。他能干什么呢？出于自卫，他只有一把小口径的手枪。此外，如果母老虎突然从矮树丛中一下子窜出来的话，他又怎么瞄准呢？

动物踩树叶的声音，折断树枝的声音……越来越近了。野兽走近了。他听到了深沉的虎啸声，老虎的粗笨的喘息声，但就是看不到它。

但是它肯定看到了他，而且随时准备扑向这一猎物。

奥拉斯以杂技演员般的技巧跳了起来。他一下子抓住一根高高的树枝，又用双手用力撑了起来。他感到，他的大腿上遭到了不是獠牙，而是热吻般的冲击。他舒展开身子，又成功地抓到另外一根更高的树枝，轻松地爬到了野兽难以接近的高度。

母虎在第一跳没有得到任何好处的情况下，不想再做新的进攻了。奥拉斯很快就知道它跑进了树林中，他听到了它的咆哮。随后，它又发出了一阵怒吼，接下来是啃咬碎骨头的吱嘎声。

奥拉斯吓得发抖。野兽确实袭击了在帐篷里的帕特里希娅，它是否又回到了被它撕碎的尸体旁去了呢？如果真的如此，他便白冒着生命危险……也无法再救活死者了。

他此时软弱无力、心绪不宁、焦虑不安。他又等了两个小时才从树上下



来。这没完没了的等待如此地残忍，一下子令他无力承受了。他不顾危险，手里握着手枪，在树林中穿来穿去。最后他钻进了矮树丛中。

他甚至大着胆子走到了他探测的森林的更浓密的边缘地带。尽管他仔细地搜索了一遍，但他却什么也没有找到。乌鸦在森林的上空拍打着翅膀飞来飞去，林中的小动物在他的面前窜来窜去。但是再也没有母虎的踪影了。

他长时间地搜寻着，只是没有丝毫的结果。他疲乏、失望。他被蚊子纠缠着，被闷热搞得疲惫不堪。此外，傍晚的暴风雨也在威胁着他。

最后，失魂落魄的他回到了红房子，因为第一道闪电已经划破了夜空，接踵而至的是那沉闷的雷声。

他没有吃晚饭。他的神经在汨汨的雨声中安静了一些。他躺到了床上。可是无论他怎样试着睡觉，却久久无法入睡。他那兴奋的大脑又回忆起夜里怀中抱着心爱的帕特里希娅的每一个时刻。他想象着睡觉时发生的事情。凶手们在黑暗中悄悄地溜了进来，他们蹑手蹑脚地，手中握着匕首，凶残地刺向了帕特里希娅。他们没有推想他当时也在场。他，奥拉斯·韦尔蒙……也许帕特里希娅具有超常的勇气，没去做把危险转移到他这一边来的任何动作……她用自己的死救活了他……她多么爱他呀！

但是还有呢……形势动荡不安，无法说得明白。这小哨声说明了什么呢？这一呼救信号显然是帕特里希娅发出的。为了发出求救信号，那就需要她活着……奥拉斯希望……是的，确实有很多难以理解的东西，它们还让人产生某种希望……

暴风雨越来越猛了。突然，在震撼空间的隆隆雷声中，三条狗开始疯狂地猛吠起来。它们肯定挣脱了链子，因为奥拉斯听到了它们极度兴奋地狂奔起来的声音。它们穿过花园，相互追逐着，好像去追赶在树林和灌木丛中游荡的鬼魂，而且一直追到了农场的院子中。这是令人厌恶的嘈杂声，疯狂的喧哗声既神奇又恐怖。

人们会说，这块地方形成的有堡垒保护的营垒遭到了野蛮的骑士们的不成章法的攻击，他们是一群乌合之众，手持长剑冲入了守卫者的防线。奥拉斯·韦尔蒙在茫茫夜色中幻想着，他揣测着他们，幻想着他们挥舞着大刀和火把在杀在烧……还是这些狂吠声，这些疯狂的喊叫声，其间还夹杂着被追赶的猎物的惊慌失措的叫声……然后，那边又响起了母虎的愤怒的咆哮声。

奥拉斯叫来了护卫班的头头们。他们在注意地观察着，但是他们也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他们试图到外面去看一看，但是在茫茫黑夜里，在瓢泼大雨中，他们没能走远，再说什么东西也没有看到……狂风继续猛烈地扫荡着花园，它那不同寻常的暴烈，使人想起了古老传说中受苦难的猎人的不吉利的行程。

拂晓时分，暴风雨渐渐地平息下来了……狗群仍在不听话地狂奔着，好像得了冲动性精神病似的。暴风雨停息了，倾盆大雨也减弱了势头，变成了靡靡细雨，它好像负有浇洒战场的使命似的。天亮了，可怕的幻觉消散了，人和牲畜也安静下来了。狗群仍在呜呜着，只是没有那么张狂了，好像还有了些节制，时刻担心着那不可避免的鞭打，这是由它们夜间的发狂引起的……这将由主人本人来完成，他要把自己的精神紧张发泄到它们身上去。

“而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他说道，“为了什么古老传说中的妖怪？为了什么飞龙？为了什么离奇古怪的东西？……真是的，我看见什么啦？”

这是一只卷毛狗，一只快要死了的卷毛狗。它的头被轧碎了，肚子被豁开了，爪子还在不停地抖动着，就像是狂风中的一根树枝。由于它的内脏被全部掏了出来，所以它没有了血色，样子非常难看。

罗平抓住小尸体的耳朵，摇晃着，就像是摇晃战利品一样。他把它提给他的主人们看，同时还大声喊着：

“看吧，仔细看看，这就是它拼命追逐的野兽。”

人群中的一个人仔细审视着死动物，然后说道：

“哎呀，这是森林中睡美人的狗！”

“什么？林中的睡美人？这是什么意思？”

“当然啦，是一位在一座荒芜的城堡里睡了一个世纪的夫人。”“哪个城堡？”

“高乃依城堡，就在那边，在岬角的后面。”

“那里有位夫人睡了一个世纪了？你在瞎扯！这是童话。”“我是不知道。好像是有个夫人睡在……”

“你认识她吗？”

“没有人认识她。但是我问过村里人，他们这么告诉我……而且这一带的人对此谈论得很多。”

“他们都做些什么？”

“说她的祖父，在大革命时期，参加了对路易十六和皇室的宣判。于是，为了赎罪，她跪在高乃依家族受难的地方生活了十年，此后她就一直睡下去了。”

“她独身一人在城堡里？”

“是独自一人。”

“可是她还是要吃、要喝的呀！……”

“这就无从知道了。”

“她也散散步吗？”

“她偶尔到村子里来，不过所有遇见过她的人都知道她并没有清醒过来，而且是边睡边走路的。他们看到她睁着那双像梦游者的，只是看，却什么也看不见的眼睛……我，我是没有遇见过，但此事肯定是有……”

奥拉斯·韦尔蒙沉思起来。他总结道：

“我总该为她的卷毛狗的死去向她道个歉吧。这个城堡的准确方位在哪儿？”

“噢！这个城堡是临时搭建的小木棚。它完全颓废了，又用些木板翻修过，四周环绕着叫‘原始森林’的树林子。”

“那么她既然睡着，就不会接待客人啦？”

“很少接待过。不过好像有一天，一个驯狮者和一个信差来通知说，一只母虎从巡回动物展览会中逃脱了。人们到处找不到它。当地的猎人们在千方百计地搜捕它。最后人们得知它呆在了高乃依的林中，不过睡着的夫人回答信差说：‘是的，我接待了它，它受了伤而且变得凶猛异常，它现在在我的林子中，已经痊愈了，但是却依然凶猛。你们去捉它吧。’”

“信差拔腿跑了回来……”

下午，韦尔蒙让人把小卷毛狗的尸体放进一个草筐里，然后带上它，朝岬角处走去。随后，他们沿着高坡的茂密树林走去。一条泥泞的艰难的路通向已经被填平的护城河。被矮树林和橡树覆盖了的外堡基座突出其上。在一

块绿草坪的尽头，竖立着已被岁月剥蚀得很厉害的受难地。上面覆满了藤类，在藤类植物下面，人们还能辨认出一座四分之三已经倒塌的建筑物的不规则的轮廓。它那些大石块都已经滚成了一堆，上面长满了青藤和苔藓。

一个充满敌意的告示在提醒着来访者。四周竖着黑底白字的油漆告示牌：

私人家产

禁止入内

恶狗凶猛

捕狼陷阱

见不到一扇门，也没有入口处。在荆棘丛中，有几级残留的长满苔藓的台阶直通到一扇窗口。里面，是没有了天花板的空荡荡的大厅，地下长满了杂草和多年生的植物，还有一些泥坑。一条小路，如果能这么称呼的话，在废墟中蜿蜒着。就是通过这条路，奥拉斯才得以来到一间竖在大厅中央的涂了柏油的长木棚前，他觉得它是唯一可以住人的地方。

他推开门，同时喊道：

“有人吗？”

在小木棚的后面，响起了嘎吱一下的关门声。

他朝这个方向走过去。穿过一间狭窄的小室，小室里有一张行军床。他走进了厨房，里面的木桌上摆着一个酒精炉，土豆在锅里煮着，边上还有一碗牛奶。

林中的睡美人被闯入的人吓着了，逃跑了。但是她把饭留在了原地。

奥拉斯想去追赶，但还是站住了脚。在他面前，只有两步远的地方，一只野兽拦住了他的去路。

## 八 新战士

院子里的浓厚的树林中的树丛密不透风，在野兽的后面形成了一堵绿墙。一个窄小的缺口引出了一条浓密枝叶覆盖着的昏暗的通道。高乃依城堡的老女主人应该是从这条通道逃遁的。母虎在把她带走之后，又回到了这位不受欢迎的造访者的面前。

人和动物有一阵子一动不动地相互对视着，奥拉斯·韦尔蒙感到很不舒服，他在想：

“好小子，如果你敢动一动，它那已经伸出爪子的脚掌就会抓伤你，还会把你的脑袋揪下来。”

但是他绝不能低头。他的冷静在未曾经受过的灾难前经受着考验。其实，他并不是不喜欢这次邂逅，因为它使他与兽中王面对面地相遇，还能处之泰然。多么好的意志和“自控”的锻炼呀！

一个世纪般长的一分钟过去了……他始终泰然面对！……开始时，恐惧已经把他制服了，现在却在逐渐减弱。他等待着攻击……甚至还有点期盼它的意思……

突然，野兽好像被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的人的强加在它身上的意志征服了似的，它发出了深沉的、带着哀怨的吼声。它转过身去，用鼻子嗅着，准备从绿色通道走掉。于是，韦尔蒙的眼睛仍不离开它。他向后退了两步，从厨房的桌子上取下了装着牛奶的碗，然后小心翼翼地把它放在了母虎的身旁。母虎先是犹豫了一下，然后才下了决心，可以说是还有点扭扭捏捏地过来喝奶了。它只三四舌头，就把碗舔光了。它安静下来之后，又来到了缺口处，在潮湿的草地上，用鼻子嗅从这里逃走的老夫人的足迹。奥拉斯发现母虎的后腿还有一点跛，这是在围捕时受了伤的缘故。他认为它在接受隐居在高乃依城堡的古怪女人的治疗，而且已经跟她很亲密了。

突然间，他不愿再处在野兽的随时会变化的脾气的威慑下了。他手里握着手枪，又穿过这小木棚，走了出来，同时随手关上了身后的门。他在跑回红房子庄园的同时，还不时地回头戒备着身后。他痛定思痛，对自己得以平安地逃出危险境地还是比较满意的。

两天后，他鼓起勇气探查了这密不透风的树林，并再一次地走进了这座神秘的老宅。但是这一次它好像被遗弃了。他既没遇上林中睡美人，也没遇上母虎。他叫唤着，没有一点回声。他手里拿着一把锋利的三角大刀……目的是要引出野兽，然后刺死它……这样的话，牺牲者就得以复仇了！因为，通过思索，他确信帕特里希娅仍然活着，当早晨他麻木地离开她时，曾经以为她已经死掉了。只是到了后来，母虎才把她弄死了，然后又把她弄到了某个枯枝败叶覆盖的洞穴之中的。而且韦尔蒙也想发现玛菲亚诺的逃跑路线并给他以惩罚。但是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三个强盗的线索……几个小时过去了，他一无所获地游荡着，渴望着复仇和杀戮。

他精疲力竭地走了回来，非常失望。可是维克图瓦尔，他是把帕特里希娅的命运赌注全部交付给了她，充满疑虑地摇着脑袋，并且对他说道：

“我不改变自己的想法：她没有死！野兽没有杀害她，玛菲亚诺更不可能。”

“而作为证据的，始终是你的女人的直觉。”韦尔蒙凄切地讥讽道。

“这就足够了。况且，罗多尔夫特别地安稳。他并不担心他母亲是否不

在了。他很爱她，他也很容易激动，而且十分敏感……如果他的母亲已死，他会觉察出来的……”

韦尔蒙耸了耸肩。

“超人的眼力……你相信这个吧？……”

“是的！”老妇人肯定地回答道。

沉默了一小会儿。谈话又继续下去了。韦尔蒙希望……可是这不是发疯了吗？……他十分恼怒地继续说：

“可是，那天夜里，我确实抱着一个活的女人……她到了早上就死了……”

“是的，但不是你想的那个女人。”

“那么是谁呢？”

维克图瓦尔抬眼看了一下四周，然后压低声音说：

“听着，自那一神奇之夜后，女用人昂热利克就失踪了。可是，我从可靠的方面得知，这个昂热利克是玛菲亚诺的情妇。她认识玛菲亚诺的同伙们。她为他们做饭，而且每晚去和他们聚到一起。”

奥拉斯想了片刻。

“那么，被杀的是昂热利克啦？但愿如此，我……可是，在此情况下，告诉我为什么昂热利克要占了帕特里希娅的位置呢？为什么她要把我拉进帐篷呢？为什么玛菲亚诺要杀死她呢……为什么？……为什么呀？……”

“昂热利克抓住机会接近你……这是她很久以来就想干的……你没有看到她向你投去的眼神？……”

“那么，你认为她是钟情于我的啦？这有点吹牛！……而玛菲亚诺出于嫉妒杀了她……可怜的家伙……确实，他总是不能把自己心爱的人弄到手……她们中的每一个人都对我很钟情……”

“不是你告诉我，你拿了他的最终证明有资格分利的卡片……他担心在你身上找不到它，而且你如果死了，那将永远找不到它了……再说，他尽管是一个胆大妄为的强盗，总还不敢就这样杀……奥拉斯·韦尔蒙……”

他摇了摇头。

“你或许有道理……可是，不管怎么说，我还是不大相信……总之，如果……你推理清楚，很有逻辑性，我的好维克图瓦尔！……”

“所以，你相信我啦？你被说服啦？”

“我认为你的论据是无可争辩的，我毫无保留地接受，这样更好一些。可怜的昂热利克，真是的！……”

他对女用人被这野蛮人凶残地杀死而感到气愤，但同时又对自己产生的帕特里希娅还活着的想法而谨慎地希望着。

就在这次谈话后的夜里，韦尔蒙被老保姆叫醒了。

他从床上坐起身来，揉着眼睛，斥责她：

“说实在的，你是否真的完全神经失常了？就为了要把你的某些女人的直觉告诉我！……在半夜，四点钟，你居然把我弄醒！你是疯了，还是哪儿着火了！”

但当他看到维克图瓦尔的忐忑不安的表情时，他停了下来。“罗多尔夫没在他的房间里。”她惴惴不安地说，“而且我想他不在家过夜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在十一点钟！他起床了！总之，要过了青春期。只是，他开始得太早

了一点……那你以为他去哪儿啦？去了巴黎？去了伦敦？还是去了罗马？”

“罗多尔夫很爱他的母亲。我相信他是在找她了。他们有约会，这是肯定的……”

“可是他是从哪儿走的呢？”

“从窗户。窗户是开着的。”

“那些看家狗呢？”

“一个小时前它们狂吠过，肯定是在他离去时……而且有人告诉我，它们早上五点钟也叫唤，这也正是他回来的时候……每夜都是如此……”

“像小说一样，我可怜的维克图瓦尔！没关系，我知道了……”

“还有呢。”老保姆继续说，“三个男人在庄园附近不怀好意地转来转去。这可是我亲眼看到的。”

“是追你的那些色鬼们，维克图瓦尔。”

“别开玩笑，这是一些警员。监视工作是由你的一个最糟糕的死敌指挥的，他就是贝舒班长。”

“贝舒，一个敌人！你真会开玩笑！至少警署还没有下令逮捕我吧。别信那一套！我为他们提供的服务太多了。”

他想了想，皱起了眉头。

“尽管如此，我还是要小心一点……去吧。快点！还有一句话……有人动过我放在那儿的保险柜了！三个组字的按钮都错了位。”

“除了你和我之外，没有人进到这里来。既然不是我……”

“那么是我忘记把这些数字恢复原位了。你要知道这是严重的事。那里面有我的文件证书、遗嘱，还有我的各类箱柜的钥匙，以及我的所有藏物点和网点的密码代号。”

“圣母玛丽亚！”保姆搓着双手发出了惊呼。

“圣母玛丽亚与此毫不相干。应该是你要严加防范。否则，有你好受的。”

“什么？”

“你自己的名誉。”奥拉斯冷冷地说道。

当天夜里，奥拉斯攀上一棵大树，从农场这个方向观察着花园的栅栏门。

他躲在枝叶之中，耐心地等待着。这一等待是有收获的。教堂钟声还没有敲响子夜时，他隐约看到了一个庞然大动物的柔软并且拉长的身影。它先是悄然无声地奔跑，然后又敏捷地从他的身旁跳过了围墙。狗群在窝里狂吠了起来，奥拉斯从他呆的树上跳了下来，朝罗多尔夫的窗前跑去，然后蹑手蹑脚地靠近它。

窗户四敞大开着，房间里灯火辉煌。两三分钟过去了。监视者听到了小孩的说话声……随后他突然看到母虎回到了阳台上，它应该是从这里进去的。它十分巨大、非常吓人，它把它的那双爪子放到了栏杆的横杆上。罗多尔夫爬在它的背上，两只手臂牢牢地把住它那粗大的脖子……还在大声地笑着。

猛兽猛地一跳，跳进了树丛中。然后，背上始终驮着那个开怀大笑的包袱，大步地跑了起来。此时，狗群又开始大叫了起来。

与此同时，维克图瓦尔也从她藏身的阳台阴影处闪了出来。

“怎么样！你看见了吧？”她惊慌不安地问道，“这个野兽要把这可怜的孩子带到哪儿去呢？”

“去他母亲那儿，肯定地！”

“他可能是上帝吧？”

“帕特里希娅应该是跟高乃依的夫人一起治疗了这受伤的猛兽，而且治好了它。母虎已经被驯化得差不多了，而且十分感恩，十分依恋她，并且像一只忠于主人的小狗一样地听命于她。”

“是看出了一些问题！”维克图瓦尔赞赏地说着。

“我就是这么看的。”韦尔蒙谦虚地说。

他跑着穿过农场，然后是通向高乃依城堡的草场。他沿着近乎荒芜的路朝前走着，穿过小木棚的窗户……而且还发出了欣喜若狂的欢呼。帕特里希娅坐在小客厅的一张扶手椅里，把儿子放在自己的膝头，拼命地吻着他。

韦尔蒙走上前去，心醉神迷地看着这个年轻的女人。

“您……您……”他喃喃着，“多么幸福呀！……我真不敢想像您还活着！那么玛菲亚诺杀死的是什么人呢？”

“昂热利克。”

“她怎么来到帐篷下的呢？”

“她把我放跑了，然后替代了我。只是到后来我才明白这是为了什么！她爱亚森·罗平。”帕特里希娅紧皱着双眉结束道。

“可以比这更差。”韦尔蒙冷漠地回答说。

“母虎，塞依达，在塌落的帐篷下面发现了奄奄一息的她，而且不用我插手就把她带来了。这多可怕呀。”

帕特里希娅颤抖了一下。

“玛菲亚诺在哪儿？他的同谋在哪儿？”

“他们还在四周贼头贼脑地转来转去，但是非常地谨慎小心。啊！多么悲惨呀！……”

她又抱起儿子，充满爱意地搂紧他。

“我的宝贝！我的宝贝！……你一直没害怕吧，对吗？塞依达没弄痛你吧？”

“一点儿也没有，母亲。为了不让我太摇晃，它跑得很小心，我敢肯定……我就像呆在你的怀里一样舒服。”

“总之，你和你那奇特的坐骑相处得很好。这真棒，不过现在应该睡一会儿了。塞依达也该睡觉了。把它带到它的窝里去。”

孩子站起来，抓起这个庞然大物的耳朵，牵着它朝房间的另一头走去。放床的凹室旁边的壁橱里放着一张床垫；凹室里放着帕特里希娅的床铺。

可是，塞依达一面往前走着，一面极不情愿地跟孩子抗争着，这一抗争演变成了一种轻轻的咆哮。最后，它不动了，坐了下来，就坐在了它女主人的床前。它的头靠到爪子上，又开始大声咆哮起来，同时还用尾巴猛地抽打着地板。

“好啦！塞依达。”帕特里希娅从座位上站起来说，“有什么事，我的漂亮女？”

奥拉斯仔细地观察着母虎。

“好像，”他强调道，“有人躲在了您的床底下，或者躲在了凹室里。塞依达发现了他们。”

“真的吗，塞依达？”帕特里希娅问道。

这个庞然大物报以更加狂躁的吼声。它站起身来，用它那大嘴巴摇晃着床铺。铁架床猛烈地撞击着侧墙。

三个可怕的喊声从真的躲在床下的人口里传了出来，他们现在完全暴露了。

帕特里希娅紧随奥拉斯的后面，赶紧跑过去救这些闯进来的人。奥拉斯大喊道：

“好啦，赶紧说吧，不然你们就完蛋了！你们几个人？三个，对吧，还有著名的贝舒班长吧？好啦，快回答，我尊敬的警员们。”

“是的。是我，贝舒。”始终呆在地上，而且被怒气冲冲、低声吼着的塞依达吓坏了的警员应声答道。

“那么你来是要抓我的啦？”韦尔蒙紧追不舍地问道。

“是的。”

“先抓起塞依达吧，老朋友。也许它会让你得手的。真的，你运气不佳！你想叫它走开吗？”

“那将令我高兴的！”贝舒肯定地说。

“那么，我是不能拒绝你的，好朋友！会让你满意的。此外，这样更好。不然的话，我会为你的健康体魄的完美而担心的！好啦，帕特里希娅·约翰斯顿，请把盯着我们的警卫撤掉吧。”

年轻女人一只手放在在她身旁像蒸汽机一样地呼噜着擦来擦去的母虎头上，同时喊道：

“罗多尔夫！我的宝贝！”

孩子走过来，投入了她的怀抱。然后，帕特里希娅朝外面打着手势命令道：

“塞依达，现在是送你的小主人回去的时候了。去吧，塞依达！去吧，我的漂亮女！一定要轻一点儿，对吧？”

母虎显出认真地在听的样子。它以十分明显的遗憾看着贝舒，它真想尝一尝他。但它仍十分顺从地决定去完成主人交给它的令它颇感自豪的使命。它一步步地走到罗多尔夫面前，把自己的厚实的背伸了过去。孩子爬了上去，轻轻地给了它脑袋一下，用双手搂住它的脖子，然后喊道：

“向前进！”

巨兽跳了起来，只两下子便到了屋外。过了一阵子，那边的狗群又在夜里吠了起来。

奥拉斯说话了：

“快，贝舒，跟你的小朋友们从床铺下出来吧。十分钟之内，它就会回来的。那么你快一点吧。你有逮捕我的命令吧？”

贝舒站起身来，他的同伴们也是这么跟着他干的。

“是的，总是例行公事吧。”他掸着衣服上的灰尘说道。

“逮捕令应该已经揉皱了。还有另一份是逮捕塞依达的？”

贝舒很尴尬，不做回答。奥拉斯叉起了双手。

“天炉星座，行啦！那么，你想到过吗，如果你没有一份由权威人士签署的文件的话，塞依达将会被人用铁链锁住爪子的。”

他打开了通往厨房的门。

“快跑吧，我的小伙子！快跟你的小伙计们跑吧！像斑马一样地跑吧？跳上第一辆车，赶紧逃到床上去好好休息吧！听我的劝告，这是一个朋友的忠告。快跑，不然的话，塞依达会把警员的肋骨当做一次早餐的。”

两个小伙子已经跑了。贝舒也准备学他们的样时，奥拉斯拉住了他：



“还有一句话，贝舒。是谁任命你为警探长的？”

“你。所以我感激……”

“你就是想通过抓到我来表示感激的。总之，我原谅你……贝舒，我愿意我让你成为队长吗？愿意！……那么，你们回警察总署去。明天早上，星期六，在十一点半钟时，跟你的首长们提出，让他们给你行动自由。我需要你……你明白吗？”

“是的。谢谢！我感激……”

“快走吧！”

贝舒已经跑走了。奥拉斯转身对着帕特里希娅。

“那么是您啦，林中睡美人？”他问道。

“是的，是我。我的母亲是法国人，而住在这里的老妇人，并不是疯子，只是很古怪，是我的一位亲戚。在我刚到法国时，我曾来看过她。她对我特别热情。遗憾的是，她病倒了，而且差不多是马上就死去的，同时把这个颓败、遗弃的旧产业留给了我……我到这里落下脚来，借用这在当地流传的传说来保护自己，避免引起他人的好奇。当地没有人敢到这个地方来……”

“我明白。”奥拉斯说，“您想方设法让我买下这附近的红房子……您有一个绝对可靠的隐身处。您不知道罗多尔夫在我那里将会得到很好的治疗……而且距您也不远。就是这样的，对吧？”

“是这样的。”帕特里希娅说道，“距您不太远，我也同样感到很幸福。”说着，她低下头去。

他做了一个想要把她搂到怀里的动作，但是他控制住了自己。年轻女人似乎对这柔情的表白没有任何准备。

“塞依达呢？”他问道。

“这很好理解。它在动物巡回展览时逃了出来，在对它的围猎中受了伤。它逃到了此地，而我给它绑好了伤口，进行治疗。出于感激，它向我表示出忠诚之情。在它的保护之下，我再不用害怕玛菲亚诺了。”

在沉默了一阵子之后，奥拉斯朝帕特里希娅俯下身去。

“找到您多高兴呀，帕特里希娅！我还以为您已经死了呢……为什么您不早让我放下心来呢？”他有点责怪地问道。

年轻女人有一阵子不说一句话。她闭着眼睛，而且面部表情也比较吓人。

最后她回答道：

“我不想再见到您。我不能忘记您已经选择了另外一个人……是的，在那天晚上，在帐篷里面……”

“可是当时我以为是您呀，帕特里希娅。”

“您根本就不应该这么去想！就凭这一点，我就更不能原谅您了！把我当成这样的一个女人！玛菲亚诺的情妇、女用人和他的可怕的女同谋！您怎么能想到我可以自暴自弃到如此地步呢？那么我又怎么能把这样的一个印象从您的头脑中抹去呢？”

“用更好的回忆去替代它嘛，我的帕特里希娅。”

“既然它已经不是更好的，那也就不可能是更好的了。您拿一个姑娘当做我……我也就不愿意与她去竞争了！……”

奥拉斯被这醋意弄得欣喜若狂，他走上前去。

“竞争？您，帕特里希娅？您真是有点疯了！您不可能有相匹敌的对手的！我是中意于您的！总之，是您，帕特里希娅！是真正的！是唯一的！”

他激动异常，把她揽在怀中，用尽全身力气紧紧抱着她。她挣扎着，非常愤怒，不愿意接受他的道歉。她反抗到后来已经没有一点气力了。

“放开我！”她大声喊道，“我恨您。您背叛了我。”

她战栗着，就在知道抵抗不住了，并且羞怯地屈服之前，她尽最后的努力去推搡他。但是他不松开双手，而且还把脸也凑了过来。

落地长窗的两扇门砰地一下子打开了。完成任务返回的母虎跳进房里来，半伸着身体坐在那里，两只大眼睛就像两颗闪着绿光的大灯。它随时准备着扑上来。

奥拉斯·韦尔蒙放开帕特里希娅，双眼紧盯着野兽。他小心翼翼地，十分和气地对它抱怨着：

“哈，你回来啦。我觉得你有点多管闲事，对吧？那么，帕特里希娅，您的小猫已经痊愈了！哎呀，您有让人尊重您的办法！好的，很好……我尊重您！只是，我不愿意出洋相，也不愿意让我所爱的女人讥笑我……”

他从口袋里抽出了一把又长又锋利的保险刀。这是他从不离身的。他打开了它。

“您这是干什么，奥拉斯？”帕特里希娅惊慌失措地叫了起来。

“亲爱的朋友，我要在您所爱的、令人敬畏的动物面前维护我的尊严。我不愿意让它把奥拉斯·韦尔蒙看成是一个一吓就逃跑的小孩子！如果您不当着这只猫的面马上就拥抱我的话，我就划开它的肚子。那将是一场十分壮观的战斗！明白吗？”

帕特里希娅犹豫着，满脸羞红。最后，她站起身来，走过去靠在奥拉斯的肩膀上，把嘴伸了过去。

“妈的，”他说，“只有这样才能保住面子！……而我只是要求经常以这种方式强制别人尊重！”

“我不能让您杀死这只动物。”帕特里希娅低声咕哝着，“没有它的保护，我真不知道会变得怎样呢。”

“或许我会被它杀掉呢。”奥拉斯强调道，“但这一点不会令您如此担心的。”他很伤感地补充道。这是他不多有的做法，所以深深地打动了女人的心。

“您这么认为？”她咕哝着，脸也变得越来越红了。

但是，她马上就控制住了自己。她认为这是对自己的严重伤害，这种想法尚未完全消失。她走到母虎前，把手放到了它的头顶上。

“安静一点，塞依达！”

野兽哼了哼作为回答。

“安静一点，塞依达！”韦尔蒙重复了一遍，他现在也镇定下来了，“安静一点，好让先生不出丑地走！再见，林中女王！你身上的条纹使我想起了斑马……但现在是我跑呀。”

他把帽子按在头上，在走过母虎面前时又脱了下来，并且很严肃地向它致意。他就在要出去时，又转过身来对帕特里希娅说：

“我们很快又会再见的，帕特里希娅。您是一个女魔法师。您在塞依达身旁，就像是一幅美女驯兽图。您具有古代女神的神态、气质……而我特别喜欢女神。我向您发誓！我们很快会再见面的，帕特里希娅！”

奥拉斯·韦尔蒙很快就回到了红房子。维克图瓦尔正在大厅里等着他。大厅的所有门窗都仔细地关了起来。她听到主人的脚步声后，迎着他跑了过

来。

“罗多尔夫已经回来了，你知道吗？”她大声嚷道，“是野兽把他带回来的，他大概已经睡着了。”

“你是怎么与母虎纠缠的？”

“！一切都很顺利！我们没有发生任何争执。况且，我还准备了裁剪的大剪刀。”

“可怜的塞依达！它总算逃脱了。你应该准备一块床前小地毯。嗯！维克图瓦尔？”

“甚至两块。这只野兽，它很大。不过它的样子很温顺。”

“这是一种爱。”韦尔蒙笑着承认说。

“现在，”奥拉斯·韦尔蒙继续说道，“我要跟你谈最重要的事情，维克图瓦尔！”

“这个时候？”保姆十分惊讶地叫了起来，“难道就不能等到明天？”

“不，不能。你坐到我的身边来，坐这里，坐大沙发床上。”

他们双双落座，静默了一会儿。

奥拉斯的样子一本正经，这也影响到了维克图瓦尔。

他开始了：

“所有的历史学家一致认为，拿破仑一世只是在其统治的最后年代才如此伟大的。他的武装力量也是在一八一四年法兰西战场上才达到顶峰的，是叛变行为把他打倒的。贝尔纳多特与敌人勾结到一起后，已经把莱比锡的失败裹挟了进来。如果莫罗将军没有出卖苏瓦松的话，布吕歇早就被消灭了。如果没有马尔蒙的阴谋诡计，巴黎也就不可能投降。我们都同意吧。怎么样？”

老保姆神色慌张地眨着眼睛。

奥拉斯非常严肃地继续说道：

“我讲到这里，维克图瓦尔：在尚波贝尔、在克拉奥纳、在蒙米拉耶，都是成绩。可是，我脚下的土地已经开始滑动了。失败已经临近了。我的王朝、我获得的财富将很快落入敌人的手中。他们只要再努力一下，我就彻底毁灭了，无能为力了，战败了，被打倒了，奄奄待毙了……圣埃莱娜……”

“那么，你被人出卖了？”

“是的。我对自己刚刚陈述的一切确信不疑。有人进了我的房间，打开了我的保险柜，取走了钥匙和文件。而这些东西可以使他们从我这里窃取我全部的财富。他们可以将其变为自己所有，直至最后一个苏。再说，这一掠夺已经开始了。”

“有人进了你的房间？你能肯定？”保姆咕哝着，“谁能够进去呢？……”

“我不知道。”

他紧盯着她，继续说道：

“那么你呢，维克图瓦尔，你不怀疑什么人吗？”

突然，她跪了下来，大声哭喊起来：

“你在怀疑我，我的小家伙！那么，我宁肯去死！……”

“我不怀疑你打开了我的保险柜，但是怀疑你同意别人进我的房间，搜查我的房间。难道不对吗？你老实回答，维克图瓦尔。”

“是的。”她承认道，把脸埋在了双手中。

他很宽容地用手把她的头扶了起来。

“谁来了？帕特里希娅，对吧？”

“是的。她是在你外出时来的，已经有几天了，是来看她的儿子的。而且她跟儿子关在房里呆着。可是她怎么会知道锁的号码呢？我不知道，我……除你之外，没有人知道……”

“你不用管这些。我现在开始明白了。但是，你听着，维克图瓦尔，为什么你不告诉我她的来访呢？我本可以早些知道她还活着……”

“她告诉我，如果跟你说她来过，那我就会令她有生命危险。她让我向她发誓，我要绝对地守口如瓶。”

“你是以什么发的誓？”

“以我的灵魂永驻。”老保姆喘息着说。

奥拉斯十分威严地叉起双手。

“那么，你的灵魂永驻比我的灵魂暂存要紧要得多啦？你把灵魂永驻看得比给我尽职尽责还要重要啦？”

老保姆哭得更厉害了。她始终跪在地上，双手捂着脸，猛哭着。

突然，奥拉斯站了起来。有人在敲大厅的门。他走过去，隔着门板——他没有开门——大声喊了起来：

“怎么回事？”

“一位先生一定要见您，老板。”一位小队长回答道。“他在这儿吗？”

“在，老板。”

“好的，我来跟他说话。你回岗去吧，艾蒂安。”

“是，老板。”

当这个人的脚步声远去之后，在始终未开门的情况下，奥拉斯喊道：

“是你吗，贝舒？”

“是我！我来了。有些事要符合手续。”

“你的逮捕命令？”

“确实如此。”

“你带来啦？”

“带来了。”

“从门底下递进来。谢谢你，老伙计！”

官方文件从门下面塞了进来。奥拉斯弯腰捡起它来，然后开始认真地研究它。

“很好。”他大声说道，“很好！完全符合手续。只是有个小毛病。”

“什么错误？”贝舒很惊奇地问道。

“它被撕坏了，我的老伙计！”

奥拉斯把逮捕令撕成四块，然后是八块，再然后是十六块。他把它们揉成一个小球，然后把门打开。

“东西在这儿，亲爱的朋友。”说着，他把纸球递给了贝舒。“啊！……啊！譬如……这……不能这么干呀。”

贝舒气得结巴起来。奥拉斯打了一个手势让他安静下来。“别这么大喊大叫的。这种行为不雅。那么，老伙计，说点别的吧，你的汽车在吗？”

“在。”贝舒说道。奥拉斯的冷静总是令他很受感动。

“开车带我到警署去。要关心一下你的队长的任命。不过，还得等我一会儿。”

“你去哪儿？我们要寸步不离地跟着你。”

“我要去高乃依看一下帕特里希娅。我还要跟她说几句话。你陪我去吗？”

“不。”贝舒十分肯定地回答道。

“你错了。塞依达没有不耐烦。当你面对面地直视它时，它从来不会乱来的。”

“实际上，”贝舒说，“我的同事和我根本就没有面对面地看过它。”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脾气。”罗平说，“那么，我就改日再去高乃依吧。先生们，现在听您的指令。”

他亲切地挽起贝舒的手臂。两个人，后面跟着两名陪警探来的、等在前厅里的警员，朝栅栏门走去。天已经大亮了一会儿了。他们上了等在路边的警车。奥拉斯·韦尔蒙的心情格外地好。

上午九点钟时，在贝舒的斡旋下，他得以与警署总长举行了一次会谈。后者很好地接待了奥拉斯·韦尔蒙伯爵，这位富有的、颇具影响力的绅士，而且他曾为政府出过很大的力。

在长时间的、友好的讨论之后，韦尔蒙与警署总长分手了。他获得了贝舒的任命。他提供了一些有益的指示，并获取了一些很有价值的情报。协商是很完美的。

## 九 保险柜

在自己的汽车里，奥拉斯·韦尔蒙给自己粘了一个假胡子，并戴上了一副玳瑁架的、镜片带点颜色的眼镜。

十点钟敲响了，汽车沿人行道停在了马路旁。就在最后一下钟声响起时，韦尔蒙走进了昂格尔曼银行的大门。

在拱门下，银行的两个接待员请他出示了会员卡，并进行了登记。

在前门厅，四个肩宽体大的英国警察守在那里。在证明文件提出来后，又进行了登记。

最后，是按照规定的检查、搜身和印证奥拉斯·韦尔蒙的身份。随即，亚森·罗平被看守们带到了豪华的大理石楼梯前。他们在楼下的一个用铁丝网加固的巨大的栅栏门前，停了下来，并且按照下面的频率敲了五下：一……二、三、四……五。于是，他们听到有人拉插门的声音。紧接着，栅栏门的一扇打开了，它通向专门安放保险柜的地下室。

再没有其它通道可以通达安放这些保险柜的地方。必须穿过栅栏门，然后是通向大厅另一头的铜门。中央的平顶藻井是用铁条加固的。墙壁是用钢板加固的。

在大厅里，四十多名男人沿墙坐在扶手椅里，或是成群结伙地围在办公人员呆的小台子周围。在这些人中，人们看到有一个面色白皙、瘦削、目光冷峻的青年。他装扮成国民公会议员的样子，笨拙地仿效罗伯斯庇尔的神态，一副纨绔子弟的打扮：单片眼镜贴在眼睛上，手里拿着短粗木棍，穿着宽领天鹅绒晚礼服，打着短领带。

这四十个人中的其余谋反者，差不多都是横肉饱胀的无赖，大嘴方腮，一脸的凶狠、粗俗相。

当锣声响起，通报最后一位的来到之时，他们同时站起身来。

奥拉斯·韦尔蒙讥笑地打量着他们，同时发出了一种傲慢、虚假的赞扬：

“乌拉，强盗同志们！”

效果是令人恼火的。四十个人都认为受到了伤害。“强盗”这个字眼对他们来说是难以接受的。他们同时发出了反对的咕哝。

此时，呆在小台子上、面色白皙的年轻人介入了。他用裁纸刀敲打着桌子。等到安静下来后，他说：

“原谅他，他不认识我们。这是法国通讯员，是他把我们事业所必需的情报卖给马克·阿莱米先生的。”

他几乎马上开始以纤细的声音，他本想尽力克服这种软弱和无法改变的姿态，说：

“绅士们，今天是我们行动委员会在开始时就已经安排好的第一次集会，我想有必要就那些从开始时就加入我们行列中的某些人做一些说明。

“正如你们所知道的那样，朋友们，我们的集团成立至今已经有几个世纪了。它是由勇敢的、有虔诚的宗教信仰并想在文艺复兴的动荡时代拯救罗马教廷的人组成的。当时，教皇是捍卫罗马和拉丁的文明精神，反对北方的法兰克和日耳曼的蛮族的。”

“我坚决反对这样的开场白！”一个宏亮的声音大叫了起来。

“这种反对是出于什么原因呢？”主席问道，他尽了很大的努力仍未能控制住事态。

“出于我自己的原因。此外，十一张卡片还没有验证。”

“我已经点过名了。”主席反驳道。

“规定要求这种点名要进行三次，以避免出差错和遗漏。”

“最后一次，我叫九号、十号？没有人能回应我们吧？那我们就没有要叫的号了……”

“十二号，您在干什么？”

一个女人的声音作了回答。一个年轻女人在甩掉男人的大衣后，出现了。她穿一身黑衣，戴着白面纱。她步履很有节奏地走上前，站到小台子上的十一号的旁边。

“这是我的识别标志。”说着，她把一张卡片递给了主席。

玛菲亚诺大叫了起来，他惊呆了：

“帕特里希娅·约翰斯顿，阿莱米儿子的情妇，老阿莱米的打字员！揭露我们这些人的女记者！”

“这是玛菲亚诺又恨又爱地追逐的女人。”十一号大声宣布道。

“是您的情妇。”玛菲亚诺疾声大喊着。

“是我的未婚妻。”十一号修正道，同时把手放到了帕特里希娅的肩膀上，“我的未婚妻，每个人都会崇敬她的死里逃生的。”

脸色白皙的主持会议的年轻人笑了起来。

“感情纠葛，”他说，“与我们不相干。有个问题，夫人……所有的卡片都剪下去一个角，我本人的戳记是呈蜘蛛网的。您的卡片只有马克·阿莱米的签名，这一不正常的情况您怎么解释？”

“正像大家从《警探报》上的文章中知道的那样，”帕特里希娅回答道，“在马克·阿莱米被杀害的前几个小时，我曾跟他有过一次长时间的谈话。在分手时，他交给了我一个信封，嘱咐我只能在今年的九月五日开启。我按规定日期打开了它，这才知道持此卡的人要参加一个十分重要的会议。这会议是马克·阿莱米决定的，是在十月二十五日，星期三，在巴黎，在这家银行举行的会议。所以我就来了。我听了您们的争论，知道了事情的大致情况和我的权利。”

“很好。现在只需打开这些箱子啦。”

“箱子是打不开的。”十一号以生硬的语气一字一句他说道，“我的意志在这一点上是不可动摇的。”

愤怒的恐吓声在他的周围响了起来。

“我们是四十个人，而您只是一个人！”主席十分轻蔑地强调着。

“我是主人，而你们只不过是四十个人。”威胁性的回答又递了过来。

十一号跳到小台子上，朝通向保险柜的门跑了过去。他站在那里，每只手里握着一把枪。一直呆在他前面维持秩序的集团成员纷纷向后退去，然后在相距一段距离的地方又聚拢起来。

年轻人迟疑了一下，但是他的自尊心比谨慎表现得更强烈。他蔑视眼前的危险，朝前走了三步，尖声喊道：

“我们的忍耐已经够了！我责令您……”

“而我，我只要一动就让你睡下去，小毛孩子。”

面色白皙的年轻人脸色更加苍白了，但是他不再往前走了。

七嘴八舌的说话声又响了起来：

“您是什么人？会如此大胆……”

此时，十一号把一支武器放回口袋，快速地动了一下。假胡子和眼镜都掉到了地上。一个未经化妆的、微笑的，但是令人生畏的面孔呈现在所有人的面前。反响是令人震惊的。

“亚森·罗平！”

听到这神奇的名字，全体人员都向后退去，而且马上出现了死一般的寂静。

他继续说道：

“亚森·罗平，所有卡片的执有者。也就是具备拥有这些柜子的数十亿财富的所有资格的人。当我得知为了重振威望，马克·阿莱米和弗尔德又命令黑手党徒组织对我的征讨时，我已经介入了这一事件，以便更好地监护我的利益。而且我把所有与我的住宅、我的同伙、我的藏身地、我的洞穴、我的地下室、我的藏宝处有关的重要情报都提供给他们了。还有他告诉你们的这条保险柜的通道，我正往这里死命地聚敛着我的财富。”

“危险的阴谋。”主席喃喃着，他刚刚恢复过来。

“但是何等地有趣呀！无论如何，结果就在这里。我们的章程要求按比例的份额分配利润。可是，我不仅在这间匿名公司里占有大部分份额，而且还有全部的股份。如果您们不满意，可以去上法庭。与此同时，我将把这些财富据为己有，并守护着它们。我自认为有权。我的良心告诉我，这样更好一些……”帕特里希娅走近罗平的身旁。

她充满忧虑地低声喃喃着：

“只要有一个人开枪，他们就会像恶狼一样地朝您扑过来的。”

“他们不敢。”他回答道，“想一下这对强盗们来说代表着什么，一个亚森·罗平呀！想想我的威望！”

“这是错的。对于一个盲目的团伙，一个愤怒得发狂和贪婪得要命的团伙，它什么也不会放在眼里的！什么也挡不住它！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挡住它！……”

“有，是我……”

他的话还没有说完，人群中就响了一枪。罗平的大腿被擦伤了。他摇晃了一下，倒在地上，但是马上又站了起来。只是他不得不倚墙靠着。

“你们真卑怯！”他喊道，“不过我并不怕你们放冷枪！我是不会让步的。谁先要进这个地下室，我就先打死谁。如果再开枪，我就要反击了！这第一粒子弹给谁？给你吗，玛菲亚诺？”

他用武器威胁着他们。大家再一次向后退去。面色白皙的年轻人又干预了。

“亚森·罗平，”他提高了嗓门说道，“我建议您还是妥协吧。请您接受这一建议。没有人怀疑您的勇敢和胆量。但是使命高于您的力量。您的财产在那儿。它是属于我们的，我们只有把它取出来了，您是不能反对的。您有什么必要全部都守住呢？它是如此庞大，以致对您来说，这个全部已经没有实际意义了。请接受一个合理的分配：一亿给我们，您还留下几个亿供您享用。”

愤怒的抗议声又响了起来。没有人同意做出这样的奉献。他们一定要取出这巨大的财富，这笔财富令他们疯狂。

罗平回答道：

“你们的朋友和我，罗伯斯庇尔，我们的意见是一致的，他们想要全部，



我也是一样。”

“你是要找死吧？”假国民公会议员戏剧性地喊道。

“是的！绝对是！罗平如果被战胜的话，他就不是罗平。”

“但是你已经战胜了，罗平。”

“没有，既然我还活着……现在，请注意，同志们。”他做了一个动作，站在最近处的人为了想躲开，推挤着拥在他们身后的人。但是罗平马上把他的一支手枪从两颗纽扣间放进了西服里。他的另一只手始终举着武器，瞄准他的对手们。他把空出来的手放到嘴边，两个手指按在舌头上，像街头小顽童一样，熟练地吹出了一个尖厉的口哨。这突然发出的尖厉声，在这狭小的空间里显得格外刺耳。

所有的喊叫声、恐吓声、咒骂声都停了下来。在这焦躁的等待中，沉静又恢复了。

行动是迅疾的，并且马上对这信号做出了回应。

上面地面响起了跑动声，藻井天顶像是被翻揭开的瓶子盖，一个接着一个地倒了下来。

就这样，头顶上一百五十个正方形的洞，就像活动板门一样地张开了。从这一百五十个洞口伸下来一百五十个枪筒，它们的死亡的小黑眼睛紧紧盯住了人群。

“瞄准！”罗平以他宏钟般地声音指挥道。他又站了起来，自豪地、威风凛凛地微笑着，好像已经忘记了自己的伤势。

他再次提高嗓门喊道：

“瞄准！”

这一时刻真够悲惨的。四十个人已经被吓傻了。在行刑队已经瞄准了的卡宾枪的威胁下，他们像被判了死刑似地一动不动地呆着。

罗平发出了一阵冷笑。

“好啦，同志们，勇敢一点！别这么惊慌失措。哎呀！看好！为了让你们恢复过来，我来告诉你们一些放松动作，怎么样？开始！立正！双手放两侧！眼睛向前看！好了吗？按照手臂动作曲腿。请注意，脚尖向前。一、二、三、四！很好！玛菲亚诺，咱们在睡觉吧，小伙子！上面请注意，玛菲亚诺先生是个靠妓女过活的人，他躲在了同伴的队伍当中，靠着墙，在我的左边。如果他不听话……”

持枪人中好像动了一下，他们在搜寻玛菲亚诺先生。玛菲亚诺以为，如果他犹豫不决的话，必死无疑了。他也恬不知耻地听从了罗平的命令。他挺起胸、抬起头，把双手放到髋关节处，非常地认真，像个自觉性很高的小家伙那样尽量地把规定的动作做好。

“停！”罗平命令道。

这群人马上服从，突然一下子不动了。就在此时，一队流动哨兵从楼上来到了栅栏门前。贝舒，刚刚上任的队长，对此很感自豪。他指挥着这一队人。

罗平在指责贝舒队长：

“喂，老朋友，你总还记得根据我和警署达成的协议，我给你交出的四十名第一流的强盗吧。这都是第一流的角色，他们是一群出类拔萃的人，而且最善长凶杀、绑架、偷盗珠宝和抢劫银行。他们为首的是玛菲亚诺先生，黑手党的头子，他是一个双手沾满鲜血的凶残人物。”

强盗们从开着的栅栏门一个接一个地出去了。

“你呢，罗平。”队长以挑衅的口气说道，同时走近他。

“我，没有什么。我是不可触犯的。您已经接到了总长的命令了，对吧？”  
“是的。命令是为了抓获这些先生，就是黑手党们，集合一百五十四名警员和卫士。”

“我要求的是一百五十名。”

“多余的四名是与您有关的，罗平！”

“你发疯啦？”

“绝对没有。这是总长的命令。”

“！警署就这样把我给甩啦？”

“是的。我们对你的那些手法和那些把戏已经厌倦了。你的价值比你带

给我们的价值要高得多。”

罗平大笑了起来。

“一群没有教养的人！你也要这么蠢吗？你，贝舒！那么，再说一次，你认为，逮捕罗平的命令已经发出，那么这个罗平就会像烤熟的云雀一样地张口可得了吗？”

“命令逮捕你，并且要活的！”贝舒指出。由于他的对手非常冷静，他很不安，根本就不敢走上跟前。

罗平再一次大笑了起来。

“活的！他们想把我装到笼子里，然后弄到大会堂展览吧？”“小孩子，滚开！”

“算上这些强盗，我们有二百个人。”

“等到你们有二十万人时再说吧。”

贝舒试着对他晓之以理：

“你忘记你已经受了伤，失了很多血，变成了半残废的人啦？”“半残废，这是你说的，我尊敬的贝舒！但就是这没残废的部分才是最好的。我就靠这四分之一的生命，来跟你们全体算账，我的羔羊们！”

贝舒耸了耸肩。

“你错啦，我可怜的罗平！你没有力气了……”

“是我剩下的力量，你看不上眼吧？我的皇家卫士呢？就没有一点用处吗？你知道的，康布罗纳！”

“让他把卫士交出来！”

“可怜的贝舒，你也这样要求我？”

“是的。”

“注意，你会被压得粉碎的。”

“快点吧。”

“不，开始。你们先开枪吧，英格兰的先生们。”

贝舒的脸色变得灰白。他尽管有信心，但还是很害怕。他对着他的下属们大声喊道：

“注意！……目标罗平！瞄准！”

一百五十名卫士面对罗平，把他们的枪瞄准了他。但是他们没有开枪。对一个受伤的、孤立无援的人开枪是一种可耻的行为。他们犹豫着。

贝舒气得直跺脚。

“开枪！开枪！开枪呀！……”

“开枪呀！”罗平附和着，“那你们还害怕什么呢？”他面色苍白。他尽管踉踉跄跄，由于失血而变得很虚弱，但是仍然不屈服。

帕特里希娅扶着他。她尽管也脸色惨白，但是仍十分坚定。“是时候了。”她低声说。

“也许有点太晚了。”他回答道，“但不管怎样，你要它来嘛！”“是的。”

“在此情况下，承认你爱我。”他悄悄地要求着。

“我爱你，只是希望你活着。”

“你知道，没有你，我就不能活下去，没有你的爱情……”她盯着他的双眼，十分认真地回答道：

“我知道。我要你活下去……”

“这是一种承诺？”

“是的。”

“那么行动吧。”他喘息着。他已经支持不住了。

该她的啦。她取出一只哨子。这是罗平以前给她的那只小银哨，她是从手袋里取出来的。她把它放在嘴里，然后断断续续地吹出尖厉的拖得很长的哨声来。她重复地吹着。穿透力很强的、急迫的、绝望的声波穿过走廊，传到地下室，然后传到了花园中。

接着，是一阵宁静！……一阵长时间的、令人不安的、谜一般的、可怕的沉寂！这次是怎么回事呢？他们准备了什么样的营救呢？怎样快捷的、令人震惊的和果断的行动？

就在此时，在那边建筑物的下面，可怕的吼叫声传了过来，而且越来越真切，越来越近。

“关上栅栏门。”贝舒吼道。

“关上栅栏门。”罗平平静地附和着，“关上栅栏门，祈祷上帝，让你们的灵魂安息吧。一群坏家伙。”

他跪了下来，再也支持不住了。他以惊人的毅力拼争着，不让自己倒下去。

帕特里希娅俯下身去，双手抱着他……同时还不停地发出信号，这是神圣的召唤！

罗平凭着自己的意志，控制住了自己的虚弱。他嘲讽道：

“贝舒，你在可怜我。去把军队叫来呀……全部的队伍……还有坦克和大炮……”

“那你呢？你也有一支队伍？”

“我……我请来大战中的勇士。起立，死家伙！站起来，人间和地狱中的所有强者！”

罗平显得兴奋异常。帕特里希娅突然停止吹哨子了。因为已经不再有此必要了。可怕的喧哗声像铺天盖地的波浪一样涌进了大厅。

援救工作迅速开始了。这奇特的援救、妙不可言的、令进攻的卫士们大感意外的援救工作开始了。他们一下子变得惊慌失措了。

“塞依达！塞依达！”年轻女人欣喜若狂，激动地喊叫着，“塞依达！过来，塞依达！”

母虎蹦跳着跑了过来。惊愕的警员们惶恐万状，开始逃跑了。可是，在栅栏门这一障碍物前，野兽犹豫起来了。

铁板制成的遮板占了栅栏门的四分之三的高度。第一阶段是这样构成的，必要时这是一个接力点……况且，就是没有这个支撑点，这个栅栏门就无法逾越了吗？上方的钉子和吊顶之间也有足够的空间。

母虎应该知道这一障碍是可以逾越的，因为它猛地一下子冲过去，像一只小鸟一样地腾空跃起，擦着锋利的钉子尖，但没有碰上去，越过了栅栏门，然后轻轻地落在了帕特里希娅和罗平的面前。

可是，贝舒也把他的的人聚到了一起，集合到了栅栏门前。

“开枪呀，妈的！……”他大吼着。

“您自己开枪吧。”一个游动的卫兵说。

“你的那个同伙说得对！”亚森·罗平说道，“你先开枪嘛，贝舒！但是我不得不警告你，塞依达会很清楚是谁开的枪，谁把它打伤的，还知道是

谁有胆量端起手臂，去瞄准它。你可以把自己看成是已经被老虎吃了，我的老伙计。塞依达可是吃人肉的呀，是吃贝舒的肉的呀！”

贝舒被激怒了，神气地开了枪。母虎被轻轻地擦了一下，它原地跳动着，咆哮着，在发着威。进攻者也迟疑起来了。他们中有三四个支持他们的头头的人，马上冷静下来，有条不紊地、很稳重地、循规蹈矩地开了枪。塞依达抵挡不住了。可是这不期而至的、奇特的、令人生畏的敌人的到来使他们产生了恐惧。它的奇特跟罗平的奇特的合作，总使他们觉得有些超乎现实。这种闻所未闻的力量和这一人物的重新复位，使他们中的许多人觉得是非凡的、令他们无法恢复平静。一个野兽的出现是超乎自然的，超出了他们所学的规程和现行的警界的技巧的……但是他们从来没有准备过这样的战斗……贝舒本人已经慌乱无措……可怕的迷信的思绪困扰着他……一个虎和一个人的联盟……他在警署是从来没有见到过的……

贝舒逃跑了。在他的身后是游动卫士的混乱的队伍，其中还跟着四十名强盗。现在再也没有人去看守这些俘虏了。玛菲亚诺已经跟母虎交过手了，他在急急地准备逃跑了。那位假花花公子紧随其左右。

“一百五十名警员、四十个强盗，还有那么多的勃朗宁枪，所有这些……在亚森·罗平和他心爱的大野猫面前败下阵来。英雄们也都是有缺陷的。真可悲！这是什么世道！什么警力呀！”罗平嘲笑着说。他尽管胜利了，但是也快要失去知觉了。

此时，沾沾自喜的、圆满完成了任务并赢得了战斗的塞依达睡到了它女主人的脚下。她在抚摸着它的额头。然后，她合上眼睑，竖起耳朵，捕捉着远处传来的声响。母虎又打起了呼噜。

但是，一分钟后，母虎又站起身来，咆哮了起来。帕特里希娅在细心地照料着罗平，而罗平也又恢复了知觉，他们二人又惊慌不安起来了。是的，第一个回合的战斗是获胜了……可是……

悄悄走动的脚步声又响了起来。沿着外墙走动的阴影隐藏得好好的，它渐渐地靠近了栅栏门。

为他们的失败而恼火的强盗们被这数百亿的强大的诱饵所吸引，又从秘密甬道回来了。他们握着武器的手臂，又都透过栅栏门的杆子伸了进来。

“瞄准，开枪！瞄准，开枪！瞄准，开枪呀！”罗平两个音节一组地，有节奏地放开喉咙喊着。

塞依达朝栅栏门爬过去，露出它的獠牙，吼着收缩起身子，准备跳起来。

同样的惊恐又令这些最高等的进攻者胆战心惊。他们再一次地逃掉了。

“快，”罗平说，“他们再一次反击的可能性仍然存在。我们赶紧跑！帕特里希娅，收起所有的钥匙和所有有用的文件资料。夜里我们把钱转移掉，把这一切都运送到乡下去。总之，昂格尔曼的银行是靠不住了。现在，我们抓紧一点！你和塞依达带来的汽车还在院子里，对吧？”

“是的，由艾蒂安看守着呢……至少他没被抓起来……”

“为什么？没有人知道他在为我做事，也不知道汽车是我的。再说，贝舒过于关心我和这四名强盗了。他不会在来时想到别的事情的……而且他跟他的警员们逃跑时，应该只想到尽快逃离塞依达能及的范围。好啦，快一点吧？”

“可是我们能走到院子里去吗？”帕特里希娅十分不安地问道。

“但这是必须的！”

他站起身来，结果差一点摔倒。

“好啦，”他笑着说，“这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我需要一剂补药和包扎一下。我们去找吧。塞依达能把我带到院子里去，就像它带罗多尔夫去高乃依城堡一样。”

于是，罗平真的按照小男孩的做法，骑坐在这一猫科动物的背上。这个庞然大物甚至都感觉不出这一重负。它从走廊出去，走到了银行的院子里。罗平最大的一部又宽、又长的汽车，正在艾蒂安班长的守护下，等在那儿。对母虎产生的有礼貌的恐惧，使得所有的敌人连同那些看热闹的人都躲得远远的。所以他们没有见到一个人，也可以说是没被任何人看到。帕特里希娅和罗平坐到了汽车的长凳子上，而母虎则蹲在他们的面前。于是艾蒂安坐到了方向盘的后面。

“警员们都跑啦？”罗平在问。

“是的，老板。还带走了戴上手铐的强盗们。他们是在出口处把他们拢到一块儿的。”

“总还有点小安慰吧。”罗平讥讽地说，“哈！他们真的想从我这里拿走这么多吗？给公众舆论来一点噪音。如果罗平被抓住的话，总还有点令人不舒服嘛。好啦，艾蒂安，全速前进！去红房子，开足马力！”

汽车发动了，没有任何麻烦地离开了银行的院子。没有任何障碍，汽车直接朝红房子驶去了。

到了庄园后，在帕特里希娅上楼去找儿子时，罗平从一走进前门厅，就开始粗声粗气地喊了起来。他的话语中充满了胜利的喜悦：

“胜利啦！胜利啦！”

老保姆匆匆下了楼，神情紧张地出现在他的面前。

“我在这儿！你要干什么？我的孩子！”

“我没有叫你。”

“你在喊维克图瓦尔！”

“你是想说我在欢呼胜利。我可怜的老妈妈，这就是你这个名字惹出的麻烦。”

“那就用另外一个名字叫我吧。”

“正是的：我想马上就办！你同意吗？泰尔莫皮尔？还是托尔比亚克？”

“你就不能给我找个基督教的名字？”

“一位著名女英雄的名字？听着，冉·达克？它对你正合适。好，你对这个点头啦？那你就错了，我不愿意违背你的意志。不过，请放心，我不用费力就能给你找到的。还是先听听我的英勇行为吧。”

他像个中学生一样地笑着，讲述着自己的辉煌战绩。

“有趣吧，嗯？我的老妈。我已经有年头没这么开心啦。我将来对警署的斗争将有些怎么样的前景呢！我要驯养一头大象，一条鳄鱼，还有一条响尾蛇。那他们说不定就会让我安生了。当我更换这些同谋者时，那些驯养的动物又是一笔经济来源：我将有象牙储备，有用来做鞋子的鳄鱼皮，还有我门上用的响铃。现在，赶紧给我吃的东西，然后给我包扎一下！”

“你受伤啦？”维克图瓦尔惶恐不安地问。

“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只是擦伤了。我流了一点血，但是，对罗平来说，这算不了什么。况且这还会避免可能的充血。好啦，快一点，我还得赶紧走呢！”

“可是你又要到哪儿去呢？”

“找我的钱去。”

亚森·罗平在快速包扎了一下还没有恶化的伤口，速度更快地简单地吃了一点东西之后，休息了一个小时。他很精神，也完全恢复过来了。他指挥人们把二号车和三号车从车库里调了出来。他在帕特里希娅的陪伴下，登上了第一部车。在他的那些最强壮、最果敢的人中被挑选出来的四个人，坐到了第二辆车上。

“我们还到昂格尔曼老家伙那儿去。”罗平向帕特里希娅解释道，“那里还有点小东西要取。”

在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里，汽车到了银行的门前。罗平在帕特里希娅的陪伴下，在他的人员的簇拥下，来到了楼下的大厅。然后他直奔放保险柜的房间走去。

他有钥匙。他在编好锁头的密码的字母之后，打开了第一个柜子。

空的！

试着打开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全都是空的！柜子是空的！财富已经全部失踪了。

罗平并没有表现出激动的情绪来。他像个爱开玩笑的人一样咯咯地笑了起来。

“保险柜？全都空了……我的积蓄？全被别人吞掉了……我的钱呢？被偷掉了……”

一直在观察他的帕特里希娅问道：

“您有个想法吗？”

“不止一个。”

“是什么呢？”

“我现在也说不清。但是只有从我自己这里找起才是最合适的。在说话时，我好像什么也不想似的。”

他叫来一名银行的警卫。当警卫知道可怕的母虎已经不在这里时，便走上前来来了。

“请叫昂格尔曼先生来。”罗平命令道。

然后他又陷入了沉思。

人们在昂格尔曼的住宅里找到了昂格尔曼，他是在打斗时把自己关到那里的。现在，在几分钟之后，他又露面了。

他向罗平伸过手去。

“我亲爱的奥拉斯·韦尔蒙，非常高兴见到您。您还好吧？”

罗平没有握伸过来的手。

“我像一个遭贼偷的人一样好。”他说，“是你偷走了我的钱。所有的保险柜都已经空了。”

昂格尔曼跳了起来。

“全空了！保险柜空了！这绝不可能！啊！……”他摔倒在一个座位上，脸色惨白，气喘吁吁地，差不多已经昏厥了。

“是心脏问题，”他呻吟道，“我心脏有毛病。这可让我倒霉了。为什么你如此不谨慎地告诉我这些事情呢？”

“我把事实告诉你。那么如果不是你拿了我的钱，那会是谁呢？”

“我没有一点儿线索。”

“绝不可能。我马上要事实真相。谁把开这些柜子的密码告诉你的？别撒谎。是谁？”

他愤怒地盯着昂格尔曼。

昂格尔曼妥协了。

“是玛菲亚诺。”

“钱在哪儿？”

“我不知道。”银行家肯定地回答说，“你到哪儿去，韦尔蒙？”“去解决这引人入胜的问题。”

罗平一刻也不耽搁地走出了放保险柜的地下室。他穿过另一个大厅，脚步沉重地朝华丽的大理石台阶走去。

昂格尔曼紧随其后。

“韦尔蒙！不，韦尔蒙！我求你了，不要去。不，韦尔……”昂格尔曼的话音卡在了喉咙里。又一次地眩晕，银行家倒在了楼梯的第一个台阶上。

帕特里希娅在保卫和罗平带来的人的帮助下，把他扶了起来。然后，人们把他搬到了楼下的大厅里，让他坐到了一张扶手椅里。很快，他又恢复了知觉，结结巴巴地说：

“真悲惨……我猜得到他的方案……但是我妻子是不会说的。我了解她。她一个字也不会说。啊！骗子！他以为无所不能。这就是跟像他这样的无赖共事的下场。”

开始帕特里希娅还没有明白过来，而现在她脸色突然大变了。“把他抓起来！”他急促地说道。

银行家战抖着：

“不可能的！反应太强烈了，我会承受住的！心脏，是吧……”

突然一下子变得死一般宁静。帕特里希娅在大厅的另一头，坐在一把椅子上，一动不动地呆着。

十分钟过去了……一刻钟……

昂格尔曼哭丧着脸，极度失望地结结巴巴地嘟哝着。他说着他的妻子，说她的贞操、她的勇气、她的判断力以及他对她的无限信任。所有这些都是真的……不过也有可能并不真实。

人们终于听到脚步声了，随后是胜利者的欢快的口哨声。最后，罗平露面了。

“这不是真的！这不是真的！”昂格尔曼大声喊叫着，同时对他挥着拳头，“这不是真的！你不会这么干的！”

“真的是，”罗平十分严肃地说，“你的偷盗。你为此准备了两天。你跟一个大的流动马戏团的头头们串通一气，租了他们的十八辆大卡车。搬运行动就发生在昨天夜里。从四点钟起，我的钱就流向了你的塔尔纳城堡，它建在山口上，在一个几乎是无法攀援的岩石上。如果我的钱在那儿，那我就完蛋了。我也就再也见不到它们了。”

“这是编造的，是开玩笑，是长篇连载小说。”银行家反驳着。

“给我提供这些情报的人是正直的。”罗平以十分肯定的语气说。

“而你所说的这个人是谁——泰雷兹，我的妻子吧？你撒谎！她为什么要告诉你呢？……”

亚森·罗平不作回答。冷酷的、志满意得的微笑挂在他的嘴角上。

昂格尔曼又一次地昏了过去。



然而，帕特里希娅离得远远地，一言不发地全都听见了。她走过来，把罗平拉到一旁，以急促颤抖的话语对他说：

“如果这是真的，那么我永远不会原谅你……”

“别这样，别这样。”他轻声说，同时把手放到了她的肩上。但是她猛地把他手甩掉。她的眼里满含着泪水。

“不。您再一次地背叛了我！”

“帕特里希娅，是您背叛我的。玛菲亚诺是不可能猜出锁的密码的。这个世上只有一个人可以做到，那就是您，帕特里希娅。您知道在冒险生涯中，当然是从我这里知道的，‘波尔·希奈尔’中的第一个字‘波尔’这个名字的重要性。为什么把我的秘密给了玛菲亚诺呢？”

她脸红了，但是毫不犹豫地、直截了当地回答道：

“这是在博姆街发生的事。就在他抓住我并把我关在草坪的那间房子里时，我为罗多尔夫担心，尤其是担心我自己……玛菲亚诺答应在可怕地结束这一切之前再多给我一天，但他要求知道开保险柜的五个组成字母，因为他知道五个按钮控制着它们的锁。我跟他讲试一试‘波尔’。他做了，而且成功了。但是这样得来的这延缓的一天，使我得以把罗多尔夫派到您那儿去，而且我也得以被他和您救了出来。然后，一封恐吓要杀死罗多尔夫的信又逼迫我吐露出了其它的秘密……我被他吓得发抖，也为您担心害怕，因为有效地采取行动的时间还没到来……我又能怎么办呢？”她十分不安地结束道。

罗平再一次地抓住了她的手。

“你干得不错，帕特里希娅，我请求你原谅。你也原谅我吧，嗯？”

“不！您背叛了我。我再也不想见您了。我下周就到美国去。”

“哪一天？”他问道。

“星期六。我已经在‘波拿巴号’上订了位。”

他笑了。

“我的位子也订好了。今天是星期五。我们还有八天时间。我跟我的四个人去追这些卡车。我会抓到他们的。我把他们带回巴黎，再带到诺曼底，我那儿有可靠的藏宝处。而且，星期五晚上，我会在勒阿弗尔。我们同船航行，而且还是隔壁舱。”

她再也无力反抗了。他吻了她的手，然后离开了她。

昂格尔曼受着感情的煎熬，在罗平还没有走到门口时赶上了他。

“那么，这对我是毁灭。”倒霉的银行家咕哝着，“在我这个年纪，我该怎么办呀？”

“哈！你还有藏起来的钱呀……”

“没有！我发誓！”

“你妻子的陪嫁呢？”

“我跟其它的一块儿运走了。”

“陪嫁在哪部卡车里？”

“十四号卡车。”

“十四号卡车明天将会回到这里，而且会直接交到昂格尔曼夫人的手里，还有我私人的礼物……不用害怕，我会像绅士一样做的。”

“你是我的朋友，奥拉斯！我从来没有怀疑过你。”昂格尔曼说着，同时紧紧地握着他的手表示感谢。

“我说过我不是一个坏家伙。”罗平假装客气地说，“我对昂格尔曼夫

人的诚挚的敬意，对吧……唉！至于礼物这个问题……给我一个建议……如果我把十五号车也送给她的话，不会令她不快吧？”

昂格尔曼变得容光焕发起来。

“根本不会的，恰恰相反，亲爱的朋友！恰恰相反！她会很感动的……”

“那么，就这样说定了！再见，昂格尔曼。我会抽时间再来看你的……当我从这里路过时……”

“怎么办呢！您随时受欢迎，我的妻子将会很高兴……”

“我对此毫不怀疑。”

帕特里希娅回到红房子，来到了罗多尔夫的身旁。亚森·罗平根本就不管自己的伤势，他不顾疲劳，又跟他的四个人去追卡车了。

他只是经过两天的夜以继日的行动之后，当然是有条不紊地进行的，才得以回到红房子。如果是另外一个人，早就会累死了，而罗平却像个铁人一样。

他一回来，就径直进了自己的屋子，躺到床上去了。维克图瓦尔像个孩子一样地围着他转来转去。

“工作很漂亮。一切都安排好了。”他对她说，“现在，我要睡觉。我要睡上二十四个小时！……”

“你不冷吗，我的孩子？”维克图瓦尔不安地问道，“你没有发烧吧？”他兴冲冲地从被单里伸出头来。

“天呀，你真饶舌！让我睡一会儿吧，胜利女神。”

“你不冷？孩子，你能肯定？”她重复着。

“我在发抖。”他最终喘息道，“我都要累死了。”

“那么给你一大杯热的？一小罐？”

“一小罐‘萨莫特拉斯’？但这是个美梦！嘿，你不是想在你的维克图瓦尔的名后再加个姓氏吗？萨莫特拉斯不是挺美的！节奏感很强！给我一个掺热糖水的烈酒，给我一小罐萨莫特拉斯！……”

可是当老保姆把掺热糖水的烈酒和小罐拿来时，亚森·罗平已经把这些忘得光光的了。他进入了梦乡。

“睡得像个孩子。”维克图瓦尔满怀爱怜地说道。

于是她把掺了热糖水的酒喝了下去。

## 十一 婚 姻

在把他们带去美国的，横渡大西洋的“波拿巴号”船的甲板上，奥拉斯·韦尔蒙和帕特里希娅并肩地坐着，望着远方的地平线。

“我想，帕特里希娅，”奥拉斯突然说道，“我想，现在您的第三篇文章也应该在《警探报》上发表了。”

“肯定地，因为我把它传过去已经有四天时间了。”她回答道，“此外，我在二等舱的最新消息布告栏里已经看到了一些摘录。”

“我在这里面扮演了一个很漂亮的角色吧？”韦尔蒙假装无所谓地问道。

“漂亮。尤其是有关保险柜的那一场战斗。您的利用塞依达的想法代表着最科学、最独特的想法……老虎大战警方……很显然，这并非所有的人都能想到的，但这是天才的想象。”

奥拉斯真是欣喜若狂。

“那将会在社会上产生多大反响呀！”他说道，“多么辉煌的胜利！多么值得大写特写！多么出色呀！”

帕特里希娅对这值得称颂的作者的虚荣报以微笑。

“我们将会像英雄一样地受到欢迎的。”她说道。

他马上变换了语气。

“您，帕特里希娅，肯定是的。可是我，人们给我准备的无疑是电椅子。”

“您疯啦？您犯了什么罪？是您赢得了胜利，还让人把这些强盗抓了起来。没有您，我的朋友，我将一事无成……”

“您还是会取得这一成果的，只要您把罗平像奴隶一样地拴到您的胜利战车上。”

她深情地看着他，对这些话充满了焦虑。尤其令她受不了的，是他讲这些话时的神态和语气。

“但愿你不要因为我而有烦恼。”

他耸了耸肩。

“怎么会呢？他们将给我颁发一个民族的奖赏的，而为了我把家安在美国，会给我一座贵宾摩天楼，并给我‘公众第一号敌人’的头衔的。”

“这难道就是你不久前跟我讲的结局吗？”她问道。“当时您让我想象您那一方面所必须做的贡献。”

她停了一会儿，她那美丽的眼睛湿润了。然后她又继续说：

“我有时害怕您会离我而去。”

他没有表示反对。她喃喃道：

“除了您之外，我不会再有幸福可言了，我的朋友。”

现在该轮到她盯住他看了。然后，他痛苦地说道：

“除我之外……帕特里希娅……我这个梁上君子，小偷？我，亚森·罗平？”

“您知道您有一颗伟大的心……一颗最敏感、最能理解人、最有骑士风度的心。”

“例子呢？”他又恢复了轻松的口气，问道。

“我只举一个例子。因为我不愿意带罗多尔夫到美国去，害怕让他暴露在隐蔽的敌人的阴谋前。当时您就建议我让他留在红房子，由维克图瓦尔照

料……”

“她的真正名字是：萨莫特拉斯。”

“还有您的朋友们和塞依达的保护。”

亚森·罗平耸了耸肩。

“这并不是因为我心好，才这么干的，而是因为我爱您……啊！好啦，帕特里希娅……为什么每次当我向您谈到我的爱情时，您总是这么爱脸红呢？”

她低下头去，低声咕哝着：

“并不是您的话让我脸红，而是您的眼神，……是您那隐秘的思想……”

她突然站起身来。

“好啦，来吧。也许有最新的消息公布出来了。”

“行！走！”说着，他也同时站了起来。

她带着他来到最新消息公布栏前，几封电报已经贴在了上面。人们可以看到：

纽约。法国的下一艘“波拿巴号”船给我们带来了帕特里希娅·约翰斯顿，《警探报》的著名女撰稿人。她最终取得了如此辉煌的成功，使得法国警方将西西里人玛菲亚诺领导的强盗团伙一网打尽。玛菲亚诺是个有好几个罪行的凶犯，尤其是纽约的马克·阿莱米和弗雷德里克·弗尔德凶杀案的凶手。

玛菲亚诺，人们都知道，在法国还犯有其他罪行，是不可能被引渡回来的。

市政当局准备热烈欢迎帕特里希娅·约翰斯顿小姐的到来。

另一条消息是这样说的：

来自勒阿弗尔的一份电报证实，亚森·罗平已经上了“波拿巴号”船。最严厉的戒备措施，在这个江洋大盗本人上岸前将得到保证。巴黎方面安全局的总探长加尼玛尔昨日已到达纽约，他将获得所有的方便，以确保抓到亚森·罗平，他的这个老对手。就像他在四分之一世纪前干的那样。法国警方将乘坐美国警署的快艇，跟美国军队和警署代表一起去拦截“波拿巴号”轮。

第三条消息是这样的：

《警探报》宣布，小阿莱米先生，该报经理，已获准乘坐他的快艇去接他的女撰稿人帕特里希娅·约翰斯顿。在轮船靠岸，游客上岸时，一班警员将由他来负责指挥。

“很好。”奥拉斯叫了起来，“我们将会论功接受欢迎。也就是说，我是警方的总动员人，而您，则是您孩子的父亲。”

听到这些讥讽的话和读到这些急件后，帕特里希娅变得忧郁起来。

“那么多的威胁、恐吓。”她说，“我并不担心小阿莱米那一方面，而是担心您，我的朋友。您的处境很可怕。”

“吹哨子叫塞依达来。”罗平开玩笑说，“总之，不要为我担心。”他又十分严肃地接着说：“我又没有什么危险。即便有，尽管不可能，我还是愿意让他们抓住的。没有任何一个认证的罪名可以提取到，来对我提起诉讼……但是我在想，这个小阿莱米，他到底想要干什么？……”

“也许我们一块儿旅行是个错误。”帕特里希娅指出道，“只要一调查，就很容易知道我们不是一起从勒阿弗尔离岸的。”

“是的。在夜里，我也从来没到您的包舱里去过。”

“我也没去过您那里。”

他的眼睛紧盯着她。

“您感到遗憾吧，帕特里希娅？”他狠狠地问道。

“可能吧。”她十分认真地回答说。

她向他抬起那张美丽、迷人的脸，在长时间地对视后，她颤抖着把嘴唇慢慢地向他伸了过去……

这天晚上，他们面对面地共进了晚餐。而且罗平还要了香槟酒。

……

“我离开您，帕特里希娅，”他说，“在十一点左右，因为‘波拿巴号’刚才已经过了桥，而且已经在码头抛了锚。”

她很痛苦地低声说：

“这是我们幸福的最初时刻，我的朋友。这也许会是最后的时刻了。”

他把她搂在了怀里。

清晨，帕特里希娅在洗漱和准备旅行的必需品。奥拉斯·韦尔蒙，确切地说是亚森·罗平，已经不在。门上的钥匙还插在锁眼里，而且门锁也还是转了两圈锁住的。不过，帕特里希娅感到一阵潮湿的凉风灌满了她的包舱，她检查后发现舷窗没有关紧。他是从这儿走的？为了什么呢？从舷窗那儿是无法上到甲板上去的。帕特里希娅看不到她的同伴的任何踪迹，仍然呆在“波拿巴号”船上，吃着早餐。饭后，她准备再上到甲板上去时，有人给她送来了一个便条。亨利·马克·阿莱米要求会面。年轻女人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对帕特里希娅来说，时间过得很慢，太漫长了，她焦急不安地等待着事情的发生……到底是什么事情？她并不知道……

港口挤满了轮船、游船、快艇和机帆船……水上飞机在空中盘旋着。整个码头上热闹非常，人头攒动……千百种声音交织在一起：汽笛声、蒸汽机声、卸货声、喊叫声……

帕特里希娅始终等待着。她不知道罗平在哪儿，也不知道他在干什么。但是她现在非理性地，但又是正确地做出决定，在没有得到他的确切消息之前，她绝不上岸——无论她以什么方式得到他的消息。

这一愿望没有落空。在下午五点钟时，她从下午版的报纸上读到了由警方公布的这样的内容：

#### 亚森·罗平海盗

昨天，半夜时分，现代最神秘的不法之徒在几个同伙的帮助下，登上了《警探报》的船舷，就是小马克·阿莱米的快艇的船舷。船员们在遭到了突然袭击的情况下，被解除了武装。船长等人也都被关进了船舱。于是袭击者控制了快艇。这种难以想象的局面一直持续到将近中午的时候。这时，被俘的船长等人通过隔板上的小洞得以互相对话，而且其中一人成功地打开了他同志们的舱门，把水手们放了出来。然后他们对海盗们展开了反击。最后海盗们尽管拼命抵抗，但还是缴械投降了。亚森·罗平本人在激烈战斗之后，由于寡不敌众，屈服了。他在船上像一头被追赶得走投无路的野兽，最后被逼到了前面的舷桅边。但是就要被抓获时，他纵身一跃，跳进了水中。所有在场的那么多人中，没有一个人看到他重又浮出水面来。

不用说，警方从早上开始就已经采取了所有的戒备措施。警员们沿着河岸站满了。小艇在港口游弋着。机关枪也已经不准备射击了。到现在（三点半钟）没有任何新的动向，也就无法知道海盗头子的下场如何了。警方最高头领坚信，亚森·罗平不可能上岸，因为他们眼见他投下水中，精疲力竭了，也许已经被水流裹挟走了。人们在寻找他的尸体。亚森·罗平出于什么目的，要攻击马克·阿莱米先生的快艇呢？在快艇遭到袭击时，马克·阿莱米先生并没在艇上，他声明对此一无所知。著名的法国警探长加尼玛尔也不知道，但是他本人不相信这位著名的冒险家会死。

帕特里希娅情绪激动地读了这段文章。当文中谈及亚森·罗平失踪并可能已经死了时，她非常焦躁不安。但是，她很快就摇着脑袋，笑着说：“亚森·罗平这样完啦……亚森·罗平淹死了……不可能。加尼玛尔总探长说得很对……”

“我该怎么办？”于是年轻女人开始动起了脑筋，“要么还在这里等？要么上岸？罗平准备到哪儿去找我呢！还是他再也不来找我了？……”眼里的泪水在打着转。

一个小时过去了……然后又是一个小时……最后，刚刚出版的报纸给她带来了新的消息，她情绪激动地读了起来。

报纸上是这样写的：

在《警探报》的经理办公室里，人们发现了小马克·阿莱米。他被绑在了椅子上，

嘴里塞着东西。他的加固保险箱里被人拿走了一千五百美元，取代它们的是一封短信：“钱将会如数归还。我要在‘诺曼底号’船上订位子，而且得付款。我在船上，在回程时，安排了一个魔术晚会，现场用旅客们的表和钱包等实物进行表演。亚森·罗平。”

在小马克·阿莱米的对面，加尼玛尔总探长坐在另一张扶手椅中，穿着短裤和法兰绒的背心，也被捆绑着并塞上了嘴。他声明，但不愿解释得更详细，亚森·罗平取走了他的衣服，然后自己穿上，化妆逃跑了。亨利·马克·阿莱米先生不愿意做任何说明。为什么保持沉默？这个可怕的冒险家是怎么威胁这两个受害者的呢？

读完之后，帕特里希娅情不自禁地笑了起来，而且还颇感自豪。这个罗平是多么了不起的超人啊！他具有多么高的胆识啊！……多么沉着镇定！……

可是又怎么样呢，他还呆在船上？罗平绝不会把信送到这里来的……

她匆匆地上了岸，要了一辆出租车，回自己家了。她走进了家们。房子里到处摆满了鲜花。一顿晚餐已经准备好了，全套餐具也摆上了圆桌，在桌子旁的一张扶手椅上坐着一位宾客。

“是你！是你！”她大叫着、笑着、哭着，投进了她朋友的怀中。

在狂吻了几次之后，他问她：

“你当时没担心吗？”

她微笑着耸了耸肩。

“！你，我很清楚，你任何时候都能顶住的。”

他们高兴地吃着晚饭。然后，他很突然地，并且语气十分严肃地说道：

“您知道，帕特里希娅，一切已经准备就绪了。”

“什么？什么准备就绪？”她惊讶地问道。

“您的未来。我们谈过了，小家伙和我，就在我堵住他的嘴之前。在长时间地争论之后，我们取得了一致。”

罗平一口喝干了杯中的香槟酒。

“好啦，他娶您。”

帕特里希娅浑身战栗起来。

“可是我不会嫁给他的。”她干脆利索地回答道，“您怎么能这么干呢？是的，我明白，您并不爱我！”

她的声音嘶哑了，她的眼里满是泪水。她继续说：

“这难道就是您所希望的结局吗？可是我不让步！绝不！”“需要这样。”他说着，两眼紧盯着她。

她耸了耸肩。

“我或者接受，或者拒绝，这是我的自由。是这样吧？”“不。”

“为什么？”

“因为您有个儿子，帕特里希娅。”

她又一次地战栗了。

“我的儿子是属于我的。”

“属于您和他的父亲。”

“我有监护权，是我把他抚养大，他只属于我自己，而且我绝不同意把罗多尔夫交出去。”

罗平不无伤感地说：

“想想您的未来，帕特里希娅！亨利·马克·阿莱米愿意离婚娶您并认回他的孩子。他将给罗多尔夫一个无瑕的名字和美国的最大的一笔财富。我能像他，做到这一点吗？我们最近的尝试向我们证明了这一点，我箱子里的东西是我的敌人们觊觎的目标。他们的阴谋永远都是失败的吗？”

有一阵死一般的寂静。帕特里希娅显得很难受。罗平继续压低声音说：

“那么，罗多尔夫取什么名字呢？他的社会地位会怎样呢？他又不是罗平的儿子……”

又是一阵沉默。帕特里希娅还在犹豫着，但她知道牺牲自己是在所难免的了。

“我让步。”她最后说，“但条件是我要再见到您。”

“婚礼将在十个月后举行。帕特里希娅……”

帕特里希娅跳了起来，她望着他，脸上闪烁着欣喜的光。

“六个月！您可以说得更早一些嘛！六个月！但是这是永恒的！”

“还有，就是要会利用这些时间。我们抓紧吧。”罗平说。

他斟满了两杯香槟酒。

“我买下了小家伙的快艇。”他继续说道，“我打算乘这条船回法国。警方会让我太平的，比起给我找麻烦来，他们更需要我。我会跟警署总长处理好关系的，加尼玛尔也会让贝舒闭嘴的，因为我已经告诉了他：我的安宁与我的沉默是相冲突的。是的，这是为了脱衣服的插曲。您将会在年末的杂志里看到穿短裤的总探长。这将会滑天下之大稽……而且他还答应了我一个位子，是看玛菲亚诺被送上断头台的。”

帕特里希娅不再听他说，她现在只想着他们两个人的事了。

“我要跟你一起乘快艇走。”她满脸绯红，欣喜地对罗平说，“那将多么惬意！我们尽早动身。”

罗平笑了起来。

“马上，就是现在吧！……而且，在越过大洋之后，我们再沿着塞纳河

一直驶到红房子。我们就住到那儿。你将看到罗多尔夫……多么美妙呀！”

他握住自己的杯子，把它举起来：

“为我们的幸福干杯！”

帕特里希娅随声附和道：

“为我们的幸福干杯！”



